莫泊桑小说全集

世界文豪书系



河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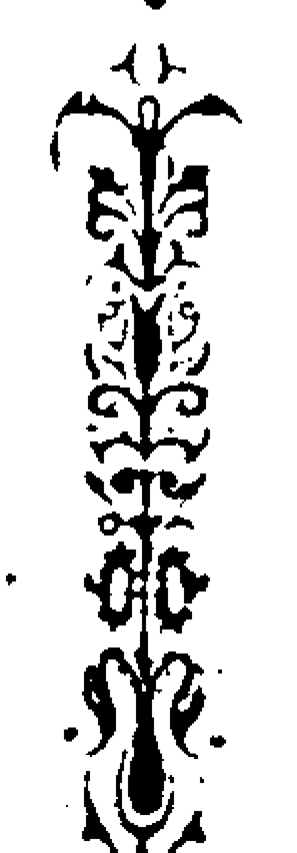


世界文豪书系

莫泊桑小说全集

第3卷

桂裕芳 主编
桂裕芳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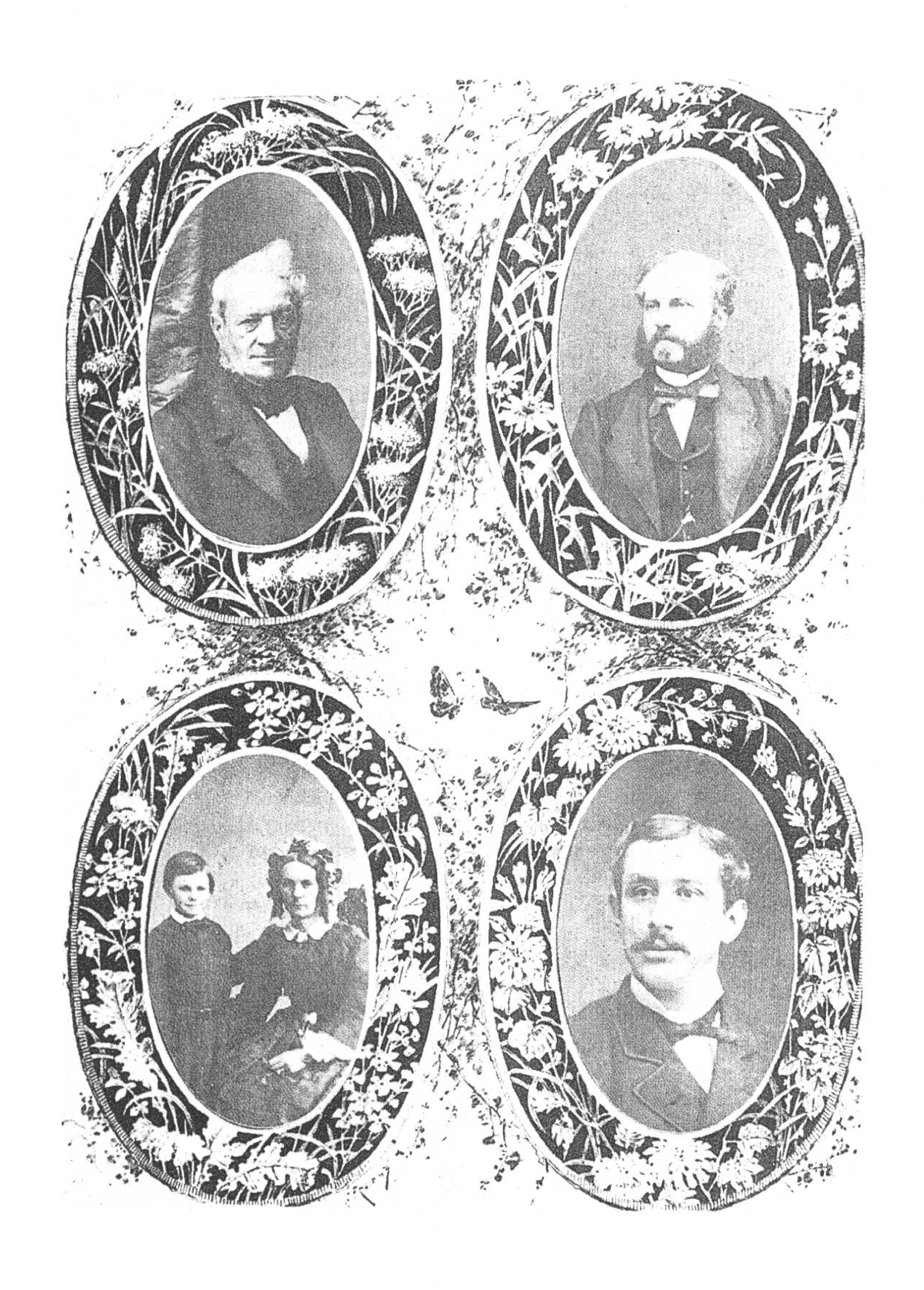
河北教育出版社



莫泊桑(1875)



莫泊桑的母亲



莫泊桑的祖父(上左)、叔叔(上右)
婶婶(下左)、弟弟(下右)



德·比尔内夫人的马车

目　　录

胜过死亡*

桂裕芳 译

* 1888年4月，莫泊桑在南部城市戛纳构思这本小说，写出梗概：爱情故事和上流社会风俗画。1889年春，小说发表在《画报杂志》上，很快便由奥伦朵夫出版社出单行本。小说特别受到年轻作家的推崇，他们纷纷前去谒见莫泊桑，尊之为大师。中译本据 Louis Conard 出版社 1902 年版译出。

第一卷

第一章

阳光透过开着的大天窗射进这间宽大的画室。方方的大天窗外是明亮的碧空，它深邃无垠，偶尔有一群群小鸟迅速掠过。

这是个朴实无华的房间，天花板很高，处处挂着帷幔。欢快的阳光射到室内，亮度随之减弱，变得柔和，照在帷幔和门帘上显得有气无力，连阴暗的角落都几乎照不到，在那些角落里只有金色的画框像火一样发光。宁静和睡眠仿佛被囚禁在这间屋子里。这是艺术家居室的宁静，心灵曾在这里付出过劳动，思想曾在这里栖息、兴奋、全力拼博，而一当它平静下来时，一切都显得疲惫和沮丧。生命旺盛期已过，一切都似乎死去。家具、帷幔、画布上未完成的肖像，一切都在安息，仿佛整个屋子因主人的劳累而感到疲惫，仿佛它参与了主人日复一日的奋斗，曾与他一同操劳。空气中飘着一股令人麻木的、含混的气味，这是颜料、松脂和烟草的气味，这气味也渗入了地毯和座椅。燕子从开着的天窗上飞过，发出短促而尖利的啾鸣，从闹市隐约传来持续而含糊的嘈杂声，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声音打破这沉重的寂静。室内也没有任何动静，只是时不时地有一小

团蓝色烟雾升向天花板，这是躺在长沙发上的奥利维埃·贝尔丹在慢腾腾地吐烟圈。

他茫然地看着远方的天空，正在思索新的主题。他要画什么呢？此刻他心中无数。他不是一位胸有成竹、十分自信的画家，而是一个忐忑不安的人；他优柔寡断，所以常常在艺术表达方式上举棋不定。他有钱，有名，而且得过各种荣誉，然而，在将近晚年的时候，他仍然不知道自己追求的理想到底是什么。他得过罗马奖①，捍卫过传统，在其他画家之后也画过历史上的大场面，后来，他一改画风，采取以活人为主题的现代题材，但笔下总不免有古典的痕迹。他聪明、热情、勤奋，对不断变化的梦想十分执著，对所熟悉的这门艺术十分热爱；他纤细而敏感，因此他的作品堪称精品，表现出充满灵活性的非凡才能，而这种才能应该部分归功于他的犹豫不决及对各种体裁的尝试。他的作品一夜之间走红，被誉为优美高雅、规矩典范之作。这种舆论影响了他的天性，使他没有成为他原本会成为的那种人。从初露锋芒开始，他在不知不觉中就努力讨好公众，悄悄地改变自己的道路，削弱自己的信念。这种想讨好他人的愿望在他身上以各种形式出现，并且大大促进了他的声誉。

他的举止彬彬有礼，生活井井有条，穿戴也很得体，擅长舞剑和骑马，曾经以强健与灵巧著称，这些都往他那日益增长的声誉上添加了不少小名气。他的第一幅画《克莱奥帕特》一鸣惊人，一夜之间轰动巴黎。巴黎赞赏他，为他庆祝，于是，转瞬之间，他进入了为上流社会所注目的杰出艺术家之列；这类艺术家往往在布洛涅森林可以见到，他们是众多沙龙的争夺对象，而且，年纪轻轻就被接纳进法兰西研究院。奥利维埃·贝

① 这是罗马为青年艺术家设立的奖。

尔丹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全巴黎的赞同下进了法兰西研究院。

好运气就是这样地疼爱他，抚爱他，一直伴他接近老年。

他感到外面阳光明媚，精神一振，思索一个富有诗意的主题。他抽着香烟又刚吃过午饭，因此有点麻木迟钝；他在遐想，目光盯着空中，在碧空中勾画出一些速写的图形，例如在森林小径或大街人行道上的漂亮女人，或者河边的恋人，总之，他所喜欢的种种关于爱情的奇想。这些勾画在天空的形象不断地变化，在他那充满彩色的幻觉的眼中显得朦胧和变幻不定。燕子像箭一般不断地掠过天空，仿佛要将形象一笔勾销。

他什么也没有找到。他想象出的形象都与他已经画过的形象相似，他想象出的女人都与他的艺术灵感所创造过的女人同族，或者是她们的女儿，或者是她们的姊妹。一年以来他时时担心自己被掏空了，才思枯竭，找不到新的灵感，这种担心原先是朦胧的，现在则明确了，因为他再没有能力想象新颖的主题，再没有能力发掘未知的东西。

他懒洋洋地站起来，翻翻画夹中被扔在一边的草图，看能否找到一点灵感。

他一面吐着烟圈，一面翻着收藏在那个大旧衣柜里的简图、速写、素描等等，但一无所获，他很快便感到厌烦，再加上腰酸背痛，于是扔掉香烟，用口哨吹起一支流行小调，弯下腰，从椅子下面拿起一个随意扔在那里的、沉甸甸的哑铃。

他用另一只手掀去一面镜子上的遮布，这面镜子是他用来纠正模特的姿势、核对透视法、检验真实性的。他来到镜子前面，对着镜中的自己摆弄起来。

他在画家中曾以大力士著称，后来又在社交界以英俊著称。如今他年岁已大，不如当年那么潇洒了。他高大魁梧，虎背熊腰，虽然每天练剑，经常骑马，但肚子还是稍稍鼓了出来，就

像从前的角斗士一样。头部也有变化，但仍然引人注目，英俊不减当年。粗短的白发与浓密的灰白眉毛使他的黑眼睛更炯炯有神。他像老兵一样蓄着浓密的小胡子，胡子仍然是棕色，使面孔显得出奇的强健及高傲。

他并紧脚跟，直挺挺地站在镜子前面，用肌肉发达的手臂举着重重的哑铃，作各种规定动作，而且满意地看着这项安详有力的手臂运动。

突然，在镜中的画室深处，门帘被掀开了，露出一个女人的脑袋，仅仅是一个东张西望的脑袋。接着，他听见身后有一个声音：

“这里有人吗？”

他一面转身一面回答说：“有。”他将哑铃扔到地毯上，以尽量灵巧姿势朝门口跑去。

进来的是一位身着浅色衣服的女人。他们握过手后，她问道：

“您在锻炼身体？”

“是的，”他说，“我在学孔雀展翅，被您给撞上了。”

她笑笑说：

“门房的小屋是空的，我知道您这时总在家，所以不经通报就进来了。”

他瞧着她：

“哎呀！您真美。多潇洒呀！”

“是的，这是一件新衣服。漂亮吗？”

“太美了，十分和谐。啊！可以说今天的颜色配得太好了。”

他围着她转圈，摸摸料子，用指尖理理皱褶，像裁缝一样十分在行，因为他一辈子都在用艺术家的思想和运动员的腕力来操纵画笔，来绘制千变万化的服装款式，来揭示被囚禁在丝

绒、丝绸和雪白花边下的女性风采。

他最后说：

“很成功。这件衣服对您很合适。”

她任他欣赏，很高兴自己显得漂亮，讨他喜欢。

她不太年轻，但姿色未减。她个子不太高，稍稍发胖，但皮肤仍然很有光泽；四十岁的身体别具一种成熟的风韵，像玫瑰花一样无止尽地盛开，直到有一天，开过了头，倾刻之间飘落到地上。

她披着一头金发，充满了巴黎女人的机敏和青春朝气。巴黎女人从来不老，总有一股令人惊异的生命力和取之不尽的耐力；她们能在二十年中保持原样不变，她们是无法摧毁的，经久不衰的；她们最爱惜的是她们的身体和健康。

她掀开面纱，低声说：

“怎么，不亲吻我了？”

“我刚抽过烟。”他说。

“呸！”但她还是伸出嘴唇，“我认了。”

于是他们相互亲吻。

他接过她的阳伞，替她脱去春季外衣。他的动作敏捷而准确，对这件事十分熟悉。她在长椅上坐了下来，他关切地问道：

“您丈夫好吗？”

“很好，他此刻大概正在众议院讲话哩。”

“哦！关于什么？”

“大概关于甜菜或者油菜籽吧，和往常一样。”

她的丈夫德·吉雅罗瓦伯爵，是厄尔省的议员，专门负责农业问题。

她看见在画室另一头的角落里有一张她没有见过的草图，便走了过去，问道：

“这是什么?”

“是我刚刚开始的色粉画。这是德·蓬泰芙公主的肖像。”

“您知道,”她严肃地说,“如果您又画女人像,我就把您的画室给封了。这种画,我知道会导致什么后果。”

“啊,”他说,“总不能把安妮的肖像画两次吧。”

“但愿不至如此。”

她以对艺术颇有研究的眼光端详那副刚刚开始的色粉画,她往后退,又往前挪两步,用手遮在眼睛上方,寻找最恰当的角度,最后她十分满意地发表意见说:

“很好。您的色粉画很成功。”

他很得意,喃喃地说:

“是吗?”

“是的。这是一种精细的艺术,需要高超的技巧。普通画家是做不到的。”

十二年以来,她不断地促进他对高雅艺术的爱好,不让他回到简单的现实中去。她对世俗美的癖好暗暗影响了他,使他追求一种矫揉造作的风雅。

她问道:

“公主这人怎么样?”

于是他仔仔细细地描述一番,从衣着服饰讲到精神气质;这些详尽的细节能满足女人们嫉妒而精细的好奇心。

她突然问道:

“她向您卖弄风情了吗?”

他笑了,发誓说没有。

于是她将两手搭在画家肩上,死死地盯着他。她那蓝色的虹膜上有些隐约的小黑点,仿佛溅上了墨水,虹膜中央的圆圆的瞳孔在颤动,发出热切的询问。

她再次低声问道：

“真的，她没有卖弄风情？”

“啊，真的没有。”

她又说：

“不过，我也放心。您现在只能爱我。要爱别的女人已经晚了。太晚了，可怜的朋友。”

他心头难受地抽搐了一下，中年男人在听到别人谈到自己的年龄时往往都是这样。他喃喃地说：

“今天，明天，昨天，我生活里只有您，安妮。”

她挽起他的胳膊，回到长沙发前，让他在她身边坐下。

“您刚才在想什么？”

“在寻找主题。”

“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不是在寻找吗？”

“您这几天干什么了？”

他只得告诉她接待过什么客人，参加过什么宴会和晚会，有过什么谈话，又听到什么闲话。他们两人都对社交活动中这种常见的、毫无意义的小事感到兴趣。争风吃醋，公开的或被怀疑的私通，无休止地重复对某人某事某观点的看法，这一切构成了巴黎生活，它像一条混浊动荡的河流卷走了他们的思想。他是艺术家，所有的大门都对他敞开，她是保守派议员的高贵夫人，所以他们两人认识各个社交圈里的各色人物，并且对法兰西式的闲聊颇为擅长；这种闲聊琐碎平俗，在和颜悦色之下恶言伤人，貌似风雅幽默，其实俗不可耐，华而不实，那些擅长此道的舌头可以大显身手，赢得赞扬。

“您什么时候来吃饭？”她突然问道：

“什么时候都行。您说哪天是您的接待日。”

"星期五。德·莫尔特曼公爵夫人、科尔贝尔夫妇、米扎迪厄先生都要来，庆祝我的女儿今晚回巴黎。您可别对人说，这是秘密。"

"啊，那当然，我来。很高兴再见到安奈特，有三年没有见到她了。"

"可不是！三年了。"

安奈特是跟着父母在巴黎长大的，后来成为外祖母巴拉丹夫人的掌上明珠。巴拉丹夫人几乎双目失明，终年住在厄尔省的龙西埃尔别墅里，那是她女婿的庄园。渐渐地，小姑娘越来越多地留在老夫人身边。吉雅罗瓦夫妇一年中几乎有半年要去庄园处理农业和选举的各种事务，所以也只是间或地把孩子带回巴黎，何况小姑娘不喜欢封闭的城市生活，而喜欢在乡间自由自在地玩耍。

三年来，她甚至一次也没有来过巴黎，伯爵夫人希望女儿在进入社交界以前完全与巴黎隔绝，以免产生节外生枝的爱好。伯爵夫人在乡下给她请了两位学历相当高的老师，而且经常去看母亲和女儿。再说，既然老夫人住在别墅里，安奈特就几乎是不可或缺的伴侣。

从前，奥利维埃·贝尔丹每年夏天都要去龙西埃尔呆上六个星期或两个月，可是三年以来，他常去很远的温泉治风湿病，远离巴黎使他依恋巴黎，所以回来以后不愿再离开巴黎了。

按理讲，那姑娘应该在秋天回巴黎，可是她父亲突然为她筹划了一门婚事，让她立刻回巴黎与未婚夫德·法朗达尔侯爵见面。这件事严格保密，只有奥利维埃·贝尔丹从德·吉雅罗瓦夫人那里得知底细。

他问道：

"这么说，您丈夫已经打定主意了？"

"是的，而且我认为这主意很不错。"

接着他们谈起别的事。

德·吉雅罗瓦夫人又谈到绘画，劝说奥利维埃画耶酥像，奥利维埃不同意，认为这种画像已经太多了，但是她十分固执，坚持已见，而且不耐烦起来。

"啊！要是我能画，我会向您示范的。我有一个新颖而大胆的想法。耶酥被人从十字架上卸下来，他手心上的钉子被拔去，整个上半身倒了下来，而人群都举起双臂接住他、支撑他。您明白吗？"

是的，他明白，甚至认为这个想法很独特，可是他的兴趣在于现代题材。德·吉雅罗瓦夫人正躺在长沙发上，一只腿垂了下来，脚上穿的是高级鞋，长袜几乎是透明的，仿佛露着肉。他惊呼起来：

"您瞧，您瞧，这才是应该画的东西，这才是生活：女人裙衣下的脚！它可以包含一切：真实、欲望、诗意。没有什么比女人的脚更优美、更漂亮的了，何况它还富有神秘感：可以猜到藏在裙子下面的大腿。"

他盘腿坐在地上，握住德·吉雅罗瓦夫人的鞋，将它脱下来。那只脚摆脱了皮套的束缚，像小动物一样在动弹，仿佛对获得自由感到惊奇。

贝尔丹重复说：

"瞧它多细、多美、多富有质感，比手还好。把您的手给我看看，安妮！"

她戴着套住肘关节的长手套。她捏着手套的上端很快地将它卷下来，就像剥蛇皮一样。手臂露了出来，苍白、肥胖、鼓鼓的，而且，由于脱得太快，给人一种放肆的赤身露体的感觉。

她将垂着的手伸过来。戒指在白白的手指上闪闪发光，粉

红色的纤细的指甲仿佛是长在可爱女人指尖的多情的爪子。

奥利维埃·贝尔丹轻轻地抚摩这些手指，欣赏它们，摆弄它们，仿佛它们是肉做的玩具，一面说道：

“多么有趣的东西！多么有趣的东西呀！这只小巧的手，聪明伶俐，什么都能干，写书、绣花边、盖房子、建金字塔、造火车、做点心，或者爱抚，而爱抚是它最好的工作。”

他将一个个戒指摘掉，轮到那枚金丝的结婚戒指时，他微笑着低声说：

“向法律致敬。”

“傻瓜！”她稍稍不快地说。

他一向爱开玩笑，这是擅长用嘲弄的口气表达深沉的感受的法国人风格，他常常于无意中使她不高兴，他不掌握女人的细致入微的判断力，不会区分他所谓的神圣领域的边界。在谈到他们之间长久的恋情时，他说它是十九世纪爱情的最佳典范，他那亲昵的打趣的口吻总是使她很生气。她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您会陪安朵瓦奈特和我去看画展吧？”

“是的。”

她打听在两周后举行的美术展览会上哪些是杰作。

她大概突然记起了什么事，说道：

“好了，把鞋给我吧，我得走了。”

贝尔丹正漫不经心地将轻巧的鞋拿在手中把玩。

他俯下头，亲吻她的脚，这只脚似乎飘浮在裙衣和地毯之间，它有点冷，不再动弹。贝尔丹给它穿上鞋。德·吉雅罗瓦夫人站了起来，走到桌边，桌上堆着纸张、票据和拆开的旧信和新信，旁边有一个绘画用的颜料盘，里面的颜料已经干了。她很好奇地看看，摸摸那些纸，掀开看下面有什么东西。

他走近她，说道：

“您给我乱上添乱了。”

她没有回答，问道：

“想买您的《沐浴的女人》的那位先生是谁？”

“一个美国人，我不认识。”

“《街头歌女》卖出去了吗？”

“是的。一万法郎。”

“不错。那幅画不坏，但不算精美绝伦，再见吧，亲爱的。”

她走了以后，贝尔丹点燃一支烟，然后在画室里慢慢踱着步。他们之间的一切往事浮现在眼前，他记起最久远的细节，将它们一一串连起来，独自一人玩着追踪往事的游戏。

那时他刚刚像一颗新星在巴黎的艺术界升起。在那个时期，画家受人崇拜，而且聚居在豪华街区，他们大笔一挥就能买下高级住宅。

1864年贝尔丹从罗马归来，在其后的几年中，他默默无闻。1868年，他展出了《克莱奥帕特》，受到批评界和观众的交口称赞。

1872年，在战争以后①，贝尔丹因享利·雷尼奥②的去世而登上荣誉的宝座，他用一幅大胆作品《伊俄卡斯忒》③跻身于新潮画家之列，虽然他那独具特色的风格也受到学院派的赞赏。1873年，他从非洲归来所创作的《阿尔及尔的犹太女人》第一次获奖，从此他声名大振。1874年他为德·萨利阿公主作的画像使他在上流社会赢得当代第一肖像画师的美名。从此他成为

① 指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

② Henri Regnault（1843—1871），法国著名画家。

③ Jocaste，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俄狄浦斯之母。

巴黎女人最喜爱的画家。他灵活巧妙地描绘出巴黎女人的姣美风韵和气质。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有名气的巴黎女人纷纷请他作画。于是他便挑剔起来，而且索取高价。

他出入社交场合，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有一天他去拜访德·莫尔特曼公爵夫人，进门时与一位戴重孝的年轻女人迎面相遇。这次邂逅使他对那位雍容华贵的美貌女人赞叹不已。

他打听她的姓名，知道她是德·吉雅罗瓦伯爵夫人。伯爵是诺曼底地区的乡绅，农学家兼议员。她是为公公戴的孝。她才华横溢，备受赞赏和欢迎。

他那艺术家的眼光被吸引住了，他立刻说：

“啊！我真想为她画像。”

这句话第二天便传到了年轻夫人耳中。贝尔丹当晚收到一张蓝色便笺，信纸散发出淡淡的芬香，上面的字体娟秀而端正，自左至右稍稍上翘：

> 先生：
>
> 德·莫尔特曼公爵夫人刚来过我家。她告诉我您愿意为我可怜的面孔画一幅杰作。如果此话当真，如果您认为我的面孔值得临摹和美化，我很乐于将它呈现给您。
>
> 顺致崇高的敬意
>
> 安娜·德·吉雅罗瓦

他回信问什么时候能去拜访伯爵夫人，回答很干脆，伯爵夫人请他第二个星期一去吃饭。

她住在马尔泽尔布大街一所现代化的豪华大楼的二楼。画家穿过带有蓝色帷幔及白金两色木框饰的大客厅，来到一间小

客厅，小客厅的帷幔具有上个世纪的风格，明亮喜人，像瓦托[1]的画一般色彩柔和、题材优美、仿佛出自充满爱情幻想的工匠之手。

他刚坐下，伯爵夫人便进来了。她步履轻盈，他没有听见她在隔壁房间里走动，所以见她进来不免一惊。她亲切地向他伸出手去。

“那么这是真的了，”她说，“您真有意给我画像？”

“我很高兴，夫人。”

她穿着十分合体的黑衣，显得苗条而年轻，带有几分严肃，可喜的是这几分严肃被金发下那张神采奕奕的脸所冲淡了。伯爵牵着一个六岁的小姑娘也走了进来。

德·吉雅罗瓦夫人介绍说：

“这是我丈夫。”

伯爵身材矮小，没有蓄胡子，双颊深陷，皮肤下留着胡须剃掉的阴影。

他有一点像神父或演员。长发披在脑后，举止彬彬有礼，嘴唇周围有两道深深的圆褶，它们从面颊一直延伸到下巴，仿佛是由于经常公开演讲而形成的。

伯爵一而再、再而三地感谢他，俨然是雄辩家。他一直想请人为妻子画像，当然，能请动奥利维埃·贝尔丹先生是再好不过了，但他知道约请贝尔丹先生的人很多，所以怕遭拒绝。

双方在彬彬有礼的气氛中约定，从第二天开始，伯爵就送夫人去贝尔丹先生的画室。由于夫人仍然戴着重孝，伯爵考虑是否可以稍缓几天，但是画家说他要表现第一眼的生动印象，突出伯爵夫人那在金发下明亮、鲜艳、典雅的头部与朴素的黑衣

---

① Watteau（1684—1721），法国画家及雕刻家。

服所形成的强烈反差。

第二天，伯爵夫人便与丈夫一同来到画室，从这以后她带着女儿同来，小姑娘坐在桌前看画册。

奥利维埃·贝尔丹像往常一样，谨慎持重。上流社会的女人令他不安，因为他不大了解她们，认为她们狡诈而愚蠢，虚伪又危险，轻佻且碍事。由于他的名气、风趣、他那健壮的运动员体魄和生气勃勃的棕色面孔，他曾经与半上流社会的女人有过短暂的风流韵事。他出入于画室与剧院后台，习惯于那里随和、诙谐、快活的气氛，因此他喜欢半上流社会的女人，欣赏她们放荡不羁的举止谈吐。他进入上流社会是追求荣誉，而不是追求爱情；上流社会满足他的虚荣心，使他得到赞扬和订单。他在那些奉承他的漂亮女人面前炫耀自己，但从来不追求她们。他认为她们过于一本正经，对她们言语谨慎，从来不开放肆的玩笑，所以被誉为温文尔雅的绅士。有时，一位上流社会的女士来到画室，让他作画，极力讨他喜欢，但他总感到他与她们分属于不同的种族。艺术家与上流社会人士虽然混杂在一起，但毕竟不能水乳交融。在女人们多少有点矫揉造作的赞扬和微笑后面，隐藏着她们自视高人一等的心态，他隐约感到这一点，自尊心进行猛烈反击，因此举止言语在恭敬中近于高傲。他终于和王公贵妇平起平坐，他的虚荣心暗暗感到满足，与此同时，他表现出一种自豪感：别人靠出身获得的地位，他是靠才干获得的。有人用稍带惊奇的口吻谈论他："他很有教养！"这种惊奇使他高兴，同时又使他不快，因为它说明界限是存在的。

他故意显得庄重严肃、彬彬有礼，使德·吉雅罗瓦夫人拘束不安；与这位据说很有风趣、然而如此冷漠的男人，她无法交谈。

她将女儿安置好，便在刚开始的画布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按照画家的嘱咐，尽力使面部表情丰富。

在第四次画像时，他在中途突然停笔，问道：

“您生活中最喜欢什么？”

她感到困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问这个？”

“我需要在您的眼睛里看到快乐，但是还没有找到。”

“那好，您让我说话吧，我喜欢聊天。”

“您快活？”

“很快活。”

“那好，聊天吧，夫人。”

他说这话的语调十分严肃。接着他又继续画，一面与她试探几个话题，寻找两人都感兴趣的共同点。他们最初谈论他们认识的人，后来又谈到自己，而谈论自己始终是最愉快、最引人入胜的事。

第二天见面时，他们都感到轻松多了。贝尔丹见自己使对方高兴和开心，便讲起自己艺术家生活的点点滴滴，用他特有的、随兴所致的风趣，滔滔不绝地讲述往事。

伯爵夫人习惯于沙龙文学家一本正经的言语，对贝尔丹这种有点痴狂的热情很是吃惊。贝尔丹此刻说话直截了当，并带有几分嘲讽，于是伯爵夫人也以同样的口气谈话，优雅缜密之中带着几分大胆。

她的愉快、坦率和朴实在一个星期内就征服了他，使他着迷。他完全忘记了对上流社会女士的偏见，甚至认为只有她们才富有魅力与朝气。他站在画布前，像拳击手一样前后移动，一面作画，一面暴露内心的思想，仿佛他早就认识了这位由阳光和孝服组成的、金黄色和黑色的漂亮女人。她坐在他前面，一

面听他讲一面笑，快活地答腔，十分活泼，以致常常破坏了姿势。

有时他离她稍远，闭上一只眼睛，歪着脑袋端详她的整体，有时他又靠得很近，以捕捉最细微的面部变化、转瞬即逝的表情。他要捕捉和表现在可见的女人面孔外表下深藏的东西：精神美的流露、某种神秘东西的反映、每个女人所特有的内心的、惊人的风采；正是这种风采使她被某个男人，而不是被另一个男人所迷恋。

一天下午，小姑娘来到画布前，用孩子的严肃口吻问道：

“这是妈妈吧？”

他抱起孩子，亲吻她，很高兴听见这天真的赞誉：他的作品酷似原型。

另一天，小姑娘看上去很安静，但突然闷闷不乐地小声说：

“妈妈，我呆着没意思。”

这是头一次抱怨，画家很感动，第二天就让人送来了整整一商店的玩具。

小安奈特既惊又喜，她冷静地、细心地将玩具摆好，以便随时按兴趣挑着玩。从得到这批礼物时起，她开始喜欢画家。这是儿童的爱，是动物性的抚爱和友情，它使孩子们变得可爱和吸引人。

德·吉雅罗瓦夫人对去画室产生了兴趣。这年冬天，她在服丧，所以无所事事。她不能去社交场合，不能参加游乐活动，只得将生活的趣味关在这间画室里。

她父亲是一位巴黎商人，家财万贯，慷慨待客，几年前去世，母亲体弱多病，一年里有半年卧床休养，因此她从小就是称职的小主妇，善于待人接物，善于言谈与微笑，能识别不同的人，知道对什么人该说什么话。她在生活中应付自如，明智

而灵活。

当人们介绍她当德·吉雅罗瓦伯爵的未婚妻时，她马上明白这门婚事会带来什么好处，而且坦然地接受。她是一个有头脑的姑娘，很清楚她不可能什么都要，凡事都应权衡利弊得失。

她在社交界很是走红，因为她既美丽端庄，又聪明风趣，受到许多男人的追求，但从不动心。她的心像她的大脑一般理智。

然而，她也喜欢对男人卖弄自己的美貌，这种卖弄极富挑逗性，但又十分谨慎，从不过头。她喜欢听人恭维，喜欢挑起男人的欲望，而她则装作一无所知。如果她整个晚上受到某个沙龙的赞扬朝拜，那么夜里她就睡得很香，仿佛完成了在人世间的使命。这种生活已经持续了七年，她并不感到厌烦，并不感到生活单调，因为她喜欢上流社会这种不停的骚动，然而，有时她也渴望别的东西。她周围的男人不是政治律师就是金融家或者俱乐部里无所事事的先生们，他们像演员一样使她开心，但她对他们从不认真，虽然她尊重他们的职务、地位和头衔。

贝尔丹身上有许多新颖之处，很讨她的喜欢。她很高兴去画室，在那里开心地大笑，感到自己不乏风趣，而且感激他提供了这种乐趣。她喜欢他还因为他英俊、强壮而且是名人，因为，不管女人们怎么说，她们对美貌及名望是不会无动于衷的。贝尔丹看上了她，她很得意，因此对他也极为赞赏，认为他思想敏捷、睿智、细腻、富有想象力，认为他聪敏过人，语言生动，他所表达的思想都显得有声有色。

他们之间很快便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她每次来画室两人都要握手，这种握手越来越带有感情色彩。

这时，她感到一种本能的欲望，想引诱他，而且她顺从了这种欲望。她没有仔细盘算或深思熟虑，没有精心策划任何事，只是更怡然自得地卖弄，正像女人本能地在自己喜欢的男人面

前卖弄一样。她的眼神、微笑、举止态度中，都设下了勾引他的圈套；这是开始萌生爱情的女人所使用的陷井。

她对他说些奉承话，仿佛在表示："我觉得您很有风度，先生。"她让他长篇大论地讲话，而她全神贯注地听着，以表示对他很感兴趣。他放下画笔，在她身边坐下，极力想讨好她；他十分兴奋，侃侃而谈，有时谈诗，有时谈笑话或哲学。

当他轻松快活的时候，她很开心。当他深沉的时候，她努力去听懂他的议论，但并不能听懂。她一面想着别的事，一面听他讲，而且装出感悟至深、颇有所得的样子，以致他见此情景兴奋不已。他发现了这个精细、坦城和温顺的灵魂，思想落下去就能发芽，他多么激动！

肖像画进展顺利，而且看来相当成功。此刻画家必须产生激情，以发掘模特儿的全部优点，并且以无保留的热情来描绘它；正是这种热情赋予真正的艺术家以灵感。

他俯身观察她面部的一切动作，肌肉的一切色彩，皮肤的一切暗影、眼睛的一切表情和色度变化、容貌的一切秘密，他被她浸透了，就像海绵被水浸透一样。他将目光所搜寻到的这种扰人的魅力表现在画布上，魅力像潮水一般由思想流向画笔，使他陶醉，使他飘飘然，仿佛狂饮过美女的姿色。

她觉察到他爱上了自己。这个游戏，这个越来越肯定的胜利使她开心，她也兴奋起来。

某种新东西赋予她的生活一种新的情趣，唤醒了一种神秘的快乐。当她听见人们谈论他时，她的心跳加快，她很想说："他爱上我了。"——但这种话是说不出口的。人们夸奖他才华出众，她很高兴；人们夸奖他美貌英俊，她更是高兴。当她独自一人，不受别人干扰时，她想象他是一位真正的好朋友，这位朋友将永远只满足于诚恳的握手。

而贝尔丹呢，往往在作画中间突然将调色板放在矮凳上，走过去抱起小安奈特，温柔地亲吻她的眼睛或头发，而眼睛盯着母亲，仿佛在说："我亲吻的是您，不是孩子。"

有时，德·吉雅罗瓦夫人不带孩子来，于是，他们很少工作，谈得更多。

一天下午她来晚了。那是在二月底，天气很冷。奥利维埃很早就回到家中。现在她每次来，他都早早回家，盼望她提前来。他等她，抽着烟在画室里踱来踱去，一面自问道："我恋爱了吗？"一个星期以来，他一百次地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但得不到答案，因为他从未真正恋爱过。他曾有过几次令他动情的艳遇，甚至持续的时间也相当长，但他从不认为那是爱情。而今天，他的感觉使他惊异。

他爱她吗？他对她几乎没有欲望，从未想过要去占有她。在此以前，只要他看上一个女人，欲望立即裹挟他，使他朝那女人伸出手去仿佛去摘树上的果实，而他的内心从未受到深深的触动：她在不在他身边，他都处之泰然。

而这次，他对这个女人几乎没有欲望，欲望仿佛蜷缩和隐藏在另一种感情后面，那种感情很强烈，但处于刚刚苏醒的朦胧阶段。奥利维埃曾经认为爱情是以遐想和充满诗意的热情开始的，而他此刻的感觉却似乎来自一种难以确定的激情，而且更多地表现在生理上而非思想上。他神经紧张、焦燥不安，仿佛处于疾病的潜伏期。身体的这种热度也波及他的思想，但是这里没有丝毫痛苦。他很清楚这种不安来自德·吉雅罗瓦夫人，来自对她上次来访的回忆和下次来访的等待。他并不感到自己在全身心地扑向她，而是感到她就在他身上，没有离开过他。她离去时留下某种东西，某种微妙的、难以描述的东西。那是什么呢？是爱情吗？他深探自己的内心，好看个清楚，弄个明白。

她很可爱，但并不属于他盲目盼望的那种理想女人的类型。谁都对自己一心向往的女人有一定的精神和生理要求，这才叫作爱情，而德·吉雅罗瓦夫人，尽管讨奥利维埃喜欢，却不是这种女人。

那他为什么如此想念她呢？而且比想念别的女人更甚，甚至从不间断。

他是否跌入她借卖俏所设下的圈套里了？其实他对这个圈套并非毫无觉察，但他还是中了圈套，被这种特殊魅力所迷惑；女人在讨好男人时都具有这种魅力。

他走走，坐坐，又走走，点燃香烟，又扔掉，不停地看着钟上的指针，指针慢慢地，永恒不变地朝着预定的时刻移动。

他好几次想用指甲把钟面上盖着那两根金指针的凸玻璃打开，用手指将那根懒洋洋的长针推到他所要的数字上。

这就足够了，门会打开，他等待的那位女人会出现在他眼前，因为她上了这个诡计的当，应召而来。他笑了起来，这个愿望多么幼稚和荒唐。

他终于提出这个问题："我能成为她的情人吗？"这个想法显得古怪、不现实、不可取，因为它会给他的生活带来麻烦。

不过，他很喜欢这个女人，所以他的结论是："显然，我现在的处境很微妙。"

时钟敲响了见面的钟点，他不免一惊，心灵和神经受到震憾。他等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他的烦燥有增无减。她一般很准时，再过十分钟会到来的。十分钟过去了，他感到焦虑，加上几分悲伤，接着他又感到气愤，因为她在浪费他的时间，接着，他突然明白，如果她不来，他会万分痛苦。

他该怎么办？一直等她！不。他要出门，万一她很晚才来的话，让她看到画室里空空如也。

他要出门，可是在什么时候？留给她多少回旋余地？他留下来，礼貌而冷淡地告诉她他这人可不喜欢空等，这样岂不更好？可要是她不来呢？那么他会收到一封电报或一张卡片，也许她会派一位仆人或其他人来送信。如果她不来，他该做什么呢？这一天就算完了，他没法工作了。那么？……那么，他就去探访她，他需要见见她。

的确，他需要见见她，这是一种深层的、迫不及待的、无法抑制的需要。这是怎么回事？是爱情？但是他的思想并不激奋，感官并不狂热，心灵并不充满遐想，而如果她不来，他会万分痛苦。

从楼梯上传来这座小楼朝街大门的门铃声，奥利维埃·贝尔丹顿时有点喘不过气来，然后又兴高采烈地将香烟向上抛掉，踮起一只脚转了一个身。

她走了进来，独自一人。

他立刻壮起胆子说道：

“您知道我刚才等您时在想什么吗？”

“不，我不知道。”

“我在想自己是不是爱上您了？”

“爱上我！您疯了！”

她在微笑，仿佛在说：“您很好，我很高兴。”

她又说：

“瞧您，您这是开玩笑。为什么开这个玩笑呢？”

他回答说：

“不，我很认真。我不敢说已经爱上了您，我在想是否正在爱上您。”

“是什么使您这样想呢？”

“您不在时我坐立不安，您来了我感到幸福。”

她坐了下来：

“啊！不必为这点小事操心。只要您睡得好，吃得好，就不会有任何不开心。”

他又笑了：

“要是我睡不好，吃不好呢？”

“那就得告诉我。”

“那又怎样呢？”

“我会让您平安地痊愈的。”

“那就多谢了。”

整个下午，他们就爱情这个题目故作风雅地调侃一番，以后的几天里也是如此。她把这当作一种无足轻重的精神上的逗乐，一进门便兴致勃勃地问道：

“您的爱情今天可好？”

于是他用认真而轻松的语调向她讲述这场心病正在如何恶化，讲述他那初生并日益发展的爱情是如何不断地发挥深刻而隐秘的作用。他详详细细地在她面前作自我分析，讲述自前一天分手以来每小时的感受，像老师讲课一样诙谐风趣。她津津有味地听着，有点感动，有点不安，这件事像是书中的故事，而她是女主人公。他温文尔雅、无拘无束，陈述他所感到的种种烦恼，他的声音有时颤抖，一个字甚至一个音调就能泄露心中的痛苦。

她一直怀着好奇心向他提问，眼睛盯着他，耳朵贪婪地听着这些微微令人不安、但十分悦耳的话语。

有时他走近，纠正她的姿势，拿起她的手想亲吻。她迅速抽回手，稍稍皱起眉头说：

“好了，工作吧。”

他又画了起来，但是过不了五分钟她又向他提出问题，巧

妙地使他又拾起他们两人关心的唯一话题。

她心中现在产生了恐惧。她很愿意有人爱她，但是别太热烈。她知道自己不会忘乎所以，因此不愿贝尔丹走得太远，唯恐有一天，她不得不一改貌似纵容的态度而使他心灰意冷，从而失去他。然而，如果她放弃这种温柔风雅的调情，放弃这种闲谈——它像小河一样流淌，河沙里藏着金子，闲谈中藏着爱情——她会很伤心、很痛苦的。

每当她出门去贝尔丹的画室，喜悦之情油然而生，这种强烈灼热的情绪使她变得轻松快活。她按奥利维埃寓所的门铃时，心急得直跳，楼梯上的地毯似乎是她的脚从未踏过的最柔软的地毯。

贝尔丹变得郁郁寡欢，有点神经质，动不动就发脾气。

他焦燥不安，但立即自我克制，不过这种不安的情绪越来越频繁。

有一天，她刚进门，他没有准备画具，而是走到她身边坐下，对她说：

“夫人，您现在知道我不是在开玩笑，我疯狂地爱上了您。”

这个开场白使她不知所措，她明白自己担心的危机正在来临，她试图阻止它，但是他不让她讲话。他滔滔不绝地倾诉衷情，她只好听着，脸色苍白，全身发抖，忐忑不安。他讲了很久，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他的声音充满了柔情、忧愁和无可奈何。他拉起她的双手，长久握在自己手中，她随他去。在她不留意时，他早已跪倒在她面前，一动不动地盯着她，恳求她不要伤害他！什么伤害？她不明白，也不想明白。见他如此痛苦，她极为难过，而这种难过又几乎是幸福。突然间，她看见他眼中噙着泪，她感动万分，喊了一声：“啊！”并准备像亲吻哭泣的孩子一样去亲吻他。他柔声地重复说：“瞧，瞧，我多痛苦。”

他的痛苦和眼泪感染了她，她惊恐不安，张开颤抖的手臂，抽噎起来。

当她突然感到他抱住了自己，正热烈地亲吻自己的嘴唇时，她想喊叫，想挣扎，想推开他，但是她立刻认为，已经无法挽回了，因为她一面在抵抗一面在同意，一面在挣扎一面在顺从，一面在喊："不，不，我不愿意。"一面在拥抱他。

接着她双手捂着脸，惶惶不安，突然站了起来，拾起掉落在地毯上的帽子，将它戴在头上。尽管奥利维埃扯着她的衣服百般央求她留下，她还是逃走了。

她一来到街上，便感到全身无力，两腿沉甸甸地，想在人行道边上坐下来。一辆出租马车驶过，她叫住车夫，对他说："你慢慢走，随便去哪里转转。"她很快上了车，关上车门，蜷缩在角落里，她觉得关上的玻璃窗使她与世隔绝，这很好，独自一人便于思考。

在几分钟内，她只感到车轮的滚动声和车身的颠簸。她瞧着房屋、行人、其他出租马车上的乘客、公共马车，但她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她什么也不想，仿佛要休息休息，喘喘气，才能鼓起勇气对发生的事进行思考。

接着，这个脑子灵敏、毫不怯弱的女人自言自语说："这下子我成为道德败坏的女人了。"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她认为这件不幸的事无可挽回，因而不知所措，惊恐万状，就像你从屋顶上摔下来，猜想腿摔断了，又不愿面对这个事实，只好呆着不动。

她畏怯地等待痛苦，然而她的内心，虽然经过这次灾难，却并不惶惑，仍然平静安详。她的思想因这次堕落而忐忑不安，但她的心却仍然缓缓地、轻轻地跳动，似乎与慌乱的思想各行其事。

她高声重复说："这下子我成为道德败坏的女人了。"她这样说仿佛要说服自己，然而这种良心上的谴责并没有引起肉体上任何痛苦的反应。

她的身体随着马车的摇晃而摆动，她不想立刻对严峻的形势作出必要的推论。不，她并不感到痛苦，只是害怕去想，害怕去弄明白，害怕去思考。相反，她感到在那朦胧及难以剖析的内心世界中，竟然出现了意外的宁静，而这个内心世界正是在我们的爱好与意志不断搏斗中所产生的。

这种奇怪的休息大概持续了半小时，她终于明白等待中的绝望不会来临，于是从这种麻木状态中苏醒，喃喃地说："真奇怪，我一点也不难过。"

她开始责备自己。怒火从心中升起，谴责自己的盲目和软弱。她怎么会毫无预见呢？怎么不明白这场搏斗会爆发呢？怎么不明白她喜欢这个男人，所以会心软呢？怎么不明白即使在最正直的心中，欲望有时像阵狂风，把意志吹得无影无踪呢？

她狠狠地谴责和羞辱了自己一番，畏惧地问自己该怎么办。

她的第一个计划就是与画家决裂，不再与他见面。

可是这个决定刚刚作出，就被上千种理由驳倒。

她怎样解释与画家的决裂？怎样对丈夫说？这事不会引起猜疑，引起窃窃私议，然后弄得满城风雨吗？

为了保住面子，最好的办法也许是面对面地和奥利维埃·贝尔丹本人打交道，假装无动于衷，一时疏忽，以表示她已经把那一刻钟从记忆和生活中抹掉了。

可是她做得到吗？她与这个男人曾经在霎那间分享过突发的激情，她有勇气装出什么也记不得，惊讶和气愤地瞧着他问道："您要干什么？"

她思考了很久，看来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如此了。

明天她要鼓起勇气去画室，向他说明她的意图，说明对他的要求：从此以后，不能用任何话语、影射或眼神来重提这件丑事。

他会痛苦的，可是在痛苦以后，他会作为有教养的正人君子而自我克制，举止言谈与从前一样。

作出决定以后，她叫马车夫送她回家。她回到家中，十分沮丧，只想躺下睡觉，不见任何人，只想忘掉一切。她在卧室里闭门不出，在躺椅上一直躺到晚饭时刻。她精神恍惚，不愿去碰这个充满危险的想法。

她准时下楼，平静自如，带着往常的微笑等待丈夫，连她自己都感到惊奇。德·吉雅罗瓦先生抱着女儿进来了。她与丈夫握手，亲吻女儿，没有流露出任何焦虑。

德·吉雅罗瓦先生询问她今天过得如何，她冷淡地回答说像每天一样去画室了。

“那幅肖像漂亮吗？”他问道。

“挺不错的。”

于是他谈起他的公务来，这是他在饭桌上所喜爱的话题：议会的会议，以及对伪劣食品的法律草案的辩论。

他喋喋不休，往常她完全能够忍受，可这次她感到厌烦，因此更仔细地观察这位津津乐道的俗人，但她表面上仍然笑吟吟地听着，而且和蔼地回答，比平时更显得殷勤，似乎对这些老生常谈更感兴趣。她一面瞧着他，一面想：“我对他不忠。他是我丈夫，可我对他不忠。多么奇怪！无论什么也阻止不了这件事，无论什么也抹不掉这件事。我闭上了眼睛，在几秒钟里，仅仅在几秒钟里，我接受了一个男人的亲吻，我不再是正派女人了。我生活中的这几秒钟是无法消灭的，它造成了这件无法弥补的事情，如此严重，如此突然，对女人来说，这是最可耻的

罪行……可是我并不痛心疾首。如果昨天有人这样对我说，我是决不会相信的。如果有人这样断言，我会立刻想到今天我应该悔恨莫及。可我并不——几乎不——悔恨。”

晚饭以后，德·吉雅罗瓦先生像每天那样出门。

于是她将小女儿抱在膝上，一面亲吻她，一面哭泣。她的眼泪是真诚的，它来自良心，而并非来自情感。

但她无法入睡。

在阴暗的卧室里，她为贝尔丹所可能引起的危险焦虑不安；一想到明天要见面，要对他说的话，她感到恐惧。

她早早就起床，在躺椅上呆了一个上午，尽力去估计可能出现的危险，以及她该如何回答，作好充分准备以应付各种情况。

她很早就出门，一面走路，一面思考。

他并没有等她。从头一天起，他就在考虑该如何面对她。

他未敢阻止她逃走。在她离去以后，他仍然独自呆在那里谛听她的脚步声，她衣服的窸窸声，以及被她那惊慌失措的手所推开的门的关合声。

他一直站着，心中充满了深切的、热烈沸腾的欢乐。他得到了她！他们中间发生了这件事！这是真的吗？他在惊喜之余，体尝胜利，在刚才占有她时的那张长沙发上坐下来，几乎躺下来，以便更好地回味。

他在长沙发上呆了很久，痴痴地想：她现在是他的情妇了，在他和向往已久的这个女人之间很快结成了一个将他们连在一起的神秘的纽带。他的肉体仍然在战栗，肉体上刻着那个时刻的深深烙印；他们的嘴唇贴在一起，他们的身体合而为一，随着生命的气息而一同颤动。

这天晚上他没有出门，他高高兴兴地早早躺下，好重温这

些回忆。

第二天早上，他一醒来便自问道："我该怎么办?"如果对方是轻佻的女人或女演员，他会送去鲜花甚至首饰。可现在是新情况，他不知如何是好。

显然应该写信……写什么呢?他潦草地写了写，然后又涂改撕掉，重写了二十遍，而每一遍他都觉得措词不当，既可憎又可笑。

他很想用文雅迷人的词句来表达他发自内心的感激、疯狂的爱情、以及天长日久的忠诚，但是这些热烈而细腻的感情难以用言语描述，他想到的词句都是现成的套话、粗俗可笑的老生常谈。

因此他放弃了写信的念头，决定去拜访她。他估计她不会来，所以等约会的时间一过他就去。

他把自己关在画室里，对着画像情绪激奋，很想用嘴唇去亲吻将她的某种神态凝固下来的画像。他时时从窗口朝街上看。远处出现的任何裙衣都使他的心怦怦直跳。他不下二十次地以为这是她，而当那女人从门口走过去以后，他无力地坐下，似乎灰心、失望。

突然他看见了她，他不敢相信，拿出望远镜，确认是她，他万分激动，坐下来等待。

她推门进来，他迎上去跪下，想拉过她的双手，但她断然抽回手。他仍然跪着，眼睛瞧着她，极端不安。她用高傲的语气说：

"您这是干什么?先生，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这样。"

他嗫嚅地说：

"啊！夫人，求您……"

她严厉地打断他说：

“请您起来，您真可笑。”

他站起来，惶恐地喃喃说：

“您怎么了？不要这样对我，我爱您！……”

于是她用三言两语，冷冷地表明了自己的意图，说清了问题：

“我不明白您想说什么！绝对不要和我谈您的爱情，不然我就离开这间画室，再也不回来。只要您忘了这个条件，哪怕只一次，您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他瞧着她，不知所措，他没有料到她如此严厉。接着他明白了，低声说：

“我照办，夫人。”

她回答说：

“很好，我料想您会同意的！现在工作吧，这幅画还得花很长时间哩。”

他拿起调色板画了起来，但是他的手在颤抖，视线模糊，什么也看不见。他想哭，他的心受到多么大的伤害。

他试图和她谈话，但她几乎不理睬。他恭维她面色如玉，却被她冷冷地打断，以致他突然火冒三丈；爱情变成仇恨，这是恋人们的心态。他的心灵和身体都受到极大的震撼，他很快便开始鄙视她。对，对，这就是女人。她和别的女人完全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她也一样虚情假意、水性杨花，而且懦弱。她施展妓女的手腕来勾引他，迷惑他，使他神魂颠倒，却不给他任何东西，挑逗他而又拒绝他，就像那些可耻的卖弄风情的女人一样；她们似乎随时准备脱得精光好让男人们像街上的狗一样因欲火中烧而喘息不止。

总之，她活该。他得到了她，占有了她。她可以擦洗身体，对他傲慢无礼，但她什么也擦不去，而他呢，他将忘记她。的

确，找这样一位情妇岂不是干蠢事，给自己添麻烦吗？她会用反复无常的漂亮女人的利齿将他艺术家的生命噬掉的。

他很想像在别的模特面前一样吹吹口哨，可是他越来越紧张，又怕干出蠢事来便佯称另有约会，提前结束了这次画像。他们相互告别时，都感到相距遥远，比在德·莫尔特曼公爵夫人家初次相见时更遥远。

她一离去，他便拿起帽子和大衣出了门。在雾濛濛的蓝天上，一轮冷冷的太阳向城市投下苍白的光线，显得虚假与凄凉。

他气愤地快步走着，笔笔直直地向前走，碰撞了行人也不理睬。这样走了一阵以后，他对她的怒气化成了忧伤和悔恨。他回顾对她的种种指责。但是，当他从别的女人身边走过时，他想起她是多么美丽、多么迷人。他和那些不敢公开承认的人一样，也一直在期待，期待千载难逢的机遇，期待那罕见的、独一无二的、充满诗意的、激动人心的爱情，这种梦想一直在他内心深处激荡。他不是差一点找到了这些吗？不是差一点从她那里得到这几乎不可能的幸福吗？可为什么没有实现呢？为什么不能抓住所追求的东西，或者只能抓住一鳞半爪，而使这毫无希望的追逐更为痛苦呢？

他怨恨的不再是那位年轻女人，而是生活本身。他开始讲道理了，他有什么理由怨恨她呢？有什么可责怪她的呢？难道能责怪她对自己和气、亲切和殷勤？而他自己的行为像个恶棍！

他满心忧伤地回到家中。他真想求她宽恕，为她牺牲一切，让她忘记这件事。他思索怎样做才使她明白：从今以后他将顺从她的愿望，一直到死。

第二天，她带着女儿来了，但笑中藏着忧郁和沮丧。画家似乎从她那一向快活的、可怜的眼睛中，看到了这个女人心中的一切痛苦、一切悔恨、一切忧伤。他动了恻隐之心，对她很

有礼貌，体贴入微，好让她忘记那件事。她也带着痛苦女人的疲惫神情，温和友好地对待他。

他瞧着她，又产生了爱她和被她爱的狂热愿望。他在想她为什么没有十分生气；既然他们中间发生了这一切，她为什么还肯回来，还肯听他讲话，还肯回答他。

既然她肯再见他，再听他的声音，在他面前忍受那一刻也未忘记的回忆，那就是说这个回忆对她来说并非丑恶得无法容忍。当一个女人仇恨强奸她的男人时，她一见到这个男人，便会咬牙切齿。她不可能对他无动于衷，她或是厌恶他或是宽恕他。而当她宽恕时，她离爱情已经不远了。

贝尔丹慢慢画着，一面在作精确、清楚、有把握的分析。他感到自己很清醒、很能干，完全可以左右形势。

他只需要谨慎，耐心，忠诚，早晚他会重新得到她的。

他善于等待。为了使她放心，为了重新赢得她，他也施展手腕：表面上悔恨，实则痴心不改，关怀备至，以化解她的犹豫不决，态度冷漠。他对即将得到的幸福满有把握，所以不急不燥，早一天晚一天有什么关系呢？他不慌不忙地窥探她，感到一种古怪而高雅的乐趣。她总是带着女儿来，于是他想道："她害怕了。"

他感到事情在慢慢地起变化，他们正相互接近。伯爵夫人的眼神中出现了某种奇怪的、克制的、既痛苦又温柔的东西，仿佛是搏斗中的心灵在召唤，坚持不住的意志在召唤："快强迫我！"

一段时间以后，他的克制使她放了心，她不再带女儿来了。于是他把她当作朋友，当作伙伴，与她谈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打算，自己的艺术，仿佛在和兄弟谈天一样。

这种坦荡的态度迷住了她，她高高兴兴地担当起参谋的角色，而且为自己在他眼中有别于其他女人而十分得意。她相信

他们在精神上的亲密关系会使贝尔丹的才能更为精湛。他听取她的意见，尊重她，久而久之，自然而然地她从参谋变成了神圣的启示者。她乐于对这位名人施加影响，而且同意他作为艺术家来爱自己，因为她赋予他创作的灵感。

一天傍晚，他们关于著名画家的情妇闲谈了很久，接着她投入他的怀抱。这次她在他怀中呆了很久，没有试图逃跑，而且对他报以亲吻。

她不感到内疚，只是模糊地感到这是堕落。为了回答理智对她的谴责，她相信这是命中注定。她的心是块处女地，她的灵魂未被侵占，她的身体逐渐被亲抚所征服，她慢慢地依恋他，就像初恋中的温柔女人一样。

他处于一种急性发作的爱情中，这爱情既包含肉欲，又富有诗意。有时他觉得自己伸开双臂飞了起来，而且抱住了人们期望中的那个长着翅膀的美梦。

他完成了伯爵夫人的肖像，当然这是他画得最好的肖像，因为他看见和抓住了别的画家所从未揭示过的、某种难以描述的东西，即无法捕捉的心灵反映在面孔上的奥秘及神态。

几个月过去了，接着又是几年过去了，但是德·吉雅罗瓦伯爵夫人和画家奥利维埃·贝尔丹之间的关系未有丝毫松懈。在他身上不再是最初的狂热，而是一种平静的、深深的爱情，一种他已经习惯的爱情兼友谊。

而她却相反，她更热情地依恋他，日胜一日，这是一种固执的依恋，某些女人就是这样毫无保留地为男人贡献终生。即使在通奸中，她们也和在婚姻中一样诚实正直，献身于爱情，从一而终。她们不但爱，而且打定主意爱到底；她们的眼睛只盯着情人，心里只想着情人，以致其他任何东西都进不来。她们坚决地将自己的生活捆绑起来，就好像某个会游泳的人想投河

自尽，于是在从高桥上往下跳以前将自己的双手捆住一样。

自从伯爵夫人委身于奥利维埃·贝尔丹以来，她时时害怕他会变心。他随心所欲、心血来潮、会像从前多次那样对偶然邂逅的女人产生短暂的兴趣。她感到他无拘无束，容易受诱惑，因为他与所有的男人一样在生活中没有责任感：见异思迁，无所顾忌。他长得英俊潇洒，又颇有名气，受人爱慕，只要他想满足迅速滋生的欲望，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摆弄上流社会所有的女士——她们的羞耻心不堪一击——以及轻佻的女人或女演员，她们对他这样的人是慷慨大方的。哪天晚饭以后，一位这样的女人就会尾随他，讨他喜欢，得到他而且一直占有他。

因此，她时时害怕失去他。她窥伺他的举止态度，为他的某句话而不知所措。只要他夸奖另一个女人，赞美某张面孔的魅力或某个身段的风韵，她便惶惶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时，她便战战兢兢；知道他在干什么时，她又惊恐不安。每次见面，她都巧妙地询问他，而不让他觉察，于是她知道他如何看待遇见的那些人，如何看待进晚餐的那些地方，如何看待自己最轻微的印象。一旦她认为某人可能影响他，她便采用种种办法，施展非凡的妙计来击败这种影响。

啊！她常常能猜到那种萍水相逢的、短暂的风流艳事。任何有名的艺术家，时不时地都有这种风流事，它们往往只维持一两个星期。

可以说她早就对危险具有预感。在这以后，她才发现奥利维埃有了新的恋情，因为男人在向女人献殷勤时，十分兴奋，眼神和面孔都显得喜气洋洋。

于是她开始痛苦。她再也睡不踏实，被疑惑所折磨。她常出其不意地突然去他家中，提出一些貌似幼稚的问题，摸摸他的心，听听他的思想，正像我们用这种办法来弄清某人的隐疾

一样。

每当她身旁无人时，她便哭泣起来，害怕这次会失去他，会失去她如此珍惜的爱情；她往这个爱情中注入了全部意志、全部激情、全部希望、全部梦想！

因此，当她感到他在短暂的远离以后又回到她身边时，她高兴能重新获得他，重新占有他，仿佛这是一件失而复得的珍品。她体验到一种默默的、深沉的幸福。当她走过教堂时，会走进去感谢天主。

她关心的是如何时时讨他喜欢，比任何女人都更讨他喜欢，如何不让他被别的女人夺走，因此她的全部生活成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施展魅力的战斗。她用风韵，用美貌，用高雅来战斗，为他战斗，在他面前战斗，一刻不停。她希望别人对他谈起她时，都是溢美之词：人们赞赏她的魅力、情趣、才智和装束。她取悦于别人是为了取悦于他，她迷惑别人是为了使他感到自豪和嫉妒。她使他稍稍痛苦，然后使他嫉妒，每到这时，她便为他安排一次胜利，来刺激他的虚荣心，使他的爱情更炽热。

后来她明白了这一点：一个男人随时能遇见一个长着新面孔、因而具有更大魅力的女人。于是她采取别的办法：奉承他，宠他。

她谨慎地、不停地对他唱赞歌，用赞美使他陶醉，用恭维将他裹住，让他觉得别处的友情，甚至爱情，都显得冷淡、不够味：如果有别的女人爱上他，他最终会觉得谁也比不上她这位知音。

她使她的家，使他常去的那两个客厅既能吸引他艺术家的趣味又能吸引他作为男人的爱好。这是他在巴黎最喜欢去的地方，因为这里能满足他的一切贪欲。

她不但善于发现他的种种爱好，使它们在她家中得到满足，

从而让他感到一种无法替代的舒适;她还善于培养新的爱好,使他产生物质上或感情上的种种贪欲,使他习惯于受人照顾、受人爱慕、受人崇拜、受人恭维!她努力用高雅的摆设来诱惑他的眼睛,用香水来诱惑他的嗅觉,用甜言蜜语来诱惑他的耳朵,用美味佳肴来诱惑他的嘴。

她在这位倍受款待的、自私的单身汉身上,在他的灵魂和肉体中培养了许多无法抗拒的琐碎习惯。她用生活中的细腻享受将他捆住,并且深信没有任何一位情妇会像她那样细心照顾和维持这些习惯,然而,她突然害怕起来,因为他开始厌恶他自己的家,不停地抱怨独身生活,而且,既然他只能在社会所容许的情况下来她家,他只好到俱乐部去,到各处去,才能摆脱孤独。她害怕他想要结婚。

有时,这种种操心的事使她痛苦不堪,她盼望快快衰老以了结这种痛苦,在冷却的、平静的爱情中得到休息。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他们并未分手。她系的那个链条十分牢固,因为她随时在修补磨损的环节。她仍然忧心忡忡地监视贝尔丹的心,就像监视在车辆中间穿过马路的孩子一样。她每天仍然提心吊胆,害怕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

伯爵没有猜疑,也没有嫉妒,他认为妻子与这位处处备受尊敬的名画家的亲密交往是很自然的事。

这两个男人常常见面,逐渐相互习惯,最后也相互喜爱了。

第二章

星期五晚上,贝尔丹去德·吉雅罗瓦伯爵夫人家吃饭,庆

祝安奈特回到巴黎。他走进那间路易十五式的小客厅时，只见到德·米扎迪厄先生，这位客人也刚到。

这是一位很有风趣的老先生，他原本可以作出一番事业，但未能如愿，后悔不已。

在帝制时期，他曾任博物馆馆长，在共和制下，他又设法谋到美术督察官的职位，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王公贵族的朋友，欧洲一切亲王和公主、公爵和公爵夫人的朋友，成为形形色色的艺术家的忠实保护人。他聪明敏捷，善于观察，口才也很好，平凡的事经他一说便妙趣横生；他头脑灵活，对什么人都能应付自如；他像外交家一样嗅觉灵敏，第一眼就能对人作出判断。他夜以继日地走访一个又一个沙龙，喋喋不休，废话连篇。

他仿佛什么都会，无论什么事都讲得头头是道，深入浅出，像一位挑着各种知识的货郎而受到上流社会女士们的欣赏。他也的确知晓许多事，虽然读书不多。他与五个学院① 所有的学者作家和专家都保持良好的关系，并善于听他们讲话，取己所需。那些技术性太强或者对他用处不大的解释，他立刻置之脑后，只摘取其他知识，用心记住，而且用轻易、明确、天真的口气谈论它们，使它们如科学寓言一样明白易懂。他像一个知识的仓库，像一个大商店，那里没有稀有珍品，可是其他物品十分丰富，价格便宜，来自四面八方，而且包罗万象，从家庭用品到趣味物理或家庭外科等等应有尽有。

由于工作关系，他与画家保持经常联系。画家们与他开玩笑，也很怕他。他常帮助他们，替他们的画找买主，替他们与上流社会联系，推荐他们，保护他们，吹捧他们，仿佛为一种神秘事业——社交人士与艺术家的融合——而献身，并引以自

① 指法兰西研究院下属的五个权威性学术机构。

豪，因为他既十分熟悉艺术家，又经常出入社交圈；因为他中午和路过巴黎的威尔士亲王共进午餐，晚上又和保尔·阿代尔芒、奥利维埃·贝尔丹、阿莫里·马尔当共进晚餐。

贝尔丹相当喜欢德·米扎迪厄先生，觉得他很有趣："他像儒尔·凡尔纳[1] 一样大胆幻想，无所不知，只是打着科学的幌子罢了。"

两位男人互相握过手后便谈起了政治局势以及战争谣传，米扎迪厄认为这些谣言令人不安，而且详细地陈述理由：很明显，德意志的利益在于消灭我们，在于早日动手，德·俾斯麦先生为此等待了十八年。奥利维埃·贝尔丹却用无可辩驳的论据证明这些恐惧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德意志不致疯狂到发动胜负难卜的战争从而损害前次的战果，再说德国首相也不会贸然行事，在晚年将自己的事业和荣誉孤注一掷。

德·米扎迪厄先生似乎知道某些内情，但不愿透露。他白天见过一位部长，还遇见了头天晚上从戛纳回来的弗拉基米尔大公。

贝尔丹继续反驳，而且用平静而嘲讽的语气对消息灵通人士的权威性表示怀疑。这种种谣言是为证券股市造舆论的！也许只有德·俾斯麦先生心中有数。

德·吉雅罗瓦先生走进客厅，殷勤地与客人们握手，一面热情地抱歉使他们久等。

"我亲爱的议员，"画家问道，"您对战争谣言是怎么看的？"

德·吉雅罗瓦开始演说。作为议员，他了解许多内情，他不同意大多数议员的观点。不，他认为最近不会有战争，除非法国那帮爱闹事的人及好吹牛的所谓爱国者挑动战争。接着，他

---

① Jules Verne (1828—1905)，法国科幻小说家。

对德·俾斯麦先生作了一番圣西门[1]式的粗线条描绘。人们喜欢把自己的思想方式强加给别人，以为自己想做的事别人也想做，所以不肯去了解这位德·俾斯麦先生。其实德·俾斯麦先生并不是弄虚作假、说谎骗人的外交家，他是一位开诚布公、坦率粗鲁的人。他说："我要和平。"的确如此，他要和平，只要和平，十八年以来的种种迹象都以令人眩目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他扩充军备，订立联盟，团结某些民族以抑制我们的狂热。德·吉雅罗瓦先生用深奥的口气得出结论："这是一位大人物，十分伟大的人物，他要的是和平，但他认为只能用威胁和暴力手段去获得和平。一句话，先生们，他是个伟大的野蛮人。"

"要达到目的就不惜一切。"德·米扎迪厄先生接着说，"既然您承认他总想用战争手段来获得和平，那么我同意说他爱和平。多么古怪而确凿无疑的真理：在这个世界上，打仗只是为了和平！"

仆人通报：德·莫尔特曼公爵夫人到。

双扉大开，一位高大、肥胖的女人威严地走了进来。

吉雅罗瓦赶紧迎上去，亲吻她的手指，问道：

"公爵夫人，您近来可好？"

其他两个男人也以高雅中带有几分亲切的态度向公爵夫人问好，因为公爵夫人性情热诚、暴燥。

德·莫尔特曼公爵一将军的这位遗孀是德·法朗达尔侯爵的女儿。她的独生女嫁给了萨利阿亲王。公爵夫人出身高贵，十分富有，经常在瓦雷街的府邸里款待来自世界各地的要人名流；他们在她家中相聚，相互恭维。所有的亲王殿下路过巴黎时都

---

① Saint Simon (1675—1755)，法国作家。曾著《回忆录》，描述宫廷生活及显贵。

要去她府上吃饭。任何人一旦成名，她都想去结识，迫不及待地与他见面，听他讲话，对他作出评价。这样做使她开心，丰富了她的生活，使在她身上燃烧的那股高傲而善意的好奇心永不熄灭。

她刚刚坐下，同一位仆人又进来通报：德·科尔贝尔男爵先生和夫人到。

他们比较年轻，男爵肥胖、秃头，男爵夫人纤瘦雅致，深色头发。

这一对夫妇在法国贵族中的地位相当特殊，而这全是因为他们善于拉关系。他们原是小贵族，既无才能又无见识，只是一门心思地追求上等的、体面的、高雅的东西，所以一再拜访王公显贵，一再表白自己是最正统、最虔诚的保皇派；凡是该受尊敬的事，他们一概尊敬，凡是该受鄙视的事，他们一概鄙视，他们对上流社会的信条不敢怠慢，对礼仪上的任何细节从不含糊；久而久之，他们便在许多人眼中成为上流社会的精华。他们的观点成为判断体面与否的准则，他们的来访使主人家四壁增辉。

他们是德·吉雅罗瓦伯爵的亲戚。

"噫，"公爵夫人吃惊地问，"您夫人呢？"

"等一会，稍稍等一会。"伯爵说，"有一件事要让你们吃惊，她这就来。"

当德·吉雅罗瓦夫人在婚后一个月进入社交界时，她被介绍给德·莫尔特曼公爵夫人，并立刻赢得公爵夫人的喜爱、扶助和保护。

二十年来，这个友谊毫不减退。当公爵夫人说"我的小姑娘"时，声音里还有那种一见倾心、热情不减的激情。贝尔丹和伯爵夫人正是在公爵夫人家相遇的。

米扎迪厄走了过来问道：

“公爵夫人参观了过激派的画展吗？”

“没有。是些什么人？”

“一批新艺术家，醉醺醺的印象派，其中有两位还不错。”

高贵的夫人不屑一顾地低声说：

“我不喜欢这些先生们的玩笑。”

她相当专横、粗暴、对与自己不同的观点一概排斥，而她本人的观点又仅仅建立在她的社会地位之上。她下意识地认为艺术家和学者是聪明的雇工,其神圣使命是取悦于上流社会,为上流社会服务。她看见某物，谈到某本书，听到某件新鲜事时，会不加思索地感到惊和喜，而这种惊喜的强弱便是她作出判断的依据。

她高大、肥胖、笨拙、脸色发红，说起话来声音很大，被认为派头十足，因为她我行我素，言语毫无顾忌，俨然是世界的保护神：她保护被废黜的亲王，为他们举办招待会，甚至保护全能的上帝，为教士和教堂慷慨解囊。

米扎迪厄又说：

“公爵夫人知道吗？玛丽·朗布尔的凶手大概被抓到了。”

她立刻兴致勃勃地回答：

“不知道。您给我讲讲。”

于是他细细道来。他身材细长，穿着白坎肩，衣扣是用小钻石做的。他说话时不动声色，一本正经，所以即使津津乐道地谈论淫盗之事也不显放肆。他高度近视，虽然戴着夹鼻眼镜，却似乎谁也看不见。他坐下时，整个骨架都仿佛随着椅子的形状而变化。他的上身弯曲着，蜷缩着，脊椎骨仿佛是用橡胶做的。交叠的大腿像是两条卷在一起的带子，长长的手臂放在椅臂上，从那里垂下两只手指长长的、苍白的手。他对发须进行

了艺术染色，巧妙地掩饰了白发，这事是人们常常打趣的话题。

他对公爵夫人讲述那位假定的凶手如何在杀死妓女以后，将她的首饰送给了另一位妓女。这时大客厅的门又大开，两位金发女人穿着带精致花边的白纱衣，相互搂着腰，笑吟吟地走了进来，仿佛是年龄不同的两姊妹，一位成熟，一位年轻，一位稍胖，一位稍瘦。

人们呼叫，鼓掌。除奥利维埃·贝尔丹以外，谁都不知道安奈特·德·吉雅罗瓦回到巴黎，因此看到母女俩同时进来，觉得两人都很可爱。从远处看，母亲几乎和女儿一样鲜艳喜人，甚至更美，好比是一朵怒放的花，仍然盛开未衰，而女儿则含苞欲放，刚开始美丽起来。

公爵夫人高兴极了，拍着手赞叹道：

“天啊！她们站在一起多么迷人，多么有趣！您瞧瞧，德·米扎迪厄先生，她们多么相像！”

人们进行比较，立刻形成了两种看法。米扎迪厄、科尔贝尔夫妇、德·吉雅罗瓦伯爵认为伯爵夫人和女儿的皮肤、头发、以及眼睛极为相似，特别是眼睛，蓝色虹膜上都有一些墨迹般的细黑点。可是不久的将来，姑娘结婚了，她们就不会再相像了。

而公爵夫人则持相反意见，奥利维埃·贝尔丹也附和她。他们认为这对母女完全一样，只是因年龄而略有不同。

画家说：

“这三年她真变了。我都不敢认她，不敢用‘你’来称呼她了。”

伯爵夫人笑了起来：

“啊！我倒要看看您用‘您’来称呼安奈特！”

年轻姑娘显出几分调皮，这是日后大胆无畏的先兆。她说：

“我可不敢用‘你’来称呼贝尔丹先生。”

母亲微微一笑：

“还是保持这个坏习惯吧，我允许你。你们很快会再次熟悉的。”

但是安奈特摇摇头：

“不，不，我会觉得别扭。”

公爵夫人吻抱她，用内行的眼光兴致盎然地端详她。

“听我说，姑娘，好好地看着我。不错，你的眼神和母亲一样，再过些日子你会很漂亮，光采照人。不过你得长胖一点，不要太多，稍稍胖一点。你太瘦。”

伯爵夫人叫了起来：

“啊！可别这么说。”

“为什么？”

“瘦有多好！我还想瘦呢。”

德·莫尔特曼公爵夫人很生气，盛怒之下忘记小姑娘也在场。

“啊，总是这样！您总喜欢瘦，这是时髦：瘦子穿起衣服来比胖子好看。我那一代女人是胖子！今天这一代女人是瘦子！就像可怜的埃及母牛。我就不明白男人们为什么赞赏你们的骨头架子。在我们那个时代，男人们可比现在挑剔。”

她见众人微笑便停住了，接着又说：

“姑娘，瞧瞧你母亲，她长得多好，不肥不瘦，学她的样子吧。”

大家走进餐厅就坐，米扎迪厄又回到这个话题：

“我呢，我认为，男人应该瘦一点，因为他们要活动，而活动需要敏捷、灵巧，肚子不能大。女人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您怎么看，科尔贝尔？”

科尔贝尔不知所措，因为公爵夫人很胖，而他自已的妻子又很瘦。好在男爵夫人替他解了围，坚决赞成苗条身材。头年，她曾和肥胖的趋势作过搏斗，很快战胜了它。

德·吉雅罗瓦夫人问道：

“说说您是怎么做的。”

于是男爵夫人介绍当今时髦女人所采取的办法：吃饭时不喝酒，饭后一小时才能喝一杯滚烫的热咖啡。这个办法对谁都灵。她还举出几个令人吃惊的例子：在三个月里，胖女人变得比刀片还细。公爵夫人生气地叫了起来：

“天啊！这样自我折磨，多么愚蠢呀！你们居然什么也不喜欢，连香槟酒也不喜欢。贝尔丹，您是艺术家，您说说，您是怎么想的？”

“啊呀，夫人，我是画家，我给画像披上衣服，所以无所谓！如果我是雕刻家，我就要抱怨了。”

“可您是男人呀，您喜欢哪一种女人？”

“我？…一种…稍稍丰满的美，我的厨娘称作的用谷粒饲养的小肥鸡。它并不肥，而是丰满、细腻。”

这个比喻引起哄堂大笑，但伯爵夫人仍然不信，瞧着女儿，低声说：

“不，还是瘦好。瘦女人不容易衰老。”

这句话又引起两种观点的争论。不过，大家在这一点上基本一致：很胖的女人不应该过快地减肥。

于是众人谈到上流社会的名媛们，并且对她们的风韵、美貌和潇洒争论不已。米扎迪厄认为金发的洛什里斯特侯爵夫人美丽绝伦，而贝尔丹却认为芒德莉埃尔夫人的美貌无与伦比：她长着褐色头发，前额很低，深色眼睛，嘴稍大，露出发亮的白牙。

贝尔丹正坐在年轻姑娘旁边，突然转身对她说：

“你听我说，安奈特。我们这些话，每星期至少要重复一遍，你会从现在一直听到老。不出一个星期，你就能将社交界对政治、女人、戏剧等等的观点倒背如流。将来只需要时不时地把人名或作品的名字更换一下。你听完我们的阐述和解释，便可以平平静静地选择你应有的观点，然后你再什么也不去想，只管休息好了。”

姑娘没有回答，狡黠地看着他，眼神流露出一种富有朝气的、敏感的机智，这机智尚在约束之中，但即将喷发而出。

公爵夫人和米扎迪厄玩弄概念像玩球一样，将同样的球踢来踢去而不觉察。此刻他们却以捍卫人类思想与活动的名义反对贝尔丹。

于是贝尔丹努力证实，上流社会的人——包括最有学问的在内——的知识如何毫无价值，缺乏养料，缺乏意义，他们的信仰缺乏根基，他们对艺术作品的观察粗浅而冷漠，他们趣味不高，而且变幻无常。

贝尔丹被一股半真半假的愤懑情绪所左右，说它假是因为他最初的本意在于炫耀口才，说它真是因为他突然摆脱了平时的和蔼而作出明确的判断。他指出这些人在生活中除了拜访和赴宴以外，无所事事，所以，他们命中注定要成为轻浮和蔼的俗人，只有肤浅的烦恼、信念和趣味。

他指出他们身上没有任何深刻、热烈、诚恳的东西；他们的文化修养等于零；他们的博学只是一层外表；可以说他们是假人，善于制造假象，装着出类拔萃的模样，其实平庸无奇。他证明他们的直觉十分肤浅，它根植在俗套之中，而并非在现实之中，所以他们对一切都没有真正的爱好；就连他们生活中的奢侈也仅仅是为了满足虚荣心，而并非为了满足身体的高尚需

要，因为客人在他们家里吃得不好，喝的是价格昂贵的蹩脚酒。

“他们在生活中什么都没有抓住。”贝尔丹接着说，“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理解。没抓住科学，因为他们一窍不通；没抓住大自然，因为他们不会观察；没抓住幸福，因为他们不会热情地享受；没抓住世界的美或艺术的美，因为他们虽然常常谈论，但并未发现美，甚至不相信有这种美，他们体验不了生命与精神的欢乐。他们没有能力喜欢一件事直到全身心地爱它，没有能力研究感兴趣的事直到获得理解的快乐。”

德·科尔贝尔男爵认为自己应该挺身而出捍卫上流社会了。

他提出一些不可靠的、但难以驳斥的论点，这些论点在理性面前像雪遇见火一样立即融化，但却难以抓住，就像是乡村神父要证明上帝存在而提出的荒谬绝伦而又无可辩驳的论据一样，最后，科尔贝尔把社交人士比作赛马场的马，这些马确实没有什么用处，但它们是马类的荣誉。

贝尔丹在对手面前感到拘束，不再说话，显得倨傲和彬彬有礼。可是男爵的蠢话使他无法克制自己，于是他突然巧妙地打断对方的空谈，开始描述有教养的男人的生活，从起床到睡觉，一事不漏。

这些详细描述的情节勾画出一个滑稽的人物。他由随身仆人帮着穿衣服，他向前来为他刮胡子的理发师发表空泛的议论，他作清晨出游，向马夫询问马匹的健康状况，他坐着马车驶过森林小径，唯一关心的是向别人致意和接受别人的致意，他与同样单独乘车外出的妻子共进午餐，并一一告诉她早上遇见了某某，某某，然后，从下午直到晚上，他拜访一个个沙龙，在与同类的交往中重新锻炼他的智力，晚上他去一位亲王家赴宴，讨论欧洲局势，最后他去歌剧院的舞蹈演员休息室消磨时间；那

个貌似妓院的地方，既满足了他寻欢作乐的羞怯愿望，又使他不失体面。

这幅肖像十分准确，其中不乏嘲讽，但不伤害任何人，所以餐桌上一片笑声。

公爵夫人像所有的胖子一样，不敢放声大笑，因此胸脯隐隐地一起一伏，终于开口说：

“啊！真是太滑稽了，您会让我笑死的。”

贝尔丹十分激动，反驳说：

“啊！夫人，社交界的人是不会笑死的。他们很少笑。出于礼节他们假装乐，假装笑。他们装得很像，但从来不笑。你们去群众性的剧院看看，那里才有笑。你们去市民家看看，他们乐，他们笑，笑得喘不过气来。你们去士兵的营房看看，他们被一个家伙逗得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笑得流泪，笑得在床上捧着肚子打滚。而在我们的沙龙里，没有人笑。人们什么都假装，连笑也假装。”

米扎迪厄打断他说：

“对不起，您太严厉了吧！亲爱的，您嘲笑社交界，而您本人似乎并非对它嗤之以鼻。”

贝尔丹微笑说：

“我喜欢它。”

“那怎么说呢？”

“我认为自己属于劣种杂交之类，所以有点瞧不起自己。”

“这都是装腔作势。”公爵夫人说。

贝尔丹否认自己装腔作势，这时公爵夫人结束了争论，大声说所有的艺术家都喜欢故弄玄虚。

于是，话题变得广泛了，什么都涉及一点；谈话显得平庸而愉快，友好而谨慎。晚餐快要结束时，伯爵夫人突然指着面

前满满的杯子惊呼起来：

“瞧，我什么也没有喝，一滴也没有沾，看看我会不会瘦下来吧。”

公爵夫人很生气，想强迫她喝一两口矿泉水，可是枉然，于是说：

“啊！傻瓜！女儿让她晕头转向了。求求您，吉雅罗瓦，别让您妻子干傻事。”

伯爵正在向米扎迪厄解释美国发明的一种脱粒机，没有听见公爵夫人的话，问道：

“什么傻事，公爵夫人?”

“她想减肥。”

伯爵和蔼而冷漠地瞧了一眼妻子说：

“我向来顺着她。”

此刻伯爵夫人已经挽着邻座的手臂站了起来，伯爵忙向公爵夫人伸出手臂，于是大家去到大客厅，因为里面的小客厅是用来招待白天的客人的。

这间客厅十分宽敞明亮。在四壁上，白色与金色的木框上挂着宽大而漂亮的丝帷幔，帷幔呈浅蓝色，上面有古式图案，在壁灯和吊灯的照射下像月色一般柔和明亮。在主要帷幔的中央是奥利维埃·贝尔丹为伯爵夫人作的肖像，它仿佛居住在这里，使这里充满生气，而它也怡然自得，客厅的空气中弥漫着这位年轻女人的微笑、她那迷人的眼神以及轻柔飘逸的金发的魅力。每当客人们在肖像前站住时，总要对这幅画的模特儿恭维一番，这几乎是惯例，几乎是礼貌，就像进教堂要划十字一样。

米扎迪厄当然不会错过。他的专家身份既然由国家认可，他的意见便像是法律鉴定，因此他认为有责任一再确认这是幅杰作。

“真的，”他说，“这是我所见到的现代肖像画中最杰出的一幅。画中充满了奇妙的生命力。”

德·吉雅罗瓦伯爵经常听人赞美这幅画，确信这是一幅精品，此刻便走过来添枝加叶。于是，在一两分钟内，他们用一大堆常用的技术术语来称赞这幅画具有明显的、别出心裁的优点。

众人都抬头瞧着墙，赞叹不已；奥利维埃·贝尔丹对溢美之词习以为常，不十分在意，就像在街上向熟人问安一样。他将画像前的反射灯调整了一下，因为仆人疏忽大意，将它放歪了。

接着，大家就坐，公爵夫人见伯爵走近，便对他说：

“我的外甥大概会来接我，要讨你们一杯茶喝。”

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但心照不宣，从未暗示过。

德·莫尔特曼公爵夫人的哥哥，德·法朗达尔侯爵，因赌博几乎倾家荡产，后来坠马而死，留下妻子和一个儿子。这位年轻人现年二十八岁，是欧洲最有名的沙龙舞领舞者之一，有时被邀请去维也纳或伦敦，在王公贵族的舞会上表演各种华尔兹舞。他几乎没有家产，然而，由于他的地位、出身、姓氏、以及几乎全是皇亲国戚的家族，他在巴黎始终是最受欢迎、最被羡慕的一个人。

必须加固他在舞蹈和体育方面过于幼稚的荣誉，必须与一个富有、十分富有的家族联姻，用政治成就来取代社交成就。只要他能当上议员，侯爵的头衔就足以使他成为未来王朝的支柱、国王的参谋、保皇党的领袖。

公爵夫人消息灵通，知道德·吉雅罗瓦伯爵腰缠万贯。他为人谨慎，喜欢攒钱，本可以生活得更阔绰，住巴黎最豪华的公馆，却挑了一套普通公寓。公爵夫人也知道他具有金融家的

敏锐嗅觉，在投机事业上无往不利，并且参与了十年来盈利最多的生意，因此她想让外甥娶这位诺曼底议员的女儿，这门亲事也会使议员在王室周围的贵族社会中取得极大威望。吉雅罗瓦娶了一位富有的妻子，又用巧妙的手腕使自己成为巨富，他现在追求的是别的东西。

他相信国王会重新登基，并且希望那时能充分利用时机。

他是普通议员，无足轻重。但如果他成为德·法朗达尔侯爵的丈人，就会升为显赫人物了，因为德·法朗达尔侯爵的父辈是法兰西王室的宠信。

何况，公爵夫人与他妻子的友谊使这门婚事更显得亲切可贵。吉雅罗瓦害怕突然有位姑娘夺去侯爵的欢心，所以急忙把女儿叫回来好赶快促成这门亲事。

德·莫尔特曼夫人预感到、猜到吉雅罗瓦的打算，暗中与他同谋。这一天，她并不知道安奈特突然回巴黎，但她仍然要外甥来吉雅罗瓦家，好使他逐渐习惯于拜访这家人。

伯爵和公爵夫人头一次用隐语来表达各自的愿望。当他们分手时，盟约已经签定。

在客厅另一头，客人们在笑。德·米扎迪厄先生正向德·科尔贝尔先生讲述一位黑人大使如何拜见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这时，仆人通报德·法朗达尔侯爵到。

侯爵出现在门口，站住。一支手臂迅速而熟练地将单片眼镜举到右眼前，仿佛要看清他来到什么地方，可能也好让在场的人看到他，引起他们的注意。接着，他的脸颊和眉毛微微一动，将系在一根细黑丝线上的镜片抖了下去，并且热情地朝德·吉雅罗瓦夫人走去，深深地低头亲吻她伸出的手，对姑母也是如此，然后与其他人一一握手，神态潇洒自如。

这是一位高大的年轻人，蓄着红棕色小胡子，稍稍有点秃

顶，身材像军人，举止像英国运动员。人们一见他就会感到他的四肢比大脑更发达，而且他只喜欢干发挥体力、增加体力活动的那些事。当然他有知识，学过而且每天仍然在兢兢业业地学习将来对他有用的学问：譬如历史学——他拼命记年代而混淆历史事件的教训；譬如议员所必需的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譬如统治阶层必备的社会学入门知识。

米扎迪厄很赏识他，说："他将来是位杰出人物。"贝尔丹欣赏他的灵巧和强壮。他们去同一家剑馆练剑，常常一同打猎，又常常在森林小道上骑马相遇，因此他们趣味相投，相互产生好感。当两个男人有感兴趣的共同话题时，他们之间本能地产生一种亲切感。

侯爵被介绍给安奈特·德·吉雅罗瓦，这时他才猛然悟出姑母的心事。他向安奈特低头致敬，然后用内行的眼光迅速打量她。

他觉得她很可爱，而且将来会十分美丽，因为他老跳沙龙舞，对姑娘们十分在行，可以准确地预言她们将来的美貌，就像专家们鉴赏尚未酿好的酒一样。

他和她泛泛地交谈了几句，便走过去坐在德·科尔贝尔男爵夫人身边，低声闲聊起来。

客人们早早告辞。他们走后，女儿就寝，灯光熄灭，仆人们各自归房，这时，客厅里只点着两支蜡烛，德·吉雅罗瓦伯爵在烛光下走来走去，对在椅上昏昏欲睡的妻子侃侃而谈，谈论他的希望，谈论应该持什么态度，采取什么手腕，争取什么机遇，防止什么变化。

时间很晚了他才告退，心满意足地低声说：

"我看这事成了。"

第 三 章

您什么时候来，朋友？我有三天没有见到您了。时间这么久！女儿占了我许多时间，但是您知道我是不能没有您的。

贝尔丹用铅笔画着草图，寻找新主题。他将伯爵夫人的便条重新读了一遍，然后拉开写字台的抽屉，将便条放在他们相爱以来的那一大叠信上。

社交生活提供了种种便利，使他们几乎每天能见面。有时候她来，在从前摆姿势时的椅子上坐上一两个小时，静静地看他工作。但是她怕仆人们说闲话，所以更喜欢细水长流的小聚：每日在社交场合相见，或是在家里接待他，或是去某个沙龙与他相遇。

他们事先稍加安排，使德·吉雅罗瓦先生认为这些见面极其自然。

画家每周至少两次与几位朋友去伯爵夫人家吃晚饭；星期一，他准去她在歌剧院的包厢向她致意；他们约定去某人家见面，并且仿佛不期而遇地同时到达。他知道她哪几个晚上在家，便登门拜访喝一杯茶，仿佛在自己家中一样；成熟的感情使他感到温馨和安全。他习惯于看见她，在她身边呆上片刻，与她说几句话，交换几个想法，因此，虽然爱情的熊熊烈火早已在他身上平息下来，但他仍然时时需要见到她。

他想要家庭，想要一个生气勃勃与人同住的家，想有人与

他同桌吃饭，想晚上和早已熟悉的人轻松地聊天。这种与人接触、与人亲近的愿望其实人皆有之，而所有的老单身汉在拜访朋友时，无不带着这种愿望，无不将朋友的家多多少少当作自己的家，这就给单身汉的感情需求添上自私的色彩。贝尔丹在伯爵夫人家中不仅受到爱护、娇宠，不仅能得到一切，他还能缓解和抚慰自己的孤独。

三天以来，他没有见到伯爵与伯爵夫人。他们大概忙着照顾刚回来的女儿。他感到无聊，对他们没有找他而稍稍不快，但又慎重地不愿先去拜访。

伯爵夫人的来信像根鞭子使他一跃而起。现在是下午三点钟。他马上决定赶在她出门以前去拜访他。

他按铃将随身男仆唤了进来。

“天气怎么样，约瑟夫？”

“天气很好，先生。”

“热吗？”

“是的，先生。”

“白马甲、蓝礼服、灰帽子。”

他的打扮总是十分潇洒。他的衣服是由一位正统风格的裁缝做的，但是他穿衣服的样子和走路的姿势——白马甲束紧腹部，灰色的高礼帽稍稍向上翘起——似乎立刻显示他是艺术家和单身汉。

他来到伯爵夫人家，仆人说夫人正准备去森林散步。他不大高兴地等着。

他像往常一样，在这个拉着窗帘的、阴暗的大客厅里走来走去，从一张椅子踱到另一张椅子，从窗口踱到墙根。在那几张下部涂成金色的轻便桌子上，有主人故意散乱摆着的各式各样的小摆设，它们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漂亮，而且价格昂贵，譬

如雕金的古式小盒，画工精细的鼻烟盒，小象牙雕象，此外还有十分时髦的、无光泽的银制品，它们朴素而滑稽，带有英国风格：一个微型炉子，一只猫爬在上面舔锅，一个形状像大面包的香烟盒，一把放火柴的咖啡壶，最后，在一只首饰盒里，放着玩偶用的各式首饰：项链、手镯、戒指、胸针、耳环、其中有钻石，蓝宝石、红宝石、绿翡翠，这些微型的新鲜玩意儿仿佛出自小人国的首饰匠之手。

他时不时地看见一个小摆设，那是他某次送的生日礼物，他拿起来玩玩，看看，冷漠地遐想片刻，然后将它放回原处。

墙角有一个半园形长沙发，在它前面的独脚小圆桌上摆着几本很少翻阅的精装书，以及《两世界杂志》，杂志稍稍破旧，书页被折过，仿佛被翻阅过多次，此外还有几本未被拆开的杂志，其中有《现代艺术》，这本杂志订费昂贵，每年约四百法郎，主人大概仅仅是因为这一点才订它的吧。还有《自由小报》，这是一本蓝封面的薄薄的小册子，刊登人称“过激派”的最新诗人的作品。

在两窗之间有一个上个世纪风格的精致家具——伯爵夫人的书桌——伯爵夫人在接待客人时偶而收到紧急信件，便在这张书桌上写回条。书桌上也摆着几本书，都是常见的、符合女人的思想心态的书：《缪塞》①、《曼侬·莱斯科》②、《少年维特之烦恼》③，此外，还有《恶之花》④，《红与黑》⑤，《十八世纪妇

① Musset（1810—1857），法国浪漫派诗人与剧作家。

② 《Manon Lescaut》，法国作家普雷沃（Abbé Prévost，1697—1763）的爱情小说。

③ 《Werther》，德国作家歌德（1749—1832）的书信体小说。

④ 《Les Fleurs du Mal》，法国诗人波德莱尔（Baudelaire，1821—1867）的诗集。

⑤ 《Le Rouge et le Noir》，法国小说家斯丹达尔（Stendhal，1783—1842）的作品。

女》、《阿道尔夫》①，说明女主人对复杂感觉及神秘心理并非一窍不通。

在这些书旁边，放着一面漂亮的小镜子，是金银细工精品，镜面朝下放在一小方块绣花丝绒上，好炫示背面上精致的金银工艺。

贝尔丹拿起这面镜子，照照自己。几年以来，他老得很快，虽然他认为自己的面孔比以前更有特色，但他的两颊下垂，皮肤上出现皱纹，他不免伤感起来。

他身后的一扇门打开了。

“您好，贝尔丹先生。”安奈特说。

“你好，孩子，你好吗？”

“很好。您呢？”

“怎么，你不愿意用‘你’来称呼我？”

“不行，真的，我觉得别扭。”

“没关系嘛！”

“真的，我觉得别扭。您使我胆怯。”

“为什么？”

“因为……因为，您既不太年轻也不太老！……”

画家笑了起来。

“既然如此，我就不坚持了。”

姑娘突然脸红，一直红到发根，她局促地说：

“妈妈让我告诉您她马上就下来，还问您愿不愿意和我们一同去布洛涅森林。”

“当然愿意啦。就你们两人？”

“不，还有德·莫尔特曼公爵夫人。”

---

① 《Adolphe》，法国作家贡斯当（Constant，1767—1830）的爱情小说。

“很好。我去。”

“好，我能去戴帽子吗?”

“去吧，孩子。”

她走出去时，伯爵夫人正进来。她戴着面纱，准备出门。她伸出双手：

“怎么看不见您了，奥利维埃？您在忙什么?”

“我原不想在这个时候来打扰您。”

她那一声“奥利维埃”包含了全部责备和全部感情。

他被这个声调所感动，说道：

“您真是世上最好的女人。”

这个打情骂俏的小小过场结束以后，她用社交人士闲聊的口吻说：

“我们去公爵夫人府上接她，然后去森林走一走，让安奈特看看这地方。”

马车正等候在车辆进出的门洞里。

贝尔丹坐在两个女人对面。门洞里响着马匹的踢蹬声，马车启动了。

在朝玛德莱娜教堂去的林荫大道上，人们都仿佛沐浴在自天而降的新春欢乐中。

和煦的空气与阳光使男人们显得喜气洋洋，女人们显得温情脉脉。顽童们在蹦蹦跳跳，穿着白大褂的厨房学徒们将面包筐放在长椅上，跑去和那些顽童们一同奔跳玩耍。几条狗也在迅跑，看门人养的金丝雀在高声啾鸣，只有出租马车的老马疲备不堪奄奄一息地在小跑。

伯爵夫人低声说：

“啊！天气多好，生活多美!”

画家一一端详阳光下的这一对母女。显然她们是不一样的，

但又如此相似，女儿仿佛是母亲的延续；同样的血液和肌肉，同样的生命，特别是眼睛，同样的有细黑点的蓝眼睛，只是女儿的蓝色鲜嫩，而母亲的蓝色稍稍退色。当他和她们交谈时，她们是用同样的眼神盯着他，以致他以为会听到同样的回答。他听她们笑，听她们聊天，稍稍感到惊奇，因为面前的这两位女人绝然不同，一位已经生活过，一位刚开始生活。不，他不去想这个孩子将来会怎样，她身上潜伏的兴趣和本能会苏醒，她那年轻的智力会在外界事件的影响下成熟。这是一位尚未涉世的、漂亮的小姑娘，她将接受机遇和爱情，她现在不为人所知，也不了解人生，她像一艘船，刚刚出港，而她母亲已经在经历过人生与爱情以后返航了。

这位在和煦的春光中坐车出游的女人风韵犹存，她选择了他，至今柔情未减。他想到这里，感动万分。

他感激地看了她一眼，她觉察到了，裙衣稍微动了动，仿佛在谢谢他。

他也低声说：

“啊！确实，天气多好！”

他们在瓦雷街接过公爵夫人后，便经过荣誉军人院，越过塞纳河，来到车水马龙的香榭丽舍大街，朝星形广场的凯旋门驶去。

年轻的姑娘坐在奥利维埃旁边，面朝车尾，贪婪而天真地盯着那一条马车长龙。公爵夫人和伯爵夫人时不时地轻轻点头向人答礼，姑娘问他：“这是谁？”他便答道：“蓬泰格兰家”，“普伊切尔奇家”，“德·洛什里斯特伯爵夫人”，“漂亮的芒德莉埃尔夫人”。

他们现在来到布洛涅森林大道，四周是车轮滚滚，一片嘈杂。车辆虽不像在凯旋门以前那样拥挤不堪，但仍然在进行没

有止尽的角逐。出租马车、沉重的四轮马车、庄严的带八个缓冲弹簧的马车你追我赶，突然，一辆由一匹马拉的四轮敞篷马车迅速地、急剧地超过了这一大群乘车出游的资产者或贵族，越过所有这些阶层、阶级和等级，车上坐着一位懒洋洋的年轻女人，穿着袒胸露臂的浅色衣服，在掠过别的马车时，她留下一股不知名的花香。

“这女人是谁?”安奈特问道。

“我不知道。”贝尔丹回答。公爵夫人和伯爵夫人相互微微一笑。

树木长出新叶，经常光顾这个巴黎公园的夜莺已开始在新嫩的绿枝中啾鸣。马车以正常速度跟着前面的车行驶，接近湖边时，同排的车相互靠近，车上的人们一刻不停地互相致意、微笑，应酬寒暄一番。车辆像小船在水上滑动，先生太太们坐在船上泰然自若。不断有人向公爵夫人举帽致敬或鞠躬，她也不断地点头；她仿佛在检阅，在回忆，对于从她面前经过的这些人，她知道些什么，对他们怎么看，怎么想。

“瞧，小姑娘!这儿是美丽的芒德莉埃尔夫人，共和国之花。”

共和国之花坐在一辆漂亮的轻便马车上，装出对自己不容争议的美貌无动于衷的样子，炫耀她那双黑色大眼睛、黑发下的低前额、以及稍稍嫌大的倔强的嘴。

“怎么说她也美。”贝尔丹说。

伯爵夫人不喜欢听他夸奖别的女人。她轻轻耸耸肩，没有答腔。

可是年轻姑娘突然产生本能的敌意，大胆说道：

“我看一点不美。”

画家转过身来：

“什么，你说她一点不美?”

“不美，她像是从墨水里捞上来的。”

公爵夫人开心地笑了：

“妙哇！小姑娘。六年以来，在巴黎，有一半男人见到这位黑女人就发呆！他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瞧，你看看德·洛什里斯特伯爵夫人。”

这位夫人抱着一条白色鬈毛狗独自坐在马车里。她小巧玲珑，金黄头发，棕色眼睛，婀娜多姿，五六年以来她一直是她的崇拜者的赞美对象。她唇边带着固定的微笑向熟人致意。

可是安奈特并不十分热心。

“啊，”她说，“她可是不太新鲜了。”

在关于这两个女人的日常争论中，贝尔丹往往不赞成德·洛什里斯特伯爵夫人，但是，他看到小姑娘如此苛刻，不免突然生起气来：

“呀！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反正她很迷人。我倒希望你将来和她一样漂亮。”

“算了，”公爵夫人说，“过了三十岁的女人才引起您的注意。这孩子说得不错，您只欣赏半老徐娘。”

他叫了起来：

“您听我说，女人只有到了成熟的年龄才美，那时女人的全部美才能表现出来。”

他继续发挥这个想法，认为含苞初放的美只是成熟的美的一层外漆；他说社交界的男人不太留意鲜艳夺目的年轻女人是自有道理的，他们认为只有处于风华正茂的最后阶段的女人，才“美”，这也是有道理的。

伯爵夫人很满意，低声说：

“他是对的。这是艺术家的观点。年轻的面孔的确可爱，但未免平庸。”

画家坚持己见，指出一张面孔如何逐渐脱去青春的朦胧而最后定型，显示出性格与风貌。

他每说一句，伯爵夫人便轻轻点头表示赞同。他像律师一样热情辩护，又像嫌疑犯一样兴奋地自我申辩。他越说，她就越用眼神和点头表示赞同，仿佛他们两人结成了盟友，一致抵御危险，抵御一种咄咄逼人的错误观点。安奈特忙于观看，几乎没听他们谈话。她那张笑吟吟的面孔现在变得严肃了。眼前的情景使她眼花缭乱，她什么话也不说。这阳光，这些树叶、马车，这种美好、富裕、快乐的生活，这一切都是为她准备的。

她将来可以每天都来，人们也会认出她来，向她致敬，羡慕她。男人们会注意她，也许会说她美。此刻她忙于寻找她认为最高雅的男人和女人，打听他们姓什么，而且只对姓名的音节感兴趣，因为她也许曾在报上或历史书上见过这些姓氏，对它们怀着尊敬和仰慕。这么多名人在她眼前驶过！她很不习惯，甚至很难相信这是真的，也许这只是一场演出。她蔑视和厌恶出租马车，它们使她别扭、生气。她突然说：

“我觉得应该只让私人马车进来。”

贝尔丹回答说：

“好啊，小姐，您把自由、平等、博爱摆到哪里去了？”

她撇撇嘴，表示“那是别人的事”，接着说：

“出租马车可以去别的森林呀，比如说，樊尚森林。”

“你落后了，小姑娘，你还不知道现在是民主时代。再说，你要是想看看纯而又纯的森林，可以早上来，那时这里全是社会的显贵名流，全是社会的精华。”

于是他勾描了一幅画，也是他最擅长的画：清晨的森林，男女骑手，还有上流社会俱乐部；俱乐部的人相互十分熟悉，对姓氏、小名、亲戚关系、头衔、优点和缺点都了如指掌，仿佛

大家都住在同一城区或同一座小城市。

“您常来吗?”安奈特问道。

“常来。这是巴黎最美的地方。”

“您早上骑马?”

“是的。”

“那下午呢?拜访朋友?”

“是的。”

“那您什么时候工作呢?”

“我……有时候工作，再说我的兴趣在于某一类题材，我专门画漂亮女人，所以我必须看见她们，尾随她们。”

她仍然严肃地低声问道：

“步行尾随还是骑马尾随呢?”

他斜瞟了她一眼，满意的眼神似乎在说：瞧，啊，现在就俏皮了，你将来会了不起的。

一阵冷风吹过，它来自远方，来自刚刚苏醒的旷野。整个森林，这个可爱的、怕冷的、上流社会的森林，在颤动。

在几秒种里，薄薄的树叶和女人的披肩都在颤动。所有的女人都以几乎一致的姿势将掉落到身后的披肩拉上来盖住手臂和前胸。整条小路上的马匹都跑动起来，仿佛那袭来的冷风在鞭打它们。

他们很快回家，马鞭在风中发出清亮的响声，夕阳射出斜斜的红色余晖。

“您就回家吗?”伯爵夫人问画家，其实她知道他的生活习惯。

“不，我去俱乐部。”

“那我们顺路送您去。”

“好，多谢了。”

“您什么时候请我们和公爵夫人去吃饭呢?”

“您挑个日子吧。”

贝尔丹算是巴黎女人的专用画家，他被崇拜者称为“现实派的瓦托”，被诽谤者称为“长裙和大衣的摄影师”。他常常请人来家吃午饭或晚饭，被邀请者是他为之画像的漂亮女人以及其他女人，都是女界名流，而且对在单身汉家里小聚很感兴趣。

“后天吧！后天对您合适吗，亲爱的公爵夫人?”德·吉雅罗瓦夫人问道。

“当然可以。您真好！贝尔丹先生从未想到请我去。显然我不再年轻了。”

伯爵夫人把画家的家差不多看作是自己的家，说道：

“就我们四个人，这车上的四位，公爵夫人，安奈特，我和您，行吗，大艺术家?”

“就我们四个人，”他下车时说，“我要让你们尝尝阿尔萨斯风味的螯虾。”

“啊！您会让小姑娘吃得没个够的。”

他站在车门外向她们告别，然后迅速走进俱乐部大门，门厅里那一大群仆役像士兵见到长官一样站了起来。他将大衣及手杖扔给他们，走上宽宽的楼梯，走过另一队身着短裤的仆人，推开一扇门，立刻感觉自己像年轻人一样轻巧，因为他听见走道尽头不断有花剑的撞击声、踏脚声、惊呼声：刺中了——刺中了——差一点——中了——刺中了——您被刺中了！

在击剑厅里，剑手们都穿着灰布衣和皮上衣，裤腿在脚踝处扎得紧紧的，一种围裙似的罩衣垂到腹部。他们一只手捏着拳，平举在空中，另一只手戴着硕大无比的手套，捏着一把轻细柔软的花剑。他们进退伸缩，灵活而出其不意，像是机器木偶。

另一些剑手在休息，聊天；他们喘息未定，面色发红，汗流浃背，正拿着手绢擦前额和颈部。还有些人坐在大厅四周的方形沙发上观战。利韦尔迪在战朗达，俱乐部主任塔伊亚德在战罗克迪阿内。

贝尔丹像回到家里一样，笑吟吟地与众人握手。

“我和您来一场。”德·巴弗里男爵对他喊道。

“我奉陪，亲爱的。”

他走进更衣室换衣。

很久以来，他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自己如此灵活，如此强壮，他想一定会打个漂亮仗，所以急忙换衣，像小学生一样急于上阵。他一上场便奋力进攻，十分钟内击中对手十一次，使男爵疲累不堪，男爵只好求饶。接着他又和皮尼西蒙以及同行阿莫里·马尔当比赛。

接着他洗了一个冷水浴，让气喘吁吁的身体凉下来，这时他想起了二十岁时的情景。那时，每到秋天，他常从郊区的高桥上头朝下跳进塞纳河，使人们惊愕不已。

“您在这里吃饭？”马尔当问道。

“是的。”

“我们和利韦尔迪、罗克迪阿内、朗达一起吃饭，您快一点，已经七点一刻了。”

饭厅里座无虚席，人声鼎沸。

全巴黎的夜间流浪汉、无所事事和白天忙碌的男人都聚集在这里。这些人从晚上七时起就无事可干，于是来俱乐部吃晚饭，也许能遇上某件事或某个人。

这两位朋友就坐以后，银行家利韦尔迪——一位四十岁的矮壮男人——对贝尔丹说：

“您今晚可是劲头十足。”

画家回答说：

“是的，今天我无所不能。”

大家都微微一笑。胡须灰白的秃头小瘦子，风景画家阿莫里·马尔当狡黠地说：

“我也是，每到四月份我身上就树液回潮。我能长出几片叶子，最多五六片，然后就凋谢，从来不结果。”

德·罗克迪阿内侯爵和德·朗达伯爵对他表示同情。他们两人都比他大，但他们的年岁谁也猜不着。他们是俱乐部的成员，经常骑马击剑，通过不断的运动炼得身强力壮，他们夸口说在各方面都比新一代神经质的顽童们要年轻。

罗克迪阿内出身名门，是各个沙龙的常客。他被怀疑有种种金钱舞弊行为，贝尔丹说这毫不奇怪，因为此人一向行为不轨。他结过婚，后来与妻子分手，从她那里得到一笔年金，他现任比利时与葡萄牙数家银行的董事。他的长相很有神，很像唐·吉诃德，但由于他无所不为，面孔上的贵族威严稍稍减退，而且时不时地挂着决斗留下的血痕。

德·朗达伯爵是个庞然大物，他虎臂熊腰，而且为此洋洋得意。他有妻子和三个孩子，但一星期难得在家里吃上三顿晚饭，往往在练完剑后和朋友们呆在俱乐部里。

“俱乐部就是家，”他常说，“还没有成家的男人、一辈子不成家的男人、不愿呆在自己家里的男人，都以俱乐部为家。”

谈话从女人开始，一件件趣闻，一件件往事。他们的牛皮越吹越大，直到泄露内情。

德·罗克迪阿内侯爵精确地暗示他有哪些情妇，她们都是上流社会的女人，但他不说出姓名，让在座的人去猜。银行家利韦尔迪则说出情妇们的名字。他讲道：“那时我正和一位外交官的妻子打得火热。有天晚上，我们分手时，我对她说：‘亲爱

的玛格里特……’”，他见众人微笑便停了下来，说：“嗨！我泄密了。应该把所有的女人都叫苏菲。”

奥利维埃·贝尔丹一向很谨慎，当人们问及他的情妇时，他总说：

“我只要模特儿就够了。”

他们假装相信他。朗达是情场老手。每当他谈到街上的漂亮女人和画家用一小时十法郎雇来的脱衣姑娘时，便赞叹不已。

酒过三巡，这几位被俱乐部的年轻人称作的老头，人人都面红耳赤，兴奋起来，欲望在躁动、沸腾。

喝过咖啡以后，罗克迪阿内才口吐真情，将上流社会的女人抛到九霄云外，而对轻佻女人赞不绝口。

他端着一杯茴香酒说道：

“男人在巴黎，只有在巴黎，才不衰老。就算到了五十岁，只要还健壮，保养得好，总能找到一位如花似玉的十八岁姑娘玩玩的。”

罗克迪阿内这番酒后真言正中朗达下怀，朗达热情地表示赞同，并且……列举至今每天还爱着他的那些小姑娘。

利韦尔迪可不那么轻信，他自认对女人了如指掌，低声说：

“不错，她们爱您，但只是说说而已。”

朗达反驳说：

“她们可是副诸行动的，亲爱的朋友。”

“这些行动一钱不值。”

“对我可就足够了。”

罗克迪阿内叫了起来：

“可她们的确认为她们爱您！一个二十岁的漂亮小妞吃喝玩乐了五六年，而且是在巴黎，领教过、忍受过我们胡子拉碴的亲吻，她还能区分三十岁的男人和六十岁的男人吗？算了吧！别

瞎扯了，她什么没见识过？我敢打赌，她打心眼里，实实在在地更喜欢银行家老头，而不喜欢装腔作势的小伙子。她知道吗？她思考吗？在这种事上，男人有年龄之分吗？啊，亲爱的朋友，我们这些人，头发越白越年轻，头发越白越有女人说她爱你，越有女人证明她爱你，而且她也相信她爱你。”

烧酒使他们满面通红，热血沸腾，一副跃跃欲试去征服女人的架式。他们起身离开饭桌，谈论如何消磨晚上。贝尔丹去马戏场，罗克迪阿内去赛马场，马尔当去伊甸游乐园，朗达去牧羊女游乐园，这时从远处传来轻微的声音，有人在为小提琴调音。

“噫，俱乐部今晚有音乐？”罗克迪阿内说。

“对，”贝尔丹说，“咱们先去听十分钟再走。”

“好吧。”

他们穿过会客厅、弹子室、牌室，来到一个包厢似的地方，前下方便是乐师们的坐席。有四位先生正坐在安乐椅上凝神等待，台下是几排空椅子，有十几个人正或坐或站地在那里议论。

指挥用小棒轻轻敲了几下乐谱架，演奏开始了。

奥利维埃·贝尔丹酷爱音乐，就像有人酷爱鸦片一样。音乐使他浮想联翩。

乐器的声音一触到他，一种狂热的激情便使他的身体和精神颤动不已；想象力在乐曲声中如痴如醉，飞奔狂跑，穿越种种温柔幻想和迷人梦境。他双眼紧闭，两腿交叠着，手臂无力地垂着，一面听音乐，一面看着眼前和脑中出现的事物。

乐队演奏的是海顿的一首交响乐。画家闭上眼后又看见了布洛涅森林，周围那许许多多的马车，以及坐在他对面的伯爵夫人母女俩。他听见她们的声音，理解她们的谈话，感觉到马车的滚动，呼吸到充满树叶芬香的空气。

他的邻座和他说话，三次打断了这个幻象，但三次它又恢复，就好比在乘船渡海以后，你虽然躺在固定不动的床上，但仍然一再感到船的摇晃。

接着这个幻象扩张和延长了，成为一次远途旅行，有时是火车，有时是外国旅馆的餐桌，但那两个女人始终坐在对面。从乐曲开始直到结束，她们就这样一直陪伴他，仿佛她们在灿烂阳光下出游时，已将她们的面孔深深印在他的视网膜上了。

沉寂，接着是椅子挪动的声音和说话声，这片遐想的雾气被驱散了，画家看见身边四位朋友都在打盹，以正襟危坐的姿势沉入梦乡。

他叫醒他们，问道：

"我们现在干什么？"

罗克迪阿内毫不掩饰地说：

"我想在这里再睡一会儿。"

"我也是。"朗达说。

贝尔丹站起身来：

"那我回家去，我有点累了。"

其实，正相反，他觉得精神抖擞，但是，他想走，唯恐像往常一样在俱乐部的纸牌桌上消磨整个晚上。

于是他回家了。这天夜里他心潮起伏，浮想联翩，用艺术家的话来说，叫做很有灵感，因此第二天他决定闭门不出，在家工作到晚上。

这是美妙的一天，创作丰收的一天，灵感似乎轻而易举地来到手上，自动地定形在画布上。

他门窗紧闭，与外界隔绝，独自在这座任何人无法入内的、安静的寓所中，在这间友好与宁静的画室中；他的眼睛明亮，头脑清醒，激奋而灵活，体验着只有艺术家才能体验到的兴高采

烈地孕育作品的幸福。在他工作的这几个小时里，除了画布以外，其他一切都不存在。在画笔的亲抚下，一个形象正在画布上诞生，这是多产的时刻，他感到生活多么丰富，而这种奇异而愉快的感觉扩散开来，使他陶醉。晚上，他在这一番有益身心的劳累以后，精疲力竭，上床时还愉快地想到第二天的午餐。

餐桌上有许多鲜花，菜肴十分精致，这是为德·吉雅罗瓦夫人准备的，因为她是美食家。画家强迫客人们喝香槟酒，客人们激烈反对，但后来接受了。

“小姑娘要醉倒的！”伯爵夫人说。

公爵夫人却宽宏大量：

“啊呀！醉上一回也是值得的。”

他们回到画室时仿佛脚上长出了翅膀，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

公爵夫人和伯爵夫人要去参加法兰西母亲协会的一次会议，打算在去协会以前先把年轻姑娘送回家。这时贝尔丹自告奋勇说带她转一转，再送她回到马尔泽尔布大街。于是他领着她出了门。

“我们走一条远路吧。”她说。

“你想去蒙索公园转转吗？那地方很可爱。我们可以看看小娃娃们和保姆。”

“那好，我愿意去。”

他们经过维拉斯盖兹大街，走进公园巨大的金色铁栅门，这铁栅门既是公园的标志也是它的入口。公园小巧精致，十分幽雅，在巴黎市中心展示出一种人工的绿葱葱的美，四周是王公们的府第。

宽宽的路径巧妙地蜿蜒于草坪和树丛之间，沿路有许多男女坐在铁椅上看着行人走过，还有一些小路，像小溪一样弯弯

曲曲地流进树丛深处，一大群孩子正在那边的沙地里跑动、跳绳，保姆们在一旁无精打采，而母亲们在一旁焦急不安。粗大的树冠形成圆穹，仿佛是枝叶筑成的大厦，浓绿的大栗树上有星星点点的红色或白色花串，埃及无花果树高雅华贵，装饰性的悬铃木巧妙地弯曲着躯干，这些树装饰着高低起伏的大草坪，使景色更为迷人。

天气很热，斑鸠在树上咕咕叫，从一个枝头叫到另一个枝头。浇灌小草的喷水龙头射出一串串水珠，在阳光下像彩虹一般，麻雀披着这彩虹飞来飞去。基座上的白色雕像在这清新的绿色中仿佛怡然自得。一个男孩雕像正从脚上拔去一根找不着的刺，仿佛刚才在追狄安娜[1]时扎了一下，而狄安娜呢，她朝那边，朝树丛中的小湖逃去了，那里有一座殿堂的废墟。

树丛旁的雕像或在相互亲吻，脉脉含情而又冷若冰霜，或在抱膝沉思。瀑布飞落在岩石上，溅起泡沫。在一棵像断柱一样的树上长着常春藤。一座坟墓上有墓志铭。竖立在草坪上的石柱并不使人想起雅典卫城，这个雅致的公园也不使人想起原始森林。

这是一个经过人工装饰的美丽公园，城里人常来这里观赏温室里培养的鲜花，观看大自然在这个巴黎市中心所作的精采表演，就像去剧场看人生百态的表演一样。

多年以来，奥利维埃·贝尔丹几乎每天都到他喜欢的这个地方来，为的是观察在真实环境中生活的巴黎女人。“这里是展示时装的最佳场所，”他说，“穿得不好的人在这里叫人恶心。”所以他常常在这里转上几个小时，他熟悉所有的树木花草，也熟悉所有的常客。

---

① Diane，罗马神话中的山林女神，男孩为神话中的猎人。

他们沿着小径走，他走在安奈特旁边。公园里五彩缤纷、充满生机的情景使她目不暇接。

“啊，多可爱的小家伙！”她叫了起来。

她赞美的是一个长着金色卷发的小男孩，他那蓝蓝的眼睛惊奇而又高兴地瞧着她。

接着，她走近瞧一个又一个的孩子。这些打着各种花结的玩偶般的孩子使她心花怒放，她的话多了起来，而且很带感情。

她慢步走着，讲述她对这些孩子、保姆及母亲的评论。她见到胖孩子就高兴地叫起来，见到面色苍白的孩子就表示怜悯。

他听着，对她比对小家伙们更感兴趣，当然他没有忘记绘画，时时低声说：“这太美了。”他想应该把公园的一角，把保姆、母亲和孩子画下来，那将是一幅美妙的画。他怎么从未想到这一点呢？

“你喜欢这些小淘气？”

“太喜欢了。”

从她瞧着孩子的眼神上，他感到她很想抱他们，亲吻他们，摆弄他们，这是未来母亲的感情需要。这个女人身上也暗藏着这种本能，他感到吃惊。

她现在乐于交谈，于是他便询问她有什么兴趣。她天真烂漫地承认希望取得成就，受到社交界赞扬，她希望能拥有骏马，因为龙西埃尔农庄的一部分工作是养马，她几乎像马贩子一样熟悉马。她不担心找未婚夫，就像不担心找房子一样，有那么多楼层要出租，总能找到房子的。

他们来到湖边，两只天鹅和六只鸭子慢悠悠地在水上漂着，像白瓷模型一样干净安详。他们从一位年轻女人面前走过，她坐在椅子上，膝头摆着一本打开的书，她的眼睛却直视前方，心灵在遐想中飞翔。

她像蜡像一样一动不动。她的容貌不美，气质平凡，衣着朴实，仿佛并不想取悦于人，她大概是位小学教师。书中的一句话或一个字使她入迷，以致她飞向了幻想。她大概在用自己的希望来补充书中讲述的故事。

贝尔丹惊奇地站住了。

“这样出神，真美。”他说。

他们从她面前走过去，又返回来，而她根本看不见他们，她的思想在向远方飞翔，她紧跟不舍。

画家对安奈特说：

“喂，小姑娘，你给我当一两次脸部模特儿行吗?”

“当然行!”

“你仔细看看这位小姐，她正在理想中漫游哩。”

“坐在椅子上的这位?”

“对。这样，你将来也坐在椅子上，膝头上也放一本打开的书，你要照她这样做。你睁着眼睛做过梦吗?

“当然做过。”

“梦见什么?”

他想让她说出遨游太空的梦境，可是她不愿意回答，将话岔开，瞧着鸭子追抢一位太太扔去的面包。她有点局促，仿佛他触动了她身上的某个敏感点。

为了换个话题，她讲起龙西埃尔的生活，讲起她的外祖母。她曾每天为外祖母长时间地高声朗读，外祖母现在一定很寂寞，很难过。

画家听着她讲，感到像小鸟一样快活，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快活。她说的一切，小姑娘简单生活中的琐碎、平凡、不值一提的小事都使他觉得有趣，有意思。

“我们坐坐吧。”他说。

他们在水边坐下。那两只天鹅游了过来，想讨点食物。

贝尔丹心头涌上许多往事，这些往事早已消失，早已被遗忘，可是此刻突然再现。它们很快地、大量地从四面八方涌来，他感到有只手在翻腾沉淀在他记忆深处的东西。

他思考为什么旧日的生活又萦绕在心头，他已经多次感觉和注意到这一点，但不如今天这么突出。突如其来的回忆一定有其原因，简单的物质原因，或是由于一种气味或是一种芳香。有多少次，女人芳香的裙衣在掠过他身边时，曾勾起他许多早已淡忘的往事！他常常在旧香水瓶底找到旧日生活的片断。街道的气味、田野的气味、房屋的气味、家具的气味、好闻和难闻的气味、夏季黄昏的灼热气味、冬季黄昏的冰冷气味，所有这些到处飘荡的气味，总是勾起遥远的往事，仿佛气味本身保存着逝去的事物，就像防腐香料保存木乃伊一样。

难道是湿草或栗树花唤醒了过去？不是。那么是什么？是因为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在他遇见的这些人中，也许有一个人与从前的某人相像。虽然他没有认出来，但这个形象敲响了他心中的钟，在召唤所有的回忆。

也许是声音？偶然听见的钢琴声、陌生的话语声、甚至广场上手摇风琴的陈旧的乐调，都曾使他一下子年轻二十岁，使他心中充满旧时的感情。

然而这种召唤一直在继续，一刻不停，无法捉摸，而且几乎令他气恼。在他四周，在他身边，有什么东西在如此强烈地煽动已逝的激情？

“有点凉了，”他说，“我们走吧。”

他们站起来又往前走。

他瞧着坐在长椅上的穷人，对他们来说，坐单人椅是太贵了。

安奈特现在也在观察他们，打听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职业；他们看上去那么穷，却在这个漂亮的公园里偷闲，她认为很奇怪。

奥利维埃比刚才更回忆起过去的岁月，仿佛有只苍蝇在耳边嗡嗡叫，使耳中充满了已逝岁月模糊的隆隆声。

年轻姑娘见他在沉思，问道：

“您怎么了？好像很忧愁。”

他内心猛地一颤。谁在说话？是她还是她母亲？是她母亲，但不是用现在的声音，而是用从前的声音；她的声音变了许多，他刚刚觉察到。

他笑着回答说：

“我没什么。你使我很开心。你真好。你使我想起你妈妈。”

这句从前十分熟悉的话从一张新嘴里说出来，形成一个奇怪的回声，他为什么直到现在才觉察到呢？

“你再讲讲。”他说。

“讲什么？”

“讲讲你的老师教了你些什么？你喜欢老师吗？”

她又聊了起来。

他听着，心情愈来愈纷乱，这位姑娘与他的爱情几乎毫无关联，而他却窥伺她，期待从她嘴中吐出某个字眼，某种音调，某种笑声，重现她母亲年轻时的声音。有时，某种声调令他惊讶。当然，她们两人的声音不完全相似，所以他没有立刻觉察到它们之间的联系，没有将它们混淆，然而，这种差异使母亲声音的突然显现更令人激动。在这以前，他曾友好和好奇地注意到她们两人相貌相似，而现在，这个死而复活的声音神秘地将她们俩人混淆起来，以致当他转头不看姑娘时，以为是伯爵夫人在对他说话，就像十二年前一样。

这种回忆使他神思恍惚，他朝她转过身去，眼中看到的竟然还是在他们爱情初期时伯爵夫人纤弱的眼神。

他们在公园里走了三圈，总是从同样的人、同样的保姆、同样的孩子身边走过。

安奈特开始注意公园四周的公馆，打听住在那里的人姓什名谁。

她想知道这些人的详细情况，怀着极大的好奇心问东问西，仿佛想全部装入她那女人的记忆中。她满脸喜色、兴致勃勃，一边听，一边观看。

他们来到位于两个朝街大门之间的小楼前，贝尔丹发现马上就要敲四点钟了。

"啊，该回家了。"他说。

于是他们慢慢回到马尔泽尔布大街。

画家与年轻姑娘分手以后，便朝协和广场走去，想去塞纳河对岸拜访朋友。

他哼着歌，真想跑起来，想从长椅上跳过去，他感到身体灵活轻盈。巴黎显得阳光灿烂，比任何时候都美。"显然，"他想道，"春天使所有的人都恢复了朝气。"

他处于这样一种心境中：活跃的智力能更愉快地理解一切；眼睛更明亮，看得更清楚，接受力更强；观察和感受带来更大的欢乐；他感到有一只全能的手将世上的一切颜色装点得更加鲜艳，赋予一切生物的运动以更多的生气，而且给他身上停摆的钟重上发条，使他的感受更强烈。

他瞧着上千种有趣的东西，心里想："我有时居然找不到东西可画！"

他此刻的思想毫无束缚，明察秋毫，以致他觉得自己的全部艺术作品平庸无奇，他想以新的方式，更真实更独特的方式，

来表达生活。突然他想回家作画，便回到家中，将自己关在画室里。

可是，当他单独面对那幅刚开始的画时，使他热血沸腾的狂热情绪立即消失。他感到疲乏，在长沙发上坐下，陷入幻想。

他生活在一种自得其乐的冷漠中，他对一切需要漠然置之，所以心满意足，无忧无虑，然而这种冷漠正逐渐从他心中消逝，他仿佛缺乏点什么。他觉得房子太空，大画室太静。他朝四下看看，似乎看见了一个女人的影子，如果她在这里他会感到幸福。他已经很久没有那种等待情妇回来的迫切心情了，可是此刻他却突然感到她很遥远，他像年轻人那样迫不及待地希望她来到自己身边。

他动情地想起往时他们多么相爱，她常常来到他宽敞的寓所，在这里留下无数回忆，留下音容笑貌、亲吻爱抚。他想起了某天、某时、某刻，觉得旧日的爱抚仍在自己身边。

他坐不住了，起身在室内走来走去。他想，尽管他的生活因这个爱情而十分充实，但他仍然孤身一人，永远孤身一人。在长时间的工作以后，他突然惊醒，回到现实中来，他看看四周，能摸到的只是四堵墙，能听他说话的也只是四堵墙。他家里没有女人，与他所爱的女人相见又只能像小偷一样小心谨慎，因此他只好去公共场所消磨闲散的时间，在那里找到或者买到某些消磨时间的办法。他常去俱乐部和马戏场，定期去赛马场，常去歌剧院，反正哪里都去，只要不呆在家里。如果他和她生活在一起的话，他会高高兴兴地呆在家里的。

从前，他曾经惶恐不安，由于无法将她占为已有，无法使她留在身边而十分痛苦，后来，他的热情稍稍减退，他顺从地接受了现实：他们不能生活在一起，她保持她的自由。可是现在他又感到悔恨，仿佛再次热恋她。

爱情的这次回潮来得突然，而且几乎毫无道理，也许是因为外面阳光明媚，也许是因为他刚才听见了她那变年轻了的声音。一点小事就能使男人——日益衰老的男人——感触至深，因为对他来说，回忆就是悔恨！

和往日一样，他需要与她见面，这种需要令他的思想和肉体高烧发烫。他像年轻恋人一样思念她，在心中赞美她，越来越激奋，欲望越来越强烈。他们上午曾见过面，但他仍然决定晚上再去她家喝杯茶。

时间过得很慢，终于他出门去马尔泽尔布大街了。如果见不到她他又得独自消磨这个晚上，他很害怕，其实这种孤独的晚上，他有过许多次。

他问道："伯爵夫人在家吗？"仆人回答说："在家，先生。"于是他便欣喜若狂。

在小客厅里，母女两人正在粉红色灯罩下工作，这是两盏英国式金属灯，架在细而高的灯柱上。他在小客厅门口兴高采烈地说："我又来了。"

伯爵夫人惊呼起来：

"怎么，是您！今天是什么好风！"

"是我。我觉得很寂寞，就来了。"

"好呀！"

"有什么人要来吗？"

"没有……也许……这很难说。"

他坐了下来，用不屑一顾的神气瞧着她们用长长的木针迅速勾织灰色的粗毛活。

他问道：

"这是什么？"

"毯子。"

“给穷人的?”

“是的，当然。”

“很难看。”

“但是很暖和。”

“可能暖和，但是很难看，特别是在这一套令人赏心悦目的路易十五式住宅里。就算不为了您的穷人，也应该为朋友们着想，做些更漂亮的赈济品吧。”

“天啊，这些男人!”她耸耸肩说，“可是现在到处都在织这种毛毯。”

“这我知道，我再清楚不过了。我晚上去作客，总看见在最漂亮的衣服上，在最精致的家具上，搭着这些丑陋难看的灰色的破玩意儿。今年春天的慈善事业可缺乏审美观。”

伯爵夫人将手中的毛活摊开在身旁那张空着的丝垫椅子上，好看看贝尔丹的话有没有道理。接着，她无动于衷地表示同意：

“对，的确难看。”

说完她又织起来。这两个相距很近的脑袋，在两盏相近的灯光下低俯着，头发上有一道红色的反光，这道光扩散到她们的面部肌肉，裙衣和一刻不停的双手。她们像那些习惯于手工活的女人一样，轻松地一直盯着毛活，眼睛一刻不离，但心里想着别的事。

在房间的四角，有四个老式的金色木制灯柱，上面是四盏中国瓷灯，柔和的、有规律的灯光透过透明的轻纱灯罩照着室内的帷幔。

贝尔丹在一张很低的椅子、一张矮人椅上坐下，那椅子也刚能容下他，他总喜欢坐在这椅子上与伯爵夫人谈天，因为他几乎坐在她的膝前。

她说：

"您刚才和奈奈去公园转了很久？"

"是的，我们像老朋友一样聊天。我很喜欢您女儿。她真像您。她说某些话的时候，我真以为是您的声音留在她嘴里了。"

"我丈夫也常常这样说。"

他瞧着她们在灯光下工作。他想到常常使他痛苦、今日白天还使他痛苦的事——他的寓所多么冷清，死气沉沉，而且，不管是什么天气，不管壁炉和暖气烧得多么热，寓所总是冷冰冰的。他突然感到难过，仿佛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孤独。

啊！他多想成为这个女人的丈夫，而不是她的情人！从前他曾想劫持她，将她从这个男人身边夺走，完全夺走。今天他却嫉妒这位被欺骗的丈夫，因为丈夫永远在妻子身边，与她共度日常生活，又能时时与她亲热。贝尔丹瞧着她，往事又涌上心头，他想对她倾诉。确实，他仍然很爱她，甚至今天比长期以来更热烈一点，不，热烈得多。他想向她表达这种返老还童的感情，她会很高兴的。他希望她赶紧打发姑娘去睡觉。

他一心想着和她单独谈话，他将靠近她的双膝，将头靠在她膝上，抓住她的双手，于是穷人的毛毯、木针、和线圈会从她手中跌落，线团会拖着长线一直滚到椅子下面。他看看钟，不再多说话，心想让小女孩与大人共度黄昏，这个习惯真是毫无道理。

脚步声打破了隔壁客厅的宁静，仆人探进头来通报：

"德·米扎迪厄先生。"

奥利维埃·贝尔丹强忍怒火。当他与这位美术督察官握手时，他真想抓住他的两肩，把他扔出去。

米扎迪厄带来许多新闻：内阁即将垮台，德·罗克迪阿内侯爵出了丑闻。他看了少女一眼，说："我等一会儿再讲吧。"

伯爵夫人抬头看钟，快十点钟了。

“该去睡觉了，孩子。”她对女儿说。

安奈特一言不发，叠好毛活，卷好毛线，亲吻母亲的双颊，向两位男人伸出手，然后走了出去，步履轻盈，仿佛是滑出去的，连空气都没有振动。

等她走了以后，伯爵夫人问道：

“说吧，什么丑闻？”

据说德·罗克迪阿内侯爵和妻子以协商方式分手后，妻子付给他一笔年金，可侯爵认为年金太少，便想出一种保险而又奇怪的办法以弄到双份年金。他派人对侯爵夫人钉梢，并当场抓住罪证，她只得再付一笔钱以撤销警长的起诉。

伯爵夫人听着，眼神很好奇，两手一动不动，膝上放着未织完的毛活。

自从少女走后，贝尔丹就对米扎迪厄十分恼火，此刻更火冒三丈。他仿佛是知情人，但又不愿意谈这件恶意中伤的谣传，便气愤地说这是卑鄙的谎言，无耻的谣言，上流社会的人绝对不该听，也不该传。他气汹汹地倚着壁炉站着，万分激动，仿佛这件事与他休戚相关。

罗克迪阿内是他的朋友，如果说，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指责他举止轻率的话，指控他或怀疑他有什么不轨的行为却是不应该的。米扎迪厄很吃惊，也很尴尬，他为自己辩解，退缩，表示道歉。

“请听我说，”他说道，“这些事我是刚才在德·莫尔特曼公爵夫人家听说的。”

贝尔丹问道：

“谁告诉您的？大概是一个女人吧？”

“不，不，是德·法朗达尔侯爵。”

画家厌烦地说：

“这倒不奇怪！”

沉默。伯爵夫人又继续织毛活。奥利维埃用平静的声音说：

“我肯定这是谎言。”

其实他什么都不知道，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件事。

米扎迪厄感到形势不妙，准备告辞，说要去拜访科尔贝尔家，这时德·吉雅罗瓦伯爵走了进来，他刚从外面吃饭回来。

贝尔丹沮丧地又坐了下来，他现在是无法摆脱这位丈夫了。

“今晚到处在传说一件大丑闻，你们知道吗？”伯爵问道。

没有人回答。他继续说：

“据说罗克迪阿内现场抓住妻子犯罪，敲了她一大笔钱。”

于是贝尔丹露出歉然的神气，声音和举止中也带有几分抑郁。他将一只手放在吉雅罗瓦的膝上，用温和友好的语气重复刚才对米扎迪厄说的那一番盛气凌人的话。

伯爵半信半疑，后悔轻率地讲了这件不可信的、有损名誉的事，并且表白自己清白无辜、毫不知情。的确，这些无中生有、恶意中伤的事传得太多了！

突然，大家都一致同意：上流社会里的指控、怀疑、诽谤未免太轻率了。这四个人在五分钟里，似乎达到某些共识：所有的窃窃私语都是谣言，女人并不像传闻中那样有外遇，男人并不像传闻中那样卑鄙，实情并不像表面现象那样丑恶。

自从吉雅罗瓦进来，贝尔丹就不再怨恨米扎迪厄了，甚至恭维他，引导他谈他喜欢的话题，让他滔滔不绝。伯爵似乎很满意，他给所到之处带来平静与真诚。

两个仆人走了进来，脚步声在地毯上很轻。他们送来一个茶桌，上面有一个闪着光泽的漂亮器皿，水在里面沸腾，器皿下面是一盏发出蓝色火焰的酒精灯。

伯爵夫人站起身来，用俄国人的方式精心调制这种热饮料，然后递一杯给米扎迪厄，又递一杯给贝尔丹，并且端起盘子走过来，盘中装着鹅肝三明治和奥地利及英国小点心。

伯爵走近活动茶桌，那上面摆着果汁、烈酒和玻璃杯，他调了一杯甜烈酒，然后不声不响地溜进了隔壁房间，销声匿迹。

贝尔丹再次与米扎迪厄单独遭遇，他真想立刻把这个讨厌的人撵出去，可是米扎迪厄谈兴正浓，夸夸其谈地讲述种种趣闻，模仿种种俏皮话，甚至自己也在发明俏皮话。画家不停地看钟，长针已接近午夜了。伯爵夫人觉察到他的眼色，明白他想和她谈话。上流社会的女人不用说话，只需稍稍改变谈话的口气或客厅的气氛，便能使客人明白该留下还是该告辞；伯爵夫人具有同样灵巧的本领，她用姿势、面部和厌倦的眼神向四周散发冷气，仿佛她刚刚打开一扇窗。

米扎迪厄感到一股使他的思想冻僵的穿堂风，他不想弄明白缘由，只是起身告辞。

贝尔丹出于礼貌，也起身告辞。两人同时穿过两间客厅，伯爵夫人跟在后面，一直与画家说话。来到候见厅时，她留住画家，仍然在讲什么事，而米扎迪厄已经由仆人帮着穿上外套了。德·吉雅罗瓦夫人和贝尔丹讲个没完，艺术督察员站在由另一个仆人扶着的大开的门口，已经等了好几秒钟，他不愿老对着仆人站着，决定先走。

他走后，大门轻轻关上，伯爵夫人轻松自如地对画家说：

“您为什么这么快就走呢？还不到午夜呢。再呆一会儿吧。”

他们又回到小客厅。

他们刚一坐下，他便说：

“天啊！这家伙真让我恼火！”

“为什么？”

“他浪费了我们的时间。”

“啊，浪费不多。”

“也许是这样吧，不过我对他很恼火。”

“您嫉妒他？”

“讨厌一个人并不等于嫉妒。”

他又坐在矮椅上，紧靠着她，用手摆弄她的裙衣，对她讲这一天他心中有过多么热烈的恋情。

她听着，又惊又喜，将手轻轻放在他头上，轻轻抚摩他的白发，仿佛表示感谢。

“我多么想生活在您身边！”他说。

他再次想到隔壁房间里她那位丈夫，他大概已经躺下睡着了。他又说：

“只有婚姻才能使两个人结合在一起。”

她低声说：

“可怜的朋友！”

她怜悯他，也怜悯自己。

他将脸靠在伯爵夫人膝上，温柔地看着她，温柔中带着忧郁和痛苦，这股柔情已不像刚才他们中间隔着女儿、丈夫及米扎迪厄时那么强烈了。

她的手指仍在轻轻抚摩奥利维埃的头，她微笑着说：

“天呀！您的头发都白了！最后几根黑发也没有了！”

“唉！我知道。白得很快。”

她不愿使他难过，说道：

“啊，您很年轻时头发就花白了。您一直是花白头发。”

“对。”

她想完全消除她刚才勾起的懊恼，便俯下身去，两手捧住他的头，在他的前额印上缓慢的、温柔的、似乎永无止尽的长

长的亲吻。

接着他们四目相视，想在对方眼中看到爱情的反光。

“我真想在您身边呆一整天。”他说。

一种无法解释的、与她亲热的愿望在暗中折磨他。

刚才他以为，那些人一走，他便可以实现自上午以来就萦绕在心头的愿望，而现在他与她单独相处，前额感到她温暖的两手，脸颊感到她裙衣下温暖的身体，他却心慌意乱，求爱的愿望变得生疏和怯弱。

他现在想，如果走出这座房子，到树林里去，只有他们两人，周围没有别人，他心中的焦虑会得到缓解。

她回答说：

“您真是孩子！我们不是几乎每天都见面吗？”

他恳求她想想办法和他去巴黎附近什么地方吃饭，就像曾经有过的四五次那样。

这个异想天开的想法使她很吃惊，她觉得难以实现，因为女儿已经回来了。

不过，等她丈夫去龙斯时，她可以试试，当然必须在下星期六的画展以后。

“在这期间，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您？”他问道。

“明天晚上在科尔贝尔家。您要有空的话，星期四下午三点来这里。星期五我们都去公爵夫人家吃晚饭。”

“好，很好。”

他起身。

“再见。”

“再见，朋友。”

他仍然站着，迟疑不决，因为他来这里是要向她倾诉衷情的，而他几乎什么也没有说，他脑中仍然充满了没有说出的话

语，没有表白的模糊激情。

他抓住她的手，又说了一声："再见。"

"再见，朋友。"她说。

"我爱您。"

她向他微微一笑。女人的这种微笑能在刹那间向男人显示她的全部感情。

他的心在颤动，他第三次说：

"再见。"

然后他走了出去。

第 四 章

这一天，巴黎所有的车辆都络绎不绝地驶向工业宫，仿佛在朝觐圣地。从早上九点钟开始，车辆从各条大街、大道、桥梁涌向这个美术厅。在这里巴黎艺术界向巴黎社交界首次展示三千四百幅画。

大门前排起了长队，观众一进门，不去看雕刻，而是直接上楼去画廊。他们上楼时，抬头便看见挂在楼梯旁边墙上的首批画，这是些特殊作品，或者是巨幅画，或者是无法谢绝的画。在方形大厅里，人们摩肩接踵，一片嘈杂。画家们在展览现场一直呆到晚上，观众从他们的活动，从他们响亮的声音和威严的手势上可以认出他们。他们挥动手臂指着某些画，拽着朋友们的袖子将他们拉到这些作品前，十分内行地、动情地评论和惊呼一番。这些画家形形色色，有的人身材高大，披着长发，戴一顶灰色或黑色的呢帽，帽子的形状难以描述，总之是大大的、

圆圆的，像屋顶，帽沿成坡形，将画家的整个上半身罩在阴影里。另一些画家则是活跃的小个子，或是细瘦，或是矮胖，戴着围巾，穿着短上衣或拙劣画家所特有的奇装异服。

有一派是通俗画家，他们衣着华丽而高雅；另一派是学院派画家，他们衣冠端正，佩着红玫瑰花形徽章，徽章或硕大或细小，根据他们的审美观及风度而定；还有一派是市民画家，他们得意洋洋地由家人簇拥着。

在方厅四面大墙上展出的作品光彩夺目，立即使人眼花缭乱，画框闪闪发光，清漆使绚丽的彩色画面更为耀眼，在自上而下的强光照射下令人目眩。

共和国总统的肖像正对着门口，在另一面墙上是一位将军，他穿着金线装饰的上衣和红呢裤，头戴一顶饰有驼鸟羽毛的帽子。在这幅画旁边是柳树下赤身裸体的仙女以及一条几乎被巨浪吞没的、遇险的船。一位昔日的主教将蛮族国王革出教门，一条东方的街上堆满瘟疫病死人，但丁的灵魂漫游地府，这些画都以无法抗拒的强烈表现力吸引并攫住观众的视线。

在这间宽敞的大厅里，还有冲刺的骑兵、林中的狙击手、牧场上的牛群、两位在街头决斗的、上世纪的老爷、坐在界石上的女疯子、为垂死者施礼的神父，还有收割者、河流、夕阳、月光，总之画家们现在、过去，以及将来，直到世界末日所画的一切。

奥利维埃夹在一群著名同行中间，与他们交换看法，这些人或是法兰西研究院院士或是评审委员会委员。他忐忑不安，对自己参展的作品没有把握。尽管它受到热情称赞，但他感到那并不是成功之作。

德·莫尔特曼公爵夫人出现在入口处，他急忙迎了上去。

她问道：

"伯爵夫人还没有来?"

"我没有见到她。"

"德·米扎迪厄先生呢?"

"也没有见到。"

"他答应我十点钟在楼梯口上等我，好领我参观。"

"我能有幸替代他吗，公爵夫人?"

"不，不。您的朋友需要您。我们一会儿见，我想我们会一起吃午饭的。"

米扎迪厄跑了过来。刚才他在雕刻厅耽搁了几分钟，现在上气不接下气，表示抱歉，说道：

"从这边走，公爵夫人，从这边走，我们从右边开始。"

他们刚刚在人头攒动的大厅里消失，德·吉雅罗瓦伯爵夫人便挽着女儿的手臂走了进来，目光在四处搜索奥利维埃·贝尔丹。

他看见她们，迎了上去，向她们问好：

"天啊，瞧她们多漂亮！真的，奈奈现在越来越漂亮了。一个星期，全变了。"

他仔细观察她，又说：

"线条更柔和，更和谐，脸色更清亮。她不再是小姑娘，而是巴黎女人了。"

可是他突然想到今天的大事：

"我们从右边开始吧。我们能赶上公爵夫人。"

伯爵夫人对绘画方面的事情了如指掌，而且像参展者一样对画展效果十分关心，问道：

"人们怎么说?"

"画展很不错。博纳的那幅画堪称杰作，卡罗吕·迪朗的两幅画十分精湛，皮维德·夏瓦内的一幅画令人赞美，罗尔的一

幅画奇妙而新颖，热尔韦克斯的画也很精美，还有许多其他画家，像贝罗、卡赞、迪埃兹，总之，有许多好作品。”

“那您呢？”她问道。

“我也受到赞赏，但我并不满意。”

“您从来是不满意的。”

“不，有时满意。不过今天我不满意大概是对的。”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们去看看吧。”

他们来到他的作品前，画中有两位乡村姑娘在小溪中沐浴。这时有一群观众正在那里驻足欣赏。伯爵夫人十分高兴，低声说：

“太美了，简直是无与伦比的杰作。这是您最好的作品了。”

他紧靠着她，怀着爱情，怀着感激，因为每一个字都在缓解他的痛苦，包扎他的创伤。他脑中迅速闪过某种令他信服的推理：她的话是对的，她那聪明的巴黎女人的眼光不会看错。他不愿担心害怕，他忘记十二年以来他一直责怪她过份欣赏矫揉造作、优美细腻、感情色彩、以及时尚的一切变形，而从不欣赏艺术，从不欣赏摆脱了上流社会的思想、倾向及偏见的纯粹艺术。

他领她们往前走：“接着往下看吧。”他们一个厅一个厅地参观了很久，他向她们介绍某些画，解释主题。他在她们中间很快活，因为有她们在身边而快活。

伯爵夫人突然问道：

“几点钟了？”

“十二点半。”

“啊！快去吃午饭吧。公爵夫人一定在勒杜瓦燕餐馆等我们。

她说过，要是在展厅里碰不见她的话，由我领你们去餐馆找她。”

餐馆坐落在树丛灌木之中，像一个拥挤喧闹的蜂窝。呼喝声和杯盘碰撞声像蜜蜂在嗡嗡飞，声音在四周飞舞，又从所有大开的门窗传出去。在排得很紧的餐桌上有人正在用饭。餐桌排成长长几行，中间是窄窄的通道，侍者举着一托盘一托盘的鱼肉或水果在通道上来回奔跑，紧张地忙于应付。

这么多男男女女聚集在圆廊下，简直像一幅活动彩画。他们笑着、呼喊着、吃着、喝着，酒使他们心情愉快，难得在巴黎露面的阳光使他们心花怒放。

一位侍者将伯爵夫人、安奈特和贝尔丹领到上等包间里，公爵夫人正在那里等他们。

刚一进门、画家就看见公爵夫人身旁的法朗达尔侯爵。侯爵满脸笑容，殷勤地伸手去接伯爵夫人和女儿的阳伞和大衣。画家心中不快，突然想说一些粗鲁的、带刺激性的话。

公爵夫人解释怎样与外甥相遇，米扎迪厄又如何被艺术部长拉走。这位自炫美貌的侯爵将娶安奈特，他来这里正是为了她，他已经把她当作未婚妻了，贝尔丹想到这里便愤愤然，十分反感，仿佛他的权利，某些神秘而神圣的权利被人忽视，遭人践踏。

大家就坐以后，坐在年轻姑娘旁边的侯爵对她百般殷勤，就像内定的未婚夫那样。

侯爵的眼神很好奇，画家觉得他在放肆地端详姑娘。侯爵带着几乎温柔和满意的微笑，不拘小节地、大模大样地向姑娘讨好。他的言语举止中已经露出某种决心，即他不久将占有她。

公爵夫人和伯爵夫人似乎保护和赞成他的追求，而且相互会意地看看。

午饭以后，他们立刻回到展览会。展厅里人头攒动，很难

挤进去。人的热气，裙衣和礼服在身上穿久了而散发出的不新鲜的气味使室内的空气滞重、令人恶心。人们注视的不再是画，而是面孔和服装，而是熟人。有时，拥挤的人群暂时闪开一条路，因为漆匠们背着高高的人字梯从那里过，一面喊道："请当心，先生们！请当心，女士们！"

五分钟以后，只剩下伯爵夫人与奥利维埃，别人都挤散了。奥利维埃想去找他们，但伯爵夫人靠在他身上，说：

"这样不是很好吗？别管他们了，不是说好，如果挤散的话，四点钟在小卖部见面吗？"

"不错。"他说。

但是他摆脱不了这个念头：侯爵正陪着安奈特，在她身边自鸣得意地调情求爱。

伯爵夫人低声问道：

"您仍然爱我吗？"

他若有所思地回答说：

"是的，当然。"

他仍然在人头之上寻找德·法朗达尔先生的那顶灰礼帽。

她觉察到他心不在焉，想吸引他注意，说道：

"您知道我多么喜欢您今年的那幅画。那是杰作。"

他微微一笑，将那两位年轻人抛到脑后，又想起早上担心的事来。

"真的？您真觉得好？"

"是的，我觉得比别的画都好。"

"它可费了我不少力气。"

她用爱抚的话语再次引他上钩，长久以来她很清楚，温柔和持续的恭维对艺术家具有最大的威力。她的恭维吸引他，使他振奋，使他高兴，于是他聊了起来。在这一大群流动的嘈杂

人群中，他眼中只有她，耳边只有她的声音。

为了感谢她，他俯在她耳边说：

“我真想现在亲吻您。”

她感到一阵热烈的激情，便用明亮的眼睛看着他，重复刚才的问题：

“您仍然爱我吗？”

他回答：

“是的，我爱您，亲爱的安妮。”

这正是她所希望的、而刚才并没有听到的语调。

“晚上常来看我吧。”她说，“现在我有女儿在身边，不能常常出去了。”

她觉察到爱情突然在他身上复苏，感到十分幸福。奥利维埃的头发完全白了，年龄又使他不像过去那样易于动情，因此她不担心他会爱上另一个女人，但是她极端害怕他会由于厌恶孤独而结婚。这种恐惧早已产生，而且越来越强烈，于是她想出种种无法实现的办法，想让他尽可能地呆在她身边，免得他在那又冷又静又空的寓所里打发漫长的黄昏。她无法时时吸引他，挽留他，便劝他出去散散心、看看戏、参加社交活动，宁可他在女人堆里也不愿他在家中独守凄凉。

她回答自己内心的想法，说道：

“啊！要是我能让您永远留在我身边，我会多么宠您！答应我常常来看我，我现在很少出门。”

“我答应。”

她耳边响起一个声音：

“妈妈。”

伯爵夫人吓了一跳，转过身去。安奈特、公爵夫人和侯爵刚来到他们身边。

"四点钟了，"公爵夫人说，"我很累，我想走了。"

伯爵夫人接着说：

"我也走，我也累了。"

他们来到内楼梯前，楼上是素描和水彩画的展室，楼下是巨大的玻璃暖房，里面展出雕刻作品。

从楼梯的这个平台上，可以将巨大的玻璃房一览无遗。玻璃房里有许多雕像竖立在通道旁，它们围绕着绿色灌木丛，高耸在淹没小径的黑色人流之上。石雕像从一大片深色的帽子和肩头上挺拔而出，使这片深色破成碎片，而石雕像更显得洁白光辉。

贝尔丹送女士们到门口，德·吉雅罗瓦夫人低声问道：

"您今晚来吗？"

"来。"

他又回到展览厅，与艺术家们交换当天的观感。

在小卖部前，一堆一堆的画家和雕刻家围着雕像站着，争论不休，和往年一样，忙于对同样的思想进行攻击或捍卫，对于相似的作品作同样的论战。奥利维埃一向言词锋利，又因被公认为才华横溢的理论家而十分得意，所以，一般来说，他积极参加论战，而且慷慨激昂。但是这一次，他对自己怎么说和别人怎么说都不感兴趣，他想走开，不想再听，无心去弄明白，他早知道人们会怎样谈论这些古老的艺术问题，他对这些问题早已了若指掌了。

他平时喜欢这些争论，而且，几乎感到乐陶陶，可是今天他心中有一种淡淡的、但挥之不去的小事，这种小小的烦恼似乎并不触动我们，但不管我们说什么，做什么，它都在那里，像一根插进肉中的无形刺一样插到思想中。

他甚至把沐浴姑娘那张画也抛在脑后了，一心只想着侯爵

在安奈特面前那幅令人作呕的模样。这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有什么权利呢？他为什么不喜欢这门事先决定的、门当户对的美满婚事呢？然而，任何推理都抹不去他的印象，当他看见法朗达尔一面温柔地看着姑娘的脸一面以未婚夫的姿态说话和微笑时，他感到不安和不快。

晚上他去伯爵夫人家，进客厅时看见她和女儿已在灯下为穷人织毛毯，他好不容易才没有说侯爵的坏话，没有嘲笑他，没有向安奈特揭露侯爵是一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物。

长期以来，他在晚饭后来访时，往往像不拘礼节的老朋友一样懒洋洋地沉默寡言，姿势也很随便。他坐在安乐椅上，交叉着腿，头向后仰，一面遐想一面说话，使身心在这安静和亲密的气氛中得到休息。可是今天，他突然激动起来，就像想取悦于人的男人一样：他们对要说的话斟酌再三，而且在某些女人面前用更罕见、更锋芒毕露的字词来装点打扮自己的思想。贝尔丹不再是有一句无一句地搭话，他在认真地谈话，谈得生动，有声有色，因此，当伯爵夫人母女俩爽朗地笑起来时，当她们听得入迷时，当她们惊奇地抬头看他时，当她们停下手中的毛活听他讲时，他微微感到高兴，得到一种成功感：他的努力得到了报偿。

现在，每当只有她们两人在家时，他就上门拜访，而且从来没有度过如此愉快的晚上。

贝尔丹的频繁来访减轻了德·吉雅罗瓦夫人的恐惧，她千方百计地吸引他，挽留他。她不去赴宴，不参加舞会，不去看戏，为的是在下午三点钟出门时能够高高兴兴地向他发一封短短的蓝色电报，上面写着："一会儿见。"最初，她想早点满足他的希望，与他单独相处，因此，一敲十点钟，她便打发女儿去睡觉。后来，他对这种做法表示惊奇，并且笑着说不要把安

奈特当作不听话的小孩子，于是，她让女儿多呆一刻钟，接着多呆半小时，接着多呆一小时。年轻姑娘走开以后，贝尔丹也呆不久，仿佛使他留在客厅里的魅力有一半已经随年轻姑娘而消失了。他将喜爱的矮椅子挪到伯爵夫人脚前，紧靠着她坐下，有时撒娇地将面颊靠在她膝上。她将一只手伸向他，他紧握在自己手中，他的热情骤然消失，他不再说话，似乎在温柔的沉默中休息，以补偿刚才的努力。

伯爵夫人凭着女人的嗅觉，逐渐看出安奈特和自己一样，也对贝尔丹具有吸引力。她毫不生气，而是高兴他在她们身上找到了家庭的感觉，因为是她剥夺了他的家庭。她现在将他禁闭在她和女儿之间，她扮作母亲，使他自认为女孩的父亲，以一种新的家庭柔情来吸引他。

她始终喜欢穿戴打扮，如今更是有增无减，因为她不安地感到，年龄像此刻尚难以觉察的小虫一样从四面向她袭击。为了像安奈特一样苗条，她不再喝酒，也的确瘦了下来，恢复了少女的身材，以致她们两人的背影几乎一模一样，但是她那消瘦的面孔却受到影响，松驰的皮肤露出皱纹，而且发黄；相比之下，女儿的清新艳丽更为耀眼。于是伯爵夫人采用女演员的美容法。虽然她那白白的面孔在日光下显得虚假，但在灯光下却获得一种人工的、可爱的鲜亮色彩，这种亮色使任何涂脂抹粉的女人面孔看上去都美妙无比。

伯爵夫人面对衰老采取了这种美容术，也改变了以往的习惯。她尽量避免在阳光下露面，只是在灯下露面，因灯光对她有利。当她感到疲乏、苍白、比平时更显苍老时，她便借口头痛而不去舞会或剧场；而当她自觉美丽时，便洋洋得意，以年轻母亲的谦虚态度认真地扮演大姐姐的角色。为了和女儿穿得大致一样，她让女儿穿上稍稍老气的、少妇的衣服。安奈特的

性格越来越活泼开朗，穿上这些衣服更显得生龙活虎，煞是可爱。她乐于配合母亲的美容术，本能地与她作些小小的表演，在适当的时候亲吻她，温柔地搂着她的腰，用动作、亲抚及某些巧妙的办法来表示她们俩人如何美丽又多么相似。

奥利维埃·贝尔丹经常同时看见她们俩人，并且不断地进行比较，有时也几乎分不清谁是谁了。当他眼睛看着别处听年轻姑娘说话时，他有时不得不问："说话的是她们之中的哪一位?"当他们三人坐在挂满帷幔的路易十五式客厅里，他有时甚至喜欢玩这种猜测游戏。他闭上眼睛，请她们一先一后向他提同样的问题，然后又变更先后顺序，再提同样的问题，他试着分辨她们的声音。她们十分巧妙地用同样的音调、同样的语气说同样的话，他无法辨别。的确，她们的话语达到十分相似的程度，以致仆人们对年轻姑娘说："是的，夫人。"对母亲说："是的，小姐。"

她们为了开心而相互模仿，久而久之，她们的举止步履十分相似，就连德·吉雅罗瓦也经常张冠李戴。当他看见她们中的一位在客厅的暗处时，他就问："是你吗，安奈特?还是你妈妈?"

这种相似是自然的，也是故意的；是真实的，也是经过加工的，画家的思想和心灵上因而产生了一个古怪的印象，仿佛面前是一个具有双重品格的人：既是旧的又是新的，既很熟悉又几乎陌生；仿佛面前是同一个女人的两个身体，它们是用同样的肌肉构成，只不过一前一后，后者是前者的延续，是前者的返老还童。他生活在她们身边，界于她们之间，惶惑不安，对母亲怀着复苏的热情，对女儿抱着朦胧的柔情。

第二卷

第一章

我的朋友，我母亲刚在龙西埃尔去世。我们今晚半夜动身。您不要来，我们谁也没有通知。请同情我，想念我。

您的安妮

7月20日晚11时于巴黎

可怜的朋友，我一向把您的意愿当作命令，否则，我早已不顾您的反对来龙西埃尔了。自昨天以来，我便一直想念您，十分痛苦。我想到昨夜您与女儿和丈夫相对无言地坐在昏暗的火车中去奔丧的情景。我看见你们三人坐在油灯下，您在哭泣，安奈特在抽噎。我看见你们下火车，然后乘马车完成那段可怕的路程，你们在仆人们的等待中走进别墅，您奔向楼梯，奔向那间卧室，奔向她躺着的那张床，您瞧她的第一眼，您亲吻她那瘦削的、凝止不动的脸。我想到您的心，您可怜的心，它有一半属于我，而它已破碎，它万分痛苦，它使您窒息，此刻也使我难受。

我怀关着深深的同情亲吻您噙满眼泪的双眼。

奥利维埃

7月21日中午12时

我的朋友，在这可怕的不幸时刻，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宽慰我的话，那就是您的信了。我们昨天埋葬了她，自从她那可怜的、冰冷的身体从这所房子里抬走以后，我觉得自己在世上孑然一身。凡人都爱母亲，虽然几乎并不觉察到，并不感觉到，只有到最后死别时才意识到这种爱有多么深的根。其他任何感情都无法与这种爱相比，因为其他的爱在于机缘，而这种爱是与生俱来的。其他的爱是后天的，由生活的偶然性造成的，而这种爱自我们哇哇坠地起就存在于我们的血液中。更何况，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母亲，我们的整个童年也随她而消失了一半，因为我们幼年的生活既属于我们又属于她。只有她像我们一样了解我们的童年，她知道许多久远的、琐碎的、珍贵的事，这些事曾在我们心中引起最初的甜蜜感情。只有对她我才能这样说："你记得吗，母亲，那一天……你记得吗，母亲，奶奶给了我一个瓷娃娃？"于是我们俩人嘀咕半天，那是一长串甜蜜的回忆，都是些微不足道的调皮事，如今除了我以外，世上再没有谁知道这些事了。所以我的一部分，最老的、最美好的那部分已经死去。我失去了那颗可怜的心，我童年的形像曾在她心中栩栩如生。如今，谁也不认识童年的我了，谁也不记得小安妮，谁也不记得她的短裙、笑声和表情了。

有一天，也许是不太遥远的一天，我也要离去，将亲爱的安奈特孤苦伶仃地留在人间，就像妈妈今天抛下我一

样。这一切是多么悲惨、无情、残酷！不过，人们从来不想这些事。人们不理会死神是如何不停地夺去亲近的人，将来也会夺去我们自己。如果人们看一看，想一想，如果人们不被眼前的事分心解忧、蒙住双眼的话，那么人们就没法活下去，因为这种永无止尽的屠杀会叫他们发疯。

我现在精疲力竭，万念俱灰，没有力气做任何事。白天黑夜我都在想可怜的妈妈，她被钉在棺材里埋进土中，在野地里任风雨吹打。我曾那么快活地亲吻她衰老的面孔，如今它已化为一堆腐朽。啊，多么可怕，我的朋友，多么可怕！

我父亲去世时，我刚刚结婚，当时并不像今天有这么多感触。啊，请您同情我，想念我，给我写信，我现在多么需要您。

安妮

7月24日于龙西埃尔

我可怜的朋友，您的悲伤使我万分难过。我也并不把生活看得美好无瑕。自从您走后，我便六神无主，孤苦伶仃，失去了依托，失去了庇护。一切都使我疲乏、厌烦、恼火，我时刻想着您和我们的安奈特。我多么需要你们在我身边，却感到你们那么遥远。

我感到你们那么遥远，我那么想念你们。此刻您是我的一切，而即使在我年轻时，也不曾如此。一段时间以来我便预感到这次危机，就像在圣马丹节的热天里中暑一样不可思议。我现在的感觉很奇怪，我要讲给您听。您知道，自您走后，我便不再散步了，以前，就在前几个月，我还很喜欢独自去街上蹓跶，看看人和东西，既饱眼福又可一

享信步而游的乐趣。我漫无目的地走，只是为了走路，为了呼吸，为了遐想。而现在我做不到。我一上街便感到焦虑，像失去引路狗的瞎子一样忐忑不安。我忧心忡忡，像一位在林中迷路的旅行者，不得不从原路返回。巴黎变得空荡荡的，令人憎恶和不安。我问自己："该去哪里?"我自己回答说："哪里也不去，只是散散步。"可是，不行，我不能毫无目的地散步。想到漫无目的，我便感到四肢无力，心中烦恼。于是我带着愁闷的心情去俱乐部。

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很清楚，这是因为您不在巴黎。如果我知道您在巴黎，那么我的散步就不会毫无意义，因为我走上第一条人行道就可能遇见您。我可以什么地方都去，因为什么地方都可能有您。如果看不见您，我至少可以去找安奈特，她是您的化身。你们俩人使我觉得满街都是希望，与你们相遇的希望：或者是你们从远处朝我走来，或者是我凭直觉跟在你们后面。于是巴黎变得可爱了，我走在繁忙的街上，与您装束相似的女人使我心情激荡，她们吸引我的视线，使我充满期待，我渴望见到您。

您会觉得我很自私，我可怜的朋友。您在悲痛地哭泣，而我却喋喋不休地向您讲我的孤独。请原谅我，您一向宠爱我，所以您不在我身边时我便高呼："救命。"我亲吻您的双脚，请求您的怜悯。

奥利维埃

7 月 25 日于巴黎

我的朋友，谢谢您的来信！我多么需要知道您爱我！我刚度过可怕的日子，我真以为痛苦也将夺去我的生命。痛苦占领了我，像一大团东西压在我胸前，而且还在不断膨

胀，使我窒息，透不过气来。我每天歇斯底里发作四五次，请来了医生，他给我打吗啡针，几乎使我发疯，酷暑使我的病情更加重，我过度兴奋，几乎胡言乱语。星期五的那场暴风雨使我稍稍平静下来。您知道，从下葬那天起，我就没有眼泪了，可是那暴风雨使我震惊，突然我的眼泪流了出来，缓慢的、稀少的、炽热的、小小的泪珠。啊！这头几滴眼泪使我多么难受，它们像利爪一样撕裂我，我的喉咙紧缩，连气都出不来。接着，泪珠更畅，更温和。它们像泉水一样夺眶而出，流出那么多，那么多，我的手绢全湿了，只得又换了一条，而那一大团东西似乎变软了，融化了，从眼中流了出来。

从那时起，我每天从早哭到晚，这才救了我的命。如果哭不出来，最后真会发疯，要不就会死去。我孤独一人。我丈夫在本地区巡视，我坚持要他把安奈特带去，好让她散散心，解解忧愁。他们坐车或骑马去到离龙西埃尔八法里至十法里的地方，回来时她脸色红润，充满朝气，尽管她仍然悲伤，但眼睛炯炯有神，乡间的空气和运动使她容光焕发。年轻是多么美好的事！我想我们还会在这里呆两星期或三星期。然后，虽然是八月份，我们将回巴黎，其中原因您想必知道。

我将剩下的全部感情寄给您。

安妮

7月30日于龙西埃尔

我坚持不住了，亲爱的朋友，您赶紧回来，我肯定要出点什么事。不知我是否病了，为什么我如此厌恶长期以来我出于乐趣或冷漠无奈而做的一切。首先，巴黎很热，每

天夜里都仿佛在土耳其蒸气浴里泡上八九个小时。这种热不可耐的睡眠使我疲累已极，我起床后，在白画布前来回走上一两个小时，想画点什么东西。可是我脑中、眼中、手中都空空如也。我不再是画家！我搜索枯肠，一无所得，真叫人气恼。于是我找来一些模特儿，让她们摆姿势，可是她们的姿势、动作、表情都是我画腻了的，我只好让她们穿上衣服，把她们打发走。真的，我看不见任何新颖的东西，像双目失明一样痛苦。这是怎么回事？是眼还是大脑疲劳，是艺术能力衰竭还是视觉神经萎缩？谁知道呢？我似乎再发现不了任何未开垦的角落了。我看到的都是人所共知的东西，我画的题材曾被所有的拙劣画家画过，我的幻想和观察都带有学究气。从前，就在不久以前，我还觉得新主题多得数不胜数，而且我拥有的表现手段极为丰富，得心应手，可是现在，我见到的那个题材世界突然变得荒芜，我的探求突然变得徒劳，毫无结果。行人在我眼里失去了意义，在他们身上我再找不到以前我那么乐于挖掘与表现的特点与风度。不过我大概还能给您女儿画一张美丽的肖像吧。是因为她太像您，以致我将你们混为一体了？也许是这样吧。

我试图画一些与我认识的模特儿不相似的男人和女人，接着，我决定去外面吃饭，因为我没有勇气独自坐在家里的饭厅里。马尔泽布尔大街像是一座死城中的林中路。所有的房屋都显得空荡荡的。在马路上，洒水管喷出白色的水柱，水柱溅到木砖地上，散发出湿柏油和清洗马厩的气味。在从蒙索公园到圣奥居斯丹这条长长的街上，从这头到那头只有五六个黑色人影，都是送货商或仆人等等无足轻重的过路人。

梧桐树的影子投在树下灼热的人行道上，形成奇怪的斑影，仿佛是洒出的水留下的印渍；在枝头的树叶纹丝不动，它们在沥青地上的影子也纹丝不动，表明这个被烤焦的城市多么疲乏，它像在阳光下坐在长椅上打盹的工人一样，满头大汗地沉沉睡去。是的，巴黎像个贱女人在出汗，从阴沟孔里，从地下室和厨房的气窗里，从街上污秽的阳沟里，她散发一种恶臭。于是我想起那些夏日清晨，你们的果园里到处是小小的野花，使空气像蜜一样甜。我走进一家饭馆，一进去就感到恶心。有些男人正无精打采地在那里吃饭，他们秃着头，挺着肚子，汗涔涔的额头闪着光。所有的食品都发热，甜瓜在冰块下融化，面包和里脊肉是软的，蔬菜是回过锅的，奶酪变了质，水果在橱窗里已经烤熟了。我感到恶心，从饭店出来，回到家中想睡一会儿，捱到晚上去俱乐部吃饭。

我在俱乐部总能遇见阿尔代芒、马尔当、罗克迪阿内、朗达以及其他许多人，他们像手摇风琴一样使我厌烦。他们各有一种或多种固定曲调，我听了十五年，每天晚上，他们都同时在俱乐部演奏，而俱乐部应该是散心的地方。我这一代人确实应该改一改。我的眼睛、耳朵和思想对他们都厌倦了。他们总是有艳遇，并且洋洋得意，相互庆贺。

从八点钟到午夜之间，我每分钟都要打呵欠，然后我回家睡觉，脱衣时想明天又得从头再来一遍。

是的，亲爱的朋友，在我这个年龄，单身汉的生活已无法忍受，因为对我来说，世界上再没有任何新奇了。单身汉应该年轻，充满好奇心与渴望。而当你不再具备这些条件时，过单身生活是危险的。天啊！从前，我多么爱自由，后来认识了您，爱您更甚于它！而如今自由是个沉重

的负担。对于像我这样的老单身汉来说，自由就是空虚，一片空虚，自由就是通向死亡之路，路上无遮无拦，一直望到尽头。我不停地问自己：我该做什么？我该去找谁以摆脱孤独？于是我去找一个又一个伙伴，一次又一次握手，乞求一点友谊。我得到一点碎屑，还凑不上一整块。您，是的，我有您，我的朋友，可是您不属于我。也许正是因为您我才焦燥不安，我渴望接触您，渴望您在我身边，渴望我们头上顶着同一个屋顶，渴望我们生活在同几堵墙内，渴望我们的心为同一利益而跳动；这是共同分享希望、忧愁、乐趣、愉快、悲伤以及物质生活的需要；正是这种渴望与需要使我忧心忡忡。您是属于我的，也就是说我时不时地偷取您的一小部分。可是我希望时时与您呼吸同样的空气，与您分享一切，希望我所使用的东西都属于我们俩人，我生活中的一切既属于我也属于您：我喝的玻璃杯，我坐的椅子，我吃的面包，我取暖的火。

再见了，快点回来吧。没有您我太痛苦了。

奥利维埃

8月4日于巴黎

我的朋友，我病了，疲惫不堪，您肯定认不出我了。我大概哭得太多。我得休息休息然后再回巴黎，因为我不愿意这样去见您。我丈夫后天回巴黎，他会给您带去我们的消息。他想带您去什么地方吃饭，让我请您七点钟在家里等他。

至于我，一旦我身体稍稍好一点，一旦我不再面如土色——连我自己看了都害怕——我就会立刻回到您身边。世界上我也只有安奈特和您，我希望将我所有的一切都献

给你们两个人，但不要厚此薄彼。

我献上终日哭泣的眼睛让您亲吻。

安妮

8月8日于龙西埃尔

当奥利维埃·贝尔丹接到这封通知延期归来的信时，他真想乘车去火车站，坐上火车去龙西埃尔，可是，德·吉雅罗瓦先生第二天就要回来，贝尔丹只好放弃这个想法，焦急地等待这位丈夫，好比在等待他妻子本人一样。

他从来没有像在这等待的二十四小时里那样爱吉雅罗瓦。

他一见吉雅罗瓦进来，便伸出双手奔上去，惊呼道：

"啊！亲爱的朋友，我多么高兴见到您！"

对方看来很满意，很高兴回到巴黎，因为，三个星期以来，在诺曼底的生活并不那么快活。

两人来到画室一角，在东方丝绸华盖下的双人沙发上坐下来，热情地再次握手。

"伯爵夫人呢，"贝尔丹问道，"她好吗？"

"啊，不太好。她受到很大打击，很大刺激，现在才逐渐恢复。我甚至有点为她担心。"

"那她为什么不回来？"

"我也不知道。我没法说服她回来。"

"她每天做什么？"

"唉，她每天哭，想念她母亲。这对她很不好。我真希望她肯换换空气，离开发生这件事的地方，您明白吗？"

"安奈特呢？"

"啊，她呀，盛开的花朵！"

奥利维埃高兴地笑了，又问道：

“她也很伤心?”

“是的，很伤心，很伤心，可是您知道，十八岁孩子不会伤心很久的。”

沉默片刻后，吉雅罗瓦接着说：

“我们去哪里吃饭，亲爱的?我可真需要活动活动，热闹热闹了。”

“可是，在这个季节，我们大概只能去大使咖啡馆了。”

于是他们挽着手臂朝香榭丽舍大街走去。巴黎人在重返巴黎以后，总觉得这座城市变年轻了，充满了新奇，吉雅罗瓦也一样，他激动地向画家打听许多小事，人们做了些什么呀，说了些什么呀，奥利维埃带着孤独者的厌倦情绪漫不经心地回答，接着他问到龙西埃尔，试图在吉雅罗瓦身上和他周围搜索某种几乎物质性的东西：因为当我们刚刚离开别人时，他们身上的某种微妙的挥发物附着在我们身上，并在我们身上保存几个小时，然后才在新的环境里蒸发掉。

夏日傍晚的阴沉的天空压在这座城市和香榭丽舍大街上，露天音乐会轻快的曲调开始在叶丛下跳跃。这两个男人坐在大使咖啡馆的楼座里，瞧着下面大厅里的长椅和单人椅都还空着，小舞台上有几位歌女，她们在灯光与日光交混的苍白光线下正炫示色彩鲜艳的服装和玫瑰色的皮肤。栗树之间飘过难以觉察的微风带来油炸食品、调味汁、灼热的低劣食品的气味。一位女士在找预定的座位，后面跟着一位穿黑礼服的先生，当她经过时，她的裙衣和身体散发一种新鲜醉人的芬香。

吉雅罗瓦容光焕发，低声说：

“啊！我喜欢这里，不喜欢那边。”

“可我，”贝尔丹说，“我宁可在那边，不愿在这里。”

“算了吧!”

“真的。今年夏天巴黎可糟透了。”

“啊！巴黎总是巴黎嘛，亲爱的。”

议员今天心情特别好，这是难得的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日子。他瞧着邻桌上有两位轻佻女人正和三位衣着笔挺的年轻男人一同吃饭，便狡诈地向奥利维埃打听他每天都听说的那些名妓的情况，然后用十分遗憾的口气低声说：

“您当单身汉真太走运了。您可以干许多事，见多识广。”

可是画家不以为然地惊呼起来，然后，像被一个念头困扰不休的人一样，向吉雅罗瓦倾诉自己的悲伤与孤独。他什么都讲，将自己那本忧郁经从头背到尾，而且，为了减轻心头的压力，甚至天真地说他多么盼望有一个女人永远在他身边，与他相爱相守，这时，伯爵也承认婚姻有好的一面，并且施展议员的口才来赞美他甜蜜的家庭生活，大大夸奖了伯爵夫人一番，奥利维埃严肃地频频点头表示赞同。

画家很高兴吉雅罗瓦谈到他妻子，但又对吉雅罗瓦出于责任而大加赞美的家庭幸福感到嫉妒，最后诚心诚意地说：

“是的，您可真有福气，真有福气。”

议员洋洋得意，承认有福气，又接着说：

“我真想她回来。真的，她现在让我担心！对了，您不是在巴黎很烦闷吗，你不如去一趟龙西埃尔把她接回来。她会听您的话，会的，您是她最好的朋友，而丈夫……您知道……”

奥利维埃兴高采烈地说：

“当然，那再好没有了。不过……我突然去不会惹她生气吗？”

“不会，决不会，去吧，亲爱的。”

“那我就同意了。明天我乘一点钟的火车。我是不是该拍一封电报？”

“不必了，这事由我管。我会通知她的，让他们派马车来火车站接您。”

他们吃完饭，便朝大马路走去。半小时后，伯爵突然说忘了一件紧急的事，与画家分手。

第二章

在龙西埃尔宽敞的餐厅里，穿着黑丧服的伯爵夫人和女儿刚面对面地坐下吃午饭。墙上排着一串旧像框，金漆开始剥落，这是吉雅罗瓦家族祖先的肖像。肖像画得很逼真，这一位穿着护胸甲，那一位穿着齐膝紧身外衣，这一位是法兰西警卫队军官的打扮，那一位是王朝复辟时期上校的装束。两个仆人轻轻走动，侍候这两位沉默不语的女士。餐桌正中上方悬着一盏水晶吊灯，苍蝇围着灯飞来飞去，形成一小团嗡嗡旋转的黑点。

“开窗吧，”伯爵夫人说，“这里有点凉。”

三扇宽宽的、从地板直到天花板的高窗，全都打开了。一阵温和空气一下子从这三个大洞里钻了进来，它夹杂着热草的气味和乡村远处的嘈杂声，与深锁在别墅厚墙内的潮湿空气交混在一起。

“啊！真好闻！”安奈特一面深呼吸，一面说。

两个女人转头看着窗外，天空是浅蓝色的，蒙着薄薄一层中午的轻雾，雾气在那洒满阳光的土地上闪烁。花园的绿色草坪延伸得很远，中间间或有树丛，在草坪的遥远尽头是望不到边的、庄稼成熟了的金黄色田野。

“我们饭后去作一次长长的散步吧。”伯爵夫人说，“我们可

以一直走到贝尔维尔，顺河边走，因为平原上很热。”

“好的，妈妈，我们带朱利奥去吧，它可以赶山鹑。”

“你知道你父亲不许这样做。”

“啊，可爸爸在巴黎呀！朱利奥发呆时可真有趣。瞧，它在逗奶牛玩。天啊，它真有意思！”

她推开椅子，起身跑到一扇窗前，朝外面喊道：“加油，朱利奥，加油！”

三头笨重的母牛，吃饱了青草，正在阳光下懒懒地侧卧在草地上，腹部鼓鼓地。一条细长的、白棕两色的西班牙猎犬一面叫着一面在奶牛之间蹦来蹦去，卷毛耳朵一扇一扇地，它仿佛既气恼又兴奋，一心要让那三头大母牛站起来。这是它最喜欢的游戏，它一看见母牛卧在草地上就这样逗着玩。母牛并不害怕，但很不高兴，转过头来用湿漉漉的大眼瞪着它。

安奈特在窗口叫：

“快去赶，朱利奥，快去赶。”

猎犬兴奋起来，叫得更凶，壮着胆靠近母牛屁股，仿佛想咬几口。母牛开始不安，皮肤更频繁更长时间地抽搐，以驱赶苍蝇。

突然，猎犬奔得很猛，控制不住，笔直冲向一头母牛，从牛身上跃了过去，才避免了碰撞。母牛被猎犬擦身而过，害怕了，抬起头来，接着又慢慢地站了起来，一面沉重地喘气。另外两头牛也立刻模仿它站了起来，于是朱利奥得意洋洋地围着它们跳舞，安奈特不停地夸奖它。

“棒极了，朱利奥，棒极了！”

“好了，”伯爵夫人说，“来吃饭吧，孩子。”

可是年轻姑娘仍然手搭凉棚往外看，说道：

“瞧！送电报的。”

在小麦地和燕麦地中间那条看不见的小路上，一个穿蓝制服的人仿佛在庄稼表层上滑过，大步朝别墅走来。

“天啊！”伯爵夫人低声说，“但愿不是坏消息。”

她惊魂未定，谁要是收到过关于亲爱者的死讯的电报，也都会这样的。她现在要拆开贴在小蓝纸片上的封条，一定手指发抖，心情紧张，以为这封不容易打开的电报会带来悲伤，会使她再次流泪。

安奈特却恰恰相反，她充满年轻人的好奇心，喜欢一切新奇的东西。她的心虽然刚刚受到生活中第一次创伤，却盼望这位挎着可怕的黑包的步行邮递员带来欢乐。这些人奔走于市区和乡村，带去各种令人激动的信息。

伯爵夫人放下刀叉，想象这位邮递员正愈走愈近，他将送来寥寥数语，这寥寥数语将伤害她，仿佛向她喉部扎进一刀。她气喘吁吁，焦急地等待电报，尽力猜想到底是什么急事。

关于什么？关于谁？她突然想到奥利维埃？莫非他病了？也许死了？

这等待的十分钟似乎长得没有尽头。她终于拆开电报，看到丈夫的名字：“我们的朋友贝尔丹乘一点钟的火车来龙西埃尔。派马车去接。亲吻你。”

“怎么样，妈妈？”安奈特问道。

“奥利维埃·贝尔丹先生要来看望我们。”

“啊！多好哇！什么时候？”

“等一会儿。”

“四点钟？”

“对。”

“啊，他真好。”

但是伯爵夫人面色苍白，因为一段时间以来，她又添了一

件心事，而画家的突然到来对她构成一种她曾预见到的十分危险的威胁。

“你坐车去接他。”她对女儿说。

“那你呢，妈妈，你不去?”

“不去。我在家里等你们。”

“为什么？他会难过的。”

“我不太舒服。”

“可你刚才还想去贝尔维尔散步哩。”

“是的，可是这顿饭使我不舒服。”

“去接他以前，你会好的。”

“不，我要上楼去卧室。你们到家后叫我一声。”

“好的，妈妈。”

伯爵夫人叮嘱仆人按时套车和收拾客房，然后就回到卧室里闭门不出。

在这以前，她的生活几乎很平静，只有奥利维埃的爱情打扰她，而她也千方百计保住他的爱情。她成功了，在这场斗争中一帆风顺。在成功和赞美声中，她感到陶醉，像漂亮的社交女士一样愈来愈苛求，认为世上的一切快乐非她莫属。她答应了一门毫无感情的体面婚姻，后来又接受了爱情作为幸福生活的补充，接着，主要出于冲动，也出于对感情的崇拜和对单调生活的补偿，她接受了一种罪恶的暧昧关系。她蛰居和坚守在这种由机缘形成的幸福里，唯一的愿望是保护这幸福不被日常意外事件所破坏。因此，她以漂亮女人和蔼可亲的态度来接受令人愉快的事；她不爱冒险，没有新的需求，也不寻求新奇；她外柔中刚，很有预见性，对今天感到满意，对明天则本能地感到担忧；她谨慎小心而又颇有心计地充分利用命运提供的种种条件。

然而，面对岁月流逝，面对老之将至，她心中逐渐产生了忧虑，虽然她没有勇气承认。她思想中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不停地蠕动。她知道这种生命的滑坡是没有底的，一旦开始便无法制止，她本能地感到危险，便在滑动中闭上双眼以保持自己的梦想，免得在深渊前头晕目眩，也免得因无能为力而灰心丧气。

因此她带着微笑生活，为能长久保持美貌而佯作自豪。当鲜艳清纯的、十八岁的安奈特出现在她身边时，她并不丧气，相反，颇为自豪，因为贝尔丹欣赏她那成熟的、很有修养的风韵甚于小姑娘含苞初放的夺目光彩。

她甚至认为即将开始一段幸福平静的时期，可正在这时，母亲的去世给她当头一棒。在头几天里，她悲痛欲绝，不想任何别的事。她从早到晚浸沉在悲痛之中，回忆死者的一言一行，音容笑貌，回忆她穿过什么衣服，仿佛在记忆深处珍藏了一些纪念品，保留了对逝去时日的亲蜜而细致的回忆，用它们来维持残酷无情的遐想。后来，她极度绝望，时时歇斯底里地发作和昏厥，于是，积累起来的痛苦都化为眼泪，日夜不断地流淌。

有一天，她的随身侍女走进卧室，推开木板窗，拉开窗帘时问道："夫人今天可好？"她哭了一夜，精疲力竭，腰酸背痛，便回答说："啊，很不好。我一点力气都没有。"

仆人端着托盘送茶，瞧瞧女主人，见她在白色褥单上更显苍白，不禁难过，忧心忡忡地说：

"真的，夫人气色很不好，夫人最好多休息。"

仆人的声调像针一样扎着伯爵夫人的心。等仆人走后，伯爵夫人起床走到大穿衣镜前看看自己的脸色。

这一看，她不禁大惊失色，她两颊深陷，两眼红肿，这几天的痛苦造成了多么大的灾害！她那么熟悉自己的面孔，在各式各样的镜子里凝视过它，熟悉它的种种表情和柔媚的笑容；她

曾多少次掩饰它的苍白、倦容和在强光下露出的浅浅的眼角纹，而突然，这张面孔似乎是另一个女人的面孔，是一张病入膏肓、正在蜕化的新面孔。

为了照得更清楚，为了仔细观察这惊人的病容，她的前额几乎触到镜面，她的呼吸使镜面蒙上一层水气，使她所凝视的苍白面孔更模糊，似有似无。于是她只得用手绢擦去呼吸的雾气，并且怀着一种奇异的激情，长久地、仔细地审视那张面目全非的脸，用手指轻轻扯扯面颊上的皮肤，抚平前额的皱纹，将头发挽上去，翻眼皮看看眼白。接着她又张嘴看看牙齿，牙齿已经失去光泽，还露出一些金黄色的小点，她又看看苍白的牙龈和面颊上部黄色的太阳穴。

她全神贯注地检查自己衰变的容貌，没有听见开门声，以至当随身侍女站在她身后时，她吓了一跳。女仆说：

"夫人忘记喝茶了。"

伯爵夫人转过身来，显得不自然，既吃惊又难为情。女仆猜到她的心事，说道：

"夫人哭得太多。眼泪是最伤面肤的。泪水就是血呀。"

伯爵夫人忧愁地说：

"还有年龄。"

女仆叫了起来：

"啊！啊！夫人还年轻得很呢！休息几天就会好。不过夫人得散散步，千万别哭。"

伯爵夫人穿好衣服后就下楼去花园，走进那个她以前常常去浇花和摘花的小果园，母亲死后这是她头一次来。接着她走到河边，沿着河边散步，直到午饭时刻。

她在餐桌前坐下，对面是丈夫，旁边是女儿，她想知道他们的看法，便问道：

“我今天感觉好一点。大概不那么苍白了吧。”

伯爵回答说：

“啊！您气色仍然很不好。”

她心中难过，眼圈红了，想哭，因为她已经习惯于哭泣。

直到傍晚，还有第二天，还有后来那几天，她不是想母亲，就是想自己，时时感到抽噎涌上喉咙，泪水涌上眼睛，但她克制着，不让泪水流出，不让它蹂躏皮肤。她凭着超人的毅力控制和驾驭自己的思想，使它集中于一些不相干的事而忘却痛苦。她尽力安慰自己，排遣自己，不去想伤心事，以求恢复健康的面容。

在恢复面容以前，她特别不愿意回巴黎，不愿意见到奥利维埃·贝尔丹。她知道自己瘦了不少，而她这种年龄的女人必须丰满才能保持姣好的面容，因此，为了刺激食欲，她去大路和附近的林中四处走走，回家时十分疲乏，但仍然没有味口。尽管如此，她勉强自己多多进食。

伯爵想回巴黎，但不明白妻子为什么执意不肯。最后，他看到无法说服她，便自己先走，让伯爵夫人暂时留下，愿意什么时候回巴黎都可以。

第二天，她便收到奥利维埃要来的电报。

她真想逃之夭夭，她多么害怕他的第一个印象。她希望一两个星期后再见面。只要精心保养，一个星期就能使面容完全改变，因为就连健康的年轻女人，遇见什么事时，也能在一夜之间面目全非。但是她不愿奥利维埃在阳光下，在八月份的强光下，在户外，在花朵似的安奈特旁边看见她，因此她立刻决定不去火车站而是在半明半暗的客厅里等他。

她上楼去卧室，沉入遐想。一阵阵热风吹动窗帘。蝉噪声不绝于耳。她从未感到如此忧愁。这不是当她面对亲爱的老妈

妈尸体时那种使她心碎，使她悲痛欲绝、精疲力竭的巨大悲痛。她原以为那种悲痛无法痊愈，其实，不过几天，它就淡化为一个痛苦的回忆了，而此刻，她陷入一种深深的忧郁，而且是慢慢陷进去的，再也出不来。

她想哭，很想哭，但是不愿意。每当她感到眼皮湿润时，她就急忙擦眼睛，起来走一走，瞧瞧花园，瞧瞧大树丛上的乌鸦，瞧瞧它们在蓝天下缓缓飞行的黑影。

然后她来到镜子前，瞧瞧自己，用粉扑轻轻拭去眼角的泪，看看时间，估计他现在该到什么地方了。

正像那些出于莫须有的或确实的理由而无比沮丧的女人，她狂热地依恋于他。他是她的一切，一切，一切，比生命更重要。当女人感到即将衰老时，她唯一爱着的男人便成为她的一切。

突然，远处传来皮鞭声，她奔向窗前，看见那辆双驾马车正绕着草坪急驶而来。奥利维埃坐在马车的底座上，他一看见伯爵夫人便挥动手帕，她也举起双手向他问好。接着她便下楼，心怦怦直跳，但是现在很快活，因为他近在咫尺，她可以和他说话，可以看见他了，她真是欣喜若狂。

他们在候见室、在客厅门前相逢了。

他带着无法抑制的热情向她伸开双臂，用真正动情的声音说：

“啊！我可怜的伯爵夫人，请允许我亲吻您。”

她闭上眼睛，上身前倾，紧紧靠着他，将脸颊递过去，当他将嘴唇贴在她脸上时，她在他耳边说：“我爱您。”

奥利维埃仍然紧握着她的双手，瞧着她说：

“瞧瞧这张愁苦的脸！”

她几乎晕倒。他又说：

“是的，有点苍白，可是没关系。”

她感谢他，喃喃地说：

“啊，亲爱的朋友，亲爱的朋友！”

她只能说出这几个字。

然而，他已转过身去寻找安奈特，但她已无影无踪。他出其不意地说：

“我看见您女儿戴孝，有种奇怪的感觉。”

“为什么？”伯爵夫人问道：

他十分兴奋地叫了起来：

“怎么，为什么？这是我给您画的肖像呀，这是我的画呀！我在公爵夫人家遇见您时，您就是这个样子。嗯，您还记得那扇门吗？您从那里走过，我盯着您，就像要塞的大炮盯住军舰一样。真有意思！刚才小姑娘站在月台上等我，穿一身黑衣，面孔周围的头发闪着金光，我一看见她就很激动，差一点哭出来。我简直傻了，因为我那么熟悉您，我比任何人都更细地观察过您，比任何人都更爱您，给您画过像。啊，夫人，真难以置信，我想您是故意让她单独去接我，好让我大吃一惊吧。天啊，我可真大吃一惊！简直愣住了！”

他喊道：

“安奈特，奈奈。”

女孩的声音从外面传来，她正在用糖喂马。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快来。”

她跑了进来。

“来，站在你母亲旁边。”

她站在母亲旁边，贝尔丹对她们进行比较，一面机械地反复说：“没错，真是惊人，真是惊人。”然而他有点言不由衷，因

为母女俩不如在巴黎时那么相像。女儿穿上黑衣更有一种新的、光亮夺目的青春美，而母亲的头发与面容早已失去昔日的光彩；画家第一次遇见她时这光彩曾使他着迷和陶醉。

接着伯爵夫人和画家走进客厅。画家兴高采烈。

“啊！来这里真是我的好主意！”他说，接着又改口：“不，这是您丈夫的主意。他让我接您回去。我哩，您知道我劝您干什么？”

“不知道。干什么？”

“我劝您留在这里。巴黎的热天实在使人厌恶。可乡村多美。啊！这里的天气多舒服。”

黄昏降临，花园里清新宜人，树木在颤抖，地面上升起难以觉察的水气，形成一层透明的薄雾，一直伸展到远方。那三头母牛站立着，贪婪地埋头吃草。四只孔雀喧闹地抖动翅膀，飞到一棵雪松上，恰巧在别墅的窗户下，它们常在那里过夜。从田野远处传来狗吠声。在傍晚宁静的空气中，有人在相互呼唤，隔着几块田地大声交谈，还有人在用短促的、喉音很重的声音吆喝牲口。

画家光着头，眼睛闪闪发光，大口大口地呼吸。伯爵夫人瞧着他，他说：

“这就是幸福。”

她靠近他，说道：

“幸福不会长久。”

“它来了就别放过。”

于是她微微一笑：

“您一直不喜欢乡村的。”

“可今天我喜欢，因为您在这里。我不能生活在没有您的地方。年轻时，可以远远地相爱，靠写信，靠思念，靠纯粹的激

情，也许因为你觉得生命还很长，也许因为你身上更多的是热情，而不是心灵的需求，可是，到了我这个年龄，爱情成为一种残废人的习惯，成为对心灵的安慰，而心灵只剩下一只翅膀，飞不到理想境界的高度。心灵再没有狂喜，有的只是自私的要求。再说，我深深感到，享受余生的时间不多了。”

“啊，老了。”她拉住他的手说。

他重复说：

“对，对。我老了。一切都显示我老了：我的头发白了，性格变了，还有忧郁。真的，以前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忧郁。要是有人在我三十岁时对我说，有一天我会莫明其妙地忧郁、不安、对什么都不满意，我是绝不会相信的。这证明我的心也老了。”

她很有把握地回答：

“啊，我的心可一直年轻。它没有变，不，它也许变年轻了。以前它二十岁，现在才十六岁。”

他们站在开着的窗前谈了很久，与黄昏的气氛融和在一起。在这个温存的时刻，在黄昏时分的黄昏柔情中，他们相距很近，比任何时候都近。

一个仆人进来说：

“伯爵夫人可以就餐了。”

她问道：

“通知我女儿了吗？”

“小姐已经在餐厅里了。”

他们三人坐下就餐。木窗关着，两个各插着六支蜡烛的大烛台照着安奈特的脸，给她的头部洒上一层金光。

“天啊！她穿黑衣多美！”他说。

他对着伯爵夫人赞美女儿，仿佛感谢母亲给予他这种愉快。

他们回到客厅时，月亮已经升起在花园的树梢，深暗的树

丛像一个大岛，再远些的田野仿佛是一片海洋，被罩在地面上飘浮的薄雾下面。

“啊，妈妈，出去走走吧。”安奈特说。

伯爵夫人表示同意。

“我带上朱利奥。”

“好的，随你便。”

他们走了出来。年轻姑娘走在前头，一面和狗逗着玩。他们沿着草坪走，听见母牛在喘气。母牛被惊醒，觉察到仇敌猎狗就在近旁，便抬起头观望。更远处，月光透过树枝洒下细细的光雨，光雨使树叶湿润，一直流到树下的小路上，形成一小滩一小滩的黄光。安奈特和朱利奥在奔跑，在这宁静的夜里仿佛都同样地欢快、轻松，蹦蹦跳跳。

月光下的林中空地像一口口深井，年轻姑娘像走动的幽灵，她那明亮的面孔和影影绰绰的黑影使画家惊叹。画家叫住她，接着她又跑开。画家握住伯爵夫人的手，在穿过最浓密的阴影时亲吻她的嘴唇，仿佛安奈特使他恢复了热切的爱情。

他们终于来到平原边上，从这里可以隐约看见远处星罗棋布的农庄树丛。田野沉浸在乳白色的薄雾中，一望无际；这片明亮和温暖的大空间静悄悄，显得轻快而富有生命力，充满了无法表达的希望和难以描述的等待，使夏夜更为甜蜜。在高高的天上，几小片细长的云彩像银色鳞片。静听几秒钟，便可以在寂静的夜里听出大自然持续不断的、朦胧的窃窃细语，以及上千种微弱的声音，它们如此和谐，使你误以为是寂静。

附近草地上的一只鹌鹑叫了两声，朱利奥竖起耳朵，悄悄地朝发出这两声叫声的方向跑去。安奈特跟在狗后面，与狗一样轻巧，弯着腰，屏住呼吸。

只剩下伯爵夫人与画家时，伯爵夫人说道：

“啊！这样美好的时光为什么过得这么快？我们什么也抓不住，什么也留不住，甚至来不及欣赏，它就过去了。”

奥利维埃亲吻她的手，微笑地说：

“啊！今天晚上，我不谈哲理。我完全属于此时此刻。”

她低声说：

“您爱我比不上我爱您！”

“啊！怎么会呢！……”

她打断他的话：

“不，您刚才在饭前说得很对，您爱我是因为我能满足您心灵的要求，我从来没有使您难过，我给您的生活带来一点幸福。这我知道，我能感觉出来。是的，我对您好，对您有用，能帮助您，我意识到这一点，这对我也是莫大的快乐。您过去和现在爱的是我身上使您愉快的一切，譬如我关心您，钦佩您，迎合您，爱您，以及向您献出我的全部心灵，可是您爱的不是我，明白吗？这一点，对我来说，好比是冰冷的穿堂风。您爱我身上许多东西，我的美貌——可它正在减退——和我的忠诚，我的所谓机智，还有社交界对我的赞赏，以及我对您的赞赏，可这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本人，您明白吗？”

他友好地微微一笑：

“不，我不太明白。没想到您在责怪我。”

她叫了起来：

“啊！天啊，我只是要让您明白我是多么地爱您！瞧，我在寻找，但找不到恰当的字眼。我时时在想念您，我的肉体和灵魂因为属于您而感到无比陶醉，感到一种无法抑制的欲望，要向您更多地奉献自己。我愿意完全奉献自己，因为当一个人爱时，最大的幸福就是奉献，永远奉献，奉献一切，一切，生命、思想、身体、自己所有的一切，而且感到自己在奉献，甘心冒

一切危险更多地奉献。我爱您，甚至愿意为您而痛苦，心甘情愿地为您不安、苦恼、嫉妒，当您对我不再温柔时，我也心甘情愿地忍受焦虑。我在您身上爱的是那个只被我一人发现的您，不是上流社会的您，不是人们所熟悉、所赞扬的您，而是属于我的您，这个您是不会改变的，不会衰老的，我不可能不再爱他，因为我眼里只有他。不过这些事很难说清，无法用言语表达。”

他低声地重复说：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安妮。”

朱利奥跳跃着跑了回来，鹌鹑在它靠近时便不叫了，所以它一无所获。安奈特一直跟在它身后，跑得气喘吁吁。

“我没力气了，”她说，“我靠在您身上吧，画家先生。”

她靠在奥利维埃那只空着的手臂上，于是他夹在她们中间，在阴暗的树间往回走。他们不再谈话。他被她们所占有，全身浸泡在某种女性流体之中。她感到她们靠在他手臂上，所以不转头去看她们，反而闭上眼睛去更好地感觉她们。她们指引他，领着他向前走，他爱她们，既爱左边的女人，也爱右边的女人，分不清谁在左，谁在右；谁是母亲，谁是女儿。他被一种无意识的、高雅的欲望所左右，喜欢这种扑朔迷离，甚至有意使这两个女人在他心中溶为一体，在他脑中不分彼此，用这种混同来迷惑和抚慰自己的欲望。这对母女如此相似，不是等于一个人吗？女儿来到世上不正是为了重新点燃他对母亲的爱情吗？

他们走进别墅时，他睁开眼，仿佛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体验了一个男人所能体验到的最奇特、最无法分析、最完美的激情，对两个女人的魅力都感到同样的陶醉。

“啊！多美妙的夜晚！”他说。他与一左一右的她们来到灯光下。

安奈特喊了起来：

“我可不想睡觉。天气好的时候，我可以整夜地散步。”

伯爵夫人看看钟：

“啊！十一点半了。你该睡觉了，孩子。”

于是他们分手，各自回房。年轻姑娘本不想睡觉，其实只有她很快便睡着了。

第二天，随身女仆像往常一样走了进来，她拉开窗帘，推开木窗，将茶送到女主人面前，瞧着睡眼惺松的女主人说：

“夫人今天气色不错。”

“是吗？”

“啊！是的。夫人的脸色好多了。”

伯爵夫人没有照镜子，但知道这是真话。她心里很轻松，她感觉不到心脏的跳动，而是感到自己恢复了生命力。血不再像昨天那样急剧地流动，不再是炽热的，不再将狂热和焦燥不安带到全身，它现在散播的是一种温和的舒适感以及安详的信心。

等女仆走后，伯爵夫人走到镜子前看一看，不免吃惊。她自我感觉很好，原本以为这一夜能年轻好几岁，现在才明白这希望多么幼稚，她又照了照镜子，不得不承认只是脸色稍稍白皙、眼睛稍稍有光、嘴唇不那么苍白而已。她并不为此懊恼，因为心里很宁静，她微笑着想：“是的，再过几天，我就会完全好了。我受的震动太大，不会那么快恢复的。”

但是她在梳妆台前坐了很久，很久。梳妆台上铺着镶着花边的精细台布，一个漂亮的水晶玻璃镜子前，错落有致地摆着她小巧的美容工具，工具都是象牙柄，上面刻着她的名字缩写，还有一个花冠图案。这些小工具摆在那里，多得不计其数，十分漂亮，又各不相同，各有其秘密及精细的职能。有些工具是钢制的，细长而锐利，形状古怪，像是给儿童开刀的手术器械；

其他的工具柔软，呈圆形，或是用羽毛，或是用绒毛，或是用什么兽皮制成的，它们用来将香粉、香脂或香水轻轻涂抹在柔嫩的身体上。

她用熟练的指头久久地摆弄这些工具，它们柔若亲吻地触抚她的嘴唇与脸颊，纠正不够完美的色调，画眼圈，修睫毛。最后，她确信贝尔丹一见她的模样会相当满意，这才下楼。

“贝尔丹先生在哪里?”她在前厅向一个仆人问道。

仆人回答说：

“贝尔丹先生在果园里，正和小姐玩草地网球哩。”

远处传来他们计分的喊声。

两个声音一先一后，画家的声音宏亮，年轻姑娘的声音纤细：十五、三十、四十，领先、平、领先、赢了。

草地网球场所在的果园是一大片方形草地，上面种着苹果树，与它毗邻的是花园、菜园以及属于别墅的几个农庄。果园的三面是斜坡，很像是保卫阵地的防御工事。沿着坡底种满了鲜花，长长的各种各样的花坛，有野花也有名贵花，有大量的玫瑰、石竹、天芥菜、倒挂金钟、木犀草以及许多别的花，用贝尔丹的话说，它们使空气有一种蜂蜜的甜味。沿着菜园的墙也的确有草顶的蜂巢，金色的蜜蜂在这片鲜花盛开的土地上，嗡嗡地飞来飞去。

人们在果园正中央砍倒了几株苹果树，为网球场腾出了必需的场地，并且用柏油浇上一道线将场地一分为二。

球场的一端是安奈特，她没戴帽子，黑裙子一扬一扬，她跳起来接球时，露出脚踝和半截腿肚。她跑过来又跑过去，眼睛闪着光，脸红红的，气喘吁吁地忙于应付对手有条不紊的来球。

他呢，他穿着白色法兰绒短裤和白色法兰绒衬衫，戴着一

顶白色有檐帽，腹部稍稍凸出。他正冷静地等球，判断球的落点，接球，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地反击，他像在各项运动中一样，显得潇洒自如，兴致勃勃而又训练有素。

安奈特最先看见母亲。她喊道：

“你好，妈妈，你等等，我们这就打完。”

她一分心就丢了球。网球迅速从她身边擦过，转着圈，几乎碰着地，接着落在地上，滚出场外。

贝尔丹喊道：“赢了。”年轻姑娘一惊，责备他乘人之危。朱利奥像寻找落在丛林中的山鹑一样，寻找滚落的球，此刻，它追着滚入草中的网球，小心地用嘴刁住球，摇着尾巴将球送回来。

画家此时向伯爵夫人问好，可是，他急于继续玩球，对这场比赛颇感兴趣，又对自己的灵活十分得意，因此，对她为他精心修饰的面孔只是不经意地匆匆瞟了一眼，问道：

“您允许吗？亲爱的伯爵夫人，我害怕着凉，怕得神经痛。”

“啊，玩吧！”她说。

她在当天早上割下的一堆干草上坐了下来，好让他们继续玩。她瞧着他们，心中突然有几分愁怅。

女儿因一再输球而恼恨不已，更加兴奋、激动起来，在场地上来回急奔，一面气恼地或得意地大叫。在她跳跃时，几绺头发常常散开垂在肩上。于是她用两膝夹住球拍，很利索地将头发撩上去，用发夹夹住，三下两下就弄好了。

贝尔丹从远处对伯爵夫人喊道：

“喂！瞧她多漂亮，像白日一样鲜艳。”

是的，她年轻，她能够奔跑，能够全身发热、满脸通红，头发散开，什么都敢，什么都不在话下，因为一切都使她更美。

他们又起劲地玩了起来，伯爵夫人越来越愁怅，她想奥利

维埃情愿玩球，情愿孩子般地蹦跳，情愿玩这种像小猫追纸球的游戏，而不喜欢在这个炎热的上午温柔地坐在她身边，享受她近在咫尺的爱情。

远处传来午饭的第一次钟声，她仿佛得到了解脱，心中的负担烟消云散。她靠在贝尔丹手臂上往回走，这时他说：

“我刚才玩得像个孩子。年轻，或者自我感觉年轻，这真是快活的事。啊真的！真的！真是这样！一个人不再喜欢跑动，就算是完了！”

吃完饭后，伯爵夫人提议一同去墓园，她头一天没有去，这是第一次破例。于是他们三人一同往村里走。

他们穿过一个树林，那里有条小溪，名叫雨蛙溪，大概是因为溪中有许多小雨蛙吧。然后他们穿过一小片平原，来到教堂，教堂四周是房屋，有各种店铺，杂货店、面包店、肉店、酒店，还有几家别的小店，农民们都来这里采购。

他们一路上沉默寡言，沉浸在对死者的思念之中。来到墓前，两个女人双膝跪下，久久地祈祷。伯爵夫人弯着腰，一动不动，用手绢捂住眼睛，因为她害怕哭泣，害怕眼泪流到脸颊上。她在祈祷，但与往常不同，不是在呼唤母亲，不是在绝望地呼唤墓中人，直到在悲痛欲绝中感到死者在聆听她，不，这次她只是热诚地重复现成的天主经和圣母经；她没有足够的勇气，也不能聚精会神地进行这场有问无答的痛苦谈话，因为在掩埋尸骨的墓穴中，死者已化为虚无。伯爵夫人有别的心事，女人的心事，它们干扰她，伤害她，使她分心。她向上苍的热切祈祷中包含着隐隐的哀求。她祈祷天主，祈祷那位使可怜的女人来到世上的无情的天主，恳求它在召她回去以前对她慈悲为怀。

她说不清自己到底祈求什么，因为她的忧虑还朦胧不清，但

她感到需要上天的帮助，需要神力，才能避免即将来到的危险及难以回避的痛苦。

安奈特闭着眼睛，喃喃念完祷文后便胡思乱想起来，因为她等着与母亲同时起立。

奥利维埃·贝尔丹瞧着她们，心想他眼前是一幅多么美妙的画，他不能作一幅速写而不免遗憾。

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谈起人生，泛泛地议论人生沧桑。这是充满辛酸与诗意的观点，是被生活伤害的男女之间的经常话题；他们在分担忧愁时心心相印。

安奈特还不成熟，无法理解这些思想，便时时跑开去采摘路边的野花。

但是奥利维埃很想让她留在身边，不喜欢她时时跑开，所以眼睛老盯着她。她对花草的颜色比对他的话语更感兴趣，这使他不快。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不舒服。他不能像她母亲那样抓住她，支配她。他真想伸出手去捉住她，留住她，不让她跑开。他感到她太灵活，太年轻，太冷漠，太自由，像小鸟一样自由；她像只不听话的小狗，跑得远远地不回来，自有主张，充满了可贵的自由本能，这是呼唤与鞭子都不能征服的。

他讲些有趣的事来吸引她，有时还向她提问，尽量让她听得进去，刺激她女人的好奇心。可是，广袤天空中仿佛有变化莫测的风在吹拂安奈特的头脑，就像在吹拂起伏不定的麦穗一样，吹走了她的注意力，使之消散在大气之中。她刚跑回来，漫不经心地随意说了一句对方期待的回答，便又跑开去，继续采花。他像孩子般地急燥与恼火。她将头一束鲜花递给母亲，好腾出手去采第二束花，这时他拉着她的手肘，紧紧抓住她的手臂，不让她跑掉。她一面笑着，一面死命挣扎想跑掉。于是他凭男人的直觉，想出一种软办法。既然他吸引不了她的注意力，

他可以利用她的爱美欲望求助于金钱。

“告诉我，”他说道，“你喜欢什么花？我让人给你做一个别针。”

她很吃惊，犹豫地说：

“什么，别针？”

“用宝石做的别针，如果你喜欢丽春花，就用红宝石，你喜欢矢车菊就用蓝宝石，加上一小片祖母绿的叶子。”

安奈特笑逐颜开，显得很亲热；允诺和礼物往往使女人脸上露出这种表情。

“矢车菊，”她说，“这花好看！”

“那好，就是矢车菊了。我们一回到巴黎就去订做。”

她不再跑开，一心想着那支首饰别针；而且已经开始想象它的模样了。她问道：

“做这样一件东西要很久吗？”

他感到她上了钩，笑着说：

“我不知道，得看难易程度了。我们可以催珠宝匠做得快一点。”

突然，她想到一件扫兴的事：

“可是我正在服丧，不能戴首饰。”

他挽着年轻姑娘的手臂，紧紧夹住她说：

“你可以等到服丧期过后再戴呀，有时还可以拿出来看看。”

和头天傍晚一样，他走在她们中间；她们两人的肩头夹着他，束缚他。他一左一右地轮流转过头去和她们说话，为的是看看她们那双一模一样的带小黑点的蓝眼睛。在强烈的阳光下，他现在不再把伯爵夫人与安奈特混同起来，而是把女儿与他对母亲旧日形象的回忆混同起来。他想亲吻她们两人，在这位的脸颊和后颈上找回昔日欣赏的那种粉红色和金色的清新，这种

清新今日又奇迹般地重现了，至于另一位，他始终爱她，而且他对多年的情侣关系习以为常。此刻他看到，并且明白，她的复苏的青春重新燃起了他长期以来懈怠的欲望以及对她的爱情。

安奈特又跑开去采花。奥利维埃不再唤她，仿佛刚才与她手臂的接触以及给予她的喜悦已经使他平静下来，但他始终瞧着她跑动，像瞧着使他赏心悦目的人或物一样兴致勃勃。她抱着一把花跑回来时，他深深地吸气，不自觉地想从被她搅动的空气中得到点什么，她的气息或者她皮肤的热气。他出神地看着她，仿佛在观赏黎明或聆听音乐。她弯下腰又直起身子，举起两臂拢拢头发，他都看得入迷。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她越来越勾起他对往日的回忆！她的笑容、温柔、动作使他的嘴唇重温旧日亲吻与被亲吻的感觉。她使已经朦胧的遥远过去变成幻想的现在；她使年代、日期以及他的心的年龄变得模糊不清；她重新点燃他已冷却的激情，并且使他不知不觉地将昨日混同与明天，将回忆混同与希望。

他在尽力回忆，伯爵夫人当初青春年少时，是否也像山羊一样灵巧迷人，是否也具有这种大胆的、任性的、无法抗拒的魅力，像一头奔跑跳跃的动物。不，她更鲜艳，更文静。她生长在城市，生活在城市，从来没有呼吸过田野的空气，从来没有在草地上奔跑，她是在墙壁的阴影下，而不是在蓝天的阳光下变得美丽的。

他们回到别墅，伯爵夫人在窗前的小矮桌前坐下来写信。安奈特上楼去她的卧室，画家又走出室外，嘴里刁着雪茄，背着手，在花园的曲折小径上漫步。但他走不太远，始终能看见别墅白色的正面或尖顶。一当别墅被树丛或灌木丛挡住时，他心中就升起了阴影，仿佛云彩遮住了阳光，而当别墅在绿树缝隙

中再露面时，他停下几秒钟来欣赏高窗上的线条，接着他又继续走。

他很激动，但很满意，满意什么？一切。

这一天他感到空气新鲜，生活美好。他的身体似乎又像幼童一样轻巧，他想奔跑，想捕捉黄蝴蝶，它们在草地上一上一下地跳动，仿佛系在橡皮筋上。贝尔丹哼了几首歌剧小调，并且多次重复古诺① 的名句："让我端详你的脸。"他头一次体会到这句话的深情。

突然，他问自己怎么这么快就完全变了。昨天他在巴黎时还对一切都忿忿不满和厌恶，今天他却心平气和、心满意足，仿佛有一位好心的神灵改变了他的心灵。他想道："这位好心的神灵也该同时改变我的身体，使它稍稍恢复青春。突然，他看见朱利奥在草丛中追捕什么东西。他呼唤它，狗跑了过来，将长着一双卷毛长耳朵的细细的脑袋伸到他的手掌下，他在草上坐了下来与它亲热，对它说些好听的话，让它躺在自己膝上，抚摩它，亲吻它，举止像一个随时会动情的女人。

晚饭后，他们没有像头一天那样去户外散步，而是聚在客厅里。

伯爵夫人突然说：

"我们总得回巴黎吧！"

奥利维埃呼道：

"啊，现在先别谈这个！我没来龙西埃尔时，您不愿意走。我一来，您就想走了。"

"可是，亲爱的朋友，我们三人总不能一直呆在这儿吧。"

"不是一直，而是几天。我不是常在您这里呆上几星期吗？"

---

① Gounod（1818—1893），法国名作曲家。

“不错，但情况不同，那时谁都可以来。”

安奈特用撒娇的声音说：

“啊，妈妈，再呆几天，再呆两三天吧。我正跟他学打网球哩。虽然我输了球就生气，可我还是很高兴能有长进。”

就在当天早上，伯爵夫人还打算让贝尔丹的神秘来访一直持续到星期日，可现在她却莫明其妙地一心想走。她原希望这一天将无比美好，而她感到的却是一种难以描述的、深深的悲伤，一种莫明其妙的、顽固而朦胧的忧虑，仿佛是预感。

她回到卧室里，独自思考这种忧郁情绪来自何方。

她是否感受过难以觉察的激情，它转瞬即逝，所以未在理智上留下任何记忆，但最敏感的心弦却仍在颤动不已？也许吧。是什么激情呢？她经受过上千种感情变化，每一分钟都有变化，她想起其中几件无法说清的不愉快的事。可是，这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不可能使她如此沮丧。她想道：“我太苛刻了，我不该这样苦恼。”

她推开窗想呼吸夜间的空气，将臂肘支在窗上凝视月亮。

一阵轻微的响动使她低下头。奥利维埃正在别墅前面散步。“他为什么说他回屋睡觉？”

她想道：“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要再出去？为什么不叫我与他一同散步。他明明知道这会使我十分高兴的。他到底在想什么？”

在这美好的夜晚，他没有邀她出来，而宁愿独自散步，嘴里叼着雪茄，因为她看见了一个红点，而他本可以邀她同来而使她无比高兴的；他并不时时需要她，并不时时要见到她。她想到这里，心中再次充满了辛酸。

她正要关上窗，避开他，免得和他打招呼，恰在此时，他抬起头看见了她，惊呼道：

“噫，您在幻想星星吗，伯爵夫人？”

她回答说：

“是的，您也和我一样吧。”

“啊，我吗？我只是抽抽烟。”

她情不自禁地问道：

“您为什么不告诉我您要出去？”

“我只是抽一支雪茄。我这就回去。”

“那好，晚安，朋友。”

“晚安，伯爵夫人。”

她退到矮椅上坐下，哭了起来。女仆应召来侍候她脱衣睡觉时，看见她两眼红肿，同情地说：

“啊！夫人明天的气色又该不好了。”

伯爵夫人睡得很不安稳，焦燥不安，恶梦接着恶梦。第二天一醒来，在叫仆人以前，她亲自推开窗，拉开窗帘，走到镜前照照。她的面容憔悴，眼皮红肿，皮肤发黄，她伤心之极，真想佯称生病，卧床不起，晚上再露面。

突然，她感到一种无法抗拒的欲望：离开，马上离开，乘第一班火车离开这明亮的地方，因为在这广阔田野的耀眼光线下，抑郁和生命的疲劳痕迹无法掩饰，一目了然。而在巴黎，寓所半明半暗，即使在正午，厚厚的窗帘也使进来的光线变得柔和。在那里，她将恢复原貌，恢复美貌，在幽暗的光线中显出恰如其分的苍白。此刻，她眼前闪过安奈特玩网球时的面孔：她头发蓬乱，两颊多么红艳。她明白折磨她的那种无名的焦虑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她不会嫉妒女儿的美貌吧？不，当然不，但是她感到，她第一次承认，再不能在阳光下与女儿并肩露面了。

她按了一下铃，而且，在喝茶以前，就下令准备行装，她写了几封电报，甚至发电报订了当天的晚餐，结算了在乡村的

开销，下达最后的指示，这一切在一小时内便安排就绪，因为她愈来愈烦燥不安。

她来到楼下，安奈特和奥利维埃得知这个决定后，十分惊奇，问她为什么。可是她没有举出任何确切的理由来解释这突如其来的离去。他们低声埋怨了一会儿，一路上闷闷不乐，直到他们抵达巴黎。伯爵夫人与画家在车站广场上分手。

伯爵夫人向画家伸出手去，问道：

“您明天来吃晚饭吧。”

他有点赌气地说：

“当然，我会来的。不管怎么样，您这样做可不太好。我们三人在那边多么快活啊。”

第 三 章

伯爵夫人与女儿一同坐上马车驶向公馆，心情顿时平静下来，仿佛脱离了一场可怕的危机。她的呼吸顺畅了，微笑地看着街上的房屋，很高兴又回到了巴黎；真正的巴黎人似乎将巴黎的一草一木都藏在眼底和心头，每看见一个店铺她就知道顺马路的下几家是什么店铺，并能透过橱窗猜出店主的模样。她庆幸自己幸免于难！是什么灾难呢？

她放心了！为什么？她恢复了信心！关于什么？

马车在马车出入的拱形门前停下，她轻盈地下车，像逃跑一样，走上幽暗的楼梯，接着是幽暗的客厅，幽暗的卧室。她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很高兴回到这里。在巴黎的这种雾濛濛的天气里，她在这里感到很安全。在巴黎的这种朦胧晦暗的光线

下，看什么都是影影绰绰的，所以你可以显示优点而掩饰弱点。她莫明其妙地想起乡村灿烂的阳光，仿佛这是已成过去的痛苦经历。

她下楼吃饭时，丈夫刚从外面回来，热情地吻抱她，说道：

"啊！啊！我早知道贝尔丹会把您接回来的，我让他去，这个主意不错吧。"

安奈特用开玩笑时一本正经的声音严肃地说：

"啊！他可费了不少劲。妈妈一直犹豫不定。"

伯爵夫人有点尴尬，但一言不发。

这天晚上他们闭门谢客，所以没有人来。第二天，德·吉雅罗瓦夫人逛了一整天商店，挑选订购她所需要的衣物。她从年轻时起，甚至从童年时起，就喜欢在各裁剪师的穿衣镜前试衣服，而且不厌其烦。她一来到商店，一想到要在这些巴黎生活的后台进行精致详尽的彩排，就喜不自禁。她喜欢"小姐们"殷勤迎来时衣服摩擦的窸窸声，喜欢她们的微笑、推荐、询问，而经营时装、妇女服装或妇女紧身衣的女老板在她眼中是了不起的人物。她常常征求她们的意见，把她们视作艺术家。她更喜欢年轻的女售货员们用灵巧的手给她脱衣穿衣，让她看着镜中美丽的倩影慢慢转身。她们轻柔的手指触摸她的皮肤、颈部或头发，使她战栗，这是她这位高雅女士生活中最好、最甜蜜的插曲。

然而，这一天，她光顾这些不会撒谎的穿衣镜时却焦虑不安。她没戴面纱，也没戴帽子。她先去到妇女商店，在那里吃了定心丸。她挑了三顶帽子，每顶都确实对她很合适，店主很有把握地对她说："啊！伯爵夫人。金黄头发的女人穿丧服最好看了。"于是她满心高兴，信心倍增地去逛别的商店。

她回家时看到公爵夫人来访后留的便条，说当晚再次来访。

接着伯爵夫人写了几封信，遐想片刻：她只是简单地换了个地方，而当初使她心碎的灾难就显得那么遥远，真是不可思议。她甚至无法相信她是前一天才从龙西埃尔回来的。回到巴黎以后，她的心境起了剧烈变化，小小的地点更换治愈了她的创伤。

贝尔丹在吃饭的时候，登门拜访，一见她便惊呼道：

“您今晚真是光彩夺目！”

这声惊叹使一股幸福的暖流传遍她全身。

吃完饭后，爱玩台球的伯爵向贝尔丹提议玩一盘，于是两个女人与他们一同去台球室，在那里喝咖啡。

男人们正玩球时，仆人通报公爵夫人来了，于是大家又回到客厅。德·科尔贝尔夫妇俩也同时来访，说话声音哽咽。在几分钟里，话声悲悲戚戚，仿佛大家都要哭出来。接着，在伤感和探询之后，话题逐渐转开，音色突然变得清亮，谈话转入正常，仿佛刚才使他们伤感不已的不幸阴影突然烟消云散。

贝尔丹起身，拉着安奈特的手，将她领到母亲画像前的反射灯下，问道：

“你们看惊人不惊人？”

公爵夫人不免大吃一惊，目瞪口呆，不停地说：

“天啊！这怎么可能！天啊！这怎么可能！简直是一个人！我刚才进来时居然没有发现！啊，亲爱的安妮，您第一次穿丧服，不，第二次穿丧服，因为在这以前您为您父亲穿过丧服，那时我就十分熟悉您，那时您就是这个模样！啊！安奈特穿上黑衣，简直就是她母亲从前的模样。真是奇迹！要是没有这幅画也许我们还发现不了！当然，您女儿仍然很像您，但是她更像这幅画！”

米扎迪厄听说德·吉雅罗瓦夫人回来了，也登门拜访，想抢先对伯爵夫人“深表悲哀与同情”。

他的客套话突然打住，因为他看见年轻姑娘靠着画框站着，和画像沐浴在同一灯光里，仿佛是画像的孪生姊妹。他惊呼起来：

“噫！怪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奇事！”

科尔贝尔夫妇一向是人云亦云，也带着稍稍节制的热情惊叹不已。

伯爵夫人的心在紧缩，慢慢紧缩，仿佛所有这些人的惊叹在压迫她的心，使她疼痛。她一言不发，瞧着站在自己肖像旁的女儿，厌烦情绪油然而生，真想喊出来：“你们别说了。我知道她像我。”

整个晚上，她郁郁寡欢，头一天恢复的信心又荡然无存了。

贝尔丹与她聊天时，仆人通报法朗达尔侯爵到。贝尔丹见侯爵进来后朝女主人走过来，便起身溜到她椅后，喃喃地说：“好，好！现在这位大傻瓜来了。”他绕了一个圈，走到门口便不辞而别了。

伯爵夫人与新客人寒暄几句以后，用眼睛寻找奥利维埃，想继续她觉得有趣的谈话，但不见他的影子，便问道：

“怎么回事！大人物走了？”

她丈夫回答说：

“大概吧，亲爱的，我刚才见他溜走了。”

她很吃惊，沉思了片刻，与侯爵交谈起来。

朋友们很知趣地早早告辞，因为她家的丧事刚过，还没有敞开大门迎客。

她上床以后，乡村的那些焦虑又卷土重来，而且更为明确，使她的感受也更清晰：她感到自己老了！

这天晚上，她头一次意识到，在她的沙龙里，她独占鳌头，受人欣赏、赞美、祝贺、热爱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另一个

女人，她的女儿，取代了她。她看到溢美之词都献给安奈特，便突然明白了这一点。漂亮女人的家是一个王国，在王国里她不容忍任何阴影，她谨慎小心而又坚持不懈地将一切可怕的对手拒之门外，她接纳另一些女人是为了使她们成为她的附庸，可是现在伯爵夫人很清楚，女儿将成为沙龙的女皇。当贝尔丹拉着安奈特的手站在肖像旁边时，所有的目光都转向安奈特，这时伯爵夫人心头一紧，这一紧是耐人寻味的。她突然感到自己消失了，被剥夺了一切，失去了宝座。所有的人都瞧着安奈特，不再瞧她。每当人们欣赏她的肖像时，她总是理所当然地接受人们对她的赞美和恭维，仿佛是天经地义；虽然她对这些话不大在乎，但心里毕竟很舒服。可是现在，她遭到遗弃，遭到出人意料的背叛，溢美之词突然全部转向女儿，她不免激动和震惊，仿佛对手是她经常遭遇的一般女人。

然而，她属于这样一种性格：在每次挫折以后，她沮丧已极，但很快便有所反应，斗争，而且找到自我安慰的论据；因此，她想，等亲爱的女儿结婚后，她们便不再住在一起，她便不再忍受这种没完没了的比较，这种比较已经开始使她难以忍受，特别是在贝尔丹面前。

尽管如此，她受到很大的震动，全身发热，睡眠不安。

她清晨醒来时十分疲乏，腰酸背疼，于是她突然产生一种无法抑制的渴望，渴望得到安慰，得到帮助，渴望求助于某人，他能医治她的全部烦恼，全部精神和肉体的痛苦。

她的确感到不舒服，全身无力，想看医生。也许她真会大病一场，因为，在几个小时里，她连续不断地时而痛苦时而宽慰，这是很不正常的。于是她发了一封电报去请医生，她在家里等着。

医生在将近十一点钟时来了。这是一位很认真的、出入社

交界的医生，拥有众多勋章与头衔，似乎医术不错，至少他的处世之道不逊于他的医术；他善于用花言巧语安慰女病人，这个办法比药更有效。

医生来了，向她问好，瞧着她微笑地说：

“没事，没什么大事。您这双眼睛就说明没什么大病。”

她立刻感谢他这段开场白，并向他讲述自己如何疲乏无力、焦燥不安、忧郁伤感，同时轻描淡写地提起自己的气色不好，令人担心。他似乎聚精会神地听她讲，没有提任何问题，只是问问她食欲如何，仿佛对这种妇女疾病的神秘起因了如指掌。他听诊、检查、用指头摸摸她的肩膀和手臂，他大概猜到了她的心事，凭他那揭去一切面纱的医生的敏锐感觉明白她找他来不是为了健康，而是为了容貌，他说：

“是的，您有点贫血，神经性紊乱，这不奇怪，因为您刚承受过巨大的悲痛。我给您开个小药方调理调理。不过，您首先得多吃有营养的东西，喝点肉汁，别喝水，喝啤酒。我告诉您一种好牌子。晚上别呆得太晚，尽量多走走，多睡觉，要慢慢胖起来。夫人，这是我给您这位漂亮病人的全部忠告。”

她热切地听着，揣测他的言下之意。

她抓住最后一句话，说：

“是的，我瘦了。有一阵我太胖，后来节食，也许身体就弱了。”

“肯定是这个原因。如果原来就瘦，那么继续瘦下去也没有关系，可是如果故意要瘦的话，就肯定要影响其他方面，好在很快就能补回来，再见吧，夫人。”

她的感觉已经好多了，身子也轻便得多了。她派人在午饭前去买医生指定的那种啤酒，去总经销店买，那里的啤酒更新鲜。

她吃完饭时，贝尔丹来访。他说：

“我又来了，又来了。我来问您，等一会儿您有什么事吗？”

“没有，没有。为什么问这个？”

“那安奈特呢？”

“也没有。”

“你们能在四点钟左右来我家吗？”

“可以，可是有什么事？”

“我正在画《遐想》的面孔，从前我和您谈起过，还问您女儿能不能给我当模特儿。今天她要能来一小时就算帮了我一个大忙。行吗？”

伯爵夫人犹豫不决，莫明其妙地感到不安，但还是回答说：

“好，说定了，朋友，我们四点钟去您那儿。”

“谢谢。您真是大好人。”

于是他便告辞，去准备画布，研究主题，免得一会儿让模特儿太累。

伯爵夫人独自外出走走，打算去买东西。她在几条中央大街转转，就朝马尔泽尔布大街往回走，两腿无力，走得很慢。路过圣奥古斯坦教堂时，她突然想进去休息休息。她推开带软夹层的门，闻到大殿里清新的空气，舒服地叹了口气，找到椅子坐了下来。

她和许多巴黎女人一样信教。她当然相信天主，没有创世主不可能有宇宙。但她像众人一样，将天主的特性与眼前可见的物质的特性混为一谈，模仿她所知道的天主业绩行事，而实际上对于这位神秘的创世主并没有清楚的概念。

她笃信天主，从理论上赞美它，而且隐隐地畏惧它，因为她对天主的意图和旨意全然不知，对神父的信任也极其有限，认为他们是不愿当兵的农家子弟。她父亲是巴黎资产者，没有教

她任何虔诚原则，因此，在结婚前她只是漫不经心地参加宗教仪式。可是婚后的地位要求她更严格地履行对教会的明显义务，于是她便认真地遵守这种轻微的约束。

她是许多托儿所的施主，成为知名人士，每星期日必去做弥撒，直接为教会捐钱，并且通过教区的一位副本堂神父，为社会救济捐钱。

她经常出于责任而祈祷，就好比士兵在将军门前站岗一样。有时她祈祷是因为心中悲伤，特别是当她害怕遭奥利维埃遗弃的时候。她对待天主和对待丈夫一样既天真又虚假，她不将自己恳求的动机告诉上天，只是请求它帮助。从前她父亲去世时，最近她母亲去世时，她都曾有过狂热的虔诚、热烈的恳求，都曾激动地求助于看护我们、安慰我们的天主。

而今天，她偶然走进这所教堂，却突然深深地想祈祷，不是为某人或某事祈祷，而是为自己，仅仅为自己祈祷，就好比那一天她在母亲墓前一样。她需要帮助，她早上呼唤了医生，她现在呼唤天主。

她跪了很久，教堂里一片寂静，偶尔有脚步声。突然，她心中仿佛响起了敲钟声，她猛然惊醒，掏出表来不禁一惊。快到四点钟了。她赶紧去找女儿，奥利维埃肯定在等她们。

她们到达时，画家正在画室研究画幅上《遐想》的位置。他想完全重现那天他与安奈特在蒙索公园散步时见到的情景：一位穷苦的姑娘膝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在遐想。他犹豫了许久，是把她画成丑人还是美人？如果是丑人，她会更有个性，更引人深思，更动人心弦，更富哲理性。如果是美人，她会更迷人，发挥更大的魅力，更讨人喜欢。

他想以安奈特作为模特儿，因此便决定遐想者将是美丽的姑娘，她有一天会实现自己富有诗意的遐想；如果是丑姑娘，她

会没完没了地作着毫无希望的梦。

她们一到，奥利维埃便搓着手说：

“怎么样，奈奈小姐，我们要一起工作了。”

伯爵夫人似乎心事重重。她在椅子上坐下来，瞧着奥利维埃将一张花园的铁椅放在恰当的光线里。接着他打开书柜找一本书，犹豫片刻后问道：

“您女儿读什么书？”

“天啊，什么都可以。给她一本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吧。”

“《世纪传说》？”

“可以。”

他接着说：

“小姑娘，你坐在这里拿起这本诗集。翻到……第 336 页，有一首诗题为：《可怜的人们》。你聚精会神地读，慢慢读，一字一句地读，就好比在饮美酒，你要让自己陶醉，让自己感动。听听你的心会说什么。然后你合上书，抬头沉思，遐想……我这就准备绘画工具。”

他走到房间一角调配颜料。他将铅管里的颜料挤到薄薄的调色板上，颜料从铅管里弯弯曲曲地像小蛇一样钻出来，他不时地回头看那位专心看书的年轻姑娘。

他的心在抽搐，手在颤抖，他不知自己在干什么，将一小堆一小堆的颜料胡乱搅和在一起，因为这幽灵般的幻影和这张死而复活的面孔突然使他想起十二年前的此地此景，从而感到一种无法抑制的激情。

现在她读完了书，眼睛看着前方。他走近她，看见两滴晶莹的泪珠从她眼中流到脸颊上。他极为震动，忘乎所以，转身对伯爵夫人喃喃地说：

“天啊，她多美！”

但是他看见德·吉雅罗瓦夫人苍白的脸在痉挛，他大吃一惊。

伯爵夫人眼中充满恐惧，正凝视女儿和贝尔丹。贝尔丹走近她，惴惴不安地问道：

“您怎么了？”

“我要和您谈谈。”

她站起来，对安奈特简短地说：

“你等一分钟，孩子，我要和贝尔丹先生说句话。”

然后她很快走进旁边那间用作候见室的小客厅。他跟在她后面，懵懵懂懂，不知是怎么回事。当他们单独相对时，她抓住他两只手，结结巴巴地说：

“奥利维埃，奥利维埃，求求您，别让她当模特儿了！”

他困惑不解地问道：

“为什么？”

她急促地说：

“为什么？为什么？还用提这个问题吗？难道您真毫无感觉？为什么？啊，我早该想到这一点的，可刚才才发现……我现在没法对您讲……您去我女儿那里吧，告诉她我不大舒服，您再叫一辆出租马车，一小时后您来看望我。我单独接见您！”

“可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似乎马上要歇斯底里发作了。

“别管我。我不能在这里和您谈。您去找我女儿，再叫人雇一辆出租马车。”

他只得从命，回到画室。安奈特没有任何猜疑，又读起书来，那个富有诗意的可悲故事使她心中充满忧伤。奥利维埃对她说：

“你母亲身体不舒服。她进小客厅时差一点晕倒。你去她那

里。我去找一点乙醚来。”

他走出画室，跑进卧室取了一小瓶乙醚又回来。

她们正相互抱着哭泣。安奈特被《可怜的人们》感动至深，激动得流泪，伯爵夫人将自己的痛苦与女儿轻微的悲伤混合在一起，将自己的眼泪与女儿的眼泪流在一起，所以稍稍感到宽慰。

他等了一会儿，瞧着她们，不敢说话，感到一种无名的伤感。

但他终于说道：

“怎么样？好一点了吗？”

伯爵夫人回答说：

“是的，好一点。没关系。您叫车了吗？”

“是的，车一会儿就来。”

“谢谢您，朋友，我没事。最近太伤心了。”

“车来了！”一位仆人大声说。

贝尔丹隐隐地焦虑不安，将面色苍白、衰弱无力的女友扶到马车上，感到她的心在胸衣下怦怦跳动。

当他独自一人时，他问自己：“她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歇斯底里发作？”于是他寻找原因，围着真相转来转去而不敢揭开真相。最后，他总算靠近了：“对了，莫非她以为我在追求她女儿？不，那太荒唐了。”他用巧妙的、光明正大的论据来驳斥这种假定，并且很气愤：她居然把这种健康的，几乎是父爱的感情看成是某种形式的殷勤献媚。他渐渐对伯爵夫人不满，她怎能怀疑他如此卑鄙，如此下流呢？他打定主意，等一会儿回答她问题时，一定毫不留情地表示他的愤慨。

他急于向她解释，很快就出门去她家了。一路上他越想越气愤，思考该如何说理，如何措词，以证明自己无辜，对她的

猜疑进行报复。

她正躺在长椅上，满面愁容。

“怎么样?”他冷冷地说，“给我解释一下吧，刚才您那场无名火是怎么回事，亲爱的朋友?”

她用疲惫无力的声音说：

“怎么，您还不明白?”

“不，真不明白。”

“瞧，奥利维埃，您好好在您心里找一找。”

“我心里?”

“是的，内心深处。”

“我不明白。请您说清楚。”

“您好好往深处找找，看有没有对您对我都很危险的东西。”

“我再说一遍，我不明白。在您的想象里大概有点什么，可是在我的良知里，什么都没有。”

“我不是说您的良知，我是说您的心。”

“我不会猜谜。请您说明白一点。”

于是她慢慢抬起双手，握住画家的手不放，用字字心碎的声音说：

“当心，我的朋友，您要爱上我的女儿了。”

他骤然抽回手，像蒙受不白之冤的无辜者那样猛烈反击，指手划脚，越来越激愤，他为自己辩解，同时责备她竟然如此怀疑她。

她让他说了很久，她对自己刚才的话很有把握，根本不相信他的辩解，她又说：

“可我并不是在怀疑您，我的朋友。您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一无所知，正如今早我对我身上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一样。您好像说我指责您引诱安奈特。啊，不！啊不！我知道您忠诚正直，

值得尊敬和信任。我只是请求您，恳求您，看看心底深处，您对我女儿的感情苗头是否在不知不觉中超过了简单的友谊。”

他大为生气，越来越激动，再次表白他的忠诚正直，就像他在来路上自言自语说的那样。

她静等他说完，她心平气和，但对自己的判断坚信不移。她的脸色苍白得可怕，低声说：

“奥利维埃，您说的这些话我都清楚，我的想法和您一样。但是我肯定没有弄错。您听我讲，想一想，想清楚。我女儿很像我，她正是当初您爱上我时我的模样，所以您也会爱上她。”

“所以，”他叫了起来，“您就根据这纯粹的推测将这种事栽到我头上。多么可笑的推论：他爱我，我女儿像我，因此他会爱我女儿。”

他看到伯爵夫人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便用稍稍和缓的声音说：

“瞧您，亲爱的安妮，我喜欢她正是因为我在她身上看到了您。我看她时爱的只是您，只是您。”

“是的，所以我才这样痛苦，这样害怕。您还不清楚您自己的感觉。再过些时您就会清醒了。”

“安妮，您真疯了。”

“您需要证据吗？”

“是的。”

“您有三年没有去龙西埃尔了，尽管我曾多次邀请您。而这一次，人家建议您去找我们，您马上就去了。”

“啊！这可怪了！您在责备我不该去；既然我知道在您母亲去世以后，您身体不好，难道应该让您一人孤零零地呆在那里吗？”

“好吧，我不坚持这一点。可还有一件事：您急着要见安奈

特，连今天这一天也捱不过去，所以借口画画要我领她去您那里。”

“您为什么不设想我想见的是您呢？”

“您这样推论是对付您自己的，您想骗您自己，但您骗不了我。您再听听。前天晚上，法郎达尔侯爵来时，您为什么突然走了？为什么，知道吗？”

他迟疑着，无言以对，十分吃惊，十分不安，最后慢慢地说：

“可……我不知道……当时很累……而且，老实说，我受不了这傻瓜。”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一直就是这样。”

“对不起，我可听过您夸他。从前您是喜欢他的。说真话吧，奥利维埃。”

他思索了片刻，斟酌字句地说：

“对。可能是这样：我爱您，也爱您家里所有的人，所以才改变了对这个傻瓜的看法。要是间或与他相遇，我倒也无所谓，可是他几乎每天都来您家，我很不高兴。”

“我女儿的家将不是我的家。就说到这里吧。我知道您的心很坦诚。我想您会思考我刚才那番话的。等您想清楚了，您就会明白我指出的是一个巨大的危险，还来得及避免。您会当心的。现在谈谈别的吧，好吗？”

他局促不安，不再坚持，他不知道该怎么想，大概确实需要思考吧。在东拉西扯地谈了一刻钟以后，他起身告辞。

第 四 章

奥利维埃慢步回家，惶惑不安，仿佛刚刚得知一件秘密的家丑。他试图探测自己的内心，看看清楚，看看内心那本隐秘的书上到底写的是什么。书页似乎都粘在一起，只有外人能将它们分开，能翻阅它们。他当然不相信自己爱上了安奈特！伯爵夫人总是嫉妒而多疑，谨慎小心，所以早早就预感到危险，而且，在危险尚未出现时就提请他注意。但是明天，后天，再过一个月，这危险是否会出现呢？这是个直率的问题，他想作直率的回答。小姑娘勾起了他本能的柔情，但男人身上的这些本能数不胜数，其中有可怕的本能，也有无害的本能，不能混为一谈。例如他爱动物，尤其爱猫，他一看见猫身上那柔软光滑的皮毛就产生一种无法抑制的、肉感的欲望，想去抚摩那起伏柔软的猫背，想去亲吻产生电击感觉的猫毛。他对年轻姑娘的兴趣也有几分像这种朦胧而纯洁的欲望，这些欲望表明人的神经在不停地、无法平息地颤动。他作为艺术家又作为男人，被安奈特的清新鲜艳，被她含苞初放的美的生命，被她身上爆发的青春朝气所吸引，而他的心充满了与伯爵夫人长久爱情的回忆，因此，安奈特与母亲的酷似勾起了他往日的激情，使麻木的爱情恢复了最初的激情，他的心在战栗，仿佛在苏醒。苏醒？对了！正是这样。这个想法对他大有启迪。在多年沉睡以后，他现在苏醒了。如果他在无意识中真正爱上了安奈特，那么他会感到他整个人返老还童，他会燃起新的欲望，会成为另一个人。不，这女孩只不过吹旺了他心中原有的爱火。他爱的始终是母

亲，而且，由于女儿重现了母亲的青春，他对母亲爱得更深。他将自己的看法归结为这句令他宽心的诡辩：人一生只爱一次！在遇见另一个人时，你可能动心，因为每个人对每个人都产生吸引力和排斥力。所有这些影响产生了友情、一时的爱好、占有欲、短暂而强烈的情欲，但不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要求双方是天生的一对，在许多方面，在志趣、肉体、精神、性格方面相投相合并且被千丝万缕连在一起，而这种种方面形成一个总体。总而言之，人们爱的不是甲女士……或乙先生，而是一个女人或男人，一个从大自然诞生的无名的生物，一个具有器官、形态、心脏、精神、一般生活方式的女人，她像磁铁一样吸引我们的器官、眼睛、嘴、心脏、思想，以及我们一切肉体和精神的兴趣。人们爱的是一种典型，即在一个人身上所体现的全部品质，这些吸引我们的品质在其他人身上，却是孤立存在的。

对他来说，德·吉雅罗瓦伯爵夫人就是这个典型。他们的爱情经历了长久的岁月，而他毫不厌倦，这就是明证。安奈特在生理上与她母亲从前的模样十分相似，几乎以假乱真，因此他这个男人为之一惊，但并未动情，这有什么奇怪哩！他爱的是一个女人！从这个女人派生出另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女人。他不可能不把当初对第一个女人的热恋所剩下的残余感情转到第二个女人身上。这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任何危险，这种再生现象仅仅迷惑他的目光与记忆，他的本能并未误入歧途，因为他对那位年轻姑娘从未有过任何肉体欲望。

伯爵夫人责怪他嫉妒侯爵。真是这样吗？他再次严厉地反省，发现自己的确有点嫉妒。不过，这有什么奇怪呢？当你看见别的男人在追求女人时，不也总是嫉妒吗？当你在街上、在饭店、在剧院，看见一位先生挽着一位美女同行时，你不是也

产生小小的敌意吗？凡是拥有女人的男人都是敌手，因为他心满意足，他是胜利者，当然引起其他男性的嫉妒。再说，暂且不谈生理学问题，如果他对安奈特的好感由于他对母亲的爱情而加深是正常现象的话，那么，他对安奈特的未来丈夫稍稍怀有本能性仇恨不也是正常现象吗？他会轻而易举地克服这种不光彩的感情的。

然而，他内心深处仍然对自己和对伯爵夫人不满。他会感到她在怀疑他，他们的日常交往会受影响。他必须小心翼翼地、不厌其烦地注意自己对年轻姑娘的言语、举动、眼神、态度，因为他的一切言行都会引起母亲的怀疑。他郁郁不乐地回到家中，抽起烟来，烦燥不安，就像那些划了十根火柴才点着烟的人一样。他试图工作，但是他的手、眼和思想似乎已经对绘画生疏了，仿佛已经忘记了绘画，仿佛从未干过这一行。他挑了一幅已经动手的小画，想把它画完。画上是一个街角，有一位盲人在唱歌。贝尔丹瞧着自己的画无动于衷，不知从何下手，于是就端着调色板在画幅前坐下，全神贯注而又心不在焉地盯着它，但却视而不见。

突然，他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急燥：时间过得这么慢，每一分钟都永无止境。在去俱乐部吃晚饭以前，他无心工作，那他干什么呢？一想到上街他就心烦，人行道、行人、车辆、店铺都使他厌恶。他不想去拜访人，不论是谁，他恨所有他认识的人。

那么，他将干什么呢？他将在画室里踱来踱去，每一趟都瞧瞧钟面上那移动了几秒的长针。啊！他可是常常在房门和那只摆着许多小玩意的大箱子之间走来走去的。当他兴头十足、冲动激奋、工作轻松而顺利时，这间大画室显得明亮悦目、充满朝气，在这里来回走走是一种美妙的休息；可是，当他才思枯

竭、情绪低落时，当他觉得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他为之奔走时，这种走动便好像犯人困于囚室一样。他要是能在长沙发上睡睡，哪怕睡一小时，也好。可是，他睡不着，他激动不安，甚至颤抖不已。怎么会有这突如其来的恶劣心情？他想道：为了一件小事，我竟然神经质到这个地步。

于是他想拿本书看看。《世纪传说》仍然放在铁椅上，是安奈特放在那里的。他翻开书，读了两页诗，不知所云。他不知所云，就好像这些诗句是用外文写的。他再作努力，但仍然看不懂。"算了，"他自言自语说，"我大概是没法看懂了。"他突然灵机一动，知道如何打发晚饭前的两个小时了。他叫仆人准备洗澡水，他在温水中躺着，懒洋洋地，感到轻松一些，半醒半睡，直到随身仆人送来衣服并唤醒他。于是他去俱乐部，他平日的同伴们正聚集在那里，他们欢呼着热情欢迎他，因为他有几天没有露面了。

"我刚从乡下回来。"他说。

除了风景画家马尔当以外，所有这些人都极端瞧不起乡村。罗克迪阿内和朗达也去乡下打猎，但他们欣赏的不是树林和平原，而是野鸡、鹌鹑或山鹑如何在他们的枪弹下像羽毛破絮一样落在地上，或者被击中的小兔如何像小丑一样翻五六个筋斗，每次都露出尾巴上的白毛。除了这种秋冬的乐趣之外，他们认为乡村十分乏味。罗克迪阿内常说："我更喜欢小女人，不喜欢小豌豆。"

晚饭像往常一样，热热闹闹，高高兴兴，讨论热烈，但都是老生常谈。贝尔丹为了使自己振奋，说了不少话，显得滑稽有趣。他喝过咖啡，又与银行家利韦尔迪在台球室里玩过六十分以后，就离开了俱乐部，在玛德莱娜教堂与代布街之间闲逛，三次走过滑稽歌舞剧剧场，想进去又不想进去，差一点雇出租

马车去跑马场，后来又改变主意，朝新杂技场走去，突然他又毫无理由、毫无计划、毫无借口地折回来，走到马尔泽尔布大街。他走近德·吉雅罗瓦夫人的寓所时，放慢了脚步，心里想："我今晚又来，她会觉得奇怪吧？"但他又自我安慰说，再次探听她的健康状况有什么奇怪呢？

伯爵夫人正单独和安奈特呆在小客厅里，她仍然在给穷人织毛毯。

她见他进来，简单地说：

"噫，是您吗，朋友？"

"是的。我不放心，想来看看您。您身体怎么样？"

"还好。谢谢。"

她等了一会儿，有意地问道：

"您呢？"

他满不在乎地笑了起来，一面说：

"啊！我吗，很好，很好。您大可不必担心。"

她停下毛活，慢慢抬起眼睛，用充满祈求和疑惑的热切眼光盯着他。

"真的。"他说。

"那再好不过了。"她有点勉强地笑着说。

他坐了下来，在这个家里第一次感到不舒服，脑子一片空白，比白天在画幅前还厉害。

伯爵夫人对女儿说：

"你可以继续，孩子，这不会妨碍他的。"

他问道：

"她刚才在干什么？"

"在练习一首幻想曲。"

安奈特起身走到钢琴前。他不知不觉地用眼睛跟着她，就

像往常一样，因为她很漂亮。但他突然感到母亲正在注视自己，于是他赶紧转过头去，仿佛要在客厅阴暗的角落里寻找什么东西。

伯爵夫人从缝纫桌上拿起一个小小的金匣子，这是他从前送给她的，她打开小匣，将香烟递到他面前，说道：

“您抽烟吧，朋友，您知道，我们单独相处时，我喜欢您抽烟。”

他听从了。钢琴声响了起来。这是一首优美轻盈的老式乐曲，作曲家仿佛是在春天、在一个温柔的月夜里浮想联翩。

奥利维埃问道：

“这是谁的作品？”

伯爵夫人回答说：

“舒曼的，这首曲子不太出名，但很美。”

他越来越想看看安奈特，但他不敢。他只要稍稍动一下，稍稍转一下头就行了，因为他斜眼能看见为乐谱照明的两支燃烧的烛芯，但他猜到、看到伯爵夫人窥伺的眼光，所以他一动不动，目视前上方，仿佛对烟草的青烟颇感兴趣。

德·吉雅罗瓦夫人喃喃说：

“您没有话和我说了？”

他微微一笑：

“别怨我。您知道音乐使我入迷，它吸去了我的思想。过一会儿我再说话。”

“对了，”她说，“在妈妈去世以前，我为您练了一首曲子，还没有弹给您听过，等一会儿，等小姑娘弹完以后，我弹给您听。您看看它多奇怪！”

她的确有天才，能细致入微地领会音乐中的激情。这甚至是她吸引敏感的画家的最大魅力。

安奈特弹完舒曼的田园交响曲后，伯爵夫人便走去坐到钢琴前，于是从她指间流出一种奇怪的旋律，所有的乐句似乎都是吟诉，无数形形色色、千变万化的吟诉，在这些吟诉中夹着一个音符，它独一无二，一再出现，像节拍一样打破和切断吟诉，仿佛是一声呼叫，不停的、纠缠不休的单调的呼叫，仿佛某一个摆脱不开的思绪在声嘶力竭地向我们召唤。

可是奥利维埃正瞧着在他面前坐下的安奈特，他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听不懂。

他盯着她，什么也不想，心满意足，仿佛在瞧一件他被剥夺的、习以为常的好东西，他尽情饮吮她的模样，这是正常的，好比人们在干渴时饮水一样。

“怎么样？”伯爵夫人问，“美吗？”

他突然如梦初醒，赞道：

“美，太美了。这是谁的作品？”

“您不知道？”

“不知道。”

“怎么，您会不知道？”

“确实不知道。”

“舒伯特。”

他深有感悟地说：

“这就不奇怪了。真是美妙！您肯再弹一遍就太好了。”

她重弹一遍，他转过头端详安奈特，但也留心听音乐，兼顾眼福和耳福。

等德·吉雅罗瓦夫人回到原位以后，他出于男人伪善的本能，不再盯着年轻姑娘的金黄色侧影。姑娘正隔着灯坐在母亲对面织毛活。

他看不见她，但因她的在场而感到幸福，就好比旁边有一

个热烘烘的火炉。他很想迅速瞟她几眼，然后再将眼光收回到伯爵夫人身上，就像中学生乘老师背过身去时颠起脚看窗外的大街一样。

他早早告辞，因为他的嘴和头脑都处于瘫痪状态，而长久的沉默可能引起误解。

他来到街上，想漫步走走。每当他听过音乐以后，乐声总在他耳边久久回响，使他浮想联翩，仿佛旋律在遐想中延续，而且更为精确。乐曲再次出现，断断续续，转瞬即逝，带来一些孤立的、衰弱的、像回声一样遥远的节奏，接着戛然停止，仿佛让思想去理解音乐的含意，去探寻某种和谐温柔的理想。他向左拐，走上外马路，看见蒙索公园仙境般的灯光，走上园中环行的中央小径。一位看守人在慢腾腾地转来转去；有时驶过一辆夜间马车；一个男人坐在长椅上看报，身旁铜柱上的明亮园灯使他沐浴在一种发蓝的强烈光线里。草坪上、树丛间还有些别的电灯，寒冷而明亮的灯光在枝叶之间和草地上闪烁，使这个大公园充满一种苍白的活力。

贝尔丹背着手走在小径上，他想起曾和安奈特一同在这个公园里散步，那时他从她嘴里听到了她母亲的声音。

他在一张长椅上坐下，呼吸浇水后的草坪发出的清新气息，心头涌起种种热烈的期待，正是这些期待在青少年心中织成支离破碎但永无止境的爱情小说。他从前也曾有过这样的黄昏，这种听任想象力驰骋的、浮想联翩的黄昏，他惊异地发现这种想象力卷土重来，而这与他的年龄不符。

舒伯特的乐曲萦绕在他脑际，他时时想到安奈特，看到她在灯下低俯的脸，时时想到伯爵夫人古怪的猜疑。他不由自主地思考这个问题，探测隐秘的内心深处，因为在那里孕育着即将诞生的感情。这番不懈的探索令他激动；他时时在考虑安奈

特，心灵似乎走上了一条温柔梦想的道路；他再无法将她逐出记忆，他身上就戴着她的影子，正如从前，当伯爵夫人走后，他总是荒唐地感到伯爵夫人留在画室的四壁里。

突然，他对摆脱不开的记忆感到厌烦，站起身喃喃地说：

“安妮跟我讲这件事真是愚蠢。她现在倒是老让我想到小姑娘了。”

他回到家，为自己忐忑不安。他上床时，知道肯定睡不着，因为他的血管里流着狂热，心里沸腾着充满活力的梦想。他害怕失眠，害怕由心情激动而引起的令人焦燥的失眠，便想拿本书来看看。他曾经多少次稍一看书就安然入眠，于是他起床去书房想挑一本起催眠作用的好书，但是他那兴奋不已的大脑需要激情，需要找一位与这种激奋与期望的状态相吻合的作家。他本来喜欢巴尔扎克，这时却觉得他索然无味，他看不上雨果，蔑视一直使他动情的拉马丁，却贪婪地看上为一切青年所钟爱的诗人缪塞。他挑了一本缪塞的诗集，带回床上随意翻阅。

他再次躺下，像口渴的醉汉一样狂饮这些充满灵感的明白易懂的诗句，诗人充满灵感，像小鸟一样歌唱生命的黎明，而且它只能在清晨唱歌，到了大白天便寂然无声；诗人是个醉饮生命的男人，他将醉意化为响亮与天真的爱情颂歌，反映了年轻人充满强烈欲望的心声。

贝尔丹从来没有这样体会过这些诗句的物质魅力，它们激励感官，而几乎不触动智力。他读着这些热情洋溢的诗句，感到自己的心灵只有二十岁，正充满希望，他正是在这种青年人如痴如醉的心境中将全书大致读完。时钟敲了三点，他居然毫无睡意，起身将开着的窗子关上，并且把书放到房间中央的桌子上。夜间的凉气袭来，他的腰部感到一阵疼痛，这是在埃克斯城没有完全治好的腰伤，它仿佛是告诫，仿佛是劝告，于是

他无可奈何地抛开诗人，低声说："算了吧，疯老头。"接着便躺下，吹灭了灯。

第二天他没有去看伯爵夫人，他甚至下决心两天之内不去她家。但是不论他做什么，不管是试图画画、散步，还是到处串门、解闷，他始终摆脱不了对这两个女人无尽地思念。

既然下决心不去看她们，他就靠想念她们聊以自慰。他让自己的思想和心灵尽情地回忆。他沉醉于孤独的幻觉中，有时觉得这两个形象相互接近，但如他所熟悉的那样，它们并不雷同；有时它们却相互重迭，相互混同，合为一体，只有一张模糊的面孔，既不是母亲的面孔，也不完全是女儿的面孔，而是一个被他所热爱的女人的面孔，他过去，现在，将来永远都爱她。

于是，他后悔不该听任自己在感情的斜坡上下滑，他感到这感情既强烈又危险。为了摆脱和排斥这些感情，为了结束这甜蜜迷人的梦幻，他故意去想各种各样的事，各种各样的思考及默想的主题。但是枉然！他努力使自己分心，但是条条道路都回到同一地点，有一张金黄头发的年轻面孔似乎正埋伏在那里等他。不论他如何想绕弯逃掉，一种朦胧而无法避免的顽念始终附在他身上，围绕在他四周，处处堵截他。

那天傍晚他们在龙西埃尔的花园里散步时，他曾困惑地将这两个女人混淆起来，此刻他放弃思考和推理而去回忆，而去努力解释奇怪的激情时，这种扑朔迷离的感觉又卷土重来。他想道："怪了，难道我对安奈特有非分的感情？"他挖掘内心，感到一股炽热的感情，这是对一位很年轻的女人的爱情，她具有安奈特的容貌，但她不是安奈特。于是他怯弱地安慰自己："不，我不爱那姑娘，只是被她与母亲的相似所迷惑罢了。"

然而在他心中，龙西埃尔的那两天始终是热情、幸福、陶

醉的泉源。他一件一件地回忆起每个微小的细节，它们精确地再现，而且比当时更饶有趣味。在他对往事的这段追寻中，突然浮现出他们从墓园出来走的那条路和少女采花的场面，于是他猛想起自己曾答应一回巴黎就去给她买蓝宝石的矢车菊。

刹那间，他的种种决心被抛到九霄云外，他不再克制自己，拿起帽子出门，为能使她高兴而兴奋不已。

他来到德·吉雅罗瓦寓所时，仆人说：

“夫人出去了，小姐在家。”

他非常高兴。

“对她说我要见她。”

他蹑手蹑脚地溜进客厅，仿佛唯恐被人听见。

安奈特几乎立刻走了进来。

“您好，亲爱的大师。”她严肃地说。

他笑起来，握着她的手，在她身边坐下，说道：

“你猜猜我为什么来。”

她想了几秒钟：

“我不知道。”

“我要带你和你母亲去珠宝店，挑一个蓝宝石的矢车菊。这是我在龙西埃尔答应你的。”

年轻姑娘眉开眼笑地说：

“啊！可妈妈出去了。她一会儿就回。您等她回，好吗？”

“好的，如果时间不长的话。”

“啊！多么傲慢，和我在一起就嫌时间长。您把我当小孩了。”

“不，”他说，“不是你想的那样。”

他很想讨她喜欢，显得殷勤而有风趣，就像他当年风流倜傥时一样。这是一种本能的欲望，由于它，诱惑力才得以施展，孔雀才会开屏，诗人才会吟诗。话语滔滔不绝地涌上他的唇边，

他像当年风华正茂时一样侃侃而谈。年轻姑娘对这种谈兴很感兴趣，用正在她身上形成的那种狡黠和调皮的语气回答他。

他正在谈论一种观点，突然惊叫起来：

“您已经跟我说过多次了，我回答过您……”

她大笑起来，打断他的话：

“噫，您对我不用‘你’了！您把我当作妈妈了。”

他面红耳赤，哑口无言，然后嗫嚅地说：

“你妈妈跟我谈过许多次这个观点。”

他的口才消失了，他不知说什么好，感到害怕，莫名其妙地害怕这个小姑娘。

“妈妈回来了。”她说。

她听见了第一个客厅的开门声。奥利维埃像犯了过失一样惶恐不安，对伯爵夫人解释说他突然想起了过去的允诺，就来找她们俩人一起去珠宝店。

“我有一辆双座马车。”他说，“我可以坐折叠椅。”

他们出发了，几分钟后走进莫纳特拉珠宝店。

贝尔丹一生都与女人亲密相处，习惯于观察她们，研究她们，了解她们，关心她们，他探测并知道她们的爱好，像她们一样熟悉衣着、时新式样，以及女人私生活中的一切细微末节，常常与她们有同样的感受，而且，每次看见那些为女人增添美丽的精巧可爱的小商品时，他也几乎和女人一样喜不自禁，也像她们一样对漂亮的小装饰品兴致勃勃。织物使他的眼睛得到享受，花边使他的两手发痒，最微不足道的漂亮的摆设也使他兴趣盎然。在珠宝店里，他对橱窗肃然起敬，仿佛这是充满财富诱惑力的圣殿。珠宝商用灵巧的手指在深色呢绒桌面上转动着晶莹闪烁的钻石，也受到他的敬重。

他让伯爵夫人母女俩在这张深色桌前坐下，两个女人自然

而然地将手放在桌上。他指出要什么，于是珠宝商展示出形形色色的花式。

接着店主便把许多蓝宝石倒在桌上，任他们挑选四颗。他们挑了很久。两个女人用指尖将宝石翻倒在呢绒桌面上观看，然后小心翼翼地拿起来对着光线看，目光既很在行又充满热情。她们将挑出来的蓝宝石放在一边，然后再挑三颗祖母绿作为叶子，一小颗白钻石作为中央的露珠。

这时，奥利维埃正陶醉于赠物的喜悦之中，对伯爵夫人说：

“您能为我挑两个戒指吗?”

“我?”

“是的。一个给您，一个给安奈特！让我送给您们这两件小礼物，作为在龙西埃尔两天的纪念吧。”

她拒绝了，但他一再坚持。两人费了不少口舌，争论了很久，最后，好不容易他的想法占了上风。

店主取来戒指，一类是罕见的戒指，分别装在特制的首饰盒里，另一类戒指按类别排列在大方盒里，戒指的宝石在丝绒上争奇斗艳。画家坐在两个女人中间，像她们一样好奇而热情地在细格子中挑出一个又一个金环，将它们摆在面前的呢绒桌面上。金环分为两组，一组是初选就被淘汰的，一组是要再次挑选的。

时间在愉快中悄然流逝。这种可爱的挑选工作比世上一切乐趣都更迷人，它像戏剧一样千变万化，使人赏心悦目，它还令人动情，几乎富有肉感。对女人的心来说这是最美妙的享受了。

接着，他们便热烈地进行比较。在稍稍犹豫以后，这三位裁判一致同意了一枚蛇形的小金戒指，在蛇的细嘴与弯尾之间镶着一粒漂亮的红宝石。

奥利维埃满面笑容地站起身来。

“你们坐我的车吧，”他说，“我还要买东西，我先走了。”

但是安奈特邀母亲一起步行回家，因为天气这么好。伯爵夫人同意了，她谢过贝尔丹后，便和女儿一道走了。

她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两人都还沉浸在接受礼物的欢乐之中。接着她们便谈起刚才见到的、摆弄过的那些珠宝。它们似乎还在眼前闪烁，发出清脆的撞击声，带来欢快。她们穿过夏天傍晚五点钟时人行道上的人群。她们走得很快。一些男人回过头来瞧安奈特，一面喃喃地说些赞美的话。自从丧事以来，自从女儿穿上黑衣更显得美艳绝伦以来，伯爵夫人这是第一次与女儿一同上街。漂亮女人在穿过一堆男人时大放异采，引起他们的注意，受到他们的低声称颂，掀起了一小阵赞扬的骚动，伯爵夫人感觉到这一切，内心越来越紧缩，受到难以忍受的压力，就像那天傍晚在客厅里人们将小姑娘与她自己的肖像作比较一样。她不由自主地窥伺这些被安奈特吸引的目光，它们来自远方，擦过她的面孔一掠而过，然后突然固定在走在她旁边的那张金发面孔上。她在这些目光中猜到和看到默默的、迅速的赞美，那是献给恰似鲜花盛开的青春的，献给充满魅力的青春年华的，她想道：“我从前也和她一样，甚至更好。”突然，她想到奥利维埃，她再次像在龙西埃尔一样不由自主地想逃跑。

她不愿意在这种强烈的光线下，在人群中，被所有这些对她不屑一顾的男人们看见。就在不久以前，她还寻求，还挑起与女儿的对比，可那个时光已经遥远了。在这些行人中，今天谁还会想到对她们两人作比较呢？只有一个人可能想到，就在刚才，就在珠宝店里。是他？啊！多么痛苦！他怎能不时时刻刻作这种比较呢？他一见到她们在一起就一定想到比较，就一定回忆起往日，那时她去他家是多么鲜艳、多么美丽，对他的

爱情是多么充满信心！

“我觉得不舒服，”她说，“我们叫一辆出租马车吧，孩子。”

安奈特不安地问道：

“你怎么了，妈妈？”

“没什么，你知道，自从你外婆死后，我常常这样感到虚弱。”

第五章

固定的念头像缠人的绝症一样难以根除。它一旦进入心灵，便将心灵吞食。你什么也不再想，对什么也不感兴趣，做什么事也打不起精神。伯爵夫人不论做什么，不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不论是独自一人还是周围有人，都抛不开和女儿一同回家时所产生的念头：奥利维埃几乎每天都看见她们，他怎能不时时将她们作比较呢？

当然，他在不由自主地不停地作比较，他一刻也忘不了她们相似的面貌，何况他曾探寻过她们在姿势话语方面的相似。他每次来访，她就立刻想到这种比较，在他的眼神中看到这种比较，猜到这种比较，并且心里和脑子里进行注释。于是她痛苦地想躲藏，想消失，避免与女儿同时出现在他面前。

一切都使她感到痛苦，她在家中举止无措。那天晚上，当所有的人都注视站在她肖像前的安奈特时，她曾有一种被剥夺的感觉，如今这种感觉愈来愈强烈，有时令她愤怒。她不断责备自己不该偷偷希望解脱，不该有这种不可告人的打算：把女儿打发走，像打发一位处处碍手碍脚的客人一样。但她的确在不知不觉中巧妙地打发女儿，因为她必须奋斗才能不顾一切地

保住她所爱的男人。

安奈特的婚姻被最近的丧事耽搁了，现在也不能快办，因此伯爵夫人害怕，暗暗地提心吊胆，唯恐有什么事使这桩婚姻化为泡影，她几乎身不由己地尽量使女儿对侯爵产生爱情。

长期以来她施展了种种妙计以保住奥利维埃，现在这些妙计又变换了形式，更高明更隐晦的形式，为的是使两个年轻人相爱，又避免侯爵与画家相遇。

画家的工作习惯是决不出去吃午饭，晚上才出门访友，因此，伯爵夫人常常请侯爵来吃午饭。他来时带来了刚骑完马的蓬勃朝气和清晨的新鲜空气，并且兴高采烈地谈起社交界的种种轶事；在巴黎的秋天清晨，这些轶事仿佛飘浮在名流们骑马驰过的布洛涅森林小径上。安奈特很喜欢听他讲，对他带来的当日新闻很感兴趣，这是最新的新闻，而且仿佛涂上了一层别致有趣的光彩。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年轻人的亲密关系，一种同伴的情谊，更何况他们都热爱马匹。侯爵走后，伯爵夫人与丈夫用巧妙的言词赞扬侯爵，异口同声地夸奖侯爵，好让少女明白，如果她看上他就完全可以嫁给他。

她当然很快就明白了，她天真地考虑了一番，认为嫁给这位英俊青年是理所当然的，何况他会满足她的种种愿望，特别是她最珍惜的愿望——每天清晨骑着纯种马与他并肩驰骋。

于是，自然而然地，有一天，他们微笑地握握手，订了婚，仿佛这是早已决定的事。侯爵开始送礼，公爵夫人也把安奈特看作自己的女儿。总之，在白天安静的时光里，在这个亲密的小圈子里，众人齐心协力使这件事加快进行。侯爵晚上很少来，因为他忙于事务、交往、义务和责任。

晚上轮到奥利维埃了。他每周都来伯爵夫人家吃饭，有时在晚上十时与十二时之间还突然来访，讨杯茶喝。

他一进来，伯爵夫人就打量他，因为她急于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她对他的每一瞥眼光，每一个手势都立刻进行解释，并且焦虑地想道："他看见我们在一起时不可能不爱她。"

他也带来礼物。每个星期都带来两个小包，一包给母亲，一包给女儿。伯爵夫人每次打开装着珍贵礼品的匣子时，总感到难过。她很体会这种给予的欲望，她，作为女人，她的这种欲望从未得到满足；她总想送点什么，总想使他高兴，为他买点什么，去商店买个他喜欢的小摆设。

画家从前也经历过这种狂热，他常常拿着一小包礼物，带着同样的微笑和姿势来到她家。可是后来，这种狂热就消失了，而现在它又卷土重来。为了谁？毫无疑问，不是为了她！

他看上去很消瘦、疲乏。她料想他很痛苦。她将他的出现、神态、举止与开始对美丽的安奈特动情的侯爵作比较，两者截然不同：德·法朗达尔是钟情，而奥利维埃·贝尔丹是爱！无论他痛苦还是平静，她认为他在爱，但她希望自己看错了。

啊！当她和他单独在一起时，她多么想问问他，请求他、恳求他讲出来，承认一切，别对她隐瞒任何事。她宁可为实情哭泣，也不愿意因怀疑而痛苦，也不愿意对这颗紧闭的心一无所知；她感到在这颗心中另一个爱情正逐渐壮大。

她珍惜这颗心甚于自己的生命，十二年来，她用自己的爱情照料它，温暖它，激励它，信任它；她曾希望这颗心永远为她所有，被她征服，顺从她，热情地忠诚于她，直到生命的终结，然而如今这颗心却从她手中溜走了，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可憎可恶的命运呀！是的，这颗心突然关闭了，将秘密关在里面。她再无法靠一句亲密的话闯进去，再无法将自己的爱情藏进去，仿佛藏在对她单独开放的、忠实的隐蔽所。爱情、毫无保留的奉献，又有什么意思呢？你为他献出整个身心，整个生

命，献出你在世上的一切，可是，他看上了另一张面孔，便突然弃你而去，几天之内就变成了陌生人！

陌生人！他，奥利维埃？他还是像从前一样与她说话，同样的字句，同样的声音，同样的音调。然而，他们之间隔着一点什么，某个难以解释、难以捉摸、难以克服的东西，某个不足道的东西，可是，一旦风向变了，它能使帆船远去。

的确，他在远去，他对安奈特的目光使他离开伯爵夫人，一天比一天更远。他自己不想看清自己的心底深处。他感觉到骚动的爱情和无法抵御的吸引力，但是他不愿意去追究，而是得过且过，听任命运的安排。

他现在感兴趣的只是晚上与这两个女人一同吃饭和闲坐，因为她们在服丧期，没有任何社交活动。他在她们那里遇见的只是一些无足轻重的人，经常是科尔贝尔夫妇与米扎迪厄，因此他几乎认为世上只存在他和她们。公爵夫人与侯爵只是在早上与中午来，他遇不到他们，便尽力把他们忘掉，心想婚事可能无定期推迟了。

何况安奈特从来不当他的面谈起德·法朗达尔先生。这是出于本能的羞涩还是出于女人的秘密直觉？这种直觉使女人的心对未知物有所预感。

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生活毫无变化。秋季来临，由于政治动荡，议会比往常提前开会。

议会复会的那一天，德·吉雅罗瓦伯爵计划在饭后带德·莫尔特曼夫人、侯爵和安奈特去听议会辩论。越来越闷闷不乐的伯爵夫人说她留在家里。

他们吃完饭，坐在大客厅里喝咖啡。大家都很快活。伯爵为议会复会感到高兴，这是他的唯一乐趣，所以他妙趣横生地谈论当前局势及共和国面临的困难。

侯爵显然已经爱上了安奈特，一面瞧着她，一面热情地与伯爵答话。公爵夫人既欣赏外甥的爱情也欣赏政府的困境。重新开动的暖气设备首次散发热气，使客厅热烘烘的，帷幔、地毯、墙壁都发出热气，而被窒息的鲜花的芬香很快便蒸发掉了。在这间飘着咖啡芳香的、关闭的客厅里，大家亲密无间，心满意足，像是一家人。突然房门大开，奥利维埃·贝尔丹出现了。

他在门口停住了，大惊失色，进退两难，仿佛丈夫当场抓住了通奸的妻子。一种无名的怒气和激动使他说不出话来，显然他的心已被爱情蛀蚀殆尽。人们对他隐瞒的一切，他自己对自己隐瞒的一切，现在都暴露无遗，因为此刻他看到侯爵已经是作为未婚夫稳稳进入了这个家庭！

在气恼中，他明白了他原来不愿知道，而且别人也不愿告诉他的事。他不用打听人们为什么不把这筹备中的婚事告诉他，他猜到了原因；他的眼光变得严厉，它们与面红耳赤的伯爵夫人的目光相遇。他们相互理解。

他坐了下来。他的意外地来访似乎打断了大家的谈兴，一片沉默，接着公爵夫人和他谈话，他简短地回答，声音突然变得古怪。

周围这些人又谈起话来，他瞧着他们，心里想："他们骗了我。他们要付出代价的。"他特别怨恨伯爵夫人和安奈特，突然识破她们那并无恶意的掩饰。

伯爵瞧瞧时钟，惊叫道：

"啊！啊！该走了。"

然后转身对画家说：

"我们去参加议会复会后的第一次会议。我妻子一人在家。您愿意和我们一起去吗？我会很高兴的。"

奥利维埃冷冷地回答说：

“不，谢谢。我对您的议会不感兴趣。”

安奈特走近他，活泼地说：

“啊！来吧，亲爱的大师。您一定比议员们更使我们开心。”

“不行，真的。没有我你们会很开心的。”

她感到他闷闷不乐，便一再邀请以表示关心。

“来吧，画家先生。我向您保证，我不能没有您。”

他脱口而出地说了一句话，既来不及将话语截住也来不及改变语调：

“算了吧！您不会在乎我的，就像对别人一样。”

她对他的声调感到惊奇，叫了起来：

“噫！瞧，他不再用‘你’了。”

他唇上挂着一种勉强的微笑，这微笑泄露他内心的痛苦。他浅浅地鞠了一躬说：

“我迟早总得改变习惯的。”

“为什么？”

“因为您要结婚，而您的丈夫，不论他是谁，有权认为我用‘你’是很不合适的。”

伯爵夫人连忙说：

“将来再说吧。但是我想安奈特未来的丈夫不会为老朋友的亲昵称呼而斤斤计较的。”

伯爵喊道：

“来，来，该走了！我们要迟到了！”

该走的人都站了起来，按习俗握手或亲吻，然后和伯爵一同走了出去。公爵夫人、伯爵夫人与女儿每次见面或告别时都要彼此亲吻。

他们单独留了下来。她和他，站在再次关上的房门的帷幔前面。

“请坐，朋友。”她轻声说。

但是他几乎粗暴地说：

“不了，谢谢。我也走。”

她低声恳求道：

“啊！为什么？”

“因为我大概来得不是时候。请原谅我不告而来。”

“您怎么了，奥利维埃？”

“没什么。我只是后悔打搅了一场精心组织的快乐聚会。”

她抓住他的手：

“您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要去看看议会第一次会议，正准备走。我是要留下来的。您此刻来，正好我一人在家，真是再巧不过了。”

他冷笑说：

“巧，是呀，我来得巧！”

她抓住他的手腕，死死盯住他，低声说：

“您得承认您爱她！”

他挣脱双手，再也控制不了烦燥的心情：

“您这样想真是疯了！”

她又抓住他的手臂，手指紧扯着衣袖，恳求地说：

“奥利维埃！承认吧！承认吧！我要知道！我敢肯定这一点，但我还是要知道！我要知道！……啊！您不明白我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

他耸耸肩：

“您要我怎么样呢？您胡思乱想，是我的错吗？”

她把他拖到最里头的那间客厅里，在那里谁也听不见他们说话。她靠在他身上，气喘吁吁地抓住他的礼服，把他拖到小圆沙发前，强迫他坐下，然后她也靠着他坐下。

“奥利维埃，我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求求您，告诉我您爱她！我知道这一点，您所做的一切都让我感到这一点，我不再有任何怀疑，我会死去，但是我要您亲口对我说！”

他还在挣扎，于是她在他面前跪下，用嘶哑的声音说：

“啊！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您真的爱她吗？”

他一面想扶起她，一面叫道：

“不，不！我向您保证没有！”

她伸出手，将手贴到他嘴上，不让他说话，嗫嚅地说：

“啊！别撒谎。我受不了！”

接着，她将头倒在这个男人膝上，抽泣起来。

他只看见她的后颈，只看见一大堆夹杂着许多白丝的金发，一种无限的怜惜，无限的痛苦向他袭来。

他双手抓住厚厚的头发，猛烈地板过她的脸，看见那双泪水晶莹、茫然失措的眼睛。他一一亲吻这双泪汪汪的眼睛，一面不停地说：

“安妮！安妮！我亲爱的，亲爱的安妮！”

她竭力笑一笑，像十分伤心的孩子那样犹豫地说：

“啊！我的朋友，对我说您仍然稍稍爱我。”

他又亲吻她：

“是的，我爱您，亲爱的安妮！”

她站起来，再次在他身旁坐下，握着他的双手，温柔地看着他：

“我们相爱这么久了，不该就这样结束。”

他紧紧抱着她：

“为什么要结束呢？”

“因为我老了，而安奈特又像您认识我时的模样！”

他用手指摁住她痛苦的嘴唇，说道：

“又来了！求求您，别再谈这件事。我敢发誓您弄错了！”

她重复说：

“只要您还稍稍爱我！”

他又说：

“是的，我爱您。”

他们手握着手，默默地呆了很久，十分激动，满心忧愁。

她最终打破了沉默，低声说：

“啊！我剩下的日子不会快活的。”

“我要尽力使您快活。”

黄昏前两小时的多云天空的阴影渗进客厅，逐渐使他们沉入秋天傍晚的灰色薄雾中。

时钟敲了几下。

“我们呆得很久了。”她说，“您该走了，可能有人进来，而且我们都不冷静！”

他站起来，拥抱她，像从前一样亲吻她半开的嘴，然后两人像夫妻一样挽着胳膊再次穿过两个客厅。

“再见了，我的朋友。”

“再见了，我的朋友。”

门帘在他身后再次落下。

他走下楼梯，朝玛德莱娜教堂方向走去，他不知自己在干什么，仿佛挨了一拳，晕头转向，两腿发软，发热的心怦怦直跳，像一块着火的破絮在胸腔里折腾。他漫无目的地走了两个小时，或者三个甚至四个小时，精神恍惚，身体疲乏，勉强能提脚迈步。随后他回到家中思索。

看来他爱上了这个小姑娘！现在他开始明白，为什么在蒙索公园散步以后他在她身边有那种种感受，他从她嘴里听出另一个声音，另一个从前曾唤醒他的爱情的声音，于是尚未熄灭、

尚未冷却的爱情慢慢地、无法抵制地重新苏醒，而且一直在掩饰自己。

他该怎么办？他又能怎么办呢？等她结婚以后，他尽量少见她，也只能这样了。目前他还继续去德·吉雅罗瓦家，免得别人生疑，谁都不会知道他的秘密的。

他一反常态，在家里吃晚饭。然后他叫人把画室的大炉子升起来，因为夜里肯定很冷。他甚至叫人点亮分枝吊灯，仿佛他害怕黑暗的角落。接着，他把自己关在画室里。一种奇异的、深沉的、生理性的、悲伤已极的感情压抑着他！这种感情堵在他的喉头和胸中，充斥在他萎靡不振的筋肉和虚弱无力的心灵中，房间的四壁使他感到沉重，他的全部生活，艺术家的生活和男人的生活，都在这里。墙上挂的每一幅习作使他想起每一次成功，每一件家具都勾起回忆。然而，成功与回忆都已成往事！他的生活呢？它多么短暂、空虚与忙碌！他作画，再作画，一直作画，此外还爱过一个女人。他还记得那些激动人心的黄昏，在约会以后，他在这个画室里整夜踱来踱去，兴奋不已。幸福的爱情使他快乐，在社交界的成功使他快乐，荣誉使他得到罕有的陶醉，他经历过这种种难以忘怀的洋洋得意的时刻。

他爱过一个女人，也被她爱过。他从她那里接受过洗礼，进入了激情与柔情的神秘世界。她几乎强迫他打开他的心扉，现在他再也无法关上。另一个爱情，在他不知不觉中，从这个缺口冲了进来。另一个爱情，或者还是原先的爱情，只是被一张新面孔所激励，只是更为强烈，因为人在衰老时更需要爱。这么说他爱上了这小姑娘！不必斗争、反抗、否认了，他爱她，同时绝望地知道她不会给予他一丝怜悯，她不会知道他的剧烈痛苦，她会嫁给另一个男人。这个思想一再出现，挥之不去，他感到一种生理痛苦，很想像被拴住的狗那样大叫，因为他像狗

一样被拴住，被制服，一筹莫展。他越想越激动，在这间像过节一样灯光通明的大房间里大步走来走去。被触动的伤疤使他疼痛难忍，他想用对旧日爱情的回忆，对他的第一次生死之恋的回忆来舒缓疼痛。他曾为伯爵夫人的肖像作过一件复制品，他将它保存在壁橱里，此刻他将它取出，放到画架上，又在它前面坐下来欣赏。他想象画中人正是他从前爱她时的模样，生动活泼，但他的这番努力毫无效果，画面上出现的始终是安奈特。母亲已经隐没，消失，让位给酷似她的这另一个人。这是那个小姑娘，她的头发颜色稍浅，她的微笑更调皮，神色中更带嘲弄，他感到自己的身心不再属于另一个女人，而是属于这个年轻姑娘，正好比下沉的船只属于波涛！

他站起身，将画翻一个面，避免这个幻象。他无法解开忧愁，便去卧室将书桌的一只抽屉拿到画室里来，抽屉里藏着情妇的全部信件。这些薄薄的纸片躺在那里，仿佛躺在床上，层层迭迭，形成厚厚一打。他将两手插进这些关于他们俩人的故事里，浸泡在他们长久爱情的见证里。他瞧着这个窄窄的木棺材，这一大堆层层迭迭的信躺在里面，信封上只写着他的名字。这里面讲的是爱情，是两个人的相互依恋，是两颗心的故事。信纸已经发黄，上面有红色印记，他俯下头，吸进一种陈旧的气味，那是封存的书信所散发的忧郁的气息。

他想再读读这些信，从抽屉最底下抓出一把最早的信。他一封一封地打开，记忆从信中跃出，十分精确，使他的心灵颤抖。有许多信他曾随身带了好几个星期，在这些柔言蜜语的娟秀字迹中，他找到了被遗忘的旧日激情。突然，他的手指碰到了一条精致的绣花手绢。这是什么？他想了一会儿，记起来了。有一天，在他家中，她曾因为嫉妒而哭泣，后来他偷了这条沾满泪水的手绢，作为纪念！

啊！多么可悲！多么可悲的东西！多么可怜的女人！

从抽屉深处，从往事的深处，许许多多的回忆像雾气一般升了上来，这只是已干涸的现实所发出的难以捉摸的雾气，但他仍然为之痛苦，并且对着这些书信哭泣，好比对着离开人世的死人哭泣。

对旧日爱情的回忆使他产生了一种新的、年轻的热情，一种无法克服的、充沛的柔情，他眼前出现了安奈特那张容光焕发的面孔。他曾经热烈地爱过母亲，欣然成为她的仆人，现在他又爱上了小姑娘，欣然成为她的奴隶，一个四肢发抖带着无法打碎的铁镣的老奴隶。

他内心深处感到这一点，无比惊恐。

他想弄明白她为什么，又怎么会使他如此神魂颠倒？他对她了解甚少！她只是一个心灵尚沉浸在青春睡眠中的女人。

而他，已经快到生命的末日了。这个孩子用几分微笑和几绺头发居然就能使他神魂颠倒，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金发小姑娘的微笑和头发居然使他想下跪和磕头！

有谁知道，从来有谁知道为什么一张女人的脸会突然对我们产生毒药的效力呢？我们用眼睛饮吮她，她成为我们的思想和肉体！我们为她沉醉，为她发狂，为这个被我们摄入体内的形象而生，也愿为她而死！

一张面孔有时能不可思议地、残酷地控制男人的心，使之痛苦！

奥利维埃·贝尔丹又走来走去。夜已深沉，炉子也灭了。户外的寒气透过玻璃窗渗了进来。于是他上床躺下，继续遐想和痛苦，直到天明。

第二天，他不知为什么早早起了床，神经紧张，无所措手足，像风向标一样东转西转，举棋不定。

他必须分分心，找点事做，突然记起俱乐部的几位朋友常在每个星期的这一天去土耳其浴室，在那里按摩和吃午饭。他很快穿好衣服出门，希望蒸气浴和淋浴能使他松弛下来。

他一出门，便感到寒气逼人。这是第一次霜冻的初寒，它在一夜之间驱散了夏天的最后余热。

沿着马路，枯黄的阔叶像密雨般落下，发出轻微的脆响。从宽阔马路的这一头到那一头，在两侧的房屋之间，一望无际的枯叶纷纷落下，仿佛被一把细细的冰刀锋利地从树枝上割下。枯叶盖满了马路和人行道，在几小时里使它们酷似初冬时的森林小径。脚踩上去时，枯叶发出清脆的响声，有时，阵风使枯叶堆积起来，形成隐约的波浪。

这是一个季节结束和另一个季节开始的过渡期，它显出一种特殊的风味或凄凉，死亡的凄凉或再生的风味。

奥利维埃走进土耳其浴室，他离开了冰冷的街道，全身即将浸泡在热气里；一想到这里，他那忧愁的心满意地战栗起来。

他迅速脱下衣服，将侍者递来的薄披巾围在腰间，走进了那扇向他打开的带夹垫的门。

一阵仿佛来自远处的、强劲的、炙热的空气使他呼吸急促，仿佛感到窒息，他穿过一个摩尔式走廊，那里有两盏东方式的灯。一个长着卷曲短发的黑人正等在那里，他只围着腰带，上身黝黑发光，四肢肌肉发达，他很快迎上前来，为贝尔丹掀开走廊另一端的门帘，于是贝尔丹走进这个圆形的大蒸气浴室。浴室很高，寂静无声，几乎像殿堂一样神秘。光线通过上面的圆穹和彩花玻璃射进这个铺着瓷砖的圆形大厅，大厅的细瓷墙面上饰有阿拉伯式的图案。

各种年龄的男人，几乎一丝不挂，在默默地踱着慢步，另一些人则抱着手臂坐在石凳上，还有些人在轻声交谈。

炙热的空气使贝尔丹一进来就不停地喘气。在这个令人窒息的、有装饰画的圆厅里，人体被蒸气熏烤，腿部呈古铜色的黑人或摩尔人按摩师来回走动，一切显得古朴而神秘。

画家看见的第一个人是朗达。他像古罗马角斗士一样来回走动，为自己雄健的胸脯和交叉在胸前的粗壮手臂而自豪。他是蒸汽浴室的常客，像被人喝采的演员一样在这里表演，而且以行家自居，对巴黎所有强壮男人有争议的体魄进行评价。

“您好，贝尔丹。”他说。

他们相互握手。朗达又说：

“嗯，出出汗是再好不过了。”

“是的，非常好。”

“您看见罗克迪阿内吗？他在那边。我一早就去找他的。啊！您瞧瞧这副骨头架子。”

一位瘦小的先生从面前走过，他的膝盖朝外翻，手臂干瘪，腰部瘦骨嶙峋，引起堪称健康典范的这两位老先生的耻笑。

罗克迪阿内看见了画家，便朝他们走过来。

他们在一张长石桌上坐下，像在客厅里一样交谈起来。几位侍者走来走去送饮料。不时传来按摩师拍打赤裸的肉体的声音，还有淋浴的喷水声。从大厅的各个角落都传出持续不断的汩汩水声，使整个空间充满了轻轻的雨滴声。

时时有一位新来者向这三位朋友打招呼，或者走过来与他们握手，其中有胖胖的阿里森公爵、矮小的埃皮拉蒂亲王，还有弗拉什男爵。

罗克迪阿内突然说；

“瞧，法朗达尔！”

侯爵手叉着腰走了进来，像美男子一样泰然自若，步履潇洒。

朗达低声说：

“这小子像古罗马斗士！”

罗克迪阿内转身问贝尔丹：

“他要娶您朋友的女儿，是真的吗？”

“大概是吧。”画家说。

此时此地，此情此景，这个问题震撼了奥利维埃，使他猛然感到绝望与愤慨。他所依稀瞥见的可怕的现实在刹那间变得十分尖锐，他努力克制自己才没有向侯爵扑过去。

他站起来。

“我累了。”他说，“我马上去按摩。”

一位阿拉伯人走过。

“阿赫默德，你有空吗？”

“有空，先生。”

于是他快步走开，免得和法朗达尔握手，后者在浴室里慢慢绕场一周，正朝他走过来。

休息大厅里十分安静，中间是一个种着非洲花木的花坛，花坛中央是喷射的水柱，四周是一圈小房间，里面摆着床。贝尔丹在这里没有呆上一刻钟便觉得侯爵在跟踪自己，威胁自己，侯爵很快会来，而他就不得不伸出手去，把侯爵当作朋友，但心里却想杀死他。

他很快又来到堆满落叶的马路上。落叶都已经被阵风刮到地上，不再在空中飘舞。风愈来愈强劲，红黄两色的地毯在颤动，摇动，在人行道与人行道之间起伏波动。

突然，房顶上掠过一阵呼啸声，这是风暴发出的吼叫，与此同时，从马德莱娜教堂方向刮来一阵狂风，钻进了大马路。

所有的落叶似乎正盼着狂风，等它一到便纷纷扬扬地飘起来。

落叶在风中奔跑、集聚、盘旋、飞升到房顶。风在追逐它们，仿佛在追逐疯狂的畜群，畜群飞奔，奔向巴黎城郊，奔向郊外自由的天空。等大片落叶与灰尘在马尔泽尔布城区的高处消失以后，马路与人行道赤裸裸地露了出来，干净得出奇。

贝尔丹想道："我该怎么办？我该做什么？上哪里去？"他想不出别的办法，只好回家。

他见到一个报亭，买了七八份报纸，希望能消磨一两个小时。

"我在家吃饭。"他回家时对仆人说，然后就来到画室。

他坐了下来，但他坐不住，因为全身烦燥不安，像头疯狂的动物。

他浏览报纸，却无法聚精会神；他读新闻，却全然不知所云。他懵懵懂懂地看到一篇文章，吉雅罗瓦的名字使他一震。文章讲的是伯爵发言的那次议会会议。

这引起了他的注意，此刻他看见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蒙特罗塞将于十二月底在大歌剧院举行专场演出的消息。报上说这将是音乐界的一次盛会，因为蒙特罗塞离开巴黎已经六年，在全欧及美国取得空前成功，何况此次还有著名瑞典女歌唱家赫尔森同台演出，她也有五年未在巴黎演出了！

突然，奥利维埃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欲望，他想邀请安奈特去欣赏这场演出，但转念一想，伯爵夫人还在服丧，不会应允，得另想办法。只有一个办法：挑选一个位于舞台上方的包厢，那里很隐蔽。如果伯爵夫人不愿意来，就请安奈特的父亲和公爵夫人一同来。但这样一来，他必须将包厢献给公爵夫人，那么他必须邀请侯爵！

他犹豫和沉思了很久。

显然婚事已定，甚至婚期吉日也定好了。他猜到伯爵夫人

为什么急于了结这件事，他知道她会在最短期间将女儿嫁给法朗达尔。他对此无能为力，既无法阻止，也无法改变或推迟这件可怕的事！既然此事无法避免，还不如自我克制，掩饰自己的痛苦，假装高兴，不要再像刚才那样冲动。

对，他将邀请侯爵，一来可以打消伯爵夫人的怀疑，二来他将成为这对年轻夫妇家里的座上客。

吃过午饭，他立刻去歌剧院，预定了一个在舞台幕布后面的包厢。订好以后他就急忙去吉雅罗瓦家。

伯爵夫人很快就出来了，为头天晚上的感人场面仍然激动不已。

“您今天就来了，您真好。”她说。

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给您带来了东西。”

“什么？”

“歌剧院的一个包厢，舞台上的包厢，看蒙特罗塞和赫尔森的唯一一场演出。”

“啊，朋友，多可惜！可我在服丧呀！”

“您服丧快到四个月了。”

“可我确实去不了。”

“那安奈特呢？您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那她和谁去呢？”

“和她父亲，我要邀请公爵夫人，也想邀请侯爵。”

她直直地盯着他，真想凑过嘴唇去亲吻他。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重复说：

“邀请侯爵？”

“对呀！”

她立即对这种安排表示同意。

他装出漠不关心的神气问。

“他们的婚期订了吗?”

“是呀，差不多。我们希望快一点，这是在妈妈去世以前就决定的。您还记得吗?”

“是的，当然记得。订在什么时候?”

“一月初。对不起，我没有早点告诉您。”

安奈特走了进来。贝尔丹的心像弹簧一样怦然跳了起来，他对她的全部感情突然激化成一种奇怪的强烈敌意。当嫉妒刺激爱情时就是这样。

“我给您带来了一件东西。”他说。

她回答说：

“看来我们之间是肯定以‘您’相称了。”

他摆出一副父亲的架式：

“听我说，孩子。我知道婚事正在筹备之中。既然过一阵肯定要用‘您’，还不如早点开始。”

她不高兴地耸耸肩，伯爵夫人一言不发，注视远方，心情紧张。

安奈特问道：

“您给我带来什么了?”

他谈起演出以及他的邀请。她欣喜欲狂，像调皮的小姑娘一样跳起来搂住他的脖子，亲吻他的双颊。

他差一点晕倒;她那清新沁人的小嘴轻轻触动他的两颊，他明白自己永远不会痊愈了。

伯爵夫人的面孔绷得紧紧的，对女儿说：

“你父亲在等你。”

“是的，妈妈，我这就去。”

她一面送着飞吻，一面跑开。

等她一走，奥尔维埃就问道：

“他们要去旅行吗？”

“是的，三个月。”

他情不自禁地喃喃说：

“那更好了！”

“我们可以恢复以前的生活。”伯爵夫人说。

他低声说：

“但愿如此。”

“在这以前，可别忘了我。”

“不会的，我的朋友。”

头天晚上她的哭泣使他冲动，现在他又表示要邀请侯爵去看歌剧院的演出，这两件事使伯爵夫人重获希望。

但这希望为时不长。不到一星期她就重新怀着嫉妒，忐忑不安地窥伺这个男人脸上流露的种种痛苦。她不可能不了解这些痛苦，因为她本人都一一经历过。安奈特时时在她身边，她更感到自己的挣扎是白费力气。

一切都使她难以忍受：年龄与丧服。从前她积极地、讲究地、巧妙地打扮自己，在他面前神采奕奕，而现在她穿上黑衣便一筹莫展，显得苍白与憔悴，而年轻的女儿穿上黑衣则更光彩照人。安奈特回巴黎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但却那么遥远，那时她还高傲地与女儿穿同样的衣服，以炫耀自己。此刻她真想将丧服从自己身上扯掉，因为它使她丑陋，使她痛苦。

如果她能采用一切办法保持美貌，如果她能挑选和使用与面孔相配的浅色衣料，那么她那垂死的魅力会具有一种精心渲染的威力，与女儿不事渲染的美同样迷人，她仍然会是最迷人的女人。

她很熟悉衣着的作用，晚上的衣着应该富有刺激性；上午

的衣着应该柔软，充满肉感；撩人的便服应该一直穿到和熟朋友们共进午餐时，这种衣服将女人起床时的韵味一直保持到正午，给人一种炽热的物质的印象：刚离开床，刚走出香喷喷的卧室。

可是，像苦役犯一样穿着这件阴森森的衣服，而且要穿整整一年，她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一年！她将在这件黑衣里被囚禁一年，一筹莫展，无计可施。而在这一年中，这件黑衣使她在每一天，每个小时，每分钟都感到自己在衰老。如果她那可怜的病体在焦虑的心情下继续蜕化，那么，一年以后她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这些念头一直盘据在她脑中，破坏了她的情趣，使原本快乐的事变成了痛苦的事；她失去了坦然的乐趣，不再感到满意或高兴。她拼命想摆脱压得她喘不过气来的不幸，因为，要是没有这纠缠不清的苦恼，她本会十分幸福、轻松、健康的！她仍然保有轻松而清新的灵魂，仍然保有年轻的心，仍然保有刚开始生活的热情以及难以满足的幸福欲望，这欲望甚至比从前更难以满足，此外她还有一个心驰神往的欲望——爱。

而现在，一切美好的东西，赋予生活以情趣与价值的一切甜蜜的、美妙的、有诗意的东西都弃她而去，仅仅是因为她衰老了。一切都完了！然而她还是像少女那般一往情深，像少妇那般激动热情。衰老的只是她的肉体；她那罩在骨头上的可怜的皮肤，已逐渐凋谢，像木器上的罩单一样变得陈旧。这种衰落的思想笼罩着她，挥之不去，几乎成为肉体痛苦。顽念使皮肤变得敏感，衰老成为一种可感知的持续感觉，正好比冷热的感觉。像身上发痒一样，她感觉皱纹正慢慢爬上前额，面颊与颈部的皮肤正逐渐松弛，那些使皮肤憔悴的无数小纹正日益增多。

正如一个受疾病折磨的人身不由己地要时时搔痒，她恐惧地感觉到飞速时光所造成的可憎而细微的后果，因此也身不由己地想在镜子里看看这个后果。她召唤这种衰老的痕迹，强迫它来，死死盯着它，一看再看，不断地识辨它，用手触摸它，仿佛要肯定它的存在。最初这只是断断续续的思想。每当她在家中或别处看到可怕晶体的光滑镜面时，这种想法就出现。她在人行道上站住，在商店橱窗里照照自己，商店门口的任何一块玻璃都仿佛伸手扯住她。这是毛病，是中了邪。她口袋里装着一个很精致的象牙粉盒，粉盒像核桃那么大小，盒盖内侧有一面难以觉察的小镜子，她在走路时常常将粉盒打开握在手中，举起来照照自己。

她在挂满帷幔的客厅里坐下来看书或写信，这项新工作使她分心，但是思想很快又回到那个顽念上来。她努力奋斗，尽量分心去想些别的事，尽量去继续工作，但是枉然，欲望在刺激她，她情不自禁地很快放下手中的书或笔，朝书桌上那面旧的银柄小镜子伸过手去。她的整个面孔出现在精心雕刻的、椭圆形的镜框里，仿佛是张旧日的面孔，仿佛是上世纪的肖像，仿佛是曾新鲜一时但已被日光晒得黯然失色的水粉画。她长久地注视自己，然后厌倦地将小镜放回桌上，又开始工作，但是她刚刚读了两页书或者写了二十行字，一种无法克服的、令人痛苦的欲望再次攫住她：她又想照镜子，又伸出手去拿镜子。

镜子现在成为令她气恼的家常摆设，她随时拿在手中把玩，在接待朋友时也拿来照照，有时生气得大叫，将它在手中翻来覆去，仿佛它是仇人。

有一天，她终于对这场搏斗忍无可忍，于是她将镜子扔到墙上摔成碎片。

丈夫将破镜拿去修配，过了一阵将一面更明亮的镜子还给

她。她向他道谢，只好收下镜子，留在身边。

她每日早晚都关在房中，身不由己地一再耐心细致地凝视自己，凝视那张不知不觉中被蹂躏的面孔。

她躺下时无法入睡，重新点燃蜡烛，睁眼呆着，心想失眠和忧愁更无可挽回地加深飞驰时光的痕迹。在静静的夜里，她听着钟摆的单调而有规律的滴答声，它仿佛在低声说："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她的心痛苦已极，她将毯子捂住嘴，绝望地呻吟。

从前，她和别人一样，也意识到岁月的流逝及由此发生的变化。每年冬天、春天或夏天，她都对别人说，也对自己说："这一年我变了许多。"但她始终美丽，虽然姿色稍有不同，因此她对时间毫不在意。可是今天，她不能平静地看待季节的缓慢变化了，她突然发现，突然明白，时光在急剧地流逝。她突然意识到时间在飞奔，那些永无止尽的一分一秒在飞驰，这种飞驰难以觉察，但你仔细一想却感到无比惶恐：急奔的每分每秒钟都在吞噬人们的身体和生命。

在这些痛苦的黑夜之后，她终于在暖和的床上进入比较平静的半睡眠状态，直到贴身女仆进来拉开窗帘，升起清晨的炉火。她仍然萎靡不振、昏昏沉沉、半醒半睡、头脑麻木，但心中却升起一种本能的、天赐的希望，这希望照亮和充实人们的心灵和微笑，直至生命的末日。

现在每天早上一起床，她就迫不急待地要向天主祈祷，祈求他赐予平静与安慰。

她在一个橡木制的大基督像前跪下，这是奥利维埃发现的稀有珍品，是他的礼物。然后她闭着嘴，用自言自语的心灵的声音祈求，向这位殉道者基督发出痛苦的哀求。她如痴如狂，需要有人听见她，援救她；她和所有跪拜的信徒一样，在不幸中

轻信一切，她相信基督在聆听她，在聆听她的请求，也许还被她的痛苦所打动。她不要求基督做他从未为任何人做的事，不要求基督让她至死保持魅力、青春和美，她只要求稍稍休息与喘息。她当然会衰老，会死去！可为什么这么快？有些女人很老还风韵犹存！基督不能让她成为这种女人吗？基督也受过许多痛苦，如果他允许她将所剩不多的、取悦于人的魅力再保持两三年，他将多么仁慈！

她并没有说出这些话，但她的生命在含糊不清的呻吟中，向基督作这番哀诉。

接着她站起来，坐到梳妆台前，像祈祷一样热切而专心致志地摆弄香粉、乳膏、眉笔、粉扑和小刷，用这些东西制造一个美丽的，但单调而脆弱的石膏面孔。

第　六　章

在大马路上，人人嘴上都挂着这两个名字：艾玛·赫尔森和蒙特罗塞。越走近歌剧院，这两个名字愈频繁。在招贴柱的巨幅海报上，它们更是十分醒目。傍晚的空气中颤动着盛会的激情。

人们所称道的“国家音乐学院”是一座沉重的建筑，它蹲在黑色的天空之下，向聚集在门前的公众炫示它那富丽堂皇的白色门廊及大理石圆柱。看不见的聚光灯将它照得通明，仿佛是舞台布景。

骑警在广场上维持秩序，无数辆马车从巴黎各个角落驶向这里，在玻璃车窗后面一簇簇浅色衣饰和苍白面孔依稀可见。

四轮轿式马车和双篷四轮马车络绎不绝地驶进专用的拱廊下，停定以后，从车上走下上流社会的夫人小姐们及其他女士，人人都是千金之躯，打扮得如同仙女，穿着饰有昂贵的皮毛、羽毛或花边的晚礼服。

整个闻名遐迩的楼梯成了仙境胜景，穿戴如皇后的女士们鱼贯而行、款款上楼，钻石在胸前和耳下晶莹闪光，长袍在身后的阶梯上拖着。

观众早早就来到剧场，因为谁也不愿错过这两位著名艺术家的任何唱段。分枝吊灯洒下的灯光将宽大的楼厅照得通明，人们拥挤着就坐，人声嘈杂。

公爵夫人、安奈特、伯爵、侯爵、贝尔丹与德·米扎迪厄先生已经在舞台上方的包厢里就坐了。从他们那里只看得见帷幕后面；幕后有人在谈话、奔跑、喊叫、还有穿工作服的布景人员、穿礼服的先生、穿演出服的演员。但是从垂着的帷幕外传来深沉的人声，可以感到人群近在咫尺。这些人十分兴奋，动个不停，他们的激动似乎穿过帷幕一直传到后台。

即将演出的是《浮士德》。①

米扎迪厄讲述这部歌剧首次在歌剧院上演时的种种趣闻轶事，它最初反响平平，后来才轰动一时。米扎迪厄还谈到最早的扮演者及他们的演唱风格。安奈特斜身对着他，带着年轻人观察世界贪婪的好奇心听他讲，有时温柔地瞧一眼未婚夫，也就是几天以后的丈夫。她现在爱他，天真地爱他，也就是说爱他所代表的对未来的种种希望。她沉醉于初次体验的生之欢乐，她热切盼望幸福，因此她兴高采烈，满怀希望。

奥利维埃将一切看在眼里，对一切了如指掌。他在这个隐

① 《Faust》，德国诗人歌德的诗剧，后被法国音乐家古诺改编为歌剧。

秘的、无能的、嫉妒的爱情的台阶上一级一级往下滑，一直滑到产生痛苦的火源，在这里，心灵像肉体一样被火烧得噼啪直响。此刻他站在包厢深处，像受刑者一样轮流瞧着两位年轻人。

响起三下击木声，接着是乐队指挥轻轻敲打乐谱架的清脆的声音，一切骚动声、咳嗽声、低语声顿时中止。在短暂而深沉的寂静以后，升起了序曲开场的音乐，神秘的音乐充满了剧场，它是看不见的，但却无法阻挡，它在人体中蔓延开，立刻将神经和心灵投入一种充满诗意的、物质性的狂热中。在人们呼吸的清新空气中跳动着使人侧耳细听的声波。

奥利维埃坐在包厢最里边，十分痛苦，仿佛这音乐又触动了他内心的伤疤。

帷幕拉开，贝尔丹又站起来，舞台上是间炼金术士的工作间，浮士德博士已在沉思。

这部歌剧他听了不下二十次，几乎能背下来，所以他的注意力由舞台转向大厅。他的视线被舞台斜斜挡住，只看得见大厅的一角，这一角包括楼下正厅前座直到最高层楼座，在这整整一小片区域，他认出了许多观众。正厅前座上坐着一排排系白领带的男人，仿佛是人物陈列馆，其中有他的熟朋友、社交人士、艺术家、记者，所有那些从不错过时髦盛会的人。他看见坐在楼厅和包厢的女士们，暗暗说出她们的名字。洛什里斯特伯爵夫人坐在舞台侧面的一个包厢里，娇美迷人，稍远一点是一位新娘，德·埃贝兰公爵夫人，她已经举起了望远镜。“这就开始了。”贝尔丹想道。

人们聚精会神，动情地听着男高音蒙特罗塞发出对生命的悲叹。

奥利维埃想道：“真是可笑！这个浮士德，神秘而奇妙的浮士德，正在表达他对世界的厌恶和人生的虚幻，而观众们担心

的只是他的声音变了没有。”

于是他像旁人一样凝神细听。通过平庸无奇的歌词和动人心弦的音乐，他突然深有所感，感悟到歌德所臆想的浮士德的心灵。

他从前读过这部作品，觉得诗句很美，但并不十分感动，而今晚，他突然觉察到作品具有极深的内涵，因为他自己就仿佛是浮士德。

安奈特稍向包厢外侧欠着身子，全神贯注地听。观众席上传来满意的低语声，因为蒙特罗塞的声音比从前更准确、更宽厚。

贝尔丹闭上眼睛。他一个月以来的见闻、感受、遭遇刹那间都成为他的爱情的附属品。他将世界，也将自己投入梦魂萦绕的爱情之中。凡是他所见到的美丽和珍贵的东西，凡是他所想象的迷人的东西，他都立刻在思想上献给安奈特，他无时无刻不在想自己的爱情。

现在，他聆听浮士德的哀诉在自己内心深处的回响，他突然萌生了死的欲望，以死来了结悲伤，了结毫无希望的、痛苦的恋情。他瞧着安奈特清秀的侧影，发现坐在她后面的德·法朗达尔也在端详她。他觉得自己老了，完了，没有希望了！啊！不再期待，不再希望，甚至连拥有愿望的权利都没有，在生活中降级退役，正像一位年迈退休的公职人员一样，这是多么残酷的折磨！

掌声爆响，蒙特罗塞大获成功。由拉巴里埃尔扮演的魔鬼靡非斯特从地下钻出来。

奥利维埃从未听过拉巴里埃尔演唱这个角色，所以十分注意。当初奥班曾用富有戏剧性的男低音，后来富尔又用迷人的男中音演唱过这个角色，这个回忆使奥利维埃分心片刻。

但是突然间蒙特罗塞的一句歌词以无可抵御的威力打动了他的心。浮士德对魔鬼说：

我要包含一切的珍宝
我要青春

男高音歌唱家穿着丝织短上衣，腰间挂着剑，头戴一顶饰有羽毛的帽子；作为乔装打扮的歌唱家，他显得高雅、年轻、英俊。

一片嗡嗡的赞美声。歌唱家英俊潇洒，颇博得女人们的好感，但奥利维埃却相反，他大失所望，因为这个变形淹没了歌德诗剧中令人心碎的形象。他眼前只是充满美丽唱段的仙境以及才华横溢的演员，他只听他们的歌声。那位穿紧身短上衣的男人，那位唱着华彩乐句、摇头摆尾、炫示歌喉的漂亮小伙子使他厌恶。这不是真实的、不可抵御的、阴沉的浮士德骑士，不是诱惑玛甘泪的浮士德。

他又坐下，刚才听到的乐句在他脑中回响：

我要包含一切的珍宝
我要青春

他默默念着这句歌词，内心在痛苦地吟唱，眼睛一直盯着在包厢的方框中显露的、安奈特金黄色的后脑，深深感到这个无法实现的愿望是多么辛酸。

此刻蒙特罗塞已经尽善尽美地演完第一幕，观众欣喜若狂。掌声、跺脚声、叫好声像风暴一样席卷全场，长达好几分钟。在所有的包厢里，女士们都拍着手套，站在她们身后的男人们则

一面拍手一面叫好。

帷幕降下，又连续拉开两次，观众的热情有增无减。帷幕第三次降下，将公众与舞台连带舞台上方的包厢隔开，这时公爵夫人与安奈特仍继续鼓掌，因此男高音歌唱家向她们微微点头表示感谢。

“啊！他看见我们了。”安奈特说。

“多了不起的艺术家呀！”公爵夫人喊着说。

贝尔丹向前倾身，怀着隐隐的不满和鄙夷，瞧着这位引起满堂喝采的演员，他正从两个支柱中间下场，一只手叉腰，一条腿僵挺着，摇摇摆摆，俨然一副舞台人物的派头。

人们谈论起蒙特罗塞来。他颇受女人们垂青，这与他的才华一样闻名遐迩。他去过各国首都，受到女人们崇拜。她们早就得知他魅力无穷，所以他一上场她们就禁不住怦怦心跳。据说他对这种狂热不太在乎，他追求的是音乐上的成就。鉴于安奈特在场，米扎迪厄只好用隐语讲述这位英俊歌唱家的生活，公爵夫人听得津津有味，她明白，她能理解为什么女人们对他那么疯狂，因为他的确英俊迷人、潇洒、高雅，而且还是了不起的音乐家。她最后笑着说：

“是呀，怎能抵制他声音的魅力呢？”

奥利维埃很生气，出语尖刻。他真不明白人们为什么欣赏蹩脚演员。蹩脚演员总是表演与本人完全不同的角色，拙劣地扮演理想人物；他们只不过是夜间上场的、涂脂抹粉的模拟人像罢了，按每晚的价格什么都演。

“您在嫉妒他们。”公爵夫人说，“你们这些上流绅士和艺术家，你们不喜欢演员，因为他们比你们更受欢迎。”

接着她转头问安奈特：

“嗯，小姑娘，你刚走进生活，你的眼光是公正的，你觉得

这位男高音怎么样?”

安奈特肯定地说:

“我觉得他挺不错。”

三下击木声，第二幕开场。幕启时正是乡村节日。

赫尔森的歌喉美妙绝伦。她的声音似乎比往日更宏亮，而且娴熟自如。她的确是最伟大、最卓越、最美妙的女歌唱家，她的世界声誉不亚于德·俾斯麦先生和德·莱塞普先生[①]。

浮士德朝她奔过去,用迷人的声音唱出那充满魅力的话语。

美貌的小姐，我可以不可以
挽着手儿把你送回府去?

美丽动人的金发女郎玛甘蕾答道:

不，先生，我不是小姐，也不美貌
不需要挽着别人的手…

一阵兴奋的战栗传遍全场。

帷幕落下时，掌声如雷。安奈特不停地鼓掌，贝尔丹真想抓住她的手阻止她。一种新的痛苦在折磨他的心。在幕间休息时，他一言不发，用带有敌意的思想跟踪那位使安奈特激动不已的、可恶的歌唱家，跟踪他到后台，并且确实看见他在化装室里往脸上加涂白粉。

帷幕拉开时是《花园》那一场戏。

大厅里立刻洋溢着爱情的狂热,这段音乐像亲吻一般轻柔,

① Lesseps (1805—1894)，法国著名外交家。

而演唱者又如此出众。这不再是蒙特罗塞和赫尔森这两位名演员，而是理想世界中的两个人，甚至不是两个人，而是两个声音，两个永恒的声音：恋爱中的男人和顺从的女人；两个声音一同表达充满诗意的人间温情。

浮士德唱道：

让我，让我端详你的脸……

从他嘴里飘出的这些音符充满了爱慕、热情与恳求。刹那间，人人心中都充满了对爱的渴望。

奥利维埃记得自己曾在龙西埃尔的花园里，在别墅窗下低声念过这句话。在此以前，他觉得这句话平庸无奇，而此刻他却脱口而出，仿佛是最后的爱情呼唤，最后的祈求，最后的希望，他这一生所能期待的最后恩宠。

他不再往下听，再什么也听不见。他看见安奈特用手绢擦眼睛，他感到一阵撕心裂肺的嫉妒。

她在哭泣！这么说，她那颗对爱情至今茫然无知的女人的心正在苏醒，正在跳动，正在激动。他与她不过咫尺，而她根本没想到他；她感悟到爱情能使人神魂颠倒，而这个感悟，这个启蒙归功于那位拙劣蹩脚的歌唱演员！

啊！他不再怨恨德·法朗达尔侯爵了，这个傻瓜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明白！他恨的是那个穿着紧身上衣的男演员，是他开启了这位年轻姑娘的心扉。

他真想扑到她身上，仿佛她即将被一匹奔马撞倒，他想抓住她的手臂，拉开她，拖开她，对她说："我们走吧！我们走吧！求求您！"

她多么专心致志地听，多么激动！而他却多么痛苦！他早

已痛苦过，但没有到这种痛不欲生的地步。他记忆犹新，因为嫉妒的痛苦像是被触动的伤疤。那是在龙西埃尔，在从墓园回家的路上，他第一次看到这个像小动物一样独立不羁的姑娘从他手边溜掉，他根本控制不了她。她从他身边跑开去摘野花时，他感到一种强烈的愿望，想阻止她奔跑，想留住她的身体；而今天，逃跑的是她的心灵，无法捕捉的心灵。啊！其实他对这种折磨人的气恼，早有体会，那是些不可告人的、小小的创伤，它们在恋爱的心灵上不停地留下伤痕，他记起那许多令他难受的小小的嫉妒，它们一天天地、一下一下地折磨他。每当她注意什么事，欣赏、喜爱、渴望什么事，他就妒火中烧，他持续地、难以觉察地嫉妒一切，因为它占有了安奈特的时间、目光、注意力、欢乐、惊讶、感情，从他那里夺去了她。他嫉妒他所不知道的一切，她在做什么，她出门去哪里，她在读什么书，总之，凡是使她高兴的事物，他都嫉妒。例如那位因在非洲英勇负伤而轰动全巴黎的军官，例如那位她从未谋面，但听过米扎迪厄朗诵的年轻诗人；总之，人们在她面前夸奖——哪怕只是泛泛几句——的任何男人都使贝尔丹嫉妒，因为当你爱上一个女人时，你不会心平气和地容忍她对别人稍感兴趣。你急切地需要她只看见你，其他人一概看不见，一概不认识，不欣赏。万一她想转头看看或认认某人时，你赶紧扑到她面前转移她的视线或吸引她的全部视线，否则你就痛苦不堪。

歌唱家仿佛正在剧场里散布和摘取爱情，奥利维埃如坐针毡，他怨恨观众为歌唱家鼓掌喝彩，怨恨那些在包厢里激动不已的女人，怨恨那些男人，那些将这位自命不凡的歌唱家奉若神明的傻瓜。

艺术家！他们叫他艺术家，著名艺术家！这个小丑，他的表演与原著精神相去万里，而居然大受欢迎！啊！这就是上流

社会的公平与智慧；这些音乐爱好者愚昧无知、自命不凡，而人类艺术的大师们却为他们劳作终身。贝尔丹看见他们鼓掌、喊叫、如痴如狂，长期潜伏在他这位傲慢自负的成名者内心的敌意突然激化为狂怒，他恨这些仅仅凭出身和金钱而拥有权力的傻瓜。

他沉湎于自己的心事中，一言不发，直到演出结束。等最后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平息以后，他伸出手臂让公爵夫人挽着，同时安奈特挽起侯爵的手臂。他们随着男男女女的人流走下那个大楼梯，这人流好比是华丽而缓慢的瀑布，中间夹着裸露的双肩、豪华的裙衣和黑色的礼服。后来，公爵夫人、安奈特、她父亲、侯爵一同坐上马车走了，剩下奥利维埃·贝尔丹与米扎迪厄留在歌剧院广场上。

突然，贝尔丹对米扎迪厄产生了某种好感，或者说某种自然而然的兴趣，好比是他乡遇故人，因为在这些陌生和冷漠的人群中，他感到茫然不知所措，而和米扎迪厄在一起，毕竟还可以谈谈安奈特。

因此他挽起米扎迪厄的手臂。

"您不马上回家吧。"他说，"夜色多好，我们走一走。"

"愿意奉陪。"

他们夹在夜晚的人群人中朝玛德莱娜教堂走去，这是剧院午夜散场时分，刹那间马路上熙熙攘攘，但为时不长。

米扎迪厄满脑子是新闻，有上千个贝尔丹称之为"时新菜谱"的应景话题，于是便就两三个感兴趣的问题滔滔不绝地谈起来。画家挽着米扎迪厄的手臂，听而不闻地任凭对方饶舌，窥伺时机将话题转向安奈特。他一心想着爱情，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他走着走着，嫉妒使他像从马上坠地一样疼痛不已，精疲力竭，意气消沉，因为他知道他在世上再没有希望了。

他会越来越痛苦，没有任何希望。他将一天天地打发空荡荡的日子，远远地看着她生活，看着她享受幸福，看着她被爱与爱。情人！也许她会像母亲一样有一个情人。他感到身上有这么多各式各样、错综复杂的痛苦泉源，种种不幸向他涌来，心碎肠断是无法避免的苦果；他茫然失措，从现在起就进入难以想象的垂死阶段。谁也不可能像他那么痛苦。他突然想到诗人们臆想出西叙福斯① 无效的劳动，坦塔洛斯② 难忍的饥渴和普罗米修斯③ 的被秃鹫吞噬的心，这些诗人多么幼稚！啊，如果他们预见到，观察到一个老年男子对一位少女的爱情，他们会怎样表达这个不再被爱的人的隐密可怕的挣扎，怎样表达一种徒劳无效的欲望的折磨，怎样表达比秃鹫更可怕的一张金色小脸对衰老的心灵的啄食！

米扎迪厄还在滔滔不绝，贝尔丹始终想着安奈特，几乎情不自禁地低声打断他：

"安奈特今晚真可爱。"

"是呀，很美……"

画家唯恐米扎迪厄又继续原先的话题，便接着说：

"她比她母亲当年更漂亮。"

米扎迪厄漫不经心地重复说："是的……是的……是的"，他的思想并没有转入这个新话题。

---

① Sisyphe，希腊神话中的人物。西叙福斯在阴间被罚朝山顶推一巨石，未到山顶，巨石又滚回山下，他只得重新开始，如此反复不已。

② Tantale，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坦塔洛斯在阴间被罚站在齐头的水中，旁边是果实累累的树枝，但他无法喝水，也无法摘果子，所以饥饿难当。诗人品达罗斯曾描写过这个人物。

③ Prométhée，希腊神话中的人物。普罗米修斯因盗天火被钉在高加索的山崖上，任凭秃鹫每日啄食他的心肝。这个形象曾启示许多诗人，其中有赫西奥德·埃斯库罗斯、拜伦、雪莱等。

奥利维埃努力稳住他，巧妙地用米扎迪厄最关心的事将他拴在这个话题上，又说：

“等结婚以后，她的沙龙将是巴黎第一流的。”

此话立即见效。这位美术督察官是地道的社交绅士，他立即头头是道地对德·法朗达尔侯爵夫人将在法国社会上的地位进行分析。

贝尔丹听着他讲，他看到安奈特坐在一间灯光灿烂的大客厅里，被先生女士们簇拥着。这个幻象使他嫉妒。

他们走在马尔泽尔布大街上。在路过吉雅罗瓦寓所门前时，画家抬起头，从窗帘的缝隙中似乎透出室内的灯光。贝尔丹立刻猜想也许公爵夫人和外甥被邀请在那里喝茶。一阵狂怒袭上心头，他痛苦之极。

他仍然抓着米扎迪厄的手臂，有时对米扎迪厄关于未来年轻侯爵夫人的议论稍加反驳以提高谈兴。这个平凡的声音在谈论她，使她的形象在他们周围的黑夜里飞舞。

他们来到维利埃大街画家的寓所门前。

“您进来吧？”贝尔丹问道。

“不了，谢谢。已经很晚，我该睡觉了。”

“来吧，就呆半小时，我们还可以聊聊。”

“不行，真的。太晚了！”

在刚才那番打击以后，奥利维埃一想到孤零零地独处便不寒而栗。他手上还抓着一个人，他不会放他走。

“上来坐坐吧，我让您挑幅画，我早就想送给您了。”

米扎迪厄知道画家们并不总是慷慨大方的，而且许诺是个健忘的东西，所以勿失良机。他作为美术督察官，也巧妙地收藏了一些画。

“我跟您进去吧。”他说。

他们走了进去。

仆人被唤醒，端来掺热糖水的烈酒。他们谈论了一会儿绘画，但谈兴不大。贝尔丹拿出一些习作给米扎迪厄看，让他挑一幅最喜欢的。米扎迪厄犹豫不决，因为在煤气灯下他看不清色调。最后，他挑了一幅小姑娘们在人行道上跳绳的画，而且立刻要把礼物随身带走。

“我明天叫人送到府上吧。”画家说。

“不了，我今晚就带走，睡觉前可以欣赏欣赏。”

无法留住他。奥利维埃·贝尔丹再次孤独一人，独自呆在这个寓所，这个充满回忆与痛苦激情的牢笼中。

第二天早上，仆人送来早茶与报纸，发现主人正坐在床上，苍白得可怕。

“先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仆人问道。

“没事，有点头痛。”

“先生要不要点什么东西?”

“不要，天气怎么样?”

“在下雨，先生。”

“好了，没你的事了。”

仆人将茶具和报纸放在那张普通小桌上，便出去了。

奥利维埃拿起《费加罗报》，打开来，头条文章的标题是《现代绘画》。文章过分渲染地赞扬了四五位年轻画家。他们在色彩的运用上独具匠心，强调色彩的效果，因此自诩为革命派与天才的革新派。

贝尔丹和所有的老辈人一样，不喜欢这些新人，对他们唯我独尊的态度甚为不满，对他们的理论也不以为然。他读起这篇文章来，很快从不安转为愤怒。他瞟了一眼下文，突然看到自己的名字，看到一句话的最后几个字，仿佛当胸挨了一拳：

“奥利维埃·贝尔丹的陈旧的艺术……”

他一直对批评和赞扬都十分敏感。他喜欢听人赞扬，当之无愧，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他受到批评时的痛苦大于受到赞扬时的快乐，因为他对自己忐忑不安，而这种不安又来自持续的优柔寡断。从前，在他盛极一时时，众人对他顶礼膜拜，所以他对讽刺挖苦毫不在意。而今天呢，面对不断涌现的新艺术家和新崇拜者，他受到的赞誉越来越少，非难却越来越多。他感到自己与有才华的老一辈画家一样，不再被年轻人尊为大师了。由于他聪明敏锐，最微不足道的影射就像开门见山的攻击一样使他痛苦。

他的艺术家的自尊心在这空前的打击下流着血。他气喘吁吁地将文章再看一遍，好一字一句看个明白。文章以放肆的侮辱口吻将他与几位同行扔进了废纸篓。他从床上起来，唇边还默念着这几个字：“奥利维埃·贝尔丹的陈旧的艺术。”

他从未如此悲伤，如此失望，他感到一切都完了，他的身体和他的思想都完了，心灵陷入一种从未有过的绝望的痛苦中。他在壁炉前的椅子上坐着，两腿伸向炉火，没有力气动弹，没有力气做任何事，一直坐到下午两点钟。接着，他感到需要安慰，需要握住忠诚的手，需要看见忠贞的眼睛，需要听见同情自己、帮助自己、抚慰自己的友好话语，于是，和平时一样，他去伯爵夫人家。

他进去时，安奈特正独自在客厅里，她背着身子站着，很快地在一个信封上写地址。在她身旁的桌上有一份打开的《费加罗报》。贝尔丹同时看见报纸和少女，茫然失措，不敢走上前去！啊！要是她看过报怎么办？她转过身来，她一心想着自己的事，便若有所思地、急匆匆地对贝尔丹说：

“啊！您好，画家先生。对不起，我不能陪您。我的裁缝在

楼上等我。您知道，在结婚期间，裁缝可是重要人物。我让妈妈来吧，她正在和我的艺术家斟酌讨论哩。我需要她时再请她上去几分钟好了。”

于是她连奔带跑地走了，显得急急忙忙。

她突然离去，没有一句热情的话，没有温柔地看他一眼，而他是那样爱她……爱她……他惊惶不安。他的眼光再一次落到《费加罗报》上，心想：“她看过了！文章在胡谄，在否定我。她不再相信我了。我在她眼里将一文不值。”

他朝报纸走了两步，仿佛要去掴一个人的耳光，又在想：“也许她没有看报。她今天事情很多。不过，吃晚饭时，有人肯定会当她的面谈起这篇文章，她会去看的。”

他不由自主地、几乎不加思索地拿起报纸，折迭起来，塞进衣袋，像小偷一般敏捷。

伯爵夫人进来了。她一看见奥利维埃那张死灰色的痉挛的面孔，便猜到他已到了痛苦的极限。

她朝他奔过去，用全部身心奔过去。和他一样，可怜的她已心碎肠断，面容憔悴。她将双手搭在他肩上，死死盯着他说：

“哦，您很悲伤！”

这一次他不再否认，他感到喉头一阵痉挛，喃喃说：

“是的……是的……是的！”

她觉得他快要哭出来，便把他拉到客厅最阴暗的角落，那里有一面旧式丝绸屏风，后面藏着两张安乐椅。俩人在这个精致的绣花屏障后面坐下，雨天的灰暗像帷幕一样遮住他们。

她怜悯他，被他的痛苦所打动，又说道：

“可怜的奥利维埃，您多么痛苦呀！”

他将白发苍苍的头靠在情妇肩上。

“您想象不到我多么痛苦！”他说。

她悲伤地喃喃说：

“啊！我早就知道了，早就感觉到了。我看到这一切是怎样产生，怎样发展的！”

他感觉受到责难，说道：

“这不是我的错，安妮。”

“我知道……我不怪您……”

她微微转过身，将嘴唇轻轻贴到奥利维埃的眼睛上，碰到一滴辛酸的泪珠。

她全身颤抖，仿佛吞下一滴绝望的泪。她一再说：

“啊！可怜的朋友……可怜的朋友……可怜的朋友！……”

稍等片刻以后，她又说：

“这是因为我们的心没有老。我的心仍然充满活力！”

他想说话，但抽抽噎噎地说不出来。她任他靠在自己身上，听着他胸中哽住的抽泣。长久以来自私的爱情焦虑一直折磨她，此时又重新攫住她，她用大祸临头时令人心碎的声音说：

“天啊！您这么爱她！”

他再次承认：

“啊！是的，我爱她！”

她思索了一会儿，问道：

“您从来没有这样爱过我？”

他不加否认，他正处于坦露真情的时刻，低声说：

“没有。那时我太年轻。”

她不觉一惊：

“太年轻？为什么？”

“因为那时生活很快活。只有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才会孤注一掷地去爱。”

她又问道：

“您在她身边和当年在我身边感觉一样吗？”

“也一样也不一样……但差不多是一回事。男人怎样爱女人，我当时就怎样爱您。至于她，我像爱您一样爱她，因为她就是您，但是这种爱成为某种无法遏止的、摧毁性的、胜过死亡的东西。它在烧毁我，正好比大火烧毁房屋一样！”

一丝嫉妒驱散了她的怜悯，她安慰他说：

“可怜的朋友！再过几天她就要结婚，就要走了。您见不到她，也许就会痊愈了。”

他摇摇头：

“啊！我已经完了，完了！”

“不，不！三个月见不到她，这对您就足够了。您认识她已经十二年，可是只用了三个月就爱上了她，爱得比我还深。”

他无比哀痛地恳求说：

“安妮，您不会抛弃我吧？”

“我能做什么呢，朋友？”

“别让我孤单一人。”

“我会尽量去看您的。”

“不，让我尽量呆在这里。”

“呆在她身边。”

“也呆在您身边。”

“在她结婚以前，您不能再见到她。”

“啊！安妮！”

“至少，尽量少见到她。”

“今晚我能留下吗？”

“不行。您现在的情绪不好。您该去散散心，去俱乐部，去剧院，随便去哪儿，但不能留在这里。”

“求求您了。”

“不，奥利维埃，这不行。再说，有客人来吃晚饭，他们会使您不安的。”

“公爵夫人？和……他？”

“是的。”

“可是昨天晚上我就和他们在一起。”

“您还说哩，瞧您今天的情绪 。”

“我保证一定冷静。”

“不，这不行。”

“那我走了。”

“这么急着走？”

“我需要散散步。”

“对了，多走走，一直走到天黑，走得疲惫不堪，然后上床睡觉！”

他站起来。

“再见，安妮。”

“再见，亲爱的朋友。我明早去看您。您愿意我像从前一样冒险吗？我假装中午在家吃饭，然后在一点一刻时与您一同吃午饭。”

“好的，我愿意。您真好！”

“因为我爱您。”

“我也爱您。”

“啊！别再说这个了。”

“再见了，安妮。”

“再见，亲爱的朋友，明天见。”

“再见。”

他亲吻她的手，一下又一下，然后亲吻她的太阳穴和嘴角。他现在眼中无泪，神色坚决。出门时，他又抱住她，用双臂紧

紧搂住她，吻着她的前额，仿佛在吮饮，在吸进她对他的全部爱情。

然后，他头也不回地快步走了。

她独自留下，跌坐在椅子上，抽泣起来。她会这样一直呆到天黑。突然，安奈特来叫她。她两眼通红，得擦一擦，便说：

“我要写几个字，孩子。你先上去，我一会儿就来。”

她不得不处理嫁妆的大问题，一直忙到晚上。

公爵夫人和外甥来到吉雅罗瓦家吃家常便饭。大家就座以后就谈起头天晚上的演出，这时，膳食总管抱着三个巨大的花束走了进来。

德·莫尔特曼夫人不觉一惊：

“天啊，这是怎么回事？”

安奈特惊叫起来：

“啊！多美呀！是谁送来的？”

她母亲回答说：

“多半是奥利维埃·贝尔丹。”

自他走后，她一直在想念他。他那么阴郁，那么悲伤，她很清楚他的不幸毫无出路，她痛切感到他的痛苦带来的反响。她那么爱他，那么温柔地、忠贞地爱他，她的心被一种不祥之兆压得喘不过气来。

果然不错，三束鲜花里夹着画家的三张名片。画家用铅笔在名片上分别写了伯爵夫人，公爵夫人和安奈特的名字。

德·莫尔特曼夫人问道：

“你们的朋友贝尔丹是不是病了？昨天他的气色很不好。”

德·吉雅罗瓦夫人说：

“是的，我有点担心，虽然他没有说。”

她丈夫接着说：

“啊！他和我们一样，老了。近来他老得很快。大概单身汉是一下子见老的，比其他人衰老得更突然。他确实变了许多。”

伯爵夫人叹口气说：

“是呀！”

法朗达尔正与安奈特悄悄耳语，突然停下来说：

“今早的《费加罗报》登了一篇对他很不友好的文章。”

对贝尔丹的任何攻击，任何批评，任何影射诋毁都使伯爵夫人怒不可遏。

“啊，”她说，“像贝尔丹这样才华出众的人才不理睬这些诋毁哩。”

吉雅罗瓦吃惊地说：

“是吗，对奥利维埃不友好的文章？我可没有见到。在哪一版？”

侯爵告诉他说：

“头版，头条，题目是《现代绘画》。”

议员不再惊奇了：

“那就对了。我没有读，因为它谈的是绘画。”

大家都在微笑，他们知道德·吉雅罗瓦先生除了政治和农业以外，对其他的事兴趣不大。

谈话转到别的话题，然后他们去客厅喝咖啡。伯爵夫人无心听，也很少答话，她一心在想奥利维埃此刻在干什么。他在哪里？在哪里吃的晚饭？此刻又带着那颗无法愈合的心在哪里消磨时光？她现在后悔不已，不该放他走，不该不挽留他。她猜他此刻正满心忧郁，孤零零地在街头游荡，想排遣悲伤。

她被一种泛泛的、不祥的恐惧所笼罩，很少说话，直到公爵夫人和外甥起身告辞。接着，她上床躺下，睁着眼睛呆在黑暗里，心里在思念他！

过了很久，她隐约听见有门铃声。她猛然一惊，坐了起来，侧耳细听。门铃第二次响了起来，在黑夜里声音响亮。

她跳下床，使劲按电铃叫贴身女仆，然后举着一根蜡烛奔到门厅。

她朝门外喊道：

“是谁？”

一个陌生的声音回答说：

“有封信。”

“谁的信？”

“一位医生。”

“医生？”

“我不清楚，出了一件意外事故。”

她不再犹疑，打开门，来者是一位戴着油布帽的出租马车车夫。他手上拿着一个信封，递给伯爵夫人。信封上写着：“十万火急——德·吉雅罗瓦伯爵先生。”

字迹是陌生的。

“进来吧，朋友，”她说，“你坐下等着我。”

她跑到丈夫卧室门前，心怦怦直跳，说不出话来。她用银蜡烛台在木门上敲。伯爵正在睡觉，听不见。

于是她急不可耐地用脚踢门，一个困倦的声音问道：

“谁呀？几点钟了？”

她回答说：

“是我。一位车夫送来一封急信，要交给您。出了一件意外事故。”

他在床帏深处喃喃地说：

“等一等，我这就起床。这就来。”

一分钟以后，他穿着睡袍出来了。与此同时，两个仆人被

铃声惊醒也跑了过来。他们看到餐厅里坐着一个陌生人，便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伯爵接过信，在手上翻动了几下，一面说：

“这是怎么回事？我猜不着。”

伯爵夫人心急如焚：

“快看呀！”

他拆开信封，打开信纸，大惊失色地叫了一声，然后惊呆地看着妻子。

“天啊，怎么回事？”她问道。

他激动万分，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啊！大祸临头！……大祸临头！……贝尔丹被车压了。”

她喊道：

“他死了！”

“不，不，您自己看吧。”

她夺过他递来的信，上面写道：

先生：

刚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我们的朋友、杰出艺术家、奥利维埃·贝尔丹先生被一辆公共马车撞倒，被车轮从身上压过去。目前我还不能说这次车祸会有什么后果，可能并不严重，也可能立即致命。贝尔丹先生迫切地请求您，并恳求德·吉雅罗瓦伯爵夫人立刻去看他。先生，我希望您和伯爵夫人能满足我们的朋友的这一愿望，他可能在天亮以前就与世长辞。

德·里维尔医生

伯爵夫人瞪着惊恐的大眼，呆呆瞧着丈夫。接着，她如梦

初醒，当机立断；女人在危急关头有时比任何人都果断。

她转身，对女仆说：

“快，快，准备衣服。”

女仆问道：

“夫人想穿什么?”

“什么都行。你看着办吧。”

接着她又说：

“雅克，五分钟内备好车。”

她惊恐不安地往卧室走，突然看见那位出租马车车夫还等在那里，便问道：

“你的车在外面?”

“是的，夫人。”

“那好。我们乘你的车。”

她跑回卧室。

她发疯似地胡乱套上衣服，匆匆忙忙地扣扣、套环、打结、系带，然后对着镜子将头发马马虎虎地挽起来，心不在焉地瞧着镜中那张苍白的脸和惊恐的眼睛。

她披上大衣后便奔向丈夫的卧室，他还没有穿戴好。她拉上他就走。

“快，”她说，“你想想他会死的。”

伯爵惊惶失措，踉踉跄跄地跟着她，用脚探着阴暗楼梯上的阶梯，免得摔倒。

路程并不长，他们一路上沉默无语。伯爵夫人混身颤抖，牙齿相互碰着直响，眼睛看着车窗外的煤气路灯在雨中向后急驶。人行道闪着水光，马路上荒寂无人，黑夜显得凶险不祥。他们到达画家寓所时，门大开着，看门人的小屋亮着灯但空无一人。

德·里维尔医生在楼梯尽头迎接他们。这是位小个子男人，

头发灰白，身材短而圆，衣着整齐，彬彬有礼。他对伯爵夫人深深一鞠躬，然后向伯爵伸出手来。

她上气不接下气，仿佛爬楼梯使她喘不过气来。她问道：

“怎么样，医生？”

“但愿不像我最初想象的那么严重，夫人。”

她叫了起来：

“他不会死吧？”

“不会的，至少我认为不会。”

“您能担保吗？”

“不能。我只是说我希望这仅仅是腹部挫伤，没有引起内伤。”

“内伤是指什么？”

“指破裂。”

“您怎么知道没有内伤呢？”

“这是猜想。”

“要是有呢？”

“啊，那就严重了！”

“他会死去？”

“是的。”

“很快？”

“很快。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不过，您放心，夫人，我相信两星期以后他会痊愈的。”

她聚精会神地听他讲，她想知道一切，明白一切。

她又问道：

“什么器官可能破裂？”

“比方说，肝脏破裂。”

“很危险？”

“是的……不过，我想大概不致出现并发症。我们进去吧。这对他大有好处，因为他在急切地等待你们。”

她走进房间，首先看到的是白枕头上的一张惨白的脸。几支蜡烛和壁炉的火光照着他的侧面，更加深了阴影。伯爵夫人看见在这张死灰色的脸上，两只眼睛正瞧着她。

这张两颊深陷、面目全非的脸正是垂死人的脸！伯爵夫人的全部勇气、毅力、果断顿时烟消云散。她刚才还见到他，而现在他成了这副模样，这个幽灵！她嗫嚅地说：“啊！天哪！”然后恐惧地朝他走去。

他想安慰她，努力笑一笑，古怪的面孔更令人害怕。

她来到床边，双手轻轻摸着奥列维埃平摆在身旁的那只手，喃喃地说：

“啊！可怜的朋友。”

“不要紧。”他轻轻说，脑袋一动不动。

她凝视他，这张面目全非的脸令她发狂。他苍白已极，仿佛皮肤下没有一滴血。两颊深陷，似乎被吸了进去，眼睛深陷，仿佛被一条线往里拉。

他看到伯爵夫人战战兢兢，便叹口气说：

“瞧我现在这副模样。”

她死死盯住他，问道：

“这事是怎么发生的？”

他挣扎着说话，整个脸部有时在神经质地抽搐：

“我没有注意周围……我在想别的事……别的事……啊！对……一辆公共马车把我撞倒，压过我的腹部……”

她一面听他讲，一面想象那个场面，惊慌地说：

“您流血了？”

“没有。只是稍稍撞伤……压伤。”

她又问道：

“在哪里出的事？”

他低声说：

“我也不太清楚，很远的地方。”

医生推来一张安乐椅，伯爵夫人无力地跌坐下来。伯爵仍然站在床脚，不断地低声说：

“啊！可怜的朋友……可怜的朋友……多么可怕的不幸！”

伯爵的确很伤心，因为他很喜欢奥利维埃。

伯爵夫人又问：

“在哪里出的事？”

医生回答说：

“我也不太清楚，或者说，我也不明白。事情发生在戈贝兰工厂附近，差不多在巴黎城外了！把他送回来的马车夫说是在那里的一家药房发现他的，他是在晚上九点钟被抬到药房的。”

接着，医生弯腰问奥利维埃：

“真是在戈贝兰工厂附近吗？”

贝尔丹闭上眼睛，仿佛在回忆，然后喃喃说：

“我不知道。”

“可您当时要去哪里？”

“记不得了。我只是朝前走。”

伯爵夫人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呻吟，有几秒钟透不过气来，然后从衣袋里掏出手绢捂住眼睛痛哭起来。

她知道了，她猜到了。她心上压了一个无法承受的重担：悔恨；她不该让奥利维埃走，不该将他赶走，赶到街上，以致他万念俱灰地倒在车轮下。

他现在的声音很低沉，他说：

“别哭，这使我心碎。”

她用巨大的毅力克制自己，不再哭泣，她将手绢从眼睛上拿开，睁大眼睛看着他，面色镇静，但眼泪一直缓缓地往下流。

他们两人一动不动地彼此看着，她的手仍然握着他搭在床单上的手。他们四目相视，不知道周围还有别人，眼光传递着彼此心中超人的激情。

这种心灵沟通迅速、沉默而可怕；他们有过种种往事和如今破碎的爱情；他们有过共同的感受；他们曾在相依为命的激情中不分彼此地结合在一起，这一切，都涌上心头。

他们相互瞧着，一种无法遏止的欲望涌到嘴边：他们要交谈，他们还有许多知心的、伤心的话要相互倾诉。伯爵夫人感到无论如何得把身后的两个男人打发走。她这个足智多谋的女人，必须想出一个办法，一个花招，一个妙计，她眼睛盯着奥利维埃，心中在暗暗盘算。

她丈夫和医生在低声交谈，谈的是治疗的办法。

她转过头问医生：

“这里有护士吗？”

“没有。我想派一位住院实习医生来，可以照料得更好。”

“护士和医生都要，照料病人不嫌人多。您今晚能够派他们来吗？您不会在这里呆到天亮吧？”

“我正准备走哩。我已经呆了四个小时了。”

“您一回去就可以派护士和医生来吗？”

“恐怕不容易，现在是半夜。总之，我试试吧。”

“他们一定得来。”

“他们可能答应，但是来不来很难说。”

“我丈夫陪您去，不管他们愿不愿意，都得把他们带来。”

“可是您不能单独留在这里，夫人。”

“我吗！……”她几乎吼了起来，对违背她意志的一切充满

了藐视和愤怒。接着，她以无法反驳的理由说明这是形势所迫。在一小时内，护士和医生必须来到这里，以免发生意外。而要他们来，就必须有人把他们从床上拖起来，领到这里。只有她丈夫能做这件事。在此期间，她守在病人身边，这是她的责任和权利。她只是尽朋友的义务，尽女人的义务而已。再说，她愿意这样做，谁也无法劝阻。

她说得头头是道。男人们只得答应并照她的话去做。

她站起身来，一心盼着他们快走，快快走开，让她单独留下。现在她仔细听医生的嘱咐，努力听明白，记清楚，不漏掉任何一点，免得当他们不在时出麻烦。画家的随身男仆也站在伯爵夫人身旁听着，男仆的妻子，那位厨娘，站在丈夫身后，她刚才也帮着包扎，此刻一再点头表示听明白了。伯爵夫人像背书一样背下了医生的全部嘱咐以后，便催两个男人快走，并一再对丈夫说：

“快点回来，千万快点回来。”

“您坐我的车吧，”医生对伯爵说，“您呆会儿坐它回来，可以快一点。一个小时就回来了。”

医生在走以前，再次久久地检查奥利维埃，看看情况是否令人满意。

吉雅罗瓦仍然犹豫不决：

“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冒失了。”

“不，没有危险。他只需要安静地休息。德·吉雅罗瓦夫人最好别让他说话，也尽量少和他说话。”

伯爵夫人懊丧地问：

“不能和他说话？”

“啊！不能，夫人。您拿把椅子坐在他身边。他就会好得多，不感到孤单了，但是他千万不能累着，不能说话，甚至不能思

想。明早九时我再来。再见，夫人，请接受我的敬意。”

他深深一鞠躬便走了出去，伯爵跟在后面，一再对妻子说：

“别害怕，亲爱的，一小时以后我就回来，那时您就可以回家了。”

他们走了，她听见楼下的门被关上，然后是马车在街上远去的声音。

男仆和厨娘仍然呆在房间里，听候吩咐。伯爵夫人把他们打发走。

“你们走吧，”她说，“我需要什么会按铃的。”

他们也走了，只剩下她守在他身边。

她回到床边，两手按着枕头两端，俯视枕头中央的那张亲爱的面孔，仔细端详，然后，将嘴贴近面孔，仿佛对着它轻轻耳语，问道：

“是您自己扑到车轮下的吧？”

他试图笑笑：

“不，是马车扑到我身上的。”

“这不是真的。是您自己。”

“不，我担保是马车。”

沉默了片刻，在这片刻中，心灵通过目光拥抱在一起。她嗫嚅地说：

“啊，亲爱的，亲爱的奥利维埃！我怎么会让您走，怎么不把您留下！”

他认真地说：

“我迟早会这样的。”

他们又相互看着，想看到对方最隐密的思想。

“我想我是无可救药了，”他说，“我太痛苦。”

她低声问道：

“您很痛苦？”

“啊，是的。”

她更往前俯下身，慢慢地，轻轻地吻他的前额、眼睛和面颊。她的吻像护理一样轻巧，因为她的嘴唇只是稍稍碰着他，发出轻微的呼吸声，像孩子们亲吻一样。这样持续了很久，很久。他接受这场细细的亲吻的甘露，镇定和冷静下来，挛缩的面孔不像刚才那样颤抖。

他喊道：

“安妮！”

她停止亲吻，好听他说话。

“什么事，我的朋友？”

“您得答应我一件事。”

“我一切都答应。”

“如果我能活到天亮，您得发誓把安奈特带来，就一次，就这一次！我多想见她一面再死……你想想……明天……在这个时候……我也许……我多半永远闭上了眼睛……我再也看不见你们……我……看不见您……也看不见她……”

她已柔肠寸断，打断他说：

“啊，别说了……别说了……好，我答应带她来。”

“您发誓？”

“我发誓，我的朋友……可是您别说话，别说话了。我很难过，您别说了。”

他的整个面孔在很快地抽搐，等平缓以后，他说：

“我们呆在一起的时间剩下不多了，别浪费掉，我们现在就告别吧。我曾多么爱您。”

她叹口气说：

“可我……我仍然多么爱您！”

他又说：

"我的幸福都是您给的。只有最后那些日子是痛苦的……这不是您的错……啊！可怜的安妮……生活有时多么悲惨……死是多么难！……"

"别说了，奥利维埃。恳求您……"

他不听，继续说：

"我会是多么幸福的人呀，要是您没有这个女儿……"

"别说了……天啊！别说了……"

他不像在和她说话，而像在沉思：

"啊！创造生命和人类的人一定瞎了眼，或者是坏心肠……"

"奥利维埃，求求您……您要是爱过我就别说了……不要再讲话。"

她那张俯着的脸毫无血色，仿佛奄奄一息。他瞧着她，不再说话。

于是她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握住他那只搭在被单上的手。

"现在不许您说话。"她说，"呆着别动，心里想着我，就像我想着您一样。"

他们又相互看着，一动不动，炙热的手将他们连在一起。她有时轻轻按按她握着的那只滚烫的手，他则稍稍捏紧手指作为回答。这一按一捏意味深长，勾起了一段段往事，在他们的记忆中唤醒了滞留的爱情回忆。每按一下就是一个秘密的问题，每捏一下就是一个神秘的回答，令人辛酸的问题和令人辛酸的回答，仿佛是回顾旧日爱情的"您还记得吗？"。

这大概是最后一次幽会了，他们的思想，在这临终前的幽会时刻，回顾了经历漫长岁月的爱情故事。房间里只有炉火的噼啪声。

突然，他如梦初醒，惊恐万分地说：

“您的信！”

她问道：

“什么？我的信？”

“我可能来不及毁掉它们就死了。”

她叫了起来：

“唉！那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了不起。让他们发现信，看信，我不在乎。”

他回答说：

“可我不愿意。您站起来，安妮，拉开我书桌最下面的抽屉。信都在那里，全部。把它们扔进火里。”

她纹丝不动，板着面孔，仿佛他在劝她做一件卑鄙可耻的事。

他又说：

“安妮，求求您。您要是不照我的话做，我会痛苦，会生气，会害怕的。您想想它们会落到谁手里，公证人，仆人……甚至您丈夫……我不愿意……”

她站起身，但仍犹豫不决，一再说：

“不，这太无情，太残酷了。您是让我烧掉我们两颗心。”

他焦虑不安地一再恳求。

她见他如此痛苦，只好答应，朝书桌走去。她拉开抽屉，看见厚厚的一迭信，一层摞一层，将抽屉挤得满满的。每个信封上都有两行字，那是她经常写的。她熟悉这两行字——一个男人的名字，和一条街的名字——就好比熟悉她自己的名字一样，就好比熟悉在你的生活中曾代表希望与幸福的字眼一样。她瞧着它们，这些方方的小东西包含了她所能表达的全部爱情，包含了她用墨水在白纸上写下的、献给他的全部真情。

他试图在枕头上转过头来看她，又说了一遍：

“快点烧掉。”

于是她抓起两把信，在手里捏住片刻。她觉得它们多么沉重，多么痛苦，它们具有生命，但又死去；那里面有她那么多美好的感觉和遐想，而现在都结束了。她手里捏的是她灵魂中的灵魂，心中的心，爱情中的精华，她想起当初写某几封信时她是多么狂热，多么激动，多么陶醉，她爱他并且要倾诉爱情。

奥利维埃又说：

“烧掉，烧掉吧，安妮。”

她两手向前一扔，两迭信被抛进火中，洒落在木柴上。接着她在书桌里又抓起几迭信扔进火中，如此这般重复几次；她的动作十分利索，俯身和抬身都很敏捷，为的是尽快结束这件可怕的差事。

抽屉已经空了，壁炉里堆满了信。她站在那里等着，瞧着被压得奄奄一息的火正沿着这个小山堆的侧面向上攀缘。火苗从边缘进攻，侵蚀边角，在垂下的单纸片上蔓延，熄灭，接着又燃烧起来，越烧越旺。很快，在那个白色金字塔周围是一大圈熊熊燃烧的明亮的火，使房间充满了火光，火光照着站着的女人和躺着的男人，火光使他们的爱情化为灰烬。

伯爵夫人转过身来，在明亮火光的照映下看见情人正惊惶不安地俯身在床沿上。

他问道：

“都烧了？”

“是的，都烧了。”

在回到他床边以前，她对付之一炬的书信看了最后一眼，纸已经被烧去一半，变成了黑色扭曲的一团。她看见有什么红色的东西在往下淌，真像是一滴一滴的鲜血。它们从信的心里流

出来，每封信就是一个伤口，它们慢慢流向火焰，留下一道鲜红的印迹。

这超自然的恐怖现象使她大吃一惊，她连连倒退，仿佛眼前有人正遭谋杀。接着她恍然大悟，明白这仅仅是信封上的火漆在熔化。

于是，她回到奥利维埃身旁，轻轻抬起他的头，小心翼翼地将头挪到枕头中央。他刚才移动过，所以疼痛更加剧烈。他现在喘着粗气，面部在痛苦地痉挛，他似乎不知道她就在身边。

她盼着他稍稍安静下来，盼着他抬起紧闭的双眼，盼着他和她说句话。

她终于问道：

“您很疼吗?”

没有回答。

她俯下身，将手指放在他前额上，迫使他睁眼看她。他果然睁开眼睛，眼光呆滞、木然无神。

她惊惶失措地说：

“您很疼吗？……奥利维埃！回答我！您要我去叫……坚持一下，跟我说句话！……”

她似乎听见他说：

“把她带来……您向我起过誓……”

他在被单下辗转不安，身体蜷缩着，痉挛的面孔十分可怕。

她重复说：

“奥利维埃，天啊！奥利维埃，您怎么啦？您要我去叫……”

这次他听见了，回答说：

“不……不要紧。”

的确，他仿佛安静下来，不那么疼痛，而且突然沉入一种

半睡眠的迟纯状态。她希望他入睡，便又靠床坐下，重新握住他的手，等待着。他不再动弹，下巴搭在胸前，嘴半张着，急促的呼吸仿佛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只有他的手指在不自主地动弹，在轻轻晃动，伯爵夫人连发尖末梢都感到了这种晃动，她颤抖得要大叫起来。这不再是代替疲乏的嘴唇来传达爱情忧伤的、有意识的小动作了，这是无法平息的痉挛，它表达的只是身体的痛苦折磨。

现在她害怕了，恐惧万分，她真想走开，去按铃，去叫人，但是她不敢动，免得惊醒他。

远处街上的马车声穿过墙壁传了进来，她仔细听车轮滚动的声音是否在门前停住，丈夫是否回来救她，使她摆脱这阴森可怖的处境。

她试图从奥利维埃的手中抽回自己的手，这时，他长叹一声，手握得更紧了！于是，她只好等待，免得惊动他。

壁炉里的火在书信的黑色灰烬下奄奄一息。两支蜡烛熄灭了。一个家具发出响声。

房子里一片沉寂，一切都似乎死去，除了楼梯上那个高高的佛来米挂钟，它规规矩矩地敲着整点、半点、一刻和三刻钟，它用不同的音色在黑夜里吟唱时间的流逝。

伯爵夫人一动不动地呆着，心中升起一种无法忍受的恐惧。种种恶梦向她袭来，可怕的念头使她张皇失措。她仿佛感到奥利维埃的手在她的手中慢慢冷却。难道是真的？不，不会的！可是怎么会有这种触碰冰冷东西的、难以描述的感觉呢？她惶惶不安地直起身子瞧他的脸。他的脸平静、冷峻、木然，他已超越了一切痛苦，在永恒的遗忘中得到了解脱。

我们的心*

桂裕芳 译

---

* 莫泊桑在1889—1890年间潜心写作《我们的心》，小说一气呵成，于1890年5月至6月发表在《两世界杂志》上，不久由奥伦朵夫出版社出单行本。这是莫泊桑完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中译本据 Louis Conard 出版社 1902 年版译出。

第一卷

第一章

一天，《蝴蝶梦》的著名作曲家，十五年来被誉为“年轻的名师”的马西瓦尔，对朋友安德烈·马里奥尔说：

“你为什么不想法认识米歇尔·德·比尔内夫人呢?我敢说她是新巴黎最有趣的女人。”

“我对她那个阶层毫无兴趣。”

“你错了，朋友。她的沙龙很有特色，新颖、生动，而且富有艺术情趣。那里常常演奏优美的音乐，人们也可以随便说长论短，就像上个世纪最好的沙龙一样。你去一定会大受欢迎，首先因为你的提琴拉得好；其次，那里的人说过你许多好话；再者，你这人不俗，难得拜访人。”

马里奥尔心中得意，暗想这番恳切的邀请肯定是年轻的夫人示意的，但他不置可否地说了一句：“嗯，我倒无所谓。”语气既表示同意又流露出故意的轻蔑。

马西瓦尔接着说：

“哪一天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大家都和她很熟，常常谈起她，你肯定也知道她吧。她二十八岁，非常漂亮，也十分聪明，

她的第一次婚姻很不幸，所以不愿再结婚。她在家中接待情趣高雅的人。俱乐部或社交界的先生们去得不多，仅仅作为点缀。我带你去，她会十分高兴的。”

马里奥尔被说服了，回答说：

“好吧，找一天去吧。”

第二个星期一开始，音乐家就来问马里奥尔：

“你明天有空吗？”

“嗯……有空。”

“那好。我领你去德·比尔内夫人家吃饭。她让我邀请你。这儿还有她一封短信呢。”

马里奥尔装腔作势地思索片刻，回答说：

“好，就这样！”

安德烈·马里奥尔三十七岁左右，未婚，无职业，但很富有，因此生活无拘无束，经常旅行，甚至收藏大量的现代绘画和古代小玩意儿。人们都说他聪明、有点古怪、孤僻、任性、傲慢。他离群索居是出于骄傲而不是出于腼腆。他天赋极高，才智敏捷，但相当懒散，他对事物的理解十分敏锐，也有能力做一番事业，但他却以旁观者或玩票者的态度来对待生活。如果他出身贫寒，也许会出人头地，但他生在富贵人家，所以一直责备自己没有做出成就。他确实在文艺的各个方面作过尝试，但并未刻意追求。文学，他发表过很好的游记，内容生动，文笔细腻；音乐，他拉小提琴，甚至在职业小提琴手中也享有业余爱好者的美名；雕刻，他巧妙，并富有创造性，善于勾勒大胆而迷人的形象，对外行来说，这替代了学问和研究。他的小泥塑《突尼斯的按摩人》甚至在前一年的美术展览会上获得成功。

他是好骑手，据说也是好剑手，但他从不在公众面前舞剑，也许正是同样的顾虑使他躲避社交界，唯恐卷入社交界常见的

那些激烈争斗中去。

朋友们赞赏他，夸奖他，也许因为他从不使他们不愉快。谁都说他为人可靠、热心，和他交往是件乐趣，何况他长得讨人喜欢。

他身材高大，蓄着一撮短短的黑胡须，胡须在下巴上翘起，形成一个细细的尖梢。他的头发开始灰白，但漂亮地卷曲着。他总是专注地盯着人，棕色的眼睛明亮有神，但多疑而且稍带冷酷。

他的朋友大都是艺术家，其中有小说家加斯东·德·拉马尔特，音乐家马西瓦尔，画家若班·里沃莱和德·莫多尔。他们似乎很欣赏他的理性、友谊、才智，甚至判断力，但他们毕竟因成功而爱虚荣，所以把马里奥尔看成一个聪明可爱的失败者。

马里奥尔高傲的矜持似乎在表示："我没有名气是因为我不想成名。"他生活在一个小圈子里，对风流雅士和知名的大沙龙不屑一顾，在那里别人大出风头，而他只能跑跑龙套。因此，只有他那些严肃而含蓄的品德受到赞赏的地方，他才愿意去。他之所以很快就答应去米歇尔·德·比尔内夫人家，是因为他最好的朋友，即在一切场合对他身上鲜为人知的优点大加赞扬的朋友，是这位年轻夫人家的常客。

她住在圣奥古斯坦教堂后面，富瓦将军街一座漂亮的中二楼寓所里。临街有两个房间：饭厅和接待普通客人的客厅。另有两间房朝向房屋主人的漂亮花园，其中一间是第二客厅，客厅很大，很长，不是太宽，有三扇窗户，窗外的树叶紧擦着挡雨披檐。室内的摆设和家具既别致又简单、纯净无华又无比珍贵。椅子、桌子、精致的橱柜和百宝格、绘画、扇子、玻璃罩下的小瓷人、花瓶、小雕像、挂在墙中央的大挂钟，房间的这

些布置，或是形式独特，或是年代久远，或是品位高雅，使人目不暇接、百看不厌。她以这个家为骄傲，正如为自己感到自豪一样。为了创造这样一个家，她求助于她所认识的所有的艺术家们，借助他们的学识、友谊、殷勤及搜索的本能。她很有钱，出价也高，因此他们便为她寻到粗俗收藏家无力识别的、独特的物品，而她靠着他们的帮助，便有了这个闻名京城的寓所。它的大门不是对谁都敞开的，但她认为，与所有社交女士们的平庸寓所相比，人们在她这里更愉快，也更愿意一再光顾。

她有一个心爱的论点，即颜色柔和的帷幔和织物、舒适的椅子、悦目的形状、优雅的整体，它们像美丽的微笑一样也能迷惑、吸引和留住目光，她常说，寓所像其中的住户一样或可爱或不可爱，或富足或贫穷，或吸引人、挽留人或排斥人。寓所使心灵苏醒或麻木，使精神振奋或萎靡，使人们说话或沉默，忧愁或快活，总之，使客人们本能地想留下或离去。

在这个稍稍阴暗的长室中央，有一架三角钢琴，它夹在两个花团锦簇的花盆架中间，仿佛是上座的主人。再过去，一个高高的双扉门通往卧室，卧室连着盥洗室，盥洗室很大，很讲究，像夏季客厅一样罩着波斯帷幔。德·比尔内夫人独自一人时喜欢呆在那里。

她嫁给了一位举止文雅的无赖。此人在家中是发号施令的暴君，最初她很痛苦。在这五年里，她忍受了这位无法容忍的主人的种种约束、严酷、嫉妒，甚至暴力。她吓坏了，不知所措，面对这种夫妻生活无力反抗，成为粗鲁男人的猎物，在暴虐的折磨下苟延残喘。

一天晚上，他回家时，因动脉瘤破裂突然死去。她看见裹在毯子里的丈夫的尸体，注视了很久，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得到了解脱，她克制内心深处的欢乐，唯恐喜形于色。

她天性独立、快活、精力充沛，既灵活又迷人，常常说些俏皮话，这些俏皮话是巴黎的小姑娘们很在行的；她们从小就呼吸到大马路剧院的辛辣的空气，因为每夜从剧院开着的门中传出混杂在一起的喝彩声和喝倒彩声。然而，在她与生俱来的大胆中夹杂着五年的奴隶生活所形成的奇怪的腼腆，唯恐说得多了，做得多了。她热切渴望解放并且决心永远不再放弃自由。

她丈夫是位社交人物，曾经训练她像哑巴奴隶一样接待客人：沉默不语，优雅大方，彬彬有礼而且雍容华贵。在这位暴君的朋友中，有许多艺术家，她曾怀着好奇心接待他们，兴致勃勃地听他们讲话，但从来不敢表示她多么理解和欣赏他们。

服丧期结束后，有天晚上，她请几个人来吃饭。有两位没有来，来了三位。他们惊异地发现年轻的夫人胸襟开阔、风姿绰约。她立即使客人们不再拘束，而且很有风度地说他们从前的光临使她十分高兴。

就这样，在旧日那些对她视而不见或者不屑一顾的熟人中，她按照自己的趣味逐步进行了挑选，并且，作为寡妇，作为不受束缚、但诚实正派的女人，举办沙龙，接待她能邀请到的巴黎最走红的男人，以及仅有的几位女士。

最早来的人成了她的知己，并且作为基本骨干而吸引其他人。她的家仿佛是一个小朝廷，常客们不是巨富就是名流。在这里，显赫的头衔与庶民的才智交混在一起。

德·比尔内夫人的父亲，德·普拉东先生住在她楼上，在社交场合他既是女儿的陪伴人，又是她的保护人。他喜欢讨好女人，既有风度又有风趣，把女儿当作夫人而不是当作女儿，对她十分殷勤。每星期四的晚宴由他主持，这晚宴很快便名扬京城，许多人都想来，纷纷要求结识德·比尔内夫人，要求参加晚宴，比尔内夫人的知己好友们对这些要求进行讨论，并且往

往加以拒绝。从这个圈里出来的俏皮话马上传遍全城。演员、艺术家、年轻的诗人在这里初露锋芒，仿佛接受成名的洗礼。马西瓦尔领来几位匈牙利小提琴手，在他以后，加斯东·德·拉马尔特领来一些披着长发的、颇有灵感的钢琴家。异域情调的女舞蹈家们在去伊甸游乐园或牧羊女游乐园公开露面以前也来这里一展才华。

朋友们对德·比尔内夫人严加保护，何况她对在丈夫权威下的社交生活记忆犹新，因此她很明智，不愿交太多的朋友。人家可能对她的议论使她既满足又害怕；她按照自己的习性不拘小节，但又像资产者一样谨慎小心。她珍惜名声，害怕莽撞，虽然任性，但不过份，虽然大胆，但还适中。她特别留心不让别人怀疑她有任何爱情瓜葛或风流韵事。

所有的人都曾经想勾引她，但是据说谁也没有成功。他们承认这一点，交谈起来时颇感惊奇，因为男人们不大赞赏——也许不无道理——独立不羁的女人。有一个关于她的传闻。据说她丈夫从夫妻生活一开始便蛮横粗鲁、极端苛刻，使她从此永生永世不再爱男人。她的朋友们常常讨论这件事，而且毫无例外地得出这个结论：一位姑娘从小便梦想将来的爱情，期待着揭穿这个使她不安的奥秘，她猜想这奥秘不合礼仪，不太纯洁，但毕竟是美妙的，然而她遇上了一个粗俗的男人，遇到婚姻的种种苛求，自然就手足无措了。

热心于社交生活的哲学家乔治·德·马特里轻轻地冷笑说：“会轮到她的。这种类型的女人都会轮到的。爱情来得越晚就越强烈。我们这位朋友既然喜欢艺术，她将来会爱上一位歌唱家或钢琴家。”

加斯东·德·拉马尔特却另有想法。他是小说家，善于观察和分析，对社交界颇有研究，而且勾勒出了几个逼真而讽刺

的人物形象。他认为只有自己能准确无误地理解和分析女人的心态。他把德·比尔内夫人归入精神错乱的当代女人一类，并在有趣的小说《她们之中的一位》里进行过描述。他是第一位描写这种新型女人的作家，这种女人既歇斯底里又通情达理；她们怀有上千种相互矛盾的要求，但没有一种能形成欲望；由于事件、时代、当代、当代小说的影响，她们什么也没有品尝到就对一切失望；她们没有热情，没有激情，是娇宠任性的孩子与冷酷的老怀疑论者的混合物。

他的勾引，和别人一样，也没有成功。

这个圈里所有的人都轮流爱上了德·比尔内夫人，而且在失恋以后，仍然在不同程度上为她动情。他们逐渐形成一个小教堂，把她奉为圣母。他们时时谈论她；即使离她很远，也处于她的魔力之下。他们因时而异，或是出于忌恨，或是出于恼怒，或是因为她有所偏爱，而对她进行或赞美或吹捧或批评或诋毁。他们相互嫉妒、相互窥伺、紧紧包围着她，不让任何可畏的竞争者靠近。他们是七个人：马西瓦尔、加斯东·德·拉马尔特、胖弗雷内尔、出入于社交界、走红一时的年轻哲学家乔治·德·马特里先生。此人以悖论和学识渊博闻名，能言善辩，而且跟得上最新的潮流，因此即使最热烈崇拜他的女人们也听不懂他的话。他对衣着也和对理论一样十分讲究。除了这几位佼佼者以外，还有几位被认为颇有风趣的社交人士，如德·马朗丹伯爵、德·格拉维男爵以及另外两三位。

这支精锐部队中最受宠的两位是马西瓦尔和拉马尔特，他们似乎总能使年轻的夫人高兴。他们富有艺术家气质，不拘小节，玩世不恭，巧妙地拿别人开玩笑，甚至趁她容忍时也拿她开玩笑。她本能地、也许有意地从来不对任何崇拜者长久地表示偏宠；她在调情时显得调皮而无拘束；她一视同仁，因此，他

们虽彼此不乏敌意，但仍然保持友谊和风趣，使女主人很高兴。

有时他们中间的某一位，想给别人开个玩笑，便领来一位朋友。被引见者从来不是很杰出或很有趣的人，因此受到一致排挤，不久便被赶了出去。

马西瓦尔正是这样将同伴安德烈·马里奥尔带来的。

一位穿黑礼服的仆人喊道：

“马西瓦尔先生到！”

“马里奥尔先生到！”

高高的金色铜柱落地灯像灯塔一样发出强光，照着一张古式的大理石方桌。在巨大的、饰有玫瑰花的皱纱灯罩下，有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脑袋，他们正低头观看拉马尔特刚带来的像册。小说家站在他们中间一面翻阅一面解说。

马里奥尔正走上前去，一个人转过头来。这是张明亮的淡黄色的脸，两鬓的细发接近棕红色，像燃烧的荆棘一样发红。清秀的、微微翘起的鼻子使面孔充满笑意。嘴唇线条分明，脸颊上有两个深深的酒窝，下巴稍稍凸出，有一道竖褶，这些都赋予她一副嘲讽的神气，但眼睛形成奇怪的反差，给嘲讽蒙上一层忧郁。眼睛是蓝色，淡淡的蓝色，仿佛被洗过、搓过、褪了色，中间的瞳孔又圆又大，黑得发亮。这种明亮而奇怪的眼睛似乎流露出吗啡的幻觉或者颠茄的迷茫。

德·比尔内夫人站直身体，伸出手，对他表示欢迎，感谢他光临。“我早就叫朋友们请您来。”她对马里奥尔说，“总得说多少遍他们才这样做。”

她个子高高的，很漂亮，动作不慌不忙。袒胸的低领十分适度，只露出漂亮的肩头，在灯光下显得美丽绝伦。她的头发不是红色，而是一种难以表达的颜色，像被秋阳燃烧的落叶。

接着，她把马里奥尔先生介绍给她父亲，父亲向他致意并

与他握手。

这时男人们正分成三堆在交谈，他们无拘无束，仿佛在自己家中。他们是这个沙龙的常客，女人们的在场使他们显得殷勤有礼。

胖子弗雷内尔在和德·马朗丹伯爵谈话。弗雷内尔来得很勤，德·比尔内夫人只对他一人表现出偏爱，这事使朋友们大惑不解，十分恼怒。弗雷内尔年纪还轻，但是像吹得鼓鼓的汽球小人一样胖，而且气喘吁吁。他几乎没有胡须，头上是稀疏的浅色细发，人品平庸，令人讨厌，对年轻的夫人来说他只有一个优点，这就是盲目地爱她，比所有人都更爱她。这个优点对旁人不利，但对她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人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海豹"。他是有妇之夫，但从来没有提过将妻子带来，据说妻子十分嫉妒。女主人对这位气喘吁吁的胖子竟颇加青睐，这使拉马尔特和马西瓦尔很恼怒，因而禁不住责备她这种该受谴责的自私和庸俗的鉴赏力，而她微笑着回答：

"我喜欢他就像喜欢一条忠心的小狗。"

乔治·德·马特里正向加斯东·德·拉马尔特谈到微生物学家们最近的——尚未完全证实——新发现。

德·马特里先生以无穷尽的、细致入微的论辩来阐明自己的理论，小说家拉马尔特热情地一一接受，就像文人们轻易地、不加核对地接受一切新颖独特的东西一样。

这位上流社会的哲学家长着一头淡黄头发，像亚麻布一样的淡黄色。他身材修长，穿着一件紧绷绷的礼服。白衣领上方是他的小脑袋；淡黄头发平平地搭在头上，仿佛是贴上去的，使脑袋更显得苍白。

至于加斯东·德·拉马尔特，贵族标志的"德"字使他作为贵族及上流绅士而自命不凡，但他主要是作家，无情而可怕

的作家。他的眼睛像照像机一样迅速而精确地捕捉形象、姿态、动作；他具有深刻的洞察力，猎犬般的小说家嗅觉，因此他从早到晚都忙于贮积与职业有关的资料。由于这两种十分简单的感觉——对形式的清晰视觉和对内情的本能直觉——他的作品和通常的心理小说不同，仿佛是从现实中剥离下来的人类生活片断，而且具有生活本身的色彩、音色、外貌及运动。

他的每一部小说都引起激动、猜测、愉快和恼怒，因为人们总以为在破碎的面具下认出了某些知名人物。他在沙龙里的出现使人惴惴不安。他还发表过一本私人回忆录，其中描绘了许多他认识的男人和女人，他并无恶意，但这些描绘既精确又严厉，以致他们感觉受到了伤害。有人给他起了个绰号："朋友当心。"

他的心灵神秘地封闭着。据说他从前强烈地爱过一个女人，为她痛苦，后来他在别人身上进行了报复。

马西瓦尔和他很合得来，虽然与他性格很不相同。音乐家比较开朗、热情，不那么焦虑，十分敏感。他有一部作品在布鲁塞尔演出，后来又在巴黎的喜剧歌剧院大受赞赏，还有一部作品一下子就在大歌剧院演出，而且音乐家本人被誉为杰出天才，然而，在这两次巨大成功以后，他停止了写作，像当代艺术家一样过早地得了瘫痪症。他们和父辈不同，不是在荣誉和成功中衰老，而是在年富力强时就失去生殖力。拉马尔特常说："在今天的法国，伟大人物都过早夭折。"

马西瓦尔此刻热恋着德·比尔内夫人，沙龙里的人不免说长道短，因此，当他爱慕地亲吻她的手时，众人都转头瞧着。

他问道：

"我们来晚了吧？"

她回答说：

“不晚，我还在等德·格拉维男爵和德·布拉蒂安侯爵夫人哩。”

“啊，真走运，侯爵夫人！这么说今晚有音乐啦。”

“大概吧。”

那两位迟到的客人进来了。侯爵夫人个子稍矮，胖胖的。她祖上是意大利人，所以长着黑眼睛、黑睫毛、黑眉毛、黑头发，头发浓密，盖住了前额，威胁到眼睛。她的嗓音在上流社会的女人中首屈一指。

男爵是位得体的男人，大脑袋，凹胸，大提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这位音乐迷只肯光临那些尊崇音乐的沙龙。

仆人禀告可以入席了，于是德·比尔内夫人挽起安德烈·马里奥尔的胳膊，让别的客人先走。他们两人在客厅里留在最后。他们正要迈步时，德·比尔内夫人用她那瞳孔黑黑的浅蓝眼睛斜瞟了他一下，他似乎觉察到一种复杂的女人心理和探索的兴趣，而漂亮的夫人们第一次在餐桌上招待新客人时通常是不会这样的。

晚餐有点沉闷和单调。拉马尔特很神经质，对大家充满敌意，但又不公开，因为他要摆出颇有教养的派头。他那几乎难以觉察的恶劣情绪使谈话者十分扫兴。马西瓦尔的心思不在谈话，心事重重，吃得不多，不时地偷眼瞧瞧女主人。女主人仿佛不是在自己家中，心不在焉，对问题笑而不答，然后又愣住，大概在想什么并不使她担忧、但今晚比朋友们更有趣的事。然而她还是施展了魅力，为了侯爵夫人和马里奥尔而大大施展魅力，这是必要的，这是出于责任，出于习惯，她的心思显然不在自己身上，不在家里。弗雷内尔和德·马特里先生就当代诗歌争执起来。弗雷内尔对诗歌持社交界的通常观点，而德·马特里先生则持最复杂的诗作者的观点，这观点对庸人说来高深

莫测。

在餐桌上，马里奥尔的眼光多次与年轻夫人的眼光相遇，那眼光在探测，但是茫然不定，并不充满好奇心。只有德·布拉蒂安侯爵夫人、德·马朗丹伯爵、德·格拉维男爵在不停地谈话，而且讲述了许多事。

饭后，马西瓦尔更加忧郁，坐在钢琴前弹了几下。德·比尔内夫人好似如梦初醒，很快组织了一场音乐会，演唱她最喜欢的作品。

侯爵夫人嗓子特别好，马西瓦尔的在场又使她十分兴奋，因此她的演唱与真正的歌唱家相比毫不逊色。马西瓦尔为她伴奏，带着弹琴时所惯有的愁容。他的长发擦着衣领，与卷曲发亮、整齐细密的胡须交混在一起。据说许多女人爱过他，许多女人正在追求他。德·比尔内夫人坐在钢琴旁边，专心听着，仿佛在端详他又仿佛视而不见。马里奥尔有点嫉妒，倒不是嫉妒他和她。看到一个女人凝视一个著名的男人，他的男性虚荣心受到伤害，因为女人们是根据男人的知名度来将他们分类的。某些女人的恩宠只是对成就的最高褒赏，马里奥尔曾在这种女人面前与名人相遇，并暗自感到痛苦。

将近十点钟时，德·弗雷明男爵夫人和银行界的两位犹太女人陆续来到。人们谈论一桩已宣布的婚姻和一件意料中的离婚。

马里奥尔瞧着德·比尔内夫人，她坐在支撑着一盏大灯的灯柱下。

她的鼻子清秀，略略翘起，脸颊上有酒窝，下巴上有一道浅浅的纹，这一切使她的面孔充满顽皮的稚气，虽然她已年近三十，虽然她那青春已逝的眼神带来一种令人不安的神秘感。她的皮肤沐浴在灯光中，显出淡黄丝绒般的颜色。当她的头转动

时，头发闪着浅黄褐色的光。

她感觉到从客厅另一头投来的这个目光，便起身笑吟吟地向他走去，仿佛在回答召唤。

“您大概感到厌烦了，先生。”她说，“初次来到沙龙，总是感到厌烦的。”

他辩解。

她拿了一张椅子，在他身边坐下来。

他们立刻交谈起来。双方都很主动，好比是火柴一划，火就熊熊烧了起来。他们似乎早就交流了思想和感觉：同样的性格，同样的教育，同样的爱好，同样的趣味使他们一见如故，也使他们必然相遇。

也许，年轻的夫人施展了某种本领。但是马里奥尔从心里感到高兴：有人听你讲，猜到你的想法，回答你，与你辩论，这毕竟是件乐事。她的接待、她对他表示的富有刺激性的偏爱，以及她对男人们的魔力都使他高兴，他努力将自己稍稍掩饰的、但独特而高雅的才智表露出来。这种才智，一旦被人理解，会赢得罕见的、热烈的赞赏。

突然，她大声说：

“和您谈话真愉快，先生。有人早就跟我说过。”

他感到脸上发红，壮着胆子说：

“有人也跟我说过，夫人，说您是……”

她打断话头：

“喜欢卖俏的女人。对我喜欢的人，我的确如此。这谁都知道，我不隐瞒，可是我一视同仁，所以能留住……或者说不失去朋友，让他们都呆在我身边。”

她那诡谲的神气仿佛在说：“放冷静点，别自命不凡。别弄错了，您得到的不会比别人多。”

他回答说：

“您这是警告客人，说这里有危险吧。谢谢您，夫人。我喜欢这种做法。”

既然她将话题转到了自己身上，他便顺水推舟，首先恭维她一番，并且发现她喜欢受人恭维。接着他讲述他接触到的各种人对她是怎样评价的，从而引起她作为女人的好奇心。她假装对那些关于她的生活和趣味的议论无动于衷，但毕竟有点不安，而且掩饰不住好奇心。

他描绘了一幅讨人喜欢的画像：一位被杰出的男人簇拥着的女人，她独立不羁、聪明迷人、出类拔萃，而且还是完美无缺的社交女士。

她谦逊地微笑，虚荣心得到满足，但小声地连说“不”，“不”，她对细节很感兴趣，怀着喜欢恭维的心情乖巧地询问他，而且用开玩笑的语气一再请他多讲一点。

他瞧着她，暗自想道：“她毕竟只是个孩子，和所有的女人一样。”他说了一句很漂亮的话，赞扬她对艺术的爱好，说这在女人身上是难得的。

这时，她突然摆出嘲讽的姿态，构成法兰西民族精髓的那种嘲讽姿态。

马里奥尔的赞扬过了头。她要让他明白她不是傻瓜。

“天啊”，她说，“老实说我不知道我爱的是艺术还是艺术家。”

他反驳道：

“不爱艺术怎么能爱艺术家呢？”

“艺术家比社交人士更有趣。”

“是的，可是他们的缺点也更碍事。”

“不错。”

“这么说您不喜欢音乐？”

她的神色又突然严肃起来。

“对不起，我爱音乐。我想我最爱的是音乐。不过，马西瓦尔认为我对音乐一窍不通。”

“他跟您说过？”

“没有。他是这样想的。”

“那您怎么知道呢？”

“啊，凡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我们几乎都能猜到。”

“那么马西瓦尔认为您对音乐一窍不通？”

“这我敢肯定。从他向我解说的态度就能看出来，他指出音乐的细微差别时，心里仿佛在想：这些话说了也没用。我这样做是因为您可爱。”

“可他告诉我您这里的音乐比巴黎哪个沙龙都好。”

“是的，因为有了他。”

“那么文学呢，您不喜欢文学？”

“我很喜欢，我甚至认为自己对文学很敏感，尽管拉马尔特不以为然。”

“他也认为您不懂文学？”

“当然啦。”

“他也没有跟您说过？”

“对不起！他可是说过。他认为有些女人能够细致和正确地体会作品的感情、人物的真实性以及一般的心理，但是完全没有能力识别他职业中最高的价值，也就是艺术。当他说艺术这个词时，我真想把他撵出去。”

马里奥尔微笑地问道：

“那么您呢，夫人，您对这怎么看？”

“我有我的看法。我认为感情，我说的是感情，可以使女人

理解一切，但是为时不长。明白吗？”

“不，不大明白，夫人。”

“我的意思是，要使我们和你们男人一样理解事物，首先得求助于我们女人的本能而不是求助于我们的智力。如果男人不能使某件事物显得可爱，那我们是不会对它感兴趣的，因为我们看一切事物都通过感情。我不是指爱情，不，我是指感情，而感情有种种形式，种种表现方式，种种细微差别。感情是我们所特有的东西，这一点你们男人不太理解，感情使你们糊涂，但使我们清醒。啊！我知道，对您来说这太难以捉摸了，但事实如此！总之，如果有个男人爱我们，我们也觉得他可爱——因为我们必须被人爱才能去爱人——如果他出类拔萃，那么，他能够使我们感受一切，觉察一切，理解一切，一切，而且有时，还一点一点地把他的才智传给我们。啊！可一切后来便消失了，隐没了，熄灭了，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忘记了，像空气对话语一样健忘。我们充满直觉，接受启迪，但是变化无常，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您不知道我的心情有多么大的变化，天气、健康、我读的书、人家说的话，都会使我成为截然不同的女人。有时我像一位模范母亲，虽然没有孩子；有时又像轻佻的女人，虽然没有情人。

他高兴地问道：

“您认为聪明女人几乎都能这样思考吗？”

“是的。”她说，“只是她们在睡觉，再者她们的生活是固定了的，不是偏向这方面就是偏向那方面。”

他又问道：

“总之，您最喜欢的还是音乐吧？”

“是的，不过我刚才对您讲的都是实话。要是没有马西瓦尔这位好友，我肯定不能像现在这样欣赏音乐，喜爱音乐。我从

前也热爱那些伟大作曲家的作品，然而，是马西瓦尔的演奏再现了他们真正的灵魂。可惜他结了婚！”

她说最后这句话时表情诙谐，但流露出深深的遗憾。这句话盖过了一切，无论是关于女人的理论还是对艺术的崇拜。

马西瓦尔确实是有妇之夫。他在成功以前就结了婚。艺术家的这种结合往往能越过荣誉，不死不活地拖延到生命的末日。

他从来不谈他的妻子，从来不把她带到他常去的社交场合。他有三个孩子，但鲜为人知。

马里奥尔笑了起来。这个女人很可爱，性格独特，难以揣测，而且十分漂亮。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而她似乎毫不感到拘束。鼻子翘起的面孔显得稍稍调皮、严肃和快活，肤色很性感，是一种热情柔和的淡黄色，充满了夏日的成熟，一种既恰当又动人、回味无穷的成熟，仿佛她正处在生命之花怒放的那一年，那一月，那一分钟。他暗自问道：“她莫非染了色？”并努力在她的发根处寻找一条较浅或较深的线条，但是没有找到。

在他身后的地毯上有轻轻的脚步声，他吃了一惊，回过头去。两个仆人正端来茶桌。闪着蓝色火焰的小灯使盛在一个大器皿里的水轻轻咕嘟，这器皿是银制的，闪闪发光，并且像化学仪器一样错综复杂。

“您喝杯茶吧？”她问道。

他接受了，这时她站起来，向桌子走去，身体挺得直直地，毫不扭捏，这种僵直的姿态使她更为出众。在桌上，沸腾的水气在器皿里吟唱，周围是蛋糕、小点心、蜜饯和糖果。

她的侧影清晰地投射在客厅的帷幔上，马里奥尔刚才欣赏了她那宽宽的肩膀和丰满的胸脯，这时又注意到她窈窕的身材。浅色的裙摆拖在身后地毯上，仿佛是一个没有止尽的身体的继续。他突然想到：“噫！美人鱼。真是了不起。”

她现在端着食品从一位客人走向另一位客人，仪态万方。

马里奥尔的眼光跟着她，拉马尔特正端着茶到处走，这时便走过来，说：

“我们一起走?”

“好的。”

“马上走，行吗？我累了。”

“好的。走吧。”

他们走了出来。

来到大街上，小说家问道：

“您回家还是去俱乐部?”

“去俱乐部呆一个小时。”

“长鼓俱乐部?”

“对。”

“我送您到门口。我可不喜欢这种地方，从来不进去，去那儿只是为了叫车。”

他们挽起胳膊，朝圣奥古斯坦教堂走去。

“多么奇怪的女人！您说呢?”

拉马尔特大笑起来，说道：

“好，您的病开始发作了。您会和我们大家一样，我也得过病，不过现在痊愈了。亲爱的朋友，这种病就是当朋友们在一起时，不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都一个劲地谈论她。”

“不过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这也很自然，因为我刚认识她。”

“那好吧。我们就谈谈她。您肯定会爱上她的。命中注定，谁也逃不过。”

“那么她很迷人了?”

“也是，也不是。有些男人喜爱旧式女人，有灵魂、有心肝，

富于同情心的女人，也就是旧小说里的女人。他们嫌恶德·比尔内夫人，恨她，而且说了些难听的坏话。而我们呢，我们欣赏这种现代魅力。应该承认，只要我们不太迷恋她，她是位非常可爱的女人。但是大家都迷恋她，当然不致因此送命，甚至不致因此过分痛苦，只是对她的我行我素十分气恼。她要愿意，您也会陷进去，何况她已经抓住您了。”

马里奥尔惊呼起来，流露出内心的思想：

“啊！在她眼里我与她不过是萍水相逢。我想她对各种头衔是很在乎的。”

“是的，她很在乎，但同时又嗤之以鼻。最著名、最受欢迎、最杰出的人，如果她不喜欢，也成不了她家的常客，相反，她却莫明其妙地喜欢傻瓜弗雷内尔和粘糊糊的马特里。她喜欢货真价实的傻瓜，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们更逗乐，也许是因为他们更爱她，而女人们把这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重要。”

拉马尔特对德·比尔内夫人评头论足、剖析探讨一番，还诚恳地回答马里奥尔的询问。他对话题很感兴趣，侃侃而谈，有时也稍有窘色。他的观察真实正确，但得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

他说：“她不是例外。今天像她这样的女人至少有五十个，也许还多。刚才去的那位小个子弗雷明夫人也是一样，不过举止更为大胆。她嫁给了一位古怪的先生，所以她的家便成了巴黎最有趣的疯人院。我也常去那里。”

他们在不知不觉间走过了马尔泽尔布街、罗西尔街、香榭丽舍大街，来到凯旋门。拉马尔特突然掏出表来。

“朋友，”他说，“我们谈她已经谈了一个小时零十分钟了。今天到此为止。改天我再送您去俱乐部。现在您回家睡觉吧，我也一样。”

第　二　章

这是一个很明亮的大房间，墙和天花板都罩着波斯帷幔。帷幔是一位外交家朋友从国外带来的十分精致，底色是黄色，仿佛在金黄色奶油里浸泡过，上面有以波斯绿为主色的色彩斑谰的图画：奇形怪状的翘屋顶的房子、披着假发的狮子、犄角奇大的羚羊和极乐鸟。

室内家具不多。三张绿大理石桌面的长桌上放着女人的全部梳妆用具。中间的桌上放着几个厚水晶玻璃的大盆。第二张桌上放着许多小瓶、小盒和大大小小的容器，银盖上刻着女主人的缩写名字。第三张桌上摊放着当代美容的种种工具和器具，种类繁多，用途复杂，既神秘又精致。室内只有两张躺椅和几条软垫矮凳，疲乏的四肢和脱去衣服的身体可以在上面休息。在整整一面墙上，一块大镜子展示了明亮的视野。它是由三面镜子组成，两面在侧面，可以开合，年轻的夫人能看见自己的正面、侧面和背面，能用自己的形象将自己封闭起来。在右边的墙上有一块凹处，挂着帘子，里面是浴缸，或者说深盆，它也是绿大理石做的，边上有两级台阶。一个出自雕刻家普雷多莱之手的、精致的爱神铜像坐在浴缸边上，用手中玩弄的贝壳往浴缸中注入凉水或热水。在这小块空间的最里边，是一块威尼斯的多折镜，镜面朝下，上端成圆穹形，每片小镜都攫住和反射出浴缸和沐浴的女人。

稍远处是写字桌，简单而漂亮，是现代英国式样，桌上堆满纸张、折叠的信和撕碎的小信封，上面烫金的姓名缩写闪闪

发光。她就在这里写信，独自一人时也呆在这里。

德·比尔内夫人刚洗过澡，正躺在长椅上遐想。她穿着一件中国薄绸睡袍，轻柔而结实的手臂从睡袍的大褶中大胆地露出来，卷曲的黄色头发向上挽起，沉沉地压在头上。

随身女仆敲了一下门，接着送上一封信。

德·比尔内夫人接过信，瞧瞧字迹，拆开，看了头几行，便平静地对女仆说："过一小时我再叫你。"

女仆走后，她怀着胜利的喜悦微微一笑。信的开头就使她明白马里奥尔终于求爱了。三个月以来，她对他百般讨好，万般殷勤，施展全部魅力，这是她从未为别的男人做过的，而他一直拒绝，这也是她没有料到的。他似乎多疑，对她存有戒心，时时防避这个永不满足的、卖弄风情的女人设下的诱饵。他们曾经多次密切交谈，在谈话中她倾注了身体和智力的全部诱惑力；他们一同欣赏了许多音乐晚会，在余音缭绕的钢琴前，在充满了大师们歌唱的心音的乐谱前，他们曾感受同样的激情；终于，她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被征服了，他在乞求她的爱情。这个狡猾的女人很在行，她常常用柔媚的机智和无止境的好奇心，使被她引诱的男人流露出内心痛苦的眼神！她觉得这事很有趣：她作为女人的无敌威力一步一步地侵犯他们，征服他们，统治他们，她在他们眼中成为独一无二、反复无常和至高无上的偶像！这种爱好在她身上悄悄地滋长，好像是一种隐密的本能：战争本能和征服本能。也许在那几年婚姻生活中，她内心滋生了一种朦胧的报复欲望，受到一个男人的折磨而向所有的男人报复的欲望；她要成为强者，要战胜男人的意志，摧毁他们的防御，使他们痛苦。何况她天生喜欢卖弄风情，所以一当获得自由时，便开始追逐和征服求爱者，就像猎人追逐猎物一样，仅仅是为了使它们落入陷阱。她并不像温柔多情的女人那样需要

爱情，她追求的既不是一个男人的忠贞不渝的爱、也不是爱情所带来的幸福，她只需要周围有众多崇拜者，她只需要受人赞美、跪拜和温存的恭维。谁成为家中的常客也应成为她的美貌的奴隶。那些虽有才智但抵制她的卖弄风情、对爱情不屑一顾或另有所爱的人，她不会长期接待他们。必须爱她才能成为她的朋友，而她对俘获的男人关怀备至，体贴入微、百般殷勤，好让他们留在身边。他们一旦编入爱慕者的队伍中，便按照战争法则而从属于她。她根据他们各人的优缺点和嫉妒性而巧妙地统治他们。谁提出过分的要求，她便挑一个日子将他赶走，然后再召回，这时他已经变得明智，能顺从她苛刻的条件了。她像个好作弄人的小姑娘，以这种勾引调情的游戏为乐，使得年老的绅士们惊惶失措，年轻人晕头转向。

可以说她是根据别人对她的热度来调整她的感情的。胖子弗雷内尔是位笨拙而无用的客人，可是他发疯似地爱着她，所以始终是她的受宠者之一。

她对于男人的品德并非无动于衷。她曾经有过爱情的苗头，只有她自己知道，并被她及时制止，否则会很危险。

每位新来者都带来一曲新情歌和新性格，尤其是艺术家。她感到他们文雅、有分寸、感觉敏锐细腻。他们曾时不时地使她幻想伟大的爱情和忠贞的恋情，可是她小心翼翼、犹豫不决，焦虑而多疑，一直等到求爱者不再使她动心。她具有当代姑娘的怀疑眼光，能够在几星期内使最伟大的人物脱去威严的外衣；他们一旦爱上了她，便心慌意乱，忘记了装腔作势和自我炫耀，于是在她眼中都成为同样的凡人，即被她的魅力所统治的可怜的人。

一个男人，要得到如此完美的女人的爱，必须具有多少罕见的品德！

然而，她常感到无聊。她涉足社交界是出于时尚的偏见，她并不喜欢社交界；冗长的晚会使她想打啊欠，想睡觉，但她勉强忍住。只有故作风雅的调情、她的心血来潮、她对某事或某人的变化无常的兴趣才使她快活。她对曾经欣赏或赞美过的东西保持适中的热度，既不足以使她很快地产生厌恶，又不足以使她从某种感情或趣味中得到真正的乐趣。她的折磨来自神经，而不是来自欲望；她没有单纯热烈的心灵所感受的那些折磨。她生活在一种轻松的无聊中，不像一般人那样相信幸福，她追求的只是消遣。她自认为满足，尽管已经因厌烦而腰酸背疼。

她自认为满足，因为她自认为是最有魅力、崇拜者最多的女人。她经常尝试自己的魅力，以它为荣；她喜欢自己的美貌，一种不稳定的、奇怪而迷人的美貌；她觉得自己的思想很敏锐，能够猜测、预感、理解别人所看不见的事物；她为自己的才智而自豪，它受到那么多杰出人物的赞赏；她对自己智力的局限性一无所知。她认为自己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女人，是这平庸世界上罕见的明珠，世界在她眼中显得空虚和单调，因为它配不上她。

她从未想到她本人正是这种持续厌烦的起因，她责备别人，认为她的忧郁应归咎于别人。他们不善于使她得到消遣和娱乐，不善于使她激动，那是因为他们缺乏吸引力和真正的品德。她常常笑着说："所有的人都叫我厌烦。只有我喜欢的人，仅仅因为我喜欢，我才能容忍。"

人们夸她是无与伦比的美人，她十分高兴。她知道不能坐享其成，所以费尽心思来施展魅力，认为勾起动情男人的赞美的眼光，用一句话使他的心剧烈跳动，这该是世上最大的享受了。

她觉得奇怪，征服安德烈·马里奥尔居然这么费劲，因为

从第一天起，她就感觉出来他喜欢她。随后，她逐渐猜到他这人多疑、好暗中嫉妒、敏感而内向。为了克服他这些弱点，她一再对他表示出关注、偏爱、本能的好感，所以他终于投降了。

一个月以来，她觉得马里奥尔入了迷，他在她面前显得局促不安、沉默、焦急，但他并不表白爱情。啊！表白爱情，她并不太喜欢；如果这种表白太赤裸、太热烈，她就不得不大施威风了。有两次她甚至发脾气，并且不许表白者再上门。她欣赏的是微妙的表示，半明半暗的表白，有分寸的影射和思想上的屈服，而且她不惜施展罕见的手腕和技巧使爱慕者在表白时有所节制。

一个月以来，她在等待和窥伺马里奥尔说出那句话。那句使心灵如释重负的话，因性格而异，或直截了当或含蓄节制。

可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借助于写信。这是一封长达四页的长信！她将信拿在手中，十分满意。她在躺椅上躺下来，让小拖鞋从脚上滑落到地毯上，她舒舒服服地读起信来。可是她大吃一惊。他严肃地写道，他不愿意因她而痛苦，他很了解她，不愿成为她的受害者。他的信彬彬有礼，充满了恭维赞美之词，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克制的爱情，但他说他知道她是怎样对付男人的，他也像他们一样迷恋她，但他会一走了之，以便从一开始便摆脱奴役。他只需重新开始以前的流浪生活。他准备走。

这是告别，语气真诚而坚决。

她将这充满淡淡的怨恨和感情的四页纸读了一遍，两遍，三遍，感到惊异。她站起身来，穿上拖鞋，在室内踱着步。她的袖子甩在身后，两只手臂露在外面，两只手半插在睡袍的小口袋里，一只手上捏着那封揉皱的信。

这个出乎意料的表白使她不知如何是好。她想道：“这小子写得真好，诚恳、动情、感人。他写得比拉马尔特好，没有小

说味儿。”

她想抽烟，走近放香水的桌子，从一个萨克森产的瓷盒中取出一支烟。她点燃烟，朝镜子走去，在方向不同的三折镜中看见了三个年轻女人正走近前来。来到镜子前，她站住了，对自己行个礼，微微一笑，友好地点点头，仿佛在说：“真漂亮，真漂亮。”她凝视自己的眼睛、牙齿，抬起双臂，两手插腰，稍稍斜着头，向侧面转身，好在三面镜子中看见自己全身。

她怜爱地站在自己面前，被自己的倩影从三面包围，自得其乐，对自己迷人的美貌产生一种自私的、肉体上的快感，一种像好色男人那样的感情满足。

每天她都这样自我欣赏一番。她的随身侍女常常闯了进来，打趣地说：“夫人照得这么勤，家里的镜子都要照破了。”

这种自我欣赏正是她对男人的魅力和控制力的秘诀。她赞赏和珍惜自己清秀的面孔和漂亮的身材，想尽一切办法发挥它们的优势，寻找一切难以觉察的细微末节以使自己更有魅力，使眼神也更奇异；她尽力为自己打扮自己，因此自然而然地也博得了别人的欢心。

如果她更美丽，如果她对自己的美貌无动于衷，那她就不会拥有这么大的诱惑力；在这种诱惑力下，最初对它毫无防范的男人会立即堕入情网。

她站了一会就累了，对着镜里微笑的映像（三面镜子里的映像都在嗫动嘴唇重复她的话），说道：“我们走着瞧吧，先生。”接着她走到房间另一头的书桌前坐下。

这就是她写的信：

亲爱的马里奥尔先生：请您明天四点钟来看我。我一人在家，但希望能够使您对您臆想的可怕危险放心。

我自认是您的朋友，并将向您证明。

米歇尔·德·比尔内

第二天，她衣着简朴地接待了安德烈·马里奥尔，她穿着一件淡灰色裙衣，衣服上没有装饰，像黄昏一样忧郁，衣领紧贴着颈部，衣袖紧包着手臂，衣服的上身紧紧束着胸脯和腰，裙子紧紧包着胯骨和腿。

他进来了，面色略带几分严肃。她伸出双手，迎了上去。他吻过手，然后两人便坐了下来。她故意沉默片刻，好使他感到窘迫。

他不知说什么好，等着她先开口。

她终于开口了。

“好吧。我们直截了当。出了什么事？您知道，您给我写了一封很无礼的信？”

他回答说：

“我知道，请您原谅。我这人一向开诚布公，所以显得唐突。我本可以一走了之，不必对您作那番很不恰当的、令人不快的解释，可是我想应该按我的个性行事，而且我了解您的为人，我信任您。”

她用一种既满意又怜悯的语气说：

“瞧您说的！这封荒唐信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打断她的话：

“最好别谈这个。”

她立即反驳说：

“我请您来正是为了谈一谈，谈个明白，一直到您确信您没有任何危险。”

她像小姑娘一样笑了起来，制服式样的裙衣使笑容充满孩

童般的青春气息。

他结结巴巴地说：

“我写的都是真话，发自内心的真话，使我恐惧的、可怕的真话。”

她变得严肃了，说道：

“好吧，我知道。我的朋友们都是过来人。您在信中说我是一个可恶的、喜欢卖俏的女人，我承认，可是谁也没有因此丧命，甚至谁也没有为此痛苦。拉马尔特有个词，叫‘急性发作’，您正在这个阶段，可是它会过去的，那时就会开始……怎么说呢……慢性阶段，它不再痛苦，我用微微的温火维持朋友们的这种慢性爱情，使他们依恋我，对我忠贞不渝。嗯？我不是和您一样诚恳、直率、大胆吗？我刚才对您讲的话，有几个女人敢对男人讲呢？”

她显得很古怪但很坚决，很单纯但又充满挑衅，他不觉也微微一笑。

“您所有的朋友，”他说，“都曾经被这种火烧过，甚至在您的火以前。他们尝过被烧、被烤的滋味，对您的炉子承受得住，可是我，夫人，我从未经历过这些。而且，最近以来，我感到，如果在我心中膨胀的感情控制了我，那将是很可怕的。”

她突然变得很亲切，两手交叉地放在膝上，稍稍凑近他说：

“您听我说，我是认真的。我不愿意由于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而失去朋友。您会爱上我，就算是这样吧，可是，今天的男人爱上今天的女人，决不会爱得死去活来的。请您相信我，我很了解他们。”

她停了一下，露出奇怪的微笑，仿佛把真话当假话讲：

“好吧，我没有什么让人疯狂的地方。我太新派了。怎么样？我将是您的朋友，漂亮的朋友，您会喜欢我，仅此而已，因为

我会很留神的。”

她稍为严肃地接着说：

“总之，我可以告诉您，我不会真正爱上任何人，我对待您会像对待好友一样，不会更深。我不喜欢专横和嫉妒的男人。对丈夫我不得不委曲求全，至于朋友，普通朋友，我不能容忍他们在感情上的专横，因为那会毁了真挚的友情。您瞧我多好，我是以同伴的身份和您交谈，没有任何隐瞒。您愿意接受我的建议，真正试一试吗？如果确实不行，您随时都可以走。不管病得多重！一出走，相思病也就好了。”

他瞧着她，被她的声音、手势、以及她自我陶醉的神态所征服，他顺从了，并且由于她近在咫尺而无比激动：

“我接受，夫人。就是痛苦，我也认了。您值得别人为您痛苦。”

她打断他的话：

“现在不谈这些了。永远别再谈了。”

于是她把话题引到不会使他不安的事情上。

一小时以后他走出她家。他苦恼，因为他爱她；他也很高兴，因为她要求别离开她，而他也答应了。

第　三　章

他苦恼，因为他爱她，庸俗的恋人总为心上的女人披上光环，把她打扮得完美无缺；而马里奥尔却不同，他爱上她，但他没有被完全征服，仍然用男人多疑而洞察一切的眼光看着她。他这人敏锐、散漫，遇事好多虑，在生活中总是处于被动地位，

因此也没有过热烈的爱情。在他的感情生活中，只有过几次私通，两次以烦闷告终的短暂的恋情，几次以厌恶结束的嫖娼。他认为，对想要儿女和家庭的男人来说，女人是实用品；对寻找爱情消遣的男人来说，女人是娱乐品。

他在拜访德·比尔内夫人以前，就听过朋友们的许多警告。他知道关于她的一些事，这些事使他感兴趣，使他困惑、高兴、又反感。原则上他是不喜欢不付钱的赌客的。初次接触以后，他觉得她很有趣，具有一种极富感染性的特殊魅力。这个苗条、清秀、白皙的女人似乎既丰腴又纤弱，那两只漂亮的手臂似乎专用来吸引人、搂抱人，可以想象得到的细细的长腿似乎专用来像羚羊一般逃跑，小巧的脚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这种天然而精致的美，在他看来仿佛象征着徒劳的希望。在与她的几次交谈中，他尝到一种与社交女士交谈所未曾有过的乐趣。她毫不拘谨、随兴所致、爱开玩笑，喜欢戏谑嘲讽，但是有时也受制于情感、智力或形象的影响，仿佛在她那轻快而嘲讽的外表下面，仍然有柔情如水的古代妇女的影子。而这一点使她美妙绝伦。

她想像征服别人一样征服马里奥尔，所以对他很娇宠。他越来越想多见见她，一有机会便去拜访。她身上散发出一种力量，谈笑顾盼都有一种无法抵制的魅力，使他无力自拔，虽然他往往事后因她说的话或做的事而气恼。

女人往往用某种难以描述的气氛来包围男人、奴役男人。马里奥尔越被德·比尔内夫人的气氛所控制，就越能揣测她、理解她，而且为她的性格而苦恼，他多么希望她是另一种人。

然而，对她身上那些他不喜欢的东西，他却不由自主地、违背理性地着迷和崇拜，也许比对她的优点还敏感。

她堂而皇之地卖弄风情，就好比在玩弄扇子，根据与她说话的男人是否讨她欢心而当着众人的面将扇子随意开合。她玩

世不恭的态度最初使他好奇，现在却使他害怕。她的心永不满足，时时刻刻要求解闷消遣，要求花样翻新，以致他有时很气恼，回家后决定以后少去，直到有一天不再登门。

可是第二天，他又找一个借口去了。他越爱得深，就越意识到这爱情的危险性，而痛苦是注定了的。

啊！他并不是瞎子。他逐渐陷入这种感情，就像小船在往下沉没，离岸又太远，他极度疲乏只能淹死。他的洞察力由于预感到爱情而更加敏锐，因此他对她相当了解，而且身不由己地不停地思念她，顽固地试图分析她，想看清这个女人的内心深处；这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混合体：既快快活活又看破红尘，既理智又幼稚，既热情又多变，而这种种相互矛盾的情绪聚合与协调在一起，形成一个反常的人，使男人们神魂颠倒、不知所措。

可是他为什么如此迷恋她呢？他不断思索这个问题，但一无所得。其实，他是一个审慎、谦虚、观察敏锐的人，他合乎逻辑地要求女人具有古老而宁静的美德：温柔的魅力与忠贞的爱情，这两者似乎是男人幸福的保证。

但是他在这个女人身上看到的却是出乎意料的东西，是一种新奇有趣的新式女性，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女人，她们与人们所熟悉的女人完全不同，就连她们身上的缺点也散发一种可怕的诱惑力，催人猛醒。

在王朝复辟时期①，女人们热情、浪漫、充满幻想；在帝制时期，她们追求现实的享乐，游戏人生；而现在出现的是永恒女性的新变种——一种高雅的，但变幻莫测、焦躁不安、犹豫不决的女人，她仿佛接受过安抚神经、刺激神经的种种麻醉药：

① 即1814—1830年。

使人昏厥的三氯甲烷，使人失去梦想、感觉和热情的乙醚和吗啡。

他欣赏她这个虚假的、为了迷惑男人而自我设计的女人。她是一件精美迷人的、稀有的奢侈品，在它面前男人们目不转睛，心怦怦跳、急于占有，就好比看到摆在橱窗里刺激食欲的精美食品，不禁嘴馋。

当他明白自己正走下深渊时，对这种趋势所可能导致的危险不禁害怕起来。他的遭遇将会如何？她会如何对待他？显然，他的命运和旁人并无区别：他将对她唯命是从，就像狗追随主人一样；他将被归入她的收藏品——大小有点名气的受宠者——中。难道她和所有的人都玩这个游戏吗？难道没有人，没有一个人被她真正爱过，哪怕只是一个月、一天、一个小时，从而赢得她真诚的、但立即克制的爱情？

在晚宴上，他和朋友们由于在她身边而兴奋，而且每次走出她家，他都无休止地和他们谈论她，他感到他们仍然郁郁不乐、烦恼不安，因为他们从现实中没有得到满足。

不，在这些以受公众注目而自炫的男人中，谁也没有得到她的爱。和他们相比，他一文不值；他的名字在人群或沙龙里，引不起任何反应，谁也不会转过头来看他。在她眼中他会是什么呢？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一位普通的先生，红极一时的女人家中一位平庸的常客；他有用，但淡而无味，就像掺了水的酒。

如果他是名人，他可能接受这个角色，不会由于没有名气而感到委屈。可是，既然他是无名之辈，他不能接受这个角色，于是提笔向她告别。

他收到简短的回信，激动万分，仿佛幸福自天而降。她说服他不走，他更是欣喜若狂，仿佛得到了解脱。

几天过去了，他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当急性发作后的平静期结束时，他感到对她的欲望又在膨胀，燃烧。他答应过不再向她谈这件事，但是他并没有答应不写信。因此，一天晚上，他因思念她而辗转反侧，便不由自主地到桌前坐下，将自己的心情倾泻到白纸上。这不是信，而是笔记、词句、思想、是转变为文字的痛苦的战栗。

这使他平静下来，焦虑似乎稍稍缓解，他上床，终于睡着了。

第二天一醒来，他就拿起这几张纸重读一遍，觉得真挚动人，将它们装进信封，写上地址，等到傍晚很晚的时候才叫人投邮，这样她一起床就能收到。

他知道她不会因为这几张纸而恼怒，最谨慎的女人对真心求爱的信也会宽宏大度，而如果写信人的手微微颤抖，眼中充满了令他惶恐的心上人的容貌，那么，这种信便具有打动人心的、无可抗拒的威力。

这天傍晚，他去她家，想看看她会怎样接待他，会和他说什么。他进去时，德·普拉东先生正一面吸烟一面和女儿聊天。他常常这样和她呆上几个小时，似乎不是作为父亲，而是作为男人。她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和感情也带上几分求爱的色彩——她对自己求爱，也要求所有的人对她求爱。

马里奥尔进去时，她脸上一亮，闪过一丝快意，并且急忙伸出手去。她的微笑似乎在说："我很喜欢您。"

马里奥尔希望德·普拉东先生走开，但是这位父亲无意回避。他很了解女儿，认为她对男女之事毫无兴趣，因此长期以来就对她不再有任何猜疑，可是他仍然怀着不安的好奇心，怀着丈夫般的关注来监视她。他想知道这位新朋友有多少成功的希望，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有多大价值。他会像众人那样仅仅

是过客还是沙龙的固定成员？

因此，他呆了下来。马里奥尔立刻明白没法把他赶走，也就死了心，准备尽可能地讨他喜欢，因为，好感，甚至中立，总比恶感强。他施展魔力，表现得快快活活，引他们高兴，又毫无求爱的表示。

她高兴地想："他可不傻，表演得不错。"

德·普拉东先生想道："这个人很可爱，他不像别的傻瓜那样为我女儿神魂颠倒。"

当马里奥尔在恰当的时刻离去时，这一对父女已经被他迷住了。

可是他走出她家时，心情沮丧。他已经痛苦地感到被她紧紧锁住了，他敲击这颗心，就像囚徒捶铁门一样，不会有任何结果。

他已经为她所控制，也不想解脱。既然这是命中注定，他决定耐着性子坚持下去，暗中以智取胜；他要用灵活的手腕投她所好，赞美她，崇拜她，故意顺从她，从而最终征服她。

他的信使她高兴，他还要继续写。几乎每晚回家以后，他都在桌前坐下，一面思念她，一面在灯下奋笔疾书，此刻他对白天的种种纷乱记忆犹新，便将使他感兴趣或激动的事写下来，并赋予幻觉式的夸大。有多少懒散的人由于怠惰而任凭诗才的胚芽在身上夭折！而在马里奥尔这里，勤奋使胚芽发育长大。他怀着每日不断更新的感受，用不断更新的形式来写同一件事——他的爱情。久而久之，他的热情也在这种爱情文学的操练中更为激愤。他整天忙于不可抗拒的文句，它们仿佛是热烈的感情在头脑中产生的火花。他就这样煽动自己的心灵之火，使它成为火灾，因为真正热烈的情书往往对写信人比对收信人更危险。

他使自己处于这种兴奋状态，被自己的词句所激奋，心中只装有她一个人，逐渐失去了对她的现实感。他不再像从前那样面对面地看她，而是通过抒情文句来感受她；他每晚写的东西在他心中都是真话。这种日复一日的理想化使他觉得她几乎就是他理想中的女人。德·比尔内夫人对他表示明显的好感更消除了他最初的抗拒。此刻，虽然他们相互什么也没有说，但她显然最喜欢他，而且公开向他表示。他产生了荒唐的希望，也许有一天她会爱上他。

他那些迷人的信确实给她带来了复杂而天真的快乐。从来没有人以这种方式，以这种默默的含蓄来赞美她，爱慕她。从来没有人想到在她醒来时，让随身女仆用银托盘将信封里的感情早餐端到她床前。而最可贵的是，他从不谈这件事，仿佛一无所知。在她的客厅里，他仍然是朋友们中态度最冷淡的，他绝口不提暗中曾向她泼洒的爱情甘露。

当然她从前也收过情书，但语气完全不同，那些情书没有这么含蓄，而是迫不及待，像是下命令。拉马尔特曾经在三个月里，给她写了一大堆信。这位神魂颠倒的小说家在信中讲了许多故作风雅的情话。她在写字台的一个特别抽屉里还保存着这些非常细腻和迷人的情书，当时那位作家真正动了情，用书信求爱，直到后来他不再抱任何希望。

马里奥尔的信完全不同，它流露出强烈的愿望、真实和诚挚的感情、无保留的顺从和不渝的忠诚，因此当她收到信，拆开信，欣赏信时，感到一种任何信件未曾赋予她的乐趣。

她对马里奥尔的友情有所加深，她请他常常来看她，何况他对他们之间的关系绝对保持沉默，甚至在交谈中他也从来不提曾经拿起笔给她写情书之事。她认为这种关系很独特，仿佛是小说；她身旁有一位以这种方式爱她的人，她感到深深的满

足，从这满足中滋生出一种好感，使她以特殊的眼光来观察他。

在此以前，尽管她以卖弄风情而自喜，但是她感觉到，在所有为她动情的心中，还保留着与她毫无关系的感情。她在这些心中并不独占统治地位，因为那里还有对其他事物的强烈爱好。她嫉妒马里瓦乐的音乐，拉马尔特的文学，反正总是嫉妒点什么；她不满足于半成功，但又无力完全占领这些有志者、名人或艺术家的心灵，因为对他们来说，职业宛如情妇，是任何事任何人都无法夺走的情妇。马里奥尔使她头一次遇见这样一种人：她是他的一切。至少她是这么想的。当然，胖弗雷内尔也同样爱她，但他是胖弗雷内尔。她猜想从来没有人像她那样控制过马里奥尔，她出于自私而感激他使她大获全胜，这种感激之情采取了温存的表达方式。她现在需要他，需要他的在场，他的目光，他的顺从，需要这种爱情奴仆。如果说他不像别人那样能满足她的虚荣心，那么他能更好地满足她更高的要求，而正是这些要求支配着卖弄风情的女人的灵魂和肉体、骄傲和统治欲，支配着冷静女人的残酷本能。

就像占领国土一样，德·比尔内夫人一点一点地占领他的生活，每天稍稍向前推进，越来越快。她安排晚会、去戏院、去饭馆，都让他参加。她怀着占领者的满足将他带在身后，再也离不开他，或者说再也离不开他这个奴隶。

他跟着她，感到幸福；她疼爱他，她的眼睛、声音及奇想都显得温存。他生活在狂热的欲望与爱情中，它们像高烧一样烫得可怕。

第二卷

第一章

马里奥尔刚来到德·比尔内夫人家。他今早收到她一份急电应邀而来，但她还没有回家，所以他等着。

他很喜欢这间客厅，这里的一切都使他愉快，但是每当他独自呆在这里时，便感到抑郁、气闷、神经紧张，只要她不露面，他便坐立不安。他来回踱着步，兴奋地等待着，唯恐有什么意外使她回不来，从而把约会推迟到第二天。

有辆车在大门口停下来，他满怀希望地听着，接着寓所的门铃响了，他放了心。她走了进来，帽子没有摘掉，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她的神色匆忙而高兴。

“我要告诉您一个消息。”她说。

“什么消息，夫人？”

她瞧着他笑了起来：

“是这样！我要去乡下呆些日子。”

他突然感到怅然若失，脸上也流露了出来。

“啊！您高高兴兴地告诉我这个消息？”

“是的。您坐下听我讲。您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我可怜

的母亲有个弟弟，瓦尔沙西先生，是桥梁总工程师，他在阿弗朗什有一栋房子，常常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住在那里，因为他在那里工作。我们多年夏天都去看他们。今年我原来不想去，可他生气了，向爸爸大发脾气。插一句话，告诉您一个小秘密：爸爸嫉妒您，也向我发脾气，说我在自找麻烦。不过您别担心，我会处理妥当的。言归正传吧，爸爸责备了我一顿，让我答应去阿弗朗什呆上十天或者十二天。我们星期二上午动身。您说怎么样？”

“我说您使我伤心。”

“就这些？”

“还能怎么样？我总不能不让您去吧。”

“您没想到什么办法？”

“嗯……没有……不知道！您呢？”

“我有一个主意。阿弗朗什离圣米歇尔山很近，您去过圣米歇尔山吗？”

“没有，夫人。”

“那好。星期五，您将灵机一动，决定去看看这个奇迹。您在阿弗朗什下车，星期六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您去那座俯瞰海湾的公园散步。我们在那里偶然相遇，爸爸会板着面孔，但我不在乎。第二天我要组织一次郊游，全家去参观圣米歇尔山的修道院。您要表现得亲切热情，这是您随时能做到的，您要讨好我舅母，要在我们住的旅馆里请我们大家吃晚饭。我们就在那里过夜，这样，第二天我们才分手。您取道圣马洛回巴黎，一个星期以后我就回来了。我的设计如何？我好不好？”

他由衷地感激她，喃喃地说：

“您是世上我最爱的人。”

“嘘！”她说。

他们互相对视了几秒钟。她微笑着，用微笑表达她的谢意、她衷心的感激以及她的友情，诚挚、热烈、柔情般的友情。他目不转睛地瞧着她，真想跪倒在她脚前，咬住她的裙衣，发出呼喊，让她看到他无法表达的东西，那充塞他全身、充塞他的身体和灵魂，由于不能表达而十分痛苦的东西，即他的爱情，既可怕又美妙的爱情。

但是他不用开口她已明白，就像射手猜到子弹正中黑纸靶。在这个人身上，除了她以外，什么也没有了。他属于她，甚过她属于她自己。她很满意，认为他可爱。

她兴致勃勃地说：

“那么一言为定。我们去玩一趟。”

他激动得有点口吃：

“当然，夫人，一言为定。”

沉默片刻以后，她直截了当地说：

“今天我不能多留您。我回来就是为了告诉您这件事，因为我后天动身！明天一整天我都有事，晚饭前得买四五样东西。”

他立刻站起来，心情难分难舍，因为他唯一的愿望就是不再离开她。他吻过她的手后便告辞了，虽然略感不安但充满希望。

他捱了漫长的四天，整天在巴黎游逛，没有拜访任何人，沉默而孤独，不愿意说话，不愿意见朋友。

他乘星期五早上八点钟的快车，头天晚上兴奋得没有合眼。在那间黑黑的、静静的卧室里，他只听见深夜马车的滚动声，他想到远行，更觉得卧室像牢房一样令他窒息。

窗帘间刚刚透进一线微光，一缕灰暗而阴沉的晨光，他便跳下床来，推开窗看看，唯恐天公不作美。天气很好。轻轻的薄雾预示着热天。他急于出发，急于上路，所以很快地穿衣梳

洗，提前两个小时就准备就绪了，而且立刻让仆人去叫马车，就怕叫不着。

马车的颠簸使他兴奋。他到达蒙帕尔拉斯火车站时有点不知所措，因为离开车还有足足五十分钟。

一个包厢里没有人，他包了下来，好独自一人、舒舒服服地遐想。火车开动了，平稳而快速地朝她驶去。他没有平静下来，反而更兴奋，像傻孩子一样，想两手抓住填有垫料的隔板，用尽全身力气推它，让火车更快些。

他就这样在期待和希望中，自我封闭起来，一直到中午。过了阿尔让当以后，窗外郁郁葱葱的诺曼底景色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火车正穿越一片起伏不定、山谷纵横的地带，在农民的庄园——牧场与苹果林——周围是茂密的大树，树顶在阳光下闪着光。这是七月底，是大地这位强健的乳母充满元气和活力的最佳季节。在以树墙为界的牧场上，有淡黄色的大牛、肋部长着奇怪花斑的奶牛、宽额头、腹部多肉多毛、样子凶狠的棕色公牛，它们或是站在栅栏旁，或是鼓着肚子卧在牧场上；这种景像在这片清新宜人的土地上一再重复，仿佛土地本身也流出苹果酒和肉汁。

涓涓的小河，流经轻纱般的柳树和白杨树。小溪在草丛中闪烁了一会儿就消失了，过一会儿又显现出来，这里处处清新宜人。

马里奥尔不觉心旷神怡，暂时抛开了爱情，欣赏在窗外不断急剧闪过的牛群和漂亮的苹果林。

可是，在福利尼车站换车以后，他又心急如火，在最后四十分钟里，不下二十次地掏出怀表，不停地向外张望，终于看到了高高山丘上的那座城市。她在那里等他。火车误点，离约

会的时间只剩下一个小时。他得赶到公园里假装和她偶然相遇。

旅馆的马车接待了他这位唯一的客人，然后慢慢地爬上阿弗朗什的陡坡。房屋都在山顶，从远处看，这座城很像城堡，但从近处看，这是一座很漂亮的诺曼底老城，小小的房屋整整齐齐，几乎一模一样，相互拥挤着，既显出古老的傲慢又悠然自得，具有中世纪和农村的风格。

马里奥尔一扔下行李，便打听怎样去植物园，急匆匆地赶去。还不到约会时间，但他想她可能提前到了。

来到铁栅门前，他一眼看出公园里没有人，或者说几乎没有人。只有三位老人在那里散步，无疑是当地人作每日的消遣，生命中的最后消遣；还有一家英国人，小姑娘小男孩们长着瘦长腿，围着一位金黄头发、若有所思的女家庭教师。

马里奥尔的心在剧烈跳动。他一直朝前走，窥伺两边的小路。他来到一条长着深绿色榆树的大林荫道上，林荫道将公园一分为二，茂密的树叶在道路中央形成一个圆穹。林荫道的尽头是一座观赏风景的平台，突然间，他被景色迷住了，忘记了那位叫他来的女人。

在他站立的山丘脚下，一片难以想象的沙漠伸向远方与海天相接，一条小河蜿蜒流过，河水不时积聚成水塘，在阳光灿烂的蓝天下，闪闪发光，仿佛是通往另一个天空的洞穴。

这片黄澄澄的沙漠仍处在慢慢退去的潮水中，在沙漠中央，离岸约十二或十五公里的地方，矗立着一块尖尖的巨石，在锥形巨石的顶端有一座教堂。

沙丘一望无际，只有一块露出水面的礁石与教堂为伴。这块圆圆的礁石坐落在流沙中，它叫作东布兰。

他极目眺望远处蓝蓝的海水，看见另一些岩石从水中露出褐色的光脊。他的目光继续向右转，发现在这片孤寂的沙漠旁

边是辽阔的诺曼底平原，它郁郁葱葱，像个无边的、林木茂盛的树林。这就是大自然，它突然显现，并且集中于一处，如此伟大、雄劲、清新、优美。目光从这片树林又转到那座石头山。石山在沙中形影相吊，奇怪的哥特式教堂俯瞰着浩瀚的沙滩。……

异地的美景往往使游人感到一种奇异的乐趣。马里奥尔以前常有这种乐趣，现在突然又有所感受；他无比激动，愣愣地呆在那里，完全忘记了他那颗被捆绑的心。可是，一声钟声使他回过头来，热切等待的心情又攫住了他。公园里的人还是寥寥无几。英国孩子也不见了，只有那三个老头仍然在单调地来回散步。马里奥尔也像他们那样散起步来。

再过一会儿她就要来了。她将出现在通往这个美妙平台的一条小径上。他将看见她的身材、姿态、面孔和微笑，将听见她的声音。啊，多么幸福！多么幸福！他感到她就在附近，虽然还看不见摸不着，但近在咫尺，她正在想他，知道即将与他重逢。

他差一点轻声叫了起来。一把蓝色阳伞，或者说一个阳伞顶在树丛上方滑动。这肯定是她。接着出现了一个滚铁环的小男孩，后面是两位女士——他认出了她——和两位先生：她父亲和另一个男人。她穿一身蓝，像春天的天空。啊！是她，他认出了她，虽然还看不清她的面貌。他不敢迎上去，预感到自己会张口结舌、面红耳赤，在德·普拉东先生猜疑的目光下无法解释这次邂逅。

但他还是朝她们走过去，时时举起望远镜，仿佛忙于观赏美景。她唤住他，语气中甚至没有虚假的惊讶。

“您好，马里奥尔先生。”她说，“这里真美，对吧？”

他不知所措，喃喃地说：

“啊！夫人，遇见您真高兴！我是来参观这个美丽的地方的。”

她微微一笑，接着说：

“您恰好挑我在这里的时候来。您真是太好了。”

接着她介绍说：

“我的一位好朋友，马里奥尔先生。我舅母，瓦尔沙西夫人，我舅舅，桥梁工程师。”

寒暄过后，德·普拉东先生冷冷地与年轻人握了一下手。众人继续散步。

德·比尔内夫人很快地瞟了马里奥尔一眼，仿佛在求援。她让他走在自己和舅母之间，又问道：

“您觉得这地方怎么样？”

“我吗，”他说，“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地方。”

她说：

“噢！要是您像我一样在这里住上几天，它会给您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的，难以用言语表达。大海不停地运动，每天两次，在沙滩上扑过来又退下去，而且很快，连快马也赶不上，这真是上天无偿赐给我们的奇妙景观，我如醉如痴，好像换了一个人，对吧，舅母？”

瓦尔沙西夫人已经是老妇人了，头发灰白，在外省算是有身份、受人尊敬的女士，她丈夫是总工程师，是以桥梁公路学校而自炫的、傲慢的公务员。瓦尔沙西夫人说她从未见到外甥女如此兴奋激动。接着她想了一下，又说：

“这也不奇怪，因为她只见过、只欣赏过舞台布景。”

“可是我几乎每年都去迪埃普和特鲁维尔。”

老妇人笑了起来：

“那种地方只能会会朋友。那儿的海只不过是约会的点缀而已。”

这话很简单，也许并无嘲弄的意思。

他们不由自主地朝平台走去，两只脚像在斜坡上滚动的球，从公园滚向平台。夕阳在高耸的修道院后面张开了一面晶莹而轻柔的纯金大幔，修道院的轮廓越来越阴暗，仿佛是艳丽帷幔前的巨大的圣骨盒。马里奥尔此刻只注意他身边那张裹在蓝色薄雾里的白皙可爱的脸。他从未见过她如此楚楚动人。她好像变了，但他说不清变在哪里。她的皮肤、眼睛、头发，甚至心灵都散发一种沁人心脾的清新气息，它来自这块土地、这片天空、这种清澈的光线和葱绿的林木。他从未见过她这副神态，也从未如此强烈地爱她。

他走在她身边，找不出话说。她的裙衣擦着他，手臂有时碰着他，他们充满柔情的目光有时相遇，这一切仿佛扼杀了他身上的男人个性，将他化为乌有。他突然感到他被这个女人毁灭了，吸收了，他不再存在，只剩下对她的欲望、呼唤和崇拜。她消灭了原来的他，就像烧掉信一样。

她看出，她明白，这是绝对的胜利，她很兴奋，也很感动，面对这幅明亮而生动的乡村和大海的景色她更是心潮澎湃。她眼睛望着别处，说：

“我真高兴看见您！”

立刻又问道：

“您在这里呆多久？”

他回答说：

“两天，如果今天也算一天的话。”

接着，他转身对那位舅母说：

“瓦尔沙西夫人和先生明天肯赏光，和我一同游圣米歇尔山吗？”

德·比尔内夫人代替舅母回答：

“既然我们有缘相遇，她不会拒绝的。”

工程师的妻子回答说：

“是的，先生，我很乐意。不过您今晚得和我们一同吃饭。”

他点头接受了。

他欣喜若狂，像人们将得到早已盼望的东西一样万分高兴。他得到了什么？他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新鲜事？没有。但他由于一种朦胧的预感而欣喜若狂。

他们在平台上散步，观赏浮现在火红的地平线前的圣米歇尔山的锯齿状黑影，一直呆到太阳落山。

他们现在谈一些日常琐事，说一些在第三者面前所能说的话，但有时相互看看。

后来大家便回别墅去了。别墅建在阿弗朗什城门口，周围是漂亮的花园，从这里可以俯瞰海湾。

马里奥尔为人谨慎，又觉察到德·普拉东先生对他冷淡甚至可以说敌视，因此，晚饭后他便早早告辞。他亲吻德·比尔内夫人的手时，她用一种奇怪的语调说了两遍：

“明天见，明天见。”

客人一走，瓦尔沙西先生和夫人便提议回房睡觉，这是他们在外省生活的老习惯。

“你们去睡吧。”德·比尔内夫人说，“我可要去花园里走一走。”

她父亲也说：

“我也去。”

她披上一条披巾走出屋外。两人开始并肩在白沙石小径上散步。月是满月，小径像蜿蜒曲折的小河流经草地和树丛。

沉默良久以后，德·普拉东先生低声说：

“亲爱的孩子，你该承认我从来没有向你提过劝告吧？”

她知道他想说什么，严阵以待，便说：

“对不起，爸爸。您至少提过一个劝告。”

“我？”

“对，对。”

“劝告，关于……你的生活？”

“是的，而且是个很坏的劝告。所以如果您再提劝告，我是绝对不会接受的。”

“我提过什么劝告？”

“劝我嫁给德·比尔内先生。这说明您缺乏判断力，缺乏洞察力，您既不了解人也不了解您的女儿。”

他有点吃惊，也有点窘迫，沉默了一会儿，慢慢地说：

“是的，我那是看错了人。但是，作为父亲，我今天要给你的劝告是不会错的。”

“您说吧，听不听在我。”

“你在给自己找麻烦。”

她大笑起来，接过他的话来说：

“大概是指马里奥尔先生吧？”

“是马里奥尔先生。”

她接着说：

“您忘记我早就给自己找麻烦了，由于乔治·德·马特里先生，马西瓦尔先生，加斯东·德·拉马尔特先生，还有其他十几位先生！而您总是嫉妒，因为只要我遇见一个对我真诚的好人，我家里那些人就气急败坏，而您，像戏剧里的长者和财产代管人一样，总是最不乐意。”

他急忙辩解说：

“不，不，你从来没给自己找麻烦。相反，在朋友关系中，你是很有分寸的。”

“亲爱的爸爸，”她大胆地说，“我不是小姑娘了，我向您担

保不会为自己找麻烦的，既然不曾为了那些人，当然也不会为了马里奥尔先生找麻烦，您不用害怕。说实话，是我请他来的。他很可爱，和那些老朋友一样天资聪明，但没有他们那样自私。这不也是您原先的看法吗？您是看出了我对他的偏向，才改变看法的。啊！您的心事瞒不过我！我了解您，只要我愿意，可以都讲出来。我很喜欢马里奥尔先生，所以心想要能和他偶然相遇，一起玩玩该多好。既然没有任何危险，又何必放弃快乐呢？有您在我身边，我的名声决不会受到连累。"

她现在爽朗地笑了，知道每句话都击中要害。长久以来她就闻到他身上有一种暧昧的嫉妒，如今她用这种嫉妒把他制住了，她为自己大胆的、不可明言的调情暗暗得意。

他不作声，局促不安，又气又恼。他感到她看穿了自己，她看出在他父亲般关怀的表层下面有一种隐秘的怨恨，他不愿意弄清怨恨的来由。

她又说：

"您别怕。在这个季节，和舅舅、舅母、您这位父亲，以及一位朋友去圣米歇尔山游玩，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何况谁也不会知道。即使知道，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等我们回巴黎以后，我会对这位朋友和对别人一样一视同仁。"

"好吧，"他说，"就算我什么也没有说。"

他们又走了几步。德·普拉东先生问道：

"我们进去吧？我累了，想睡觉。"

"不，我再走一会儿。夜色真美。"

他故意低声说：

"别走远了。说不定会碰上什么人。"

"啊！我就呆在窗户下面。"

"那么，再见，亲爱的孩子。"

他迅速亲亲她的前额，走进屋去。

她走到一株橡树下，在一张固定在地上的农村风格的椅子上坐下来，这是一个暖和的夜，充满了田野的芳香、大海的气息和朦胧的亮光，因为，满月当空，海湾蒙上一层雾气。

雾气像白烟一样蔓延，遮住了沙丘，潮水此刻该淹没沙丘了。

米歇尔·德·比尔内两手交叉搭在膝上，眼睛望着远方，试图看到自己心灵深处，那里也有一层难以穿透的白雾，就像在沙滩上一样。

她曾经多少次坐在巴黎住所的盥洗室里，对着镜子问自己：我到底爱什么？想得到什么？盼望什么？需要什么？我是什么人？

她的确对她现在的样子很满意，也深深需要讨人喜欢，除此以外，她感觉到的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好奇心。她对自己并不是一无所知。既然她常常凝视自己，端详自己的面貌体态，不可能不审视自己的心灵。在此以前，使旁人激动的事一概只能引起她泛泛的兴趣，绝对无法使她动情，最多让她散散心而已。

然而，每当她对一位男人产生了较为亲密的感情，每当一位情敌夺去她喜欢的男人，从而刺激她女人的本能，使爱慕的热情在她的血管里燃烧，这时，爱情的虚假萌芽使她品尝到一种比单纯的成功的乐趣更为热烈的激情，但是为时不长。为什么？因为她感到疲乏，感到厌恶，也许因为她看得太清楚了。她喜欢一个男人，他身上有某种东西使她兴奋、不安、激动、着迷，但是这些东西很快便在她眼中失去新鲜感，变得平庸。男人们都十分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具有必要的性格和品德，能够长期吸引她，使她堕入爱河。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他们的错还是她的错？是他们缺乏她

所期待的东西，还是她不具备爱的能力？是因为偶然遇见情投意合的人而爱呢，还是仅仅因为有爱的本能而爱？她有时觉得别人的心都像身体一样长着双臂，温柔的、伸长的双臂，去吸引，去拥抱，而她的心却没有双臂，它只有眼睛。

人们常常看见杰出的男人疯狂地爱上与他们很不般配的女人，她们既不聪明又无德行，甚至也不漂亮。这是为什么？是怎么回事？其中奥妙在哪里？他们之所以疯狂不仅仅是因为有邂逅的机缘，而是因为他们本身就带有某种胚芽，突然之间胚芽发育成长。她听过人们倾诉衷肠，她发现过秘密，甚至亲眼看见过人们由于内心的痴醉而面色突变，她常常想到这些事。

在社交界，每日是照例的拜访、闲话、以及种种蠢事，人们以此自娱，以此来消磨闲散的时光。德·比尔内夫人有时发现在某些人——男人和女人——身上发生了奇异的变化，她十分惊奇甚至不敢相信，而且感到几分羡慕和嫉妒。这些变化很微妙，但是她嗅觉灵敏，能闻出来，能猜测到。他们的面孔、微笑，特别是眼神流露出一种难以描述的快乐与幸福；心灵的欢悦传播到全身，使肉体和眼睛闪着光芒。

不知为什么，她怨恨他们。恋人们总是惹她不高兴，这些为爱情而剧烈跳动的心总是深深地、暗暗地使她恼怒，而她蔑视这种恼怒。她自信一眼就能准确无误地识别恋人。的确，她常常在众人毫无觉察以前就嗅出和猜到恋情。

她常常想到这一点：另一个人的在场，他的容貌、话语、思想以及其他内在的东西使我们心花怒放，使我们陷入狂热的爱情之中。她认为自己做不到这一点。然而有多少次她对一切感到厌烦，便幻想能感受无法表达的欲望，迫切期待着变化和新颖，其实这只是她不断追求感情的内心骚动罢了。她怀着由孤芳自赏而产生的暗暗的羞愧，希望能遇见一个男人，他会使她

的全部身心投入一种如痴如醉的状态，哪怕时间不长，仅仅几个月。热恋时期的生活该多么新奇，令人神往，令人陶醉。她不但盼望遇见这个人，甚至还寻找过，不过没有花工夫，因为她生性懒散，不能长久专注于一件事。

男人中的所谓佼佼者可以使她着迷几个星期，使她萌生热情，但是这短暂的热情总是以无可挽回的失望告终。她对他们的才华、气质、性格、修养和品德期望过高。她总是发现杰出男人身上的缺点比优点更为突出，发现天才像良好的视力、良好的消化力一样是一种特殊的工作能力，它是个别的能力，与整体的魅力无关，而正是整体的魅力使交往变得真挚动人。

然而，自从她遇见马里奥尔以来，是另一种东西使她喜欢他。她是由于爱情而爱他吗？他没有地位，没有名气，他是用爱、用柔情、用智慧，用他身上真实的纯朴的魅力来征服她，他征服了她，因为她时时思念他，时时希望他在身边。她觉得他是世上最可亲可爱、最少不了的人。这是爱情吗？

她心中并没有人人所说的那团火，但她第一次真心诚意地想与这个男人有更深的关系，而不仅仅是迷人的女友。她爱他吗？什么叫爱？是不是对方必须充满特殊魅力，出类拔萃，披着爱情为他编织的光环？还是只要你很喜欢他，喜欢到不能没有他的地步？

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么，她爱他，至少，她快爱上他了。她作了一番仔细的、深深的思索，最后得到了回答："是的，我爱他，但是缺乏冲动，这大概怪我的性格吧。"

然而，刚才在阿弗朗什公园的平台上，当她看见他走过来时，她感受到冲动。她是头一次感受到这种难以描述的感情：它推动我们、驱使我们，冲向某人。她很高兴能走在他身边，与热恋着自己的他近在咫尺。圣米歇尔山的黑影在落日的背景前

仿佛是一幅传奇的景象，爱情不也像是心灵的传奇吗？有些人本能地相信它，另一些人哩，因为想得很多，最终往往也相信了。她是否最终也会相信呢？她曾经忽发奇想，想把懒洋洋的头靠在这个男人的肩上，想更靠近他，寻求那个永远找不到的“亲近”，想交给他那个即使奉献出去也仍然保留在自己身上的东西：隐秘的内心。

是的，她对他有过冲动，就在此刻，内心深处也还有冲动。也许，只要顺其自然，冲动就会成为爱情。可她老在抗拒，老在推理，老在与对方的魅力作斗争。像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和他一同在河边的柳树下散步，时不时地让他亲吻，以酬谢他的热情，那该多么甜蜜！

别墅的一扇窗子打开了。她转过头。是父亲，大概在找她。

她喊着说：

“您还没有睡？”

他答道：

“你不进来会着凉的。”

于是，她站起身走进别墅。到了卧室，她掀开窗帘瞧着月光下越来越白的海湾雾气，心中的浓雾在柔情下却似乎消散了。

她睡得很好，第二天是侍女把她叫醒的，因为得早点动身才能赶到圣米歇尔山吃午饭。

一辆四轮大马车来接他们。她听见车轮在台阶前的沙地上滚动，便从窗口探出身去观看，立刻与安德烈·马里奥尔寻找她的目光相遇。她的心立刻剧烈地跳动。她惊异地发现这是一种新奇的感受：当你看见某人时，心脏剧烈跳动，全身血液沸腾。与头天晚上入睡前一样，她对自己说：“这么说我要爱上他了？”

后来，她坐在他对面，猜到他那么钟情，那么醉心于她，她

真想张开双臂，让他亲吻。

他们相互只看了一眼，但这一眼使他快活得脸色发白。

马车启程了。这是一个明媚的夏日清晨，充满了鸟啼声和青春朝气。马车驶下山坡，穿过河流和几座村庄，在一条尽是石块的小路上不断颠簸，使车里的人从座位上跳起来。德·比尔内夫人打破了长长的沉默，拿这条路和舅舅开起玩笑来，于是僵局被打破，外界的欢快气氛似乎也钻进了人们的内心。

马车驶出一个小村庄时，海湾突然出现在眼前，它不像头天晚上那么黄，而是闪着清亮的水光，水淹没了一切，黄沙、盐碱地，以及据车夫说的前面的一段道路。

在一个小时里，马车以中等速度行驶，等待潮水回归大海。

马车穿行在环绕农庄的榆树或橡树之间，因此看不见矗立在巨石上的、此刻被海水包围的修道院的越来越大的侧影。接着，它突然显现出来，而且越来越近，越来越令人惊奇。阳光给这座矗立在岩石上的锯齿形石教堂染上了红棕色。

米歇尔·德·比尔内和安德烈·马里奥尔凝视教堂，然后四目相视，将在这个美好的七月早上出现的、充满诗意的幻景与他们心中初生的或过激的感情掺合在一起。

人们在友好而轻松地交谈着。瓦尔沙西夫人讲了些关于流沙的悲惨故事，夜间被沙土吞没的悲剧。瓦尔沙西先生赞扬那个受到艺术家抨击的堤坝，说它有种种功效，它保证了与圣米歇尔山的交通畅通，又争取了一部分沙丘作为牧场，将来还可以作为田地。

马车突然停住了。海水淹没了路，并不严重，在多石的路上只有浅浅的一层水。但是路上肯定有坑坑洼洼，陷进去是出不来的。只好等一等。

“啊，水退得多快！”瓦尔沙西先生用手指着路面说。路面

上浅浅的那层水正在消退，仿佛被土地吞了下去或者被一种神秘与强大的力量远远地吸了过去。

他们下车，走近观看这种奇异的、迅速而默默的退潮，而且紧紧瞧着它。一片汪洋的牧场中露出一些绿点，那是地势稍高的地方，点越来越大，变成圆形，成为岛屿，岛屿又变成大陆，中间隔着极小的海洋，最后，潮水全线溃逃，退向远方，仿佛是一张长长的银色面纱被人从地的表层拉开；这张支离破碎、千疮百孔的大面纱揭开后，露出了辽阔的浅草牧场，邻近的黄沙还没有露出来。

大家又上车，但是都站着，好看得更清楚。他们前面的路慢慢干了，马车又启动，速度仍然不紧不慢，颠簸有时使他们失去平衡。突然，马里奥尔感到德·比尔内夫人的肩靠着自己的肩，他最初以为是出于偶然的颠簸，但她一直靠着他，而车轮的每次跳动使他们相互碰撞，他不觉身体摇晃，神魂颠倒。这出乎意料的亲密使他不知所措，他不敢看年轻的女人，心慌意乱地想："这可能吗？难道可能吗？我们两人是否都昏了头？"

马匹跑动起来，他们不得不坐下。此刻，马里奥尔突然莫名其妙地急于讨好德·普拉东先生，对他万般殷勤。这位父亲几乎和女儿一样喜欢听人恭维，所以不久便被马里奥尔打动了，笑容满面。

马车终于到了堤坝，驶上一条横贯沙滩的笔直的道路，路的尽头便是圣米歇尔山。蓬托尔松河流经左面的山脚，右面山脚下的浅草牧场，车夫称作的海马齿，已经让位给浸透了海水的沙丘。

高耸的教堂在蓝天的背景前更显雄伟，现在它的轮廓十分清晰，顶层有小尖塔和墙角塔，奇形怪状的檐槽喷口像妖怪的头发一样直竖在教堂顶端，我们虔诚的祖先就是这样怀着畏惧

的心情来装饰哥特式圣殿的顶部的。

他们抵达旅馆时，已经将近一点钟了。午饭早已订下，可是，老板娘为慎重起见，并没有将饭菜准备好。只得再等一等。他们很晚才吃午饭，大家都很饿，因此香槟酒立刻使他们兴奋起来。

人人都很满意，两颗心更是接近幸福。在酒醉饭饱之后，人们往往容易同意一切，接受一切，因此马里奥尔在上甜点时，乘大家酒意未消，谈兴正浓，十分惬意时，说道：

"我们在这里呆到明天，好吗？今晚在月光下看看夜景，再一同吃晚饭，该有多好！"

德·比尔内夫人立刻同意。两位男人也表示赞同。只有瓦尔沙西夫人犹豫不定，因为家里有她的小儿子，但是丈夫叫她放心，说她不也常常这样离开家吗？他甚至立刻给女管家发去一封电报。他很喜欢安德烈·马里奥尔，因为马里奥尔大献殷勤，将堤坝夸奖了一番，说它并不像众人想象的那样影响了圣米歇尔山的景观。

饭后，他们去参观教堂，走上城根的那条路。小城是盖在巨石上的一堆相互托叠的中世纪房屋，巨石顶端是修道院。小城与沙滩隔着一道带雉堞的围墙，围墙绕着旧城顺坡而上，有无数的拐角、平台、瞭望塔，每到一处，就能大饱眼福，俯瞰辽阔地平线的种种姿态。大家沉默无语，一来是在那顿长长的午餐后稍稍有点喘气，二来是一再看见那壮观教堂而惊异不止。在他们头上，在空中，有一大堆奇异的尖顶、花纹石雕、塔楼之间的拱桥等等，总而言之，这是一座难以想象的、巨大而轻巧的镂花建筑，镂空里是蓝天。一大批刻着野兽面孔的檐槽喷口从高处伸出，奇形怪状，狰狞可怕，仿佛要飞上天空。在山的北坡，在教堂和大海之间，有一个荒凉的、几乎垂直的斜坡，

叫做森林，因为坡上全是古树。斜坡从房屋的尽头开始，往无边无际的黄沙上投下一个深绿色的斑点。走在最前头的德·比尔内夫人和安德烈·马里奥尔停下来观看。她靠在马里奥尔手臂上，从未感到如此心旷神怡。她轻盈地往上走，准备一直往上走，和他一起走向这向往已久的古迹，也走向别的东西。她希望这条陡峭的路没有尽头，因为她在这里感到十分满足，这是平生第一次。

她喃喃地说：

“天啊！多么美！”

他看着她，回答说：

“我只想到您。”

她微微一笑，接着说：

“我这人没有多少诗意，但我觉得这里确实美，我真的很激动。”

他结结巴巴地说：

“可我，我爱您爱得发狂。”

他感到手臂被轻轻地按了一下，接着他们又往回走。

一位看门人在修道院门口等他们，领他们从两个巨大塔楼间的精美楼梯上到大厅，然后参观一个一个厅，院子、禁闭室。他们一面听他解说，一面赞叹不已，他们对一切都着迷：地下室的粗大石柱硕壮美丽，支撑着上面教堂的祭坛，整座教堂是一层叠一层的三层哥特式的雄伟建筑，可称为奇迹，不愧为中世纪寺院与军事建筑中最突出的杰作。

他们来到隐修院，方形大院四周是柱廊，这是世上隐修院中最细巧、最优美、最迷人的柱廊：纤细的柱子顶端有精美的柱头，柱子排成两行，用花饰将四面回廊连成一片，花饰中有千姿百态、妙趣横生的各种哥特式装饰，出自古代朴素艺术家

多彩的奇想，他们曾用锤子将梦幻与思想刻在石头上。

米歇尔·德·比尔内和安德烈·马里奥尔在回廊里绕了一圈，肩并肩地慢步走着，其他人有点疲乏，站在门口远远地欣赏。

“天知道我多么喜欢这里！”她站住说。

他回答：

“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去哪里，也不知道看见了什么。唯一的感觉是您在我身边。”

她面对面地瞧着他，微笑着低声说：

“安德烈！”

他明白这是她的心声。他们不再说话，又往前走。

他们继续参观，但无心观看。

然而那个镂花楼梯吸引了他们片刻的注意力，它位于两个尖塔之间悬在半空的拱桥上，仿佛为了攀登蓝天。狂徒之路也使他们惊愕，这是在最高那座塔楼顶端的一条环形石道，没有栏杆，令人目眩。

“可以上去吗？”她问道。

“这是禁止的。”向导说。

她拿出二十法朗。向导犹豫了。全家人在万丈深渊面前已经感到昏眩，因此极力反对这个冒失的主意。

她问马里奥尔：

“您敢去吗？”

他笑了起来：

“比这更险的路我也走过。”

他们丢下旁人便上去了。

这条面临悬崖的小路很窄，他走在前头，她跟在后面。她紧贴着墙，低着头，不敢看身下的万丈深渊；她现在很害怕，几

乎支持不住，紧紧抓住他伸过来的手，感到他坚强有力，头脑清醒，脚步稳健，她在惊恐中不免高兴地想道："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他们两人像翱翔的海鸟一样呆在高空，像用小黄眼睛观察大地的海鸥一样俯瞰大地。

马里奥尔感到她在颤抖，问道：

"您头晕？"

她低声说：

"有一点。不过和您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他走近她，用一只胳膊抱住她，免得摔倒，这有力的手臂使她顿时安下心来，她抬起头眺望远方。

他几乎将她抱了起来，她听任他，品尝这种在强劲的保护下穿越天空的乐趣，而且带着女人的浪漫心态感谢他，感谢他没有用亲吻来破坏这次空中散步。

他们回到焦急等待的人们身旁，德·普拉东先生气急败坏地对女儿说：

"天啊，你刚才做了件傻事！"

她很自信地回答说：

"不，既然成功了就不傻。成功的事不能叫傻事。爸爸。"

父亲耸耸肩。他们往下走，在门口又买了些照片，因此回到旅馆时，已经快到晚餐时刻，老板娘劝他们去海边沙滩走一走，说从大海的方向回头看，圣米歇尔山更是无比雄伟。

他们虽然很累，但还是去了，绕过围墙，走得比较远，脚下踩的是看上去坚实、其实很松软的、令人不安的沙丘，脚一踏上这片漂亮的黄地毯，就陷进金黄色的、骗人的泥沙中，一直陷到腿肚。

从那里看修道院，它不再是从陆地上远远望见的那座令人惊异的海滨教堂，而是一座对着大西洋虎视眈眈的封建城堡，带

雉堞的高墙上有许多很别致的枪眼，支撑高墙的是巨大的墙垛，它们紧紧贴着这座奇山。然而德·比尔内夫人和安德烈·马里奥尔顾不上这些，他们只想到自己，陷于相互设下的罗网中，陷于牢笼中，在那里，人们对外界一无所知，眼中只有一个人。

他们在明亮灯光下，在丰盛菜肴前坐下时，才如梦初醒，感觉到饥饿。

这顿饭吃了很久。结束时大家仍然谈兴甚浓，忘记了月景。何况谁也不想出去，所以没有人提出。圆月使在沙滩上悄然无声但令人害怕的潮水细浪蒙上一层诗意，它映照着圣米歇尔山周围蜿蜒曲折的围墙，映照着修道院尖塔的富有浪漫色彩的阴影——它是闪着光的、无垠的沙丘港湾中的唯一布景。但是谁也不想出去观赏。

瓦尔沙西夫人困倦已极，提出去睡觉，这时还不到十点钟，但是大家立刻赞成，热情地相互道过晚安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卧室。

安德烈·马里奥尔知道自己睡不着，便点燃了壁炉上的两支蜡烛，推开窗，向外观望。

他的身体为毫无希望的希望所折磨。他知道她就在那里，近在咫尺，与他只隔着两扇门，然而，与她相聚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像无法阻止海潮淹没土地一样。他的喉咙想喊叫，神经被一种徒劳的、无法平息的期待所煎熬，他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只是不能忍受这个毫无结果的幸福之夜的孤独。

在旅馆里和唯一那条弯弯曲曲的街上，喧闹声逐渐消失。马里奥尔一直凭倚在窗前，只知道时间在一点点逝去。他瞧着那片银白色的潮水，不愿上床，仿佛预感到某种天赐的幸福即将降临。

突然，他觉得有人碰了一下门锁，他猛然转身。房门慢慢

打开。一个女人走了进来，脸上罩着白花边面纱，全身裹在宽大的睡袍里，睡袍洁白如雪，像丝绸又像羽绒。她小心翼翼地关上身后的房门。然后，仿佛没有看见倚在明亮窗前、惊喜交加的马里奥尔，她一直走到壁炉前，吹灭了那两支蜡烛。

第二章

第二天早上，他们要在旅馆大门前再次见面，相互告别。安德烈·马里奥尔首先出来，怀着不安和喜悦等待她露面。她会做什么？她会怎么样？他和她之间会发生什么事？他的这场经历是福还是祸？她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他，让他像鸦片烟鬼一样神思恍惚，或者使他备受折磨。他在两辆马车旁边踱着步，他将假装取道圣马洛回巴黎，而他们将去阿弗朗什。

他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她？她会缩短还是延长在亲戚家的小住？他很害怕她的头一瞥眼光和头几句话，因为他昨夜没有看清她，在短暂的爱抚中他们几乎没有说话。她急切地委身于他，带着几分克制和腼腆，并不沉溺于他的抚爱。后来她步履轻巧地离去，一面低声说："明天见，朋友！"

对这次短促而奇怪的幽会，安德烈·马里奥尔隐约有点失望，因为他没有收获到他认为成熟的全部爱情，但同时，他又陶醉于胜利之中，确信不久便能完全征服她。

他听见她的声音，全身一震。她的声音很大，显然是对父亲说的某句话不高兴。她出现在最高一级台阶上，唇边带着那个小褶，这是她不耐烦的表示。

马里奥尔迎着她走了两步。她看见了他，微笑起来，眼中

的怒气突然消失，满脸露出亲切的神气。她温柔地伸出手来，这是对她主动委身于他的认可，说明她毫不后悔。

“这么说我们要分离了？”她说。

“唉，夫人，我很难过，心情难以表达。”

她低声说：

“时间不会长的。”

德·普拉东先生走了过来，她又轻声补充说：

“您就假装说要去布列塔尼呆上十几天。”

瓦尔沙西夫人无比激动地跑了过来：

“你父亲刚才说什么来着？说你后天就走？可是你至少得呆到下下星期一呀。”

德·比尔内夫人脸色有点阴沉，回答说：

“爸爸真笨，什么都说。我有个毛病，一到海边就神经疼，所以跟他提过想回去，何必将来花上一个月去瞧病哩。不过，现在不谈这事。”

马里奥尔的车夫催他上车，免得误了蓬托尔松的火车。

德·比尔内夫人问道：

“您什么时候回巴黎？”

他仿佛迟疑不定：

“我也说不准，我想去圣马洛、布雷斯特、杜阿尔纳内兹、亡故者海湾、拉兹角、奥迪埃尔恩、庞马尔什、莫尔比昂，总之布列塔尼的这整个有名的岬角，这大概需要……”

他沉默一会儿，似乎在计算，然后夸大说：

“十五到二十天吧。”

“这可真长，”她笑着说，“我呢，要是还像昨晚那样神经疼，过两天我就回巴黎了。”

他真想喊一声“谢谢”，但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像情人一

样亲吻她最后一次伸出来的手。

他和瓦尔沙西夫妇以及听说他去旅行而稍稍安心的德·普拉东先生互致敬意、谢意，应酬一番以后便上了车，车渐渐远去，他一直回头望着她。

他马不停蹄地回到巴黎，一路上什么也看不见。他靠在火车车厢的角落里，半闭着眼睛，抱着双臂，一整夜都沉浸在回忆中，唯一的思想就是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刚一到家，刚走进书房，一种不间断的折磨便开始了，难以满足的心像高烧似地焦燥不安，而从前，他在这间安静的书房里，几乎总是怡然自得，他在这里工作、写信，与他的书籍、钢琴、小提琴为伴。他现在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没有心思做任何事，神思恍惚，坐立不安，从前使他开心的爱好——阅读和音乐——也无法平息这种紊乱，他不知如何是好。他需要出去、走路、活动。这是一种难以解释的、体力上的需要，这种由精神到身体的烦燥情绪其实不过是一种无法平息的本能渴望，渴望寻找某人，再与他（她）相见。

他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开门下楼，一面自问："上哪里去呢?"突然出现了一个他从未想过的念头。他要租一个隐密而漂亮的住所作为幽会地点。

他走了一条街又一条街，四处寻找。大献殷勤的门房，形迹可疑的女房东，挂着廉价帷幔的房间，都使他不安，因此到了晚上他空手而归。第二天早上九点钟，他又继续寻找，终于在天黑的时候找到一栋孤立的小屋。它坐落在奥特伊区的一条小街上，前面是一个有三个出口的花园。附近的房屋装饰商答应两天内将小屋装饰好。马里奥尔挑选了帷幔，订购了简单的、涂过漆的松木家具以及厚厚的地毯。一位住在附近的面包师负责照管这个花园。马里奥尔和面包师的女人讲好，由她来照管

小屋。附近的一位园艺师答应在花坛上栽种鲜花。

这种种安排占用了许多时间，直到晚上八点钟他才精疲力竭地回家，看见书桌上有封电报，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他拆开电报：

我明晚到家。等待通知。

米歇

他还没有给她写信，恐怕她收不到，估计她该离开阿弗朗什了。但一吃过晚饭，他便坐在桌前，向她倾诉衷情。信写得很长很费劲，因为所有的言词和思想似乎都显得软弱和庸俗可笑，无力表达这种既纤细又热烈的心态。

第二天，他一起床就收到她的信，她再次肯定她当晚回巴黎，并且请他在几天内不要露面，好让别人以为他确实在外旅行。她还约他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在杜伊勒利宫花园俯瞰塞纳河的平台上见面。

他提前一小时就到了，在那里来回遛跶。穿过公园的只有早起的行人，赶到对岸去上班的各部的办事员、职员、形形色色辛勤工作的人们。这些人为了每日的面包匆匆忙忙奔向那些愚蠢的工作，而他呢，此刻他在等待那位举世无双的情妇；与他们相比，他自得其乐，他运气好，得天独厚，他真想感谢蓝天，对他来说，天公只主宰晴雨的交替，主宰乾坤的还是阴险狡诈的偶然性。

十点差几分时，他登上平台，张望着等她来。

“她来晚了！”他想道。然而，附近一座建筑物的大钟刚刚敲过十下，他便远远地看见她穿过花园走来，步子很快，仿佛是一位急匆匆上班的女工。他犹豫了一下。“这真的是她？”他

认出她的步态，但她穿着简朴的深色衣服，样子完全变了，令他吃惊。她径直朝平台的阶梯走过来，仿佛对这里很熟悉。

“噫！”他自言自语地说，“她肯定欢喜这个地方，有时来散步。”他看着她撩起裙子踏上第一级石梯，敏捷地往上走，他急忙迎上前去，她和蔼地微笑，但带着几分不安：

“您很不谨慎，不该这样抛头露面。我几乎从里沃利街就看见了您。来，我们在桔园后面找张椅子坐一坐。下一次应该去那里等我。”

他不由自主地问道：

“您常来这里？”

“是的，我很喜欢这地方，清晨散步，常来这里做体操，一面欣赏风景。再说，这里碰不见什么人，布洛涅森林简直没法去。您得给我保守秘密。”

他笑了：

“我不会说出去的！”

他谨慎地握住她藏在衣服下面的一只手，叹了口气：

“我多么爱您。等您等得发疯。您收到我的信了吗？”

“收到了，谢谢。我很受感动。”

“那么，您不再生我的气了？”

“当然不啦。为什么要生气呢？您这人很好。”

他在寻找热烈动人的词句以表达感激和激动，但他找不着，而且激情也不容他去斟酌词句，他重复说：

“我多么爱您。”

她说：

“我约您来这里，是因为这里也有水，有船。当然不能和那里相比，但风景也不坏。”

他们坐在长椅上，靠近沿河石栏杆，周围几乎没有人，谁

也看不见他们 。在长长的平台上此刻只有两位园丁、三位孩子和保姆。

在他们脚下的河边马路上，有车驶过，但他们看不见。从离平台墙根很近的人行道上，传来脚步声。他们还没有找到话题，只是瞧着面前的巴黎美景。它从圣路易岛、圣母院的塔楼一直延展到默东的山丘。

她再次说：

“这里也很美。”

可是他突然想到在修道院尖塔顶上的那次散步，高悬在半空多么令人激动，他深深怀念当时的激情：

“啊，夫人。您还记得我们爬上狂徒之路吗？”

“记得。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哩。老天爷！要是再来一次我会晕倒的。当时我已经被高空、太阳和大海弄得飘飘然了。不过，您瞧瞧，这里的景色也很美。我很爱巴黎。”

他很吃惊，隐约感到当时在她身上出现的某个东西如今已不存在了。他低声说：

“只要能在您身边，哪里都一样。”

她没有回答，只是捏捏他的手。这轻轻的一捏比温柔的话语更使他高兴，他摆脱了一直压在心头的局促，终于开口了。

他使用一些相当严肃的字眼，慢慢向她讲，述说他已经把一生都奉献给她，听她支配。

她很感激，但像现代人一样多疑，而且爱好尖刻的嘲讽，便微微一笑，说道：

“您别允诺得太多了！”

他完全朝她转过身去，用深邃的目光看着她，这目光像是触摸。他又重复一遍刚才的话，说得更长，更热烈，更有诗意。他曾在热情洋溢的信里写过的话，现在他满怀信心地从嘴里说

出来，她听着，仿佛在缭绕的香烟之中受他跪拜。崇拜者的话语抚摩着她女人的神经，这是她从未享受过的。

他说完以后，她只是简单地回答：

“我也很喜欢您！”

他们像肩并肩走在乡村路上的少年一样手拉着手，心不在焉地瞧着在河上驶过的小轮船。在巴黎这座跳动着世界脉膊的城市中，在这片或近或远的、巨大的嘈杂声中，只有他们两人存在，就像在尖塔顶端一样，只有他们。在几秒钟里，他们确实忘记了世界上除了他们以外还有别的东西。

是她首先恢复了现实感：钟点。

“我们明天还在这里见面，好吗？”她问道。

他思索了几秒钟，对想说的话有些踌躇不决：

“好……好……当然……不过……我们不能换一个地方吗？……这地方清静……但是……谁都可能来。”

她犹豫了：

“对……您至少在两个星期里不能露面，好让人以为您在旅行。谁也不知道您在巴黎，可我们能见面，这有多好，多神秘。只是我现在不能接待您。所以……我看没有……”

他感到脸上发烧，接着说：

“我也不能请您来我家。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别的地方吗？”

这话既不令她吃惊，也不令她反感。她是个务实和讲逻辑的女人，而且没有虚假的廉耻心。

“当然有，”她说，“可是得花时间去想。”

“我已经想到了。”

“这么快？”

“是的，夫人。”

“怎么样呢？”

“您知道在奥特伊有条老田街吗？”

“不知道。”

“它一边是图尔内米街，一边是让德索朗热街。”

“怎么样呢？”

“这条街，或者这条小巷里有一个花园，花园里有一座房子，出口朝向那两条街。”

“怎么样呢？”

“这座房子正在等着您。”

她思索起来，毫不窘迫，还怀着女性的谨慎提出两三个问题，他作了些解释，看来她很满意，她站起身时说道：

“那好！我明天去。”

“几点钟？”

“三点钟。”

“我在7号大门后面等您。可别忘了。您只要敲敲门就行了。”

“好吧，再见，朋友，明天见！”

“明天见。再见！谢谢！我真爱您。”

他们都站着。

“您别送我，”她说，“您再呆十分钟，然后从河边走。”

“再见！”

“再见！”

她急忙走了，神色谨慎而谦卑，很像巴黎那些精明勤快的女人，她们早上行色匆匆地赶去干正当的职业。

他害怕那座房子明天还收拾不好，便坐车去奥特伊。

房子里满是工人。墙上已经挂了帷幔，地上也铺了地毯，工人们在敲、钉、洗刷。花园从前是一个公园，面积不小，也很漂亮。园中有几株老树，几片模仿树林的树丛，两个绿亭，两

块草坪，以及在树丛中弯弯曲曲的小路；附近的园艺师又种上了玫瑰、石竹、天竺葵、木犀草、以及二十多种植物，他精心地使它们早开花或晚开花，这样一来，荒芜的土地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繁花似锦的花圃。

马里奥尔兴高采烈，仿佛又打了一个胜仗。他要装饰商保证第二天中午以前把所有的家具安置好，接着他便去商店买了些小玩意作为室内的装饰品。他挑了一些著名油画的相片准备挂在墙上，一些迪克出产的陶器摆在桌上和壁炉上，还有一些女人喜欢的通常的小摆设。

这一天他花去了两个月的收入，但感到很痛快，心想十年以来他一直在积蓄，不是为了存钱，而是无处花钱，所以现在他可以挥金如土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到这座房子，看着工人把家具运来，安置妥当。他亲自挂好像框，爬上梯子，用香水熏房子，将香水喷洒在帷幔和地毯上。他整个人浸沉在兴奋与陶醉中，觉得此刻做的是世上最有趣、最美妙的事了。他时时看钟，计算再过多久她就会来。他不断催促工人，不断摆弄小玩意，想寻找最佳的布置。

出于谨慎，他在两点钟以前就把工人打发走了。时针在慢慢地走最后一圈，屋子里静悄悄的，他在等待平生最大的幸福。他在卧室和客厅间来回走着，高声说话，胡思乱想，胡言乱语，独自品尝着梦想，品尝着他从未有过的、最疯狂的爱情。

接着，他来到花园。阳光透过树叶洒在草地上，照着一簇玫瑰，使它更美丽迷人。看来老天也为这次约会助兴。他躲在大门后面，不时地打开一条缝，唯恐她走错了路。

时钟敲了三点，附近的修道院或工厂也同时敲了三点。他手里拿着表，等待着，耳朵贴在门上，忽听见木门上有人轻轻

敲了两下，他一惊，因为他没有听见小巷里有人走动。

他打开门。这是她。她很惊奇，首先不安地迅速打量邻近的房屋，看出在这些卑微的住户中肯定没有她认识的人，才放下心来。接着，她怀着满意的好奇心观察花园，最后她摘下手套，将两只手背贴在情人唇上，挽起他的手臂。

她每走一步就说：

“天啊！多漂亮呀！真是没有想到！真是迷人！”

她看见阳光透过枝叶照着玫瑰花坛，惊叫了起来：

“这简直是人间仙境呀，亲爱的朋友！”

她摘下一朵玫瑰，吻了一下，插在胸衣上。他们走进室内。她显得很高兴，他真想在她面前跪下来，虽然他内心感到她关心的本该是他而不是地点。她瞧着四周，像小姑娘看到新玩具一样兴致勃勃，对这座埋葬女人贞操的漂亮坟墓毫无戒心，反而以行家的满意眼光赞赏这种高雅的陈设正合她意。她在来的路上曾经害怕过，怕这座房子太平庸，帷幔褪了色，又因屡作幽会地点而肮脏不堪。可是她看到的正相反，一切都是新的、漂亮的，出乎意料的而且专门为她准备的。他肯定花了许多钱，这个人真是太好了。

她朝他转过身来，优美地伸出双臂召唤他，于是两人吻抱在一起，这种闭目的吻抱使人产生一种奇异的双重感觉：幸福与虚无。

他们在这寂静而隐蔽的房子里，度过了三个小时，面对面地，身体靠着身体，嘴对着嘴，安德烈·马里奥尔不免陶醉在感官和心灵的狂热之中。

在分别以前，他们去花园里走走，在一个绿亭里坐了下来。从外面看不见他们。安德烈热情奔放地讲着，把她当成从神圣台座上下来的偶像，而她听着他讲，但似乎无精打采；往往在

冗长的、令她厌烦的来访以后，她的眼神中就流露出这种烦燥。然而她仍然多情，脸上强挂着温柔的笑容，紧紧握住他的手，多半是无意识地。

她大概根本没有听进去，因为她打断他的话说道：

“我得走了。六点钟我得去德·布拉蒂安侯爵夫人家，我看会迟到很久了。”

他轻轻将她送到刚才进来的那个门口。与他吻别以后，她朝小街上偷偷看了一眼，便贴着墙根走了。

他独自一人，突然感到空虚，这是女人的温存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空虚；随着逐渐远去的脚步声，他心中隐隐作痛。他感到被她遗弃，十分孤单，仿佛没有从她那里得到任何东西。他在砂石小路上踱着步，一面思索希望与现实这一对永恒的矛盾。

他在那里一直呆到天黑，才慢慢平静下来。他从远处将自己奉献给她，比她委身于他更为诚挚。后来他回到家中，囫囵吞枣地吃过晚饭又写起信来。

第二天白天显得很长，晚上更是没有尽头。他又写信。她为什么没有回信，也没有派人传话。第三天早上，他收到一封简短的电报，约定次日在同一地点见面。这封短短的电报一下子使他解脱了等待的痛苦。

她来了，像第一次那样准时、多情、满脸微笑。在奥特伊小屋的这次幽会与第一次一模一样。安德烈·马里奥尔感到他们中间并没有出现他预感到的那种令人心醉神迷的激情，他先是吃惊，继而稍有感触，然而他陷入肉体的情欲中，逐渐忘记了他对占有的梦想；他原先期待的是稍稍不同的另一种占有。是爱抚将他与她系在一起，这是最可怕的绳索，最结实的绳索，当它把一个男人的肉体捆紧，捆得出血的时候，他也无法挣脱。

二十天过去了，甜密而轻松的二十天！他觉得该继续下去，

他该保持现状：对旁人来说他不再存在，他只为她而活着。作为疲于等待、未获成果的艺术家，他心中产生了一个无法实现的希望，希望过一种不引人注目的、幸福的、隐居的生活。

她每隔三天来一次，总是那么温柔顺从，吸引她的既有开心的幽会，也有那座成为稀有花卉温室的漂亮的小房子，还有这种新颖的爱情生活——谁也无权尾随她，因此并不危险，但很神秘——此外还有越来越热烈，越来越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情人。

有一天，她说：

"现在您该露面了，亲爱的朋友。明天下午您来我家。我已经对人说您回来了。"

他很不高兴。

"为什么这么快？"他问道。

"如果有人知道您在巴黎，您来这里就无法解释，会引起种种猜测的。"

他承认她有道理，并且答应第二天去她家。他又问道：

"您明天接待客人？"

"是的，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庆祝会。"

这消息令他不快。

"什么类型的庆祝。"

她高兴地笑了：

"我对马西瓦尔大大恭维了一番，他终于答应在我家里弹奏他的《狄多》①，这部作品谁都还没听过。这是描写古代爱情的音乐诗。德·布拉蒂安夫人原来自以为能独占马西瓦尔，所以

① Dido，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记》中的人物。狄多为迦太基女王，与埃涅阿斯相爱，后埃涅阿斯服从天意，拒绝狄多，狄多殉情自杀。

很生气。不过她也要来，还要演唱。我够厉害吧?”

“客人很多吗?”

“啊，不，只有几位熟朋友。您差不多都认识。”

“我能不参加吗?我喜欢独自呆着。”

“啊，不，我最想看到的就是您。”

他的心怦怦地跳：

“谢谢!我来。”

第 三 章

“您好，亲爱的先生。”

马里奥尔自然注意到自己不再是奥特伊的“亲爱的朋友”了。德·比尔内夫人正四处张罗，忙于应酬，因此只匆匆地与他握手。他走进客厅时，她正朝那位美丽动人的勒普里厄尔夫人走去。这位夫人一向袒胸露肩，追求雕像般的形态美，因此有了一个略带嘲讽的绰号“女神”。她丈夫是法兰西研究院古文字学与文学部的研究员。

“啊，马里奥尔，”拉马尔特惊叫起来，“您是从哪里钻出来的，朋友?我们还以为您不在人世了。”

“我去菲尼斯泰尔省转了一圈。”

他发表观感，可是被小说家打断了。

“您认识德·弗雷明男爵夫人吗?”

“不认识，只是见过，我常常听人谈起她，说她是位怪人。”

“在疯疯颠颠的女人中，她首屈一指，不过她身上有一种美妙的现代芳香。来，我给您介绍一下。”

他抓住马里奥尔的胳膊，把他拉到一位年轻女人面前，那个女人像玩偶，满头金发、苍白可爱的玩偶；是魔鬼将她设计创造了出来，好把满面胡须的大孩子们送入地狱。她的眼睛细而长，眼角稍稍翘起，很像中国人的眼睛。眼皮很少完全张开，只留一条缝让蓝釉般的月光从里面溜出来；这种怠惰的眼皮最宜于遮掩，最宜于锁住心底的奥秘。

她的头发颜色很淡，闪着丝绸般的银光，一张樱桃小嘴，两片小小的嘴唇仿佛是细密画，又经过工匠的精雕细琢，从那里吐出来的是清脆的嗓音。这位神经质的淘气鬼常作惊人之谈，锋芒毕露，既邪恶又可笑。别有风趣，而且具有摧毁性的魅力。她冷冷地引诱和腐蚀男人，足智多谋而又不动声色，因此她周围的人对她狂热地入迷又困惑不安。在全巴黎，她算是真正上流社会里最怪癖也最机智的社交女士了。但是谁也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人，到底在干什么。一般来说，男人们无法抗拒她的威力。她丈夫也是一个谜。他和蔼可亲，很有气派，但是对她的言行似乎熟视无睹。他是瞎子，还是无动于衷，还是对她百依百顺？也许他认为这只不过是古怪罢了，而且觉得有趣。人们对他众说纷纭，还有些恶毒的流言蜚语，甚至暗示他从妻子的隐密恶行中得到好处。

她和德·比尔内夫人本性相近，因此相互吸引，但又彼此深深地嫉妒；他们时而亲密无间，时而视同仇敌。她们相互喜欢，相互畏惧又相互寻找，正像两位职业决斗者彼此欣赏，又想置对方于死地。

此刻的德·弗雷明夫人趾高气扬。她刚打了一个胜仗，一个大胜仗：她征服了拉马尔特。她将他从情敌手中夺了过来，解开他原先的绳索，而且堂而皇之地降服他，使他进入正式爱慕者的行列。小说家处于热恋中，对他在这位奇特女人身上所发

现的一切感到困惑、陶醉与惊奇，而且逢人便情不自禁地谈论她，引起了闲话。

他将马里奥尔介绍给德·弗雷明男爵夫人时，德·比尔内夫人从客厅的另一头朝他看着。他微微一笑，凑到朋友耳边说：

“您瞧瞧，这里的女王不高兴了。”

安德烈抬起头，但是德·比尔内夫人已经朝马西瓦尔转过身去。马西瓦尔正掀起门帘进来。

几乎紧紧跟在他后面的，是德·布拉蒂安侯爵夫人。拉马尔特说：

“噫！我们只能听《狄多》的第二场演奏了。第一场多半在侯爵夫人的马车里演过了。”

德·弗雷明夫人补充说：

“我们的朋友德·比尔内的确失去了她最珍贵的收藏品。”

马里奥尔心中突然升起对这女人的怒气、甚至仇恨，他讨厌所有这些人，讨厌他们的生活、思想、趣味、无聊的爱好、木偶般的游乐。因此，当拉马尔特俯身对年轻女人耳语时，他乘机走到一边去。

漂亮的勒普里厄尔夫人在他前面几步远的地方，独自一人。他走过去向她致意。据拉马尔特说，这位夫人在这些先锋派人士中代表老传统。她年轻漂亮，个子高高的，五官很端正，栗色的头发有时闪着发红的亮光。她笑容可掬，文静可亲、十分迷人，又善于施展魅力；她外表单纯诚挚，其实也在极力讨人喜欢。她有些固定的崇拜者，而且从不炫耀，唯恐招来危险的情敌。她的家被认为是一个亲密朋友的小沙龙，所有的常客都一致赞扬她丈夫的品德。

她和马里奥尔交谈了起来。她很欣赏这位既聪明又含蓄的男人。很少有人谈起他，但他可能比这里所有的人都强。

最后一批客人到了。胖弗雷内尔气喘吁吁，用手绢最后擦拭他那发亮的湿额头，还有时髦的哲学家乔治·德·马特里，然后是德·格拉维男爵和德·马朗丹伯爵。德·普拉东先生和女儿殷勤接待客人。德·普拉东先生对马里奥尔十分亲热，而她来来去去，对所有的人都比对他热情，他心里难过。不错，有两次她远远地看了他几眼，仿佛在说："我想您。"然而这几眼十分短促，他可能误会了含意。再者，他不可能看不出拉马尔特对德·弗雷明夫人挑逗性的殷勤使德·比尔内夫人颇为不快。他想道："这不过是卖弄风情的女人的怨恨罢了，不过是沙龙女主人被人盗去稀有的小摆设而心怀嫉妒罢了。"然而，他感到痛苦，特别是因为她不停地偷眼瞧着他们，而根本不瞧他，和勒普里厄尔夫人坐在一起的他。这是因为，她已经把他抓在手心里，他跑不了，而另一位正在溜掉。那么，对她来说，这个爱情，新生的爱情已经变成什么了？而它占据了他的全部思想。

德·普拉东先生请大家安静。马西瓦尔打开钢琴，德·布拉蒂安夫人一面摘去手套一面走近钢琴，她要演唱充满激情的《狄多》，正在这时，门又一次开了，进来一位年轻人，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他身材修长，蓄着卷曲的颊须，一头卷曲的、短短的金发，俨然一副贵族气派，勒普里厄尔夫人好像有点激动。

"这是谁？"马里奥尔问她。

"怎么，您不认识？"

"不认识。"

"罗多尔夫·德·贝尔豪兹伯爵。"

"啊，就是和西吉兹蒙·法布尔决斗的那个人。"

"是的。"

那件事闹得满城风雨。德·贝尔毫兹伯爵是奥地利使馆的

参赞，一位前程无量的外交官，人称风度翩翩的俾斯麦[1]。他在一次官方招待会上听人说了一句奥地利女王的坏话，第二天便与说这话的击剑能手决斗，而且把他杀了。舆论哗然，德·贝尔豪兹伯爵像萨拉·贝尔阿德[2]一样，一夜之间成了名人，不同的是他的名字带有骑士风度的诗意。他相貌出众，高雅潇洒，又善谈善讲。拉马尔特评论他说："他能驯服猛兽般的漂亮女人。"

他大献殷勤地在德·比尔内夫人身旁坐下。马西瓦尔坐在钢琴前，手指在琴键上摆弄了一番。

几乎所有的人都换了座位，往前凑近，好听得真切，也好看清楚歌唱家。拉马尔特坐到了马里奥尔旁边。

一片安静，安静中充满期待，期待和尊敬。音乐家开始弹奏缓慢的、极其缓慢的曲调，仿佛是音乐叙事诗。休止，轻轻的反复，一系列的短句，时而委婉哀怨，时而激动不安，颇为新颖独特。马里奥尔在遐想。他看见一个女人，风华正茂的迦太基女王，在海边慢步走着。他猜想她在痛苦之中，她心中十分忧伤。这时他凝神瞧着德·布拉蒂安夫人。

这位意大利女人正凝视前方，一动不动地等着。她一头浓密的黑发，仿佛在黑夜里浸泡过，因此面孔略显苍白。脸部线条不柔和，眼睛、眉毛与脸部不太和谐，皮肤成棕色，显得有力与热情；在她的脸部和身上有一种激动人心的东西，仿佛是在阴暗天空中孕育着的风暴。

马西瓦尔晃动蓄着长发的头，在清脆的琴键上继续讲述那令人心碎的故事。

---

① Bismarck（1815—1898），普鲁士政治家。

② Sarah Bernhardt（1844—1923），法国著名女悲剧演员。

突然，歌唱家全身一阵战栗，她微微张开嘴，发出长长一声凄厉的呻吟，这不是歌唱家们在舞台上一面作戏剧性手势一面叫嚷的那种绝望的悲鸣，也不是赢得全场喝采的那种失恋者的优美的呜咽，而是一种难以描述的呼声，它来自肉体而不是来自心灵，它是动物被压碎时的喊叫，女人被抛弃时的喊叫。接着她沉默下来，而马西瓦尔又继续讲述这位被心爱的男人抛弃的可怜女王的故事，故事更充满激情、更生动曲折。

女人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她现在在说话，在描述无法忍受的孤独，对已往情爱的难以止住的渴望，以及永远失去爱人的痛苦。

她那热情动人的声音使心灵颤抖。这位长着黑发和棕色皮肤的意大利女人似乎的确感受到她说的一切：以狂热的激情去爱，至少准备去爱。她闭上嘴，慢慢擦去眼中噙着的泪水。拉马尔特转头看着马里奥尔，用充满艺术激情的声音说：

“天啊！她此刻多美呀，朋友。这才是女人，此地唯一的女人。”

沉思片刻以后，他又说：

“不过，谁知道呢？也许只是音乐的幻觉吧，其实世上只存在幻觉！而音乐这门艺术能产生的幻觉，丰富多采的幻觉，它多么奇妙呀。”

在音乐诗的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之间有一段休息，大家都热烈祝贺作曲家能有这么好的演唱者。拉马尔特的祝贺更是热情洋溢，而且的确是真心诚意。他很敏感，理解力强，美的一切表现形式都使他感受至深。他告诉德·布拉蒂安夫人他听她唱时有什么感受，她高兴得脸发红，周围的女士们则显得不大高兴。也许他对这番话的效果并非毫无意识。当他转身回到座位上时，看见罗尔多夫·德·贝尔豪兹伯爵正在德·弗雷明夫

人身边坐下来。看得到她立刻与他亲切交谈起来，两人都在微笑，仿佛对这番亲密的谈话十分高兴。马里奥尔闷闷不乐地站在门旁。小说家朝他走过去。胖弗雷内尔、乔治·德·马特里、德·格拉维男爵、德·马朗丹伯爵都围着德·比尔内夫人，她站在中央，向客人们递茶。拉马尔特讽刺地说她仿佛被圈在崇拜者的冠冕之中。

“只是冠冕上没有宝石。我敢打赌她会用这些莱茵河的石子去换她所缺少的宝石的。”

“什么宝石？”马里奥尔问道。

“当然是贝尔豪兹了，英俊的、无法抗拒的、举世无双的贝尔豪兹。这次晚会正是为他举行的，正是为了他马西瓦尔才破例答应把佛罗伦萨的《狄多》带来演唱。”

安德烈虽然不敢轻信，但心中十分难过。

“她认识他很久了吗？”他问道。

“啊，不！最多十天。不过在这场短短的战役中，她可费了不少心思，施展策略来征服他。您要是在场，准会大笑的。”

“哦！为什么？”

“她是在德·弗雷明夫人家认识他的，那天晚上我也在场。贝尔豪兹与德·弗雷明家很熟，这您可以看得出来，只要看看他此刻的神态就明白了。寒暄以后，我们漂亮的德·比尔内就向这位唯一的奥地利人发动了攻势。她成功了，或者说将会成功，虽然娇小的弗雷明比她刁恶，比她冷漠，也许还比她奸诈。可德·比尔内在引诱男人方面更有本领，更有女人味，我指的是现代女人味，也就是说她们不是用自然的魅力而是用矫揉造作来引诱男人，矫揉造作这个说法不妥，应该说她们具有美学观点，对女性美的深刻意识。她的威力就在这里。她对自己了如指掌，她最欣赏的就是自己，所以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征服男

人，来施展魅力。”

马里奥尔不同意：

“您这话未免过份了。她对我始终很爽直！”

“那是因为爽直是征服您的窍门。不过，我不想说她的坏话。她比许多同类的女人都强，只是她们不能算女人。”

马西瓦尔的几个音符使他们沉默下来。德·布拉蒂安夫人唱起音乐诗的第二部分，她的确是位美妙的狄多，充满了肉体的激情与感官的绝望。

但是拉马尔特目不转睛地瞧着坐在一起的德·弗雷明夫人和德·贝尔豪兹伯爵。

钢琴的最后一声振动被热烈的掌声淹没。拉马尔特又忿忿地讲了起来，仿佛在继续辩论，又仿佛在回答某位对手：

“不，她们不是女人。她们中间最正直的只不过是不自觉的小人吧了。我越了解她们，就越觉得她们不能像真正女人那样使我们感到一种甜蜜的陶醉。她们也能醉人，但是刺激神经，因为酒中掺了水。啊，尝一口，味道很好，但毕竟比不上从前真正的好酒。您明白，朋友，女人来到世上是为了两件事：爱情和孩子，只有这两件事能使他们发挥真正的、伟大的、卓越的品德，我这话仿佛出自普吕多姆先生之口①。总之，这些女人没有能力去爱，也不愿有孩子，如果不巧有了孩子，那便是不幸，便是负担。她们确确实实是群怪物。”

作家言词激烈，眼中闪着怒火，马里奥尔大吃一惊，问道：

“既然如此，您为什么把大半生消磨在石榴裙下呢？”

拉马尔特怒冲冲地回答说：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喜欢，当然啰！再说……再说……

① 法国作家莫尼埃（H. Monnier）小说中的人物，平庸自负，好教训人。

您能禁止医生去医院观察病人吗？这些女人就是我的医院。”

这个想法似乎使他平静下来，他又说：

“再说，我爱她们，因为她们是今天的女人。说实话，她们不能算女人，我也不能算男人。我眷恋她们时也喜欢在她们身上寻找和观察使我疏远的东西，就好比是好奇的化学家，他自己服毒来作毒性试验。”

他稍停一下，又说：

“所以我永远不会真正被她们夹住。我玩她们的游戏，和她们玩得一样好，也许更好，这对我的小说有好处，而她们所做的一切对她们毫无用处。多傻呀！她们都是些失败者，美妙的失败者。即使她们以自己的方式动情，最终，随着年华的逝去，也会抑郁而死。”

马里奥尔听他一席话，感到悲伤，仿佛一阵令人愁闷的、湿漉漉的雨点下得天昏地暗。他知道总的说来这位作家是对的，但又不愿承认他完全对。

因此，他稍稍不快，也争辩起来，主要不是为女人辩解，而是为了用当代文学来解释女人失望多变的原因。

“从前的小说和诗使她们兴奋，使她们去梦想，”他说，“于是她们在生活中寻找——而且自认为找到——她们在文学中所预感到的东西。而今天，你们将一切富有诗意的、迷人的外表统统去掉，只表现那些令人失望的现实。朋友，既然文学里没有爱情，生活里也不会有爱情。从前你们创造理想，她们相信你们的创造，而现在你们只表现精确的现实，所以她们跟在你们后面，只相信粗俗。”

拉马尔特对文学讨论一向兴致勃勃，他正准备侃侃而谈时，德·比尔内夫人走了过来。

她今天真是容光焕发，光彩照人，带着几分来自斗争意识

的大胆和挑逗。她坐了下来，说道：

"我正喜欢这样，出其不意地听两个男人谈话，而且话不是说给我听的。这里只有你们两人说话有趣。在谈什么呢？"

拉马尔特毫不局促，用讨好而打趣的语气告诉她谈的是什么问题，接着又有声有色地阐述自己的观点，显然想炫耀一番，像爱虚荣的男人在女人面前那样。

她立刻说这个争论的主题十分有趣，并且兴致勃勃地参加，当然是为现代女人作辩护，但她很机智巧妙，也很合时宜。她说最受到怀疑的女人也能够做到忠贞不渝，这几句话使小说家莫名其妙，但却使马里奥尔的心怦怦直跳。接着她走过去坐在德·弗雷明夫人旁边，因为这位夫人一直霸占着德·贝尔豪兹伯爵。拉马尔特和马里奥尔对她刚才施展的那一番女性才能和风韵很是佩服，彼此说这个女人的确不同凡响。

"您瞧他！"作家说。

这是场生死决斗。奥地利人和那两个女人现在在谈什么呢？德·比尔内夫人去的时候，那两个人的单独谈话已经变得单调无味了。虽然两人愿意单独在一起，但时间一长，也会索然无味的。德·比尔内夫人用气愤的口吻向他们讲述拉马尔特刚才说的话。这些话当然适用于德·弗雷明夫人，因为它是从德·弗雷明夫人新近征服的男人口中说出来的，又是当着一位洞察一切、睿智敏感的先生的面复述的。女主人又点燃了爱情这个永恒问题，并且作手势让拉马尔特及马里奥尔也过去。他们争论的声音越来越高，于是她把大家都叫了过去。

接着是一场大争论，既欢快又热情，众人各抒己见。德·比尔内夫人当然表现得最精明、最有趣，而且对滑稽可笑的意见还表露出同情，虽然可能是虚假的同情。她今天真是福星高照，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活泼、聪明、美丽。

第　四　章

安德烈·马里奥尔离开德·比尔内夫人以后，她那带刺激性的魅力立即烟消云散。他感到在自己的肉体和心灵中，在周围的空气中，在整个世界，都不再有生活的乐趣，而最近以来正是这种生活的乐趣赋予他活力。

到底出了什么事？没有出任何事，或者几乎没有出任何事。在晚会快结束时，她对他很热情，瞧了他好几眼，仿佛在说："对我来说这里只有您。"然而，她显露了一些他不愿意看到的东西。其实这不算什么，几乎不算什么。但他仍然感到惊愕，仿佛发现父母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原以为这二十天完全属于他和她，每分钟都奉献给了含苞初放的爱情，如此新鲜和热烈的爱情，而现在他知道其实她已经恢复了以前的生活方式，她忙于拜访和种种活动与计划，又开始令人恶心的争风吃醋，打败情敌，追逐男人，享受恭维，为别人而不是为他施展魅力。

这么快！她这么快就恢复了这一切！啊，要是再过一段时间，他不会感到惊奇。他了解人情世故，了解女人和感情，他不愚蠢，不会有过份的要求，也不会疑心重重。德·比尔内很漂亮，生来就讨人喜欢，因此受人爱慕，听人恭维也在情理之中。她在众多男人中看上了他，而且大胆地、大大方方地委身于他。他本该、而且他会一直对她感恩戴德，听她支配，同时顺从地接受她的漂亮女人的生活方式。然而，在他身上，在极富敏感性的内心的幽暗深处，有什么东西在隐隐作痛。

这应该怪他。自从与她相识以来，他总是犯错，因为他在

感情上过于谨慎，他心灵的皮肤太嫩，他害怕接触和摩擦，所以才一直离群索居。之所以发生摩擦是因为他不承认也不容忍别人与他性格不同，所以还应该怪他。

他常常看到这一点，也很明白，但对自己心灵的特殊颤抖无能为力。

当然，他对德·比尔内夫人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在她所赐予的幸福的日子里，她不让他在沙龙露面，将他藏起来，那是为了避人耳目，以便更安全地与他幽会，那么，他为什么忧心忡忡呢？啊，为什么？他原以为她完全属于他，而现在才看出，才猜到他永远不可能抓住和占有她的全部生活，这个生活面积很大，而且属于大家。

他原先也很清楚生活中充满了似是而非的东西，而且他顺其自然，只是用有意的孤僻来掩盖永远得不到的满足。但是这一次他以为终于得到一向希望和期待的“绝对”了。其实“绝对”在人世间是不存在的。

这天晚上他很忧郁，极力用说理来克服恶劣的情绪。

躺下以后，他这种情绪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本加厉。他喜欢对自己的感受追根究底，于是便琢磨为什么新添了这些苦恼。苦恼像冰冷的寒风阵阵袭来，在他的爱情中煽起隐隐的、遥远的、但令人不安的痛苦，好比穿堂风引起泛泛的神经痛，预示着会大病一场。

他明白自己在嫉妒，不仅仅是作为热恋中的情人，主要是作为男性占有者。在此以前，他没有在男人中间，在这些男人中间再见过她，因此他不曾有过这种感受，当然他稍有预见，但估计她会与以前不同，大不相同。在那些秘密而频繁的幽会期间，她心中大概只有他。他们的初次吻抱应该充满炽热的激情，仿佛除了他们以外世界不存在，可是现在他发现这位情妇与委

身于他以前没有丝毫改变，甚至比以前更加热衷于旧日无聊的调情，热衷于将自己的才情浪费在所有的人身上，以至于为他所留无几。他的嫉妒更多地来自肉体，而不是来自心灵，这不是一种泛泛的嫉妒，好比在发烧，而是一种明确的嫉妒，因为他不相信她。

这首先是一种直觉，是潜入血管而非大脑的不信任感，是男人怀疑女伴而感到的肉体的不满足。既然不相信她，他便开始种种揣测。

对她来说，他到底是什么呢？第一位情人还是第十位情人？是她丈夫，德·比尔内先生的直接后任还是拉马尔特、马西瓦尔、乔治·德·马特里的后任以及贝尔豪兹伯爵的前任？他对她了解多少呢？她十分漂亮，比别的女人有风度，聪明、细致、敏感、机智、风趣，但是变化不定，很快就会厌倦、厌烦；她最爱的是她自己，而且不厌其烦地取悦于人。在他以前她曾有过情人——一位或几位——吗？如果没有的话，她会如此大胆地委身于他吗？她哪来的胆量，竟敢在夜里推开他旅馆房间的门？她怎会如此轻易地到奥特伊来幽会呢？在来以前，她只提了几个问题，这是经验丰富、谨慎小心的女人所提的问题。他对这种幽会习以为常，因此回答慎重得体，而她马上就信任他，放了心，说“好吧”，也许她有过幽会的经验。

他在小门后面等待着，全身无力，心怦怦地跳，而她敲门时谨慎而稳健！她进来时没有显得激动，只是关心周围房屋里的人看不看得见她！在这座为幽会而租用和布置的暧昧的房子里，她却立刻无拘无束，像在家中一样！即使是一位藐视道德和偏见的、大胆的女人，头一次来到完全陌生的幽会地点，也不会如此镇定自如吧？

如果她对这种爱情幽会不是十分熟悉，如果它们没有磨损

她天然的羞耻心，那么她不是应该局促不安，不知所措，本能的畏缩，甚至连脚也不知往哪里放吗？

他躺在温暖的床上，心灵的忧虑使他激动，无法安宁，他辗转反侧，一连串的问题仿佛是个大斜坡，他身不由己地往下滑。有时他试图停止下滑，不再推论；他寻找，并且找到了一些令他安心的论点，细细品味，然而，恐惧的萌芽已经在他心中，他无法阻止它成长。

他有什么可以指责她的呢？无非是性格与他不同，对生活的理解与他不同，心灵的敏感性与他不同罢了。

第二天早上，他一醒来，就如饥似渴地希望再见到她，以巩固对她的信心。他好不容易捱到恰当的钟点去正式拜访她。

他走进那间接待熟朋友的客厅，她正在写信，看见他便伸出双手迎上前来。

"啊，您好，亲爱的朋友。"她看上去很高兴，出自内心的高兴，他头脑中那些不愉快的思想在这种热情欢迎面前，烟消云散了。

他在她身边坐下，迫不及待地向她讲述他如何爱她，因为一切都与以前不同了。他温柔地解释世界上有两种男人，一种男人爱得发狂，但得手以后热情立即减退，另一种男人在占有女人以后成为她的奴隶与俘虏，并将肉体的爱与对女人的心灵的呼唤——非物质的难以描述的呼唤——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完整的、令他痛苦的爱情的奴隶。

对，令他痛苦，不论他如何幸福，都会令他痛苦，因为即使在最亲密的时刻，他对她的需要永远不会满足。

德·比尔内夫人入迷地听着，怀着感激的心情，而且越听越激动，就像在剧院一样：演员出色的表演会在我们心中引起反响。这也是反响，一种忠诚爱情的令人不安的反响，不过她

内心没有发出爱情的呼唤。她只是十分高兴，高兴能使对方产生这种感情，高兴这个男人能如此美妙地表述出来。显然她的确喜欢他，依恋他，越来越需要他，不是为了肉体，而是为了满足女性对柔情、赞扬、及征服异性的神秘需要。她那么高兴，真想吻抱他，献上嘴唇，献上身体，好让他继续这样爱她。

她既不掩饰，也不假装正经，而是像某些女人所擅长的那样作出巧妙的回答，告诉他在她心中他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碰巧，这天傍晚以前，小客厅里没有客人，他们便单独呆着，依然谈着同样的事，说着同样亲切的话语，然而这些字眼在他们心中具有不同的含意。

上灯时分，德·布拉蒂安夫人来了。马里奥尔便起身告辞。德·比尔内夫人陪送他到大客厅。他问道：

"什么时候在那里见面？"

"星期五，行吗？"

"当然可以。几点钟？"

"和以前一样。三点钟。"

"星期五见。再见，我爱您！"

在等待幽会的这两天里，他头一次感到从未感到的空虚。他思念这个女人，除她以外一切都是空的。她并不远，伸手可及，可是，仅仅是社会习俗使他不能时时与她相见，更不用说生活在她身边了。他在孤独中越来越烦燥。时间过得这么慢，似乎没有尽头；如此轻而易举的事却无法实现。

星期五他去赴约，提前了三个小时。他曾在她不会来的地方久久地等她，那是十分痛苦的，因此，如今在她会来的地方等待她是一种乐趣，是一种宽慰。

他在门旁等了很久，才听到盼望已久的三下钟声，他开始焦急起来。不久又敲了三点一刻。他小心翼翼地把头伸出门外，

看小街上有没有动静。街上从这头到那头都是空荡荡的。时间缓慢得令他难以忍受。他不停地掏出怀表。时针现在指着三点半，他仿佛在这里站了几个世纪。突然，他听见街上有轻轻的脚步声，还有带着手套的手指轻轻弹敲木门的声音，他将焦虑抛到了九霄云外，对她充满了感激。

她有点气喘吁吁，问道：

“我迟到很久了吧？”

“不，不太久。”

“我差一点来不了，家里都是客人，不知道怎样把他们打发走。告诉我，您在这里是用真名吗？”

“不，为什么问这个？”

“要是我确实来不了，可以给您发一封电报。”

“我叫尼科尔先生。”

“很好，我不会忘记的。天啊，这花园真舒服！”

马里奥尔是位慷慨的主顾，所以花匠精心管理这些花，不断更新、变化品种，草坪上有五大块鲜艳芬香的花坛。

他们来到天芥菜花簇旁的一张长椅前站住了。

“我们坐一会儿吧，”她说，“我给您讲一件很滑稽的事。”

她讲了一件热门新闻，似乎还很兴奋。作曲家马西瓦尔原先有位情妇，后来与她结婚，这便是马西瓦尔夫人。这位夫人有一天醋性大发，闯进了德·布拉蒂安夫人家，当时正值晚会，侯爵夫人在唱歌，作曲家在为她伴奏。马西瓦尔夫人在那里大闹了一场，侯爵夫人十分恼怒，客人们则又惊又喜。

马西瓦尔吓坏了，想把妻子带走，拖走，可是这女人打了他一耳光，扯他的头发和胡须，咬他，撕他的衣服，扣住他，使他动弹不得。这时拉马尔特和两位仆人闻声赶来，才奋力将他从这位复仇女神的魔爪下救了出来。

这对夫妇走了以后，一切才恢复平静。从此音乐家便销声匿迹，而小说家逢人便讲他目睹的这件事，而且讲得绘声绘色。

德·比尔内夫人也很兴奋，一心想着这件事。她一再提起马西瓦尔和拉马尔特这两个名字，使马里奥尔很不舒服。

“您刚听说这件事？”他问道。

“对，还不到一个小时。”

他伤心地想：“她就是因为这个才迟到的。”

接着他问道：

“我们进屋去吧？”

她顺从而心不在焉地说：

“好。”

一个小时以后，她离开了他，来去匆匆。他独自走回孤独的小屋，在卧室的一张矮椅上坐了下来。他的身体和心灵都有一种感觉，仿佛她根本没来过，他根本没有占有她，她留下的只是一个黑洞，他往里瞧，什么也看不见；他不明白，他再也弄不明白。如果说她没有躲避他的亲吻，至少她躲避了他的温存的拥抱，因为她无意将自己完全交给他。她并没有拒绝，也没有推托。但是她的心不在她身上。她的心留在了别处，很遥远；它在闲逛，在琐事上自得其乐。

他现在清楚地看出他既是用感官又是用心灵来爱她的，也许感官更重于心灵。他大失所望，因为他的爱抚未得到回响。他发疯般地想去追她，把她带回来，再占有她。

可是，这又何必呢？这又有什么用呢？她那善变的心思今天不在这里。他只能等待，等到哪一天哪一刻这位难以捉摸的情妇忽发异想，想倾心相爱了。

他慢慢地走回家，很疲乏，两腿沉重，眼睛瞧着地面。他厌倦了生活。他想起他们没有订任何约会，既不在她家，也不

在别处。

第 五 章

直到初冬以前，每次幽会，她都忠实赴约。忠实，但不准时。

在头三个月里，她往往迟到三刻钟到两小时。秋天常有骤雨，马里奥尔等在花园门口，不得不打着伞，踩着泥，混身发抖，因此他请人在门后面修了一座小木亭，好比是有屋顶有墙壁的门厅，免得约会时伤风着凉。树上已没有绿叶。玫瑰和其他植物也都凋谢，现在在高而宽的花坛上种的是菊花，白色、粉红色、紫色、绯红色、黄色；在潮湿的空气中，在雨打落叶的忧郁的氛围中，这些秋末冬初典雅的大朵菊花散发出一种辛辣的香味，显出几分凄凉。在房屋门口的花坛上，花匠别出心裁地将稀有的植物进行艺术加工，配成一个五彩缤纷的大燕尾十字图案，马里奥尔每次从这个争奇斗艳的鲜花花坛前走过，总不免心头压抑，心想这个鲜花拼成的十字图案似乎是坟墓的标志。

他现在常常在门后的小亭中长久等待。雨打在小亭的草顶上，顺着木隔板滴下来。这里好比是教堂，供奉的是期待之神；在这里他重复同样的思考，同样的希望，同样的忧郁，同样的失望。

对他来说，这是一场出乎意料的、连续不断的斗争，是一场使他精疲力竭的激烈的心理斗争，而斗争的对象是这个女人的爱情，它难以捉摸，也许根本不存在。他们的幽会多么古怪！

有时她说说笑笑，顾不上摘去帽子、手套、面纱，甚至顾不上亲吻他。她常常忘了亲吻他，脑子里装满了各种有趣的事，比与焦急而狂热的情人亲吻更为有趣。他在她身边坐下，心里充满了炽热的话语，但话到嘴边说不出来。他听她讲，回答，假装听得津津有味，有时他握住她的手，而她则随他去，似乎毫无意识，显得友好而平静。

有时她比较温柔，对他更多情，而他这位无力将她完全征服的情人，用不安和锐利的目光观察她，明白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那几天没有任何人、任何事使她分心，使她兴奋。

她经常迟到，这证明她对幽会并不热心。人们总是急急忙忙奔向所爱的、所喜欢的、所热衷的东西，而对不感兴趣的东西总是姗姗来迟，一有借口便拖延或取消，将那个难捱的时间往后推。他常常作一个奇怪的比较。在夏天，他想洗冷水浴，因此很快穿上衣服，早早就出门去浴池；而在大冬天，他在家总有一些小事走不开，到浴池总比平常晚一个小时。奥特伊的幽会，对她来说，大概就像冬天沐浴吧。

一段时间以来，她赴约的次数越来越少，常常往后拖延，临时拍来电报，仿佛在找一些她认为可以接受的借口，而这些借口使他的精神和身体受到无法忍受的痛苦。

如果她稍有冷淡的表示，如果她看见他的爱情在不断升温而稍有厌烦的表示，那么，他也许会生气、不满、失望，然后平静下来。可是她的表现却相反，她对他十分依恋，对他的爱情很满意，一心想维护它，而作为回报的仅仅是她的友情，这已经使她所有的仰慕者十分嫉妒了。

她总愿意他去她家。她给他拍电报，说她不能去奥特伊，同时请他务必去她家吃晚饭，或者晚上去坐一个小时。起初，他以为这些邀请不过是一种补偿罢了，后来他明白她确实喜欢见

到他，她最喜欢见到的人是他，她也确实需要他，需要他的赞美，他的爱慕的眼光，温存动人的感情，需要他脉脉含情地在她身边。她需要这些，就好比偶像需要受人虔诚祈祷才能成为真正的神灵；如果教堂是空的，偶像只是一座木雕而已，而如果有一位信徒走进殿堂，跪拜、赞颂、祈求、诚心诚意、如醉如痴，那么她就好比是梵天、真主或是耶酥，因为被爱的人就是神。

德·比尔内夫人认为自己生来是被人崇拜的，生来是完成女人的天赋使命的：被人崇拜和追求，用美貌、风韵、魅力和娇媚来征服男性。

她的确是这种女神。她傲慢自负又苛刻挑剔。男人对她的崇拜像进贡烧香一样，将她奉若神明，使她不可一世。

然而，她几乎公开表露对马里奥尔的感情及强烈的偏爱，根本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也许她暗想以此来激怒和激励别的人。谁去德·比尔内夫人家，几乎总看见马里奥尔坐在那张大安乐椅上；拉马尔特把它称为“教士的祷告席”。有时她整个晚上单独和他交谈，听他讲述，她从心里感到愉快。

她开始爱好他所揭示的这种内心生活，喜欢经常与这个令人愉快的、有教养的、知识渊博的人交往，何况他是属于她的，就像她桌上的那些小摆设一样属于她。在倾心交谈中，畅叙自己和听人畅叙都是美妙的事，因此她也逐渐暴露自己，暴露自己的思想及隐秘的性格。和他在一起，她觉得比和其他人在一起更自由、更真诚、更坦率、更亲切，因此更喜欢他。她也体会到那种为女人所珍视的感觉：真正的付出，将自己所有的付托于人，而这是她从未做过的。

对她来说，这已经是很多了，而在他看来却是很少。他等待着，期望对方彻底崩溃，在他的爱抚中交出全部心灵。

而她仿佛认为爱抚毫无必要，碍手碍脚，令人不舒服，她也接受他的爱抚，不能说无动于衷，但很快就厌倦了，厌倦变成了厌烦。

最轻微、最微不足道的爱抚也会使她厌烦和不快，有时，他一面谈话，一面抓起她的一只手，逐一亲吻她的指头，轻轻地吮吸它们，像吮吸糖果一样，这时，她似乎总想把手抽回来，他的手臂感觉到她在暗暗抽手。

访问结束时，他总是将嘴凑到她的颈部，凑到衣领和后颈的金发之间，用这个长吻来吮吸她衣服下面肉体的芬芳，这时她总是轻轻向后缩，她的皮肤在稍稍逃避这张陌生的嘴。

他仿佛挨了一刀，带着伤口离去。他在自作多情，伤口不停地流着血。几乎所有的女人在自愿和无私地奉献自己的身体以后都有一段冲动时期，她为什么没有呢？这种冲动往往很短促，接着是疲乏，接着是厌恶，可是奇怪的是，冲动在她身上根本不存在，一小时，一天也没有存在过。这位情妇没有把他当作情人，而是当作生活中聪明的合伙人。

他抱怨什么呢？那些完全献身的女人所作的奉献可能还比不上她哩。

他不是抱怨，而是害怕。害怕会有另一个人，一个突然出现的、明天或后天遇见的人，此人可能是艺术家、上流社会的绅士、军官、哗众取宠之徒，不管是谁吧，此人生来讨女人的喜欢，也会讨她喜欢，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他就是他，他会使她平生第一次急切地张开双臂。

他对未来已经感到嫉妒，正如有时对未知的过去感到嫉妒一样。而年轻夫人的熟朋友们却已开始嫉妒他了。他们在私下说闲话，甚至当她的面作些谨慎而隐晦的暗示。一些人认为他就是她的情人。另一些人同意拉马尔特的观点，认为她和往常

一样在取乐，乐于使他神魂颠倒，乐于使他们气急败坏，仅此而已。她父亲不安起来，向她提出劝告，她不屑一顾，而且，她周围的流言蜚语越多，她越是公开表示对马里奥尔的好感，这与她谨慎的生活哲学形成奇怪的矛盾。

他对流言蜚语忐忑不安，和她谈起来。

“随他们去吧！”她说。

“您要是爱我，那还值得。”

“难道我不爱您吗，朋友？”

“也爱，也不爱。在您家时，您爱我，到了别处，您就不那么爱我了。我宁愿正相反，那样对您我都好。”

她笑了起来，低声说：

“尽力而为吧。”

他接着说：

“您知道我多么痛苦地想使您热情起来吗？有时我仿佛在拥抱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有时又仿佛在拥抱一块冰，它在我的怀抱中使我冷得发抖。”

她没有回答，不喜欢这个话题。她又像在奥特伊一样漫不经心。

他不敢坚持。他看着她就像艺术爱好者看博物馆的珍贵展品一样，它们十分诱人，但是谁也无法带回家去。

从此以后，白天黑夜带给他的只是痛苦。他在思想上，更在感情上有一种固定的印象，即她既属于他又不属于他，她既被征服又仍然自由，她既被占有又是无法占有的。他生活在她周围，在她近傍，但无法触及她。他的心灵和身体有一种没有满足的欲望。和最初一样，他又开始写信。既然他曾经用笔攻克了她的贞操的头道防线，他也可能用笔来克服她暗中的最后抵抗。他去的次数稍稍减少，但几乎每日一封信，信中一再重

复徒劳的爱情挣扎。有时，他的信雄辩、热情、痛苦，她便写回信，而且很别致地标明时间，午夜十二时，凌晨一时、二时、三时。她的信清楚明确、思路清晰、忠诚可信，令他既鼓舞又沮丧。她的推理很周密，而且也颇有才情与风趣。他读了好几遍，认为这些信很有道理，用词恰当、明智、优美，满足了他男性的虚荣心，但尽管如此，他在信中看不见她的心，就像在奥特伊的亲吻中看不见她的心一样。

他想知道为什么，他已将这些信背得烂熟，终于找到了原因。透过文字往往更能了解人。话语使人产生错觉，具有欺骗性，因为它伴以面孔表情，因为它从嘴唇中吐出，而嘴唇和眼睛使人迷惑。然而，白纸上的黑字，却是赤裸裸的心灵。

男人善于辞令，具有职业性的灵巧或者习惯于用文字来处理生活中的种种事务，因此，他们的本质往往被中性的、实用性的、或文学性的文字所掩饰。可是，女人写信是为了谈自己，因此每个字中都有她。她不善于文字诡计，用天真的词句将自己合盘托出。他记起曾经读过的著名女人的书信集与回忆录。那些卖弄风雅的女人、才智横溢的女人、神经敏感的女人，在信中都暴露无遗！而最使他吃惊的是，在德·比尔内夫人的信中，竟没有一丝柔情。这个女人只会思想不会感受。他想起许多别的信。他曾收到不少的信，其中包括一位普通女人的信。他们在旅行中偶然邂逅，她爱了他三个月，给他写了许多甜美动人的情书，其用词之新颖灵巧，优美而多彩，甚至令他大吃一惊。她哪来的这种才能？其实仅仅是因为她敏感，别无其他的原因。女人是不斟酌词句的，词句直接来自激情，而不用在字典中搜寻。当她感受至深时，词句轻而易举地、毫不矫饰地、准确地表达变幻不定的内心激情。

他竭力从情妇的信中寻找这种内心激情。这些信亲切而机

智。但是她怎么就没有找到别的词句呢？而他找到的却是真正的、炽热的词句，像木炭一样发烫。

当仆人送来信件时，他先瞧一眼信封，看上面是不是他所渴望的字迹，如果是的，他便会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心怦怦直跳。他伸出手去接信，再看一遍地址，然后拆开。她会向他说什么呢？会有“爱”这个字眼吗？她从未写过这个字，从未说过这个字，总是后面加个“很”① ——“我很喜欢您”——“我非常喜欢您”——“难道我不爱您吗？”他很熟悉这些说法，后面添加的东西使它们毫无意义。爱情有大小尺寸吗？能够说很爱或不很爱，十分爱或两分爱吗？爱就是爱。没法添加东西。这个字包含了一切，它很短，但它是一切，它是肉体、心灵、生命、整个人。人们感觉它：它像热血；人们呼吸它：它像空气；人们负载它：它像思想，并且是独一无二的思想。除了它以外，其他一切皆不存在。这不是一个字，而是字母所体现的、一种难以表达的状态。不论你做什么，你所做的、所看的、所感觉的、所欣赏的、所痛苦的都与以前不同。马里奥尔成了这个小小的字眼的奴隶。他的眼光扫过一行行的字，寻找与自己相仿的柔情的痕迹。他确实找到一些话语，可以自慰地说：“她很喜欢我。”但从未呼叫说：“她爱我！”她在信中继续那段美丽而浪漫的小说——从圣米歇尔山开始的小说。这是爱情文学，不是爱情。

他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把这些令人绝望的、珍贵的信锁进抽屉，然后在安乐椅上坐下来。他在那里已经度过了痛苦不堪的时刻。

过了一段时间，她回信不那么勤快了，大概是懒得咬文嚼

① 法语 aimer（爱）后面如加副词“很”，意思就淡化了。

字，懒得重复同样的话吧。何况，她此刻正处于社交活动频繁时期，安德烈预感到这一点，更感痛苦，痛苦的心灵碰上一点不愉快的小事会很敏感的。

这是一个欢庆的冬天。整个巴黎陶醉于娱乐消遣之中。通宵达旦都有女士乘坐的马车在街上驶过；透过关上的车窗玻璃，可以看见里面穿戴整齐的女人的白皙的面孔。人们在寻欢作乐，整日谈的不是戏剧舞蹈，就是白天夜晚的游乐会。游乐像流行病一样突然袭击了所有的社会阶层，德·比尔内夫人也未能幸免。

最初是她在奥地利大使馆的舞会上以其美貌大获成功。经德·贝尔豪兹伯爵介绍，她认识了大使夫人德·马尔滕公主，立即获得公主的青睐，成为她的密友，并迅速结识了外交界及高层贵族中的人士。她的美丽、高雅、才智、风趣和魅力使她大出风头，很快成为第一流的人物，法国头衔最高的女士们都求人向她引见。

每星期一，富瓦将军街的人行道上停着一大排带徽章的四轮马车。仆人们不知所措，在客厅门口唱叫响亮的名字时，常把公爵夫人说成侯爵夫人，伯爵夫人说成男爵夫人。

她飘飘欲仙了。恭维、邀请、致意接踵而来，她感到自己成了巴黎最受人宠爱的女人；全巴黎在为她喝采，奉承她，崇拜她。如此受人爱抚、赞赏，处处大受欢迎，她不觉心花怒放，感染上自诩风雅的急性病。

她的那一帮艺术家试图抗争。在这次革命中，她昔日的朋友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就连弗雷内尔也被他们吸收进来，成为联盟中的一份力量，马里奥尔成为联盟的首领，因为人们都知道他对她的影响以及她对他的友情。

他瞧着她在洋洋得意的社交声誉中飞走了，就像孩子松开

拉线瞧着红气球飞远一样。

她仿佛在一群华丽高雅、花花绿绿、跳着舞步的人中间飞走了，飞得远远的，与他原先希望的那种强烈而隐密的幸福相距万里，于是他嫉妒所有的人，嫉妒一切，不管是男人、女人还是事物。他憎恨她的全部生活，憎恨她见到的一切人，她去的一切游乐场所，舞会、音乐会、剧院，因为这一切都在一小块一小块地占有她，吞食了她的白天和夜晚。只有在她难得的空闲时间，他们才能单独见面。他嫉恨万分，差一点病倒。他去她家时脸色憔悴，她问道：

"您怎么了？您变了，瘦了许多。"

"这是因为我太爱您了。"他说。

她感激地瞧着他：

"永远不能说太爱，朋友。"

"这是您的想法？"

"当然。"

"那么，您不明白我白白地爱您，爱得要死？"

"首先不能说您白白地爱我。其次不会爱得要死。第三，我所有的朋友都嫉妒您，这证明我待您不薄。"

他握住她的手：

"您不了解我！"

"不，我很了解您。"

"您听见我向您的心不断地发出绝望的呼叫吗？"

"是的，我听见了。"

"那么？……"

"那么……我很难过，因为我非常喜欢您。"

"那么？"

"您在对我呼喊：'跟我一样，像我一样去思想，去感觉，去

表达。’可是我不能，可怜的朋友。我生来就是这样。天生我是什么样子，您得接受。我已经把自己献给了您，我不后悔，并不想再收回来，在所有我认识的人中，我最珍惜的是您。”

“您不爱我？”

“我尽力而为地爱您。如果我的爱就只能这样，不够强烈，这能怪我吗？”

“要是我对这一点确信无疑，也许不会再有奢求。”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您是能够以另一种方式去爱的，而我哩，我没有能力使您产生真正的爱情。”

“不，朋友，您错了。您在我生活中的地位，任何人都不曾有过，将来谁也不会有，至少我可以这样肯定。和您在一起，我最大的长处就是不撒谎，不弄虚作假来讨好您，而许多别的女人都会那样做。您得感谢我，不该焦燥，不该生气，要信任我的感情，我把它完完全全，真心诚意地给了您。”

他明白他们相距多么遥远，喃喃地说：

“啊！这种理解和谈论爱情的方式多么奇怪！的确，对您来说，我是您所需要的人，您需要我常常坐在您身边。可是对我来说，您是世上的一切，在世上我只认识您，我只感觉您，我只需要您。”

她和蔼地笑笑，回答说：

“我知道，我猜得出来，我明白。我很高兴。我要对您说：‘可能的话，永远这样爱我吧，因为对我来说，这确实是幸福，不过别强迫我弄虚作假，那会使我难过，也会贬低我们自己。’最近以来我就预感到会有这番争论，它使我很痛苦，因为我深深地依恋您，但是我不能勉强自己向您看齐。我天生是什么样子，您得接受。”

他突然问道：

“在我们相爱以前或以后，您是否曾经想过，哪怕只是一天或一小时，是否曾经认为您可能以另一种方式爱我呢？”

她窘迫地不知如何回答，思索片刻。

他焦急地等待，又说：

“您瞧瞧，瞧您也曾经梦想过别的东西。”

她轻声慢慢地说：

“我对自己也可能一时估计错了。”

他喊叫起来：

“啊！多么细腻的心理分析！可是内心的冲动是无法说理的。”

她仍在思索，陷入自己的思想中，陷入寻找和反省中。她说：

“在这样爱您以前，有一阵我确实以为我会对您更……更……更冲动……如果是那样，我肯定不会这样坦白直率……以后也不可能这样真诚。”

“为什么以后不可能这样真诚？”

“因为您用一个公式将爱情锁住了：‘要么是一切，要么什么也不是。’照我的理解，这就是说：‘先是一切，后什么也不是。’当什么也不是时，女人便开始撒谎。”

他不高兴地回答说：

“可是，您本来可能以另一种方式来爱我，这个想法使我不幸和痛苦，这点您是不明白的。不过，既然您有所感觉，这说明您会以另一种方式爱上另一个人。

她斩钉截铁地回答：

“不会。”

“为什么？对，为什么？既然您曾预感到爱情，既然您曾有

过一丝无法实现的、扰人的希望，想将自己的生命、心灵和肉体与另一个人融为一体，他中有你，你中有他，既然您曾感到这种难以描述的激情是可能的，那么迟早有一天您会体验到。”

“不，是我的想象力骗了我，也把我估计错了。我给了您我能给出的一切。自从成为您的情妇以后，我常常思考这一点。您知道我什么都不在乎，连流言蜚语也不在乎。说实在的，我决不可能比现在爱得更深、更好。您瞧我和您说话像是和我自己说话一样。我这样做是因为您很聪明，您理解一切，明白一切。对您说实话是长久保持我们的密切关系的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朋友。”

他听着她，仿佛在干渴中痛饮美酒；他双膝跪下，前额靠在她的裙衣上，用嘴唇亲着她的两只小手，不停地说：“谢谢，谢谢！”当他抬头看她时，她眼中含着泪，接着她用两臂抱住安德烈的脖子，轻轻将他拉近来，弯下腰吻他的眼睛。

“您坐起来吧，”她说，“在这里跪在我面前可不大谨慎。”

他坐起来，他们默默地对视了片刻。她问他愿不愿意哪天陪她去参观普雷多莱的雕刻展览。人们都在兴致勃勃地谈论这位雕刻家。她的盥洗室里还有他做的一个可爱的爱神铜像哩，它专管往浴池里灌水。她想去瓦兰艺术馆参观这位卓越雕刻家的全部作品，一个星期以来，他在巴黎大出风头。

他们约好时间，马里奥尔起身告辞。

“明天去奥特伊好吗？”她低声说。

“啊！当然好！”

他兴高采烈地走了，陶醉于这个“也许”之中：热恋的心是永远不会绝望的。

第　六　章

德·比尔内夫人的双驾四轮马车在格勒内尔街上疾驰。这是四月初，夹着冰雹的最后一场骤雨叮叮咚咚地敲打着车窗玻璃，冰雹弹射到已经撒满白色冰雹的马路上。行人撑着雨伞，竖起大衣领缩着脖子，匆匆赶路。在两个星期的艳阳天以后，现在又是冬末可恶的寒冷，令人手脚冻裂。

德·比尔内夫人坐在车中，两脚放在一个圆形的热水暖脚壶上，身体暖和地裹在皮大衣里，她那敏感的皮肤感到十分舒服，喜欢皮大衣那毛茸茸的柔软而静止的抚摩。最多再过一个小时她就得乘街上的马车去奥特伊与马里奥尔相会了，她不愿意想这事。

她多想给他拍个电报，可是两个多月以来，她打定主意尽量别这样做，因为她在尽力以他爱她的方式来回报他。

她见他如此痛苦，动了恻隐之心，因此，在那次谈话中，才真正动情地亲吻他的眼睛。自那以后，在一段时间里，她对他的真诚感情变得热烈而外露。

她对自己无意识中的冷淡感到吃惊，心想既然她很依恋他，既然她最喜欢的是他，那么她为什么不能像众多女人那样爱自己的情人呢？

这种感情上的懒散只可能来自心灵的惰性、像其他惰性一样，它也是可以征服的。

她作了一番尝试，试图在想到他时激动起来，试图在幽会的日子里使自己兴奋，有时也的确见效，就好比人们在夜里想

到小偷和幽灵而自我恐吓一样。

她对这种感情游戏开始稍感兴趣，甚至努力使自己温柔缠绵，最初相当成功，而且使马里奥尔神魂颠倒。

这时她认为自己身上也萌发了一种与他的激情相对应的热情。在她决定委身于他的那天晚上，她曾凝视圣米歇尔山海湾乳白色的夜雾，浮想联翩，以为希望中的爱情可以实现。而现在，那时断时续的爱情梦想再次出现，但不如从前那样迷人，不如从前那样充满诗意和理想，而是更明确、更合乎人情，经过幽会的考验摆脱了幻想。

于是她呼唤一种热情奔放的冲动，据说当两个身体在爱情的支配下结合时，会产生这种冲动，然而她白白等待。冲动没有出现。

她仍然坚持不懈，强迫自己热情起来，增加幽会的次数，一再对他说："我感到越来越爱您。"可是她开始厌倦，而且没有力量继续自欺欺人。她惊奇地发觉他的亲吻越来越使她不舒服，虽然她并非完全无动于衷。在该去和他幽会的那些日子，从一大早，她便感到倦怠无力。为什么她不像别的女人那样，急切地等待吻抱而激动不已？她忍受马里奥尔的亲吻，无可奈何地顺从，接着是被战胜，被占有，身不由己地激动，但从来没有冲动。难道她的肉体如此敏感纤细、文雅高贵，竟保留着神圣的高级动物的羞耻之心，而她那如此现代化的心灵竟一无所知？

马里奥尔逐渐明白了。他看见她虚假的热情在慢慢减退。他猜到她在尽心努力。一种致命的、无法缓解的悲伤袭上他的心头。

和他一样，她现在明白试验已经做过了，一切希望都破灭了。此刻她裹在暖和的皮大衣里，脚靠在暖脚壶上，舒舒服服地瞧着冰雹敲打车玻璃，她甚至没有勇气走出这温暖的车厢，坐

上一辆冰冷的公共马车去与可怜的男人相会。

当然，她从未想过要与他断交，或拒绝他的爱抚。她很清楚，在与其他女人的竞争中，要想完全赢得一个爱她的男人并且独自霸占他，就必须献身，用肉体对肉体的锁链来拴住他。她知道这一点，因为这是必然的、合乎逻辑的、无可争辩的。这样做理所当然，她愿意作为诚实的情妇继续作理所当然的事。所以她还要献身，继续献身，但是何必如此频繁呢？如果幽会次数少一些，在他眼中，幽会不就更迷人、更新鲜吗？仿佛这些无法估量的、人间少有的幸福时刻，是她赠送的礼物，因此不容挥霍。

她每次去奥特伊，都觉得自己在献上最珍贵的祭品，无法估量的礼物。既然付出，那么，与付出的欣喜随之而来的便是自我牺牲的感觉；她并不陶醉于作爱，而是为自己的慷慨而自豪，为能使对方幸福而得意。

她甚至在计算：如果她多拒绝一分安德烈，那么他的爱情就可能更持久，因为禁食使饥饿感更为强烈，而肉体欲望不过是一种食欲。既然有了这种想法，她便打算当天去奥特伊时佯称身体不适。一分钟前，她还认为在下冰雹的这种天气去奥特伊是件苦事，现在却突然心安理得。她在笑自己，笑这突然的转变，她现在明白为什么难于接受这件相当正常的事。刚才，她不愿意去，现在她却愿意去。她之所以不愿意是因为她事先就想到种种令人不快的小事。她不善于摆弄钢发针，总是扎了手指；她匆忙脱衣时将衣服到处挂，后来什么也找不着；独自穿衣是令她烦恼的苦差事。

她没有往下想，而是头一次深入地来回思索幽会的事。像谈生意或看大夫一样，前一天或前两天就预订在几点钟作爱，这不是庸俗趣味，令人反感吗？在出乎意料的、长长的单独相处

中，情人们感到舒畅和陶醉，温柔、炽热的话语使两张嘴相互呼唤，相互吸引，于是合成一个亲吻，这才是最自然的亲吻。而这种亲吻与预订计划中的亲吻——她每周接受一次，而且匆匆忙忙——又是多么地不同。在见不到安德烈的日子里，有时她也确实感到一种朦胧的愿望，想去找他；可是当她去时，这种愿望又几乎消失殆尽，因为她得像小偷一样，蹑手蹑脚、鬼鬼祟祟地绕路走，还得坐那肮脏不堪的公共马车，这一切都使她分心。

啊！奥特伊的钟点！她在所有女友家的挂钟上都窥视过它，看着它一分一秒地临近；为了避免被不速之客缠身，下午她往往不呆在家里，而将时间消磨在城里，去拜访德·弗雷明夫人、德·布拉蒂安侯爵夫人以及漂亮的勒普里厄尔夫人。

她突然自言自语说："我今天停工。我晚点去，免得他太激动。"她打开车厢前部一个神秘的小橱，它藏在车壁的黑丝衬垫下，因此马车便成了这位年轻女子的内室。两扇小巧的橱门回叠开来，露出一面可以开合的镜子，她把镜子升到脸部的高度。镜子后面有一排缎面小孔，里面是些银制的小物品：粉盒、唇膏、两小瓶香水、墨水瓶、钢笔，剪刀、裁书用的小巧的裁纸刀、在车上看的最后一本小说。在缎子上还有一个像核桃一般大小的、极其精致的、圆圆的金钟，它正指着四点。

德·比尔内夫人想："我至少还有一个小时。"她在一根弹簧上按了一下，坐在车夫旁边的跟班便拿起听筒，接受命令。

她将藏在帷幔后的听筒的另一端拉出来，对着用水晶雕刻的话筒说：

"去奥地利使馆。"

然后她照照镜子；和往常一样，她照着镜子，满意地瞧着最可爱的人，接着，她拉开皮大衣，再次看看裙衣是否漂亮。这

是一件冬末春初防寒的衣服，衣领上有一圈细细的白羽毛饰带，白得发亮。白羽毛稍稍搭在肩上，像搭在翅膀上一样，末端呈浅灰色。她被镶上这一圈羽毛，显得古怪，像只大鸟。头上是一顶无沿女帽，上面插着颜色鲜艳的羽饰，她那漂亮而白皙的面孔仿佛准备与野鸭一同飞上下着冰雹的灰色天空。

她仍在自我欣赏，马车却突然拐进了使馆的大门。她合上皮衣，降下镜子，关上小橱的门。等车停住以后，她对车夫说：

“你回家吧，我不需要你了。”

接着她对在石阶上迎过来的仆人问道：

“公主在家吗？”

“在家，夫人。”

她进屋，上楼，走进一个小小的客厅，德·马尔滕公主正在写信。

大使夫人一见朋友，眼睛发亮，喜出望外地站了起来。她们相互亲吻唇边的面颊，左颊一次，右颊一次。

然后她们在炉火前两张矮椅子上坐了下来，靠得很近。她们两人情投意合，在一切问题上都有共同语言，因为她们属于同一类女人，几乎完全一致，都生活在同样的氛围中，具有同样的气质，虽然德·马尔滕夫人是嫁给奥地利人的瑞典人。她们相互具有一种奇怪而神秘的吸引力，因此相聚时感到一种深深的愉快和满足。她们可以一刻不停地聊上半天，都是些琐碎小事，但是由于她们趣味相投，所以津津有味。

“您瞧我多么爱您！”德·比尔内夫人说，“您今晚要来我家吃饭，可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来看您。这是热情，亲爱的。”

“我也一样。”瑞典女人微笑地说。

出于职业习惯，她们相互施展魅力，仿佛在引诱一个男人，但引诱方式不同，因为她们面对的不是对手，而是情敌。

德·比尔内夫人一边谈话，一边不时地看钟，马上就要敲五点了，他在那边等了一个小时。“够了。”她想道，站起身来。

“这就走？”公主问道。

德·比尔内夫人大胆回答说：

“是的，我有急事，有人等我。我多希望和您呆在一起。”

她们再次吻抱，德·比尔内夫人让人叫来一辆公共马车，便坐上走了。

马一瘸一拐，艰难地拉着这辆旧车。年轻的女人也感受到马匹的跛行和艰辛。她和气喘吁吁的马匹一样，觉得这条路既漫长又艰难。幸好，与安德烈见面使她感到愉快，可是她为将做的事而忐忑不安。

他在门后冻得发抖。大粒的冰雹在树间飞舞。他们往小屋走去时脚陷进泥里，冰雹敲击着雨伞。

花园里泥泞不堪，没有生气，一片萧条凄惨的景景。安德烈面色苍白，十分痛苦。

进屋以后，她说：

“天啊！可真冷！”

那两间房里烧着熊熊的炉火。可是，火在中午才点燃，来不及将墙上的湿气烤干。她全身发抖。

她说：

“我不想马上脱下皮衣。”

她只是微微打开大衣，露出有羽饰的上衣来，显示怕冷的样子，像一只永不栖息在原处的候鸟。

他在她身边坐下。

她只说：

“今晚我家有一场迷人的晚宴，我早就高兴了。”

“有谁来？”

"有……首先是您，然后是普雷多莱，我很想认识他。"

"啊！普雷多莱？"

"是的，拉马尔特带他来。"

"可是，普雷多莱，他对您可不合适！一般来说，雕刻家不讨漂亮女人喜欢，更何况是普雷多莱。"

"啊，亲爱的，这不可能。我那么崇拜他。"

两个月以来，由于在瓦兰艺术馆举办的雕刻展览，普雷多莱征服了巴黎。在此以前，人们已经欣赏他了，说："他做的小雕像真美。"但是，只有当他在瓦兰街的艺术馆展出全部作品以后，他才受到艺术界和内行们的赞扬。

他似乎显示出一种特殊的魅力，一种创造高雅及优美造型的特殊才能，赋予形式一种新型的美。

他擅长于近乎裸体的小雕像，无比完美地刻画它们纤细及隐隐的隆起线条。他作过许多关于跳舞女人的习作，她们的动作和姿态极其和谐，表现出女性身体所特有的、罕见的柔美。

一个月以来，德·比尔内夫人一直想请普雷多莱。可是他不爱交际，据说还有点孤僻。她好不容易才通过拉马尔特请到他。拉马尔特诚恳而热烈地将德·比尔内夫人吹嘘了一番，于是雕刻家表示感激。

马里奥尔问道：

"还有谁？"

"德·马尔滕公主。"

他感到厌倦。他不喜欢这个女人。

"还有呢？"

"马西瓦尔，贝尔豪兹和乔治·德·马特里。就是这些，我的精华。您认识普雷多莱吗？"

"一面之交吧。"

“您觉得他怎么样？”

“十分有趣。这是我遇见的最热爱雕刻的人，他讲起话来也很风趣。”

她很高兴：

“那太好了。”

他握住她的皮大衣下面的手，紧紧捏住，亲吻它。这时她突然意识到她刚才忘记说她身体不适了，于是赶紧另找借口，说道：

“天啊，多冷呀！”

“是吗？”

“我冷到心里去了。”

他起身看寒暑表，温度确实相当低。

他又在她身边坐下。

她刚才说：“天啊，多冷呀！”他明白她的意思。三个星期以来，每一次幽会时，他都无可奈何地克制自己的爱情欲望。他猜她已经厌倦这个游戏，无力继续下去，而他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恼怒：那么狂热地想占有这个女人，可又屡屡失败。当他独自一人时，他绝望地想：“我宁可绝交也不愿这样下去。”

他想弄清她的想法，问道：

“您连皮大衣也不脱？”

“啊，不脱。”她说，“从今天早上起我就有一点咳嗽。这个鬼天气让我的喉咙难受。我怕病倒了。”

沉默片刻以后，她又说：

“要不是很想见您，我就不来了。”

他没有回答，既伤心又气恼。她又说：

“上两个星期天气多好，可现在又冷了，一热一冷可很容易生病。”

她瞧着花园，在飞舞的融雪尘埃下，树木已经发绿了。

他瞧着她，心里想：“这就是她对我的爱情！”一种由失望而来的男性的仇恨第一次攫住了他；他恨她，恨这张脸，恨这个无法捉摸的心灵，恨这个被苦苦追求又如此躲闪的女人身体。

“她说她冷。”他心里想，“我在这里，她就说冷。如果是去玩，如果是去参加无聊的女人在无聊生活中的愚蠢的活动，那她会不顾一切，冒生命危险也会去。她不是在大冷天坐敞蓬马车以炫耀自己的服装吗？啊，女人们都是这样。”

他瞧着她，她安详地坐在对面。他知道在这个脑袋里，在这个可爱的小脑袋里，有一种愿望：希望这个单独见面不要拖得太久，它已经叫人难以忍受了。

那种热情洋溢的女人真正存在过，或仍然存在吗？她们满怀激情，痛苦，哭泣，冲动地献出身体，搂抱，呻吟，她们既用肉体又用心灵去爱；她们的嘴在说话，眼睛在观看，心在怦怦跳动，手在抚摩；她们无视一切，因为他们在爱；她们不顾监视与威胁，不顾白天或黑夜，勇敢地、热切地奔向情人，在他的怀中欣喜若狂，浑身无力。

啊！拴住他的是一种可憎的爱情：没有出路，没有尽头，没有欢乐，没有胜利的爱情。它使他激动气恼，忐忑不安。这种爱情既不甜密也不令他陶醉，仅仅使他揣测和后悔，痛苦和哭泣。对他来说，卿卿我我的美妙爱情，只能通过对亲吻的热切向往来幻想，因为她的嘴唇像枯树一样干冷和贫瘠，在上面唤不醒任何亲吻。

他瞧着她，她裹在这件带羽毛的衣服里很迷人。莫非最该战胜的不是女人，而是女人的服饰这位大敌？服饰像小心翼翼的看守，将他的情妇关闭起来，不许他靠近，它是既讨人喜欢又十分保险的壁垒。

"您的衣服真美。"他说。他不想谈使自己难受的事。

她微笑着说：

"我今晚穿的衣服更美。"

她连续咳了好几声，又说：

"我这回真感冒了。让我走吧，朋友。太阳很快会回来，我也一样。

他很泄气，不再挽留。他明白任何努力都再无法战胜这个毫无激情的女人的惰性。一切都结束了，不必再盼望，不必再期待这张平静的嘴会喃喃低语，这双安详的眼睛会发出异彩。突然，他感到一种强烈的决心，要摆脱这种折磨人的奴役。她把他钉上了十字架，让他在那里四肢流血，而她看着他奄奄一息，但丝毫不了解他的痛苦，甚至为自己的作为感到高兴。他要从这死亡柱上挣脱出来，哪怕将身体撕成碎片，哪怕把一片片肉和撕碎的心留在死亡柱上也在所不惜。他会像几乎被猎人打死的动物一样逃之夭夭，他将离群索居，也许会使伤口结疤，会像伤残人那样终身感到隐痛。

"再见了。"他说。

她觉察到他的声音很忧郁，便说：

"晚上见，朋友。"

他又说：

"晚上见……再见。"

他把她送到花园门口，然后回来，独自坐在火炉前。

独自一人！多么冷！他多么忧愁！一切都结束了！啊，多可怕的念头！他那颗燃烧的心不再盼望，不再期待，不再梦想她。在这个阴沉的大地上，燃烧的心像黑暗中点燃的节日之火一样，使我们在瞬间享受生活。他曾在孤独中度过多少激动的夜晚；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心想着她，快到天明时才上床，

而一睁开眼就自言自语说："我一会儿就能在小屋里见到她。"

他爱得多么深！多么深！摆脱对她的爱情将会多么艰难，多么漫长！她怕冷，就走了！他眼前还有她刚才的样子，她瞧着他，使他中魔，使他心碎！在这最后的打击下，他的心完全碎了。他感觉到有个空洞，那是老伤口，曾被她挑开后又包扎上，如今它永远不可能痊愈，因为她刚刚将她致命的冷漠像刀一样戳了进去。他甚至感到什么东西从这破碎的心中流了出来，流遍全身，涌上喉咙，使他窒息。于是，他两手捂着眼睛，仿佛不愿看见自己如此软弱，哭了起来。她怕冷就走了！而他呢，他可以赤身露体在雪里走，只要能在哪里见到她！他可以从屋顶上跳下来，只要能落到她脚前。他记起一个古老的故事，是关于去鲁昂路上的情人山的传说。一位年轻姑娘爱上一位青年，但不通人情的父亲异想天开地要求女儿亲自背着情人爬上陡峭的山顶，才允许她嫁给他，于是女儿只好拖着情人在地上爬，最终爬到山顶，含恨死去。爱情只不过是传奇，人们把它编成诗来吟唱，编成骗人的小说来讲述。

在最初的一次见面时，他的情妇不是说过一句话，他至今未忘吗？"今天的男人不会为了今天的女人而痛不欲生的。我的话没错，我对他们双方都很了解。"她看错了他，但并没有看错她自己，因为她还说："总之，我先告诉您，我不可能真正爱上任何人……"

任何人？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他，他现在很清楚这一点了。可是另一个男人呢？

他？……她不能爱他！为什么？

他感到自己生活中的一切都落了空，这种感觉长期以来就纠缠他，此刻更是猛烈袭来，使他招架不住。他这一生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做成，什么也没有得到，什么也没有赢得。

他最初想从事艺术，可是没有足够的勇气为它完全献身，也缺乏持久的毅力去获得成功。任何成就都未使他动心，对美好事物的强烈爱好也未使他变得高贵，赢得威望。他呕心沥血的唯一努力是征服这个女人的心，但也像其他事情一样失败了。他是个失败者。

他一直捂着眼睛哭泣。眼泪顺着指缝流下来，他的髭须湿润了，嘴唇发咸。

辛酸的眼泪，经过嘴唇的体味，使他的痛苦和绝望有增无减。

等他抬起头时，天已黑了。他得赶紧回家换衣服，好去她家赴宴。

第七章

安德烈·马里奥尔第一个到达米歇尔·德·比尔内夫人家。他坐下来，环顾四周，这些墙壁、物品、帷幔、小摆设、家具，都是属于她的，都受到他的珍爱；这整套房子多么亲切，他曾在这里与她初次相识，与她见面，经常约会；他曾在这里学会爱，发现自己心中的爱情，而且感到它一天天地增长，直到毫无意义的胜利。这间房很精致，是为她设计的，是藏娇的金屋，他曾在这里多么热切地等待她！他熟悉这间客厅和这些帷幔的芬香，那是一种淡淡的鸢尾香，高雅而单纯！在这里，他曾因等待而颤抖，因希望而战栗，他曾体验过种种激情，最终也体验到种种忧伤。他紧紧握着大安乐椅的扶手，仿佛握着朋友的手，他曾有多少次坐在上面与她交谈，一面瞧她微笑和说

话。他真希望她别进来，谁也别进来，那么他可以独自在这里呆上一夜，像为死者守灵一样守着自己的爱情，等天一破晓，他就离去，长久离去，也许永远不再回来。

房门开了。她伸出手向他走来。他克制自己，不要流露出任何情绪。站在他面前的不是一位女人，而是一簇活动的鲜花，难以想象的鲜花花束。

她在腰间束着一圈石竹花，花束像瀑布般一直垂在脚部。在赤裸的双臂和双肩上是一个由勿忘草和铃兰编成的花环，三株美妙的兰花仿佛是从她的胸部长出来的，用神奇的粉红色与红色的花朵来抚摩她胸部白皙的肌肤。她淡色的头发上洒了一些鲜艳的蝴蝶花，其间闪烁着细小的钻石。另一些钻石用金针插在有花香的胸衣上，它们在抖动，像水珠一样闪光。

“我会头痛的，”她说，“不过，头痛也认了，我喜欢这打扮。”

她芬香扑鼻，就像是春天的花园。她本人比花环还要鲜艳。安德烈眼花缭乱地瞧着她，心想如果此时拥抱她等于是粗暴践踏一个繁花盛开的花坛。身体只是盛装打扮的借口，只是装饰的对象，而不再是爱的对象。这些女人们像花朵，像小鸟，像上千种别的东西，而不太像女人。她们的母亲，上几代的女人可不一样，诚然她们也精心打扮使自己更美，但她们首先追求的是用肉体的直接魅力，用风韵的自然威力，用女性体形对男性的吸引力来取悦人。而今天，精心打扮就是一切，它既是有力的手段，也是目的，因为它被用来刺激情敌的眼睛和鞭打她们的嫉妒心，而不是专门用来征服男人。

她这副打扮是为了谁，为了讨他这个情人的欢心还是为了贬低德·马尔滕公主？

门打开了。仆人宣布德·马尔滕公主到。

德·比尔内夫人向她奔去。她一面留意胸前的兰花，一面

与她亲吻，半张的嘴唇微微撅着，显出无限情意。这是一个两厢情愿的、漂亮的、刺激肉感的亲吻。

马里奥尔突然感到焦虑。她从来没有如此欢快地奔向他，从来没有如此亲吻过他。他的思想突然转了一个方向："这些女人对我们不合适。"他恼怒地想。

马西瓦尔进来了，接着是德·普拉东先生、德·贝尔豪兹伯爵、和一副英国派头的乔治·德·马特里。

只缺拉马尔特和普雷多莱了。大家谈起了雕刻家，一致称赞不已。

"他重现了优美，继承了文艺复兴的传统，并增加了新的东西，即当代的真诚。乔治·德·马特里先生认为，他美妙地刻划了人体的柔美。"两个月以来，这些话不胫而走，传遍了所有的沙龙。

他终于出现了。大家一惊。这是一位年龄难以判定的胖子，长着一副农民的肩膀和一个大脑袋。面目粗鲁，灰白头发，灰白胡须，鼻子很大，嘴唇很厚，神情羞怯不安。他的两只手臂稍稍离开身体两侧，显得僵直笨拙，大概是因为从袖口露出的那双大手吧。它们像大力士或屠夫的手，又大又厚，多毛而强劲，而且似乎笨拙、迟缓、自惭形秽但又无处躲藏。

然而他却长着一双清澈明亮，目光锐利，机敏灵活的灰色眼睛。在这个笨重的人身上，仿佛只有这双眼睛活着。它们在注视、探测、搜寻，将锐利、迅速、闪烁的目光投向四处，人们感到在这好奇的目光中藏着精深的智慧。

德·比尔内夫人有点失望，很礼貌地指着一张椅子请艺术家坐下。他就坐在那里，似乎有点尴尬。

拉马尔特这位介绍人十分灵巧，为了打破僵局，他走过去对朋友说：

“亲爱的，让我来指给您看这是什么地方。您已经见到我们天仙般的女主人了。现在请看看她周围有什么吧。”

他指着壁炉，上面有座乌东[①] 所作的半身雕刻像；在一张镶嵌金丝的写字台上有两位相互搂着的跳舞女郎，这是克洛迪翁[②] 的作品，最后，在一个书架上有四个精美绝伦的塔纳格拉城制作的小塑像。

普雷多莱的脸上露出了喜色，仿佛在沙漠中找到了失散的孩子。他站起身，朝那四个古代陶土小塑像走去，用宰牛的大手抓起两个塑像，德·比尔内夫人真怕它们被弄坏，可是，他抓起以后，轻巧灵活地拿在手中转来转去，仿佛在抚摩它们，他那粗厚的指头像要把戏的手一般灵巧。他出神地凝视和抚摩塑像，使人感到他的心和手喜爱一切美丽的小东西，对它们怀着独一无二的、理想的、体贴入微的温情。

“漂亮吧?”拉马尔特问。

雕刻家大大赞扬了一番，仿佛在祝贺成功，并且说这是他所见到的上等精品。他的话不多，声音不高，但充满安详的自信，用恰当的话语来表达明晰的思想。

接着，作家领他参观了德·比尔内夫人的其他收藏品，这是她在朋友们的参谋下购置的稀有珍品。能在这里一睹它们的风采，普雷多莱又惊又喜，而且一一拿在手中把玩，仿佛要和它们亲热一番。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有一尊小铜像，重得像炮弹，可是他用一只手就拿了起来，凑近灯前欣赏很久，然后轻而易举地放回原处。

拉马尔特说：

① Houdon（1741—1828），法国雕刻家。

② Clodion（1738—1814），法国雕刻家。

“这位壮汉生来是和石头打交道的。”

大家友好地瞧着他。

仆人宣布：

“请入席。”

女主人挽起雕刻家的手臂走进餐厅，请他坐在自己的右手，然后彬彬有礼地向他提问，仿佛向显赫家族的后代打听家姓的来历：

“您的艺术，先生，在所有艺术中算是长辈吧？”

他安详地回答：

“啊，夫人，《圣经》里的牧羊人就会吹笛子了，因此音乐发源得更早，不过，我们认为真正的音乐并不古老，而真正的雕刻却十分古老。”

她又问：

“您喜欢音乐吗？”

他十分认真地回答说：

“我喜欢一切艺术。”

她又问：

“您这门艺术的始祖是谁？”

他想了一下，像讲述感人的故事一样，柔声说了起来：

“按照希腊传统，应该是雅典人代达尔①，但是根据美丽的传说，雕刻起源于一位住在西西奥内城的陶器工。他叫狄比塔德。她的女儿科拉将未婚夫的侧影一笔画了下来，他填上粘土，捏成面形。从此就有了我这门艺术。”

拉马尔特低声说：“真迷人。”接着，在片刻沉默后，他又说：

---

① Dédale，希腊神话中的建筑师。

“啊，对不起，普雷多莱。”

然后对德·比尔内夫人说：

“夫人，您不知道，这位先生在谈到自己的爱好时是多么有趣。他善于表达，使别人也分享他的爱好。”

然而，雕刻家似乎无意于装腔作势或夸夸其谈。他将餐巾一角插到衬衫与脖子之间，免得弄脏背心；他聚精会神地喝着汤，像农民喝汤那样毕恭毕敬。

随后，他喝了一杯葡萄酒，挺起胸，神态自如起来，显然适应了环境。

他时不时地转过身来，因为他从镜子里看到在身后的壁炉上有一组极为现代化的雕塑。他没见过，在猜想是谁的作品。

他终于按捺不住，问道：

“这是法尔吉埃尔[①] 的作品吧？”

德·比尔内夫人笑了起来：

“对，是法尔吉埃尔的。您怎么从镜子里认出来的？”

他微微一笑：

“啊，夫人，我一眼便认得出来。有些雕刻家兼作绘画，有些画家兼作雕刻，他们的作品和从事单一艺术的人的作品是完全不一样的。”

拉马尔特有意让普雷多莱显示一下，便请他解释，于是普雷多莱便侃侃而谈。

他对雕刻家的绘画及绘画家的雕刻这两者的特点作了一番介绍和讲述，说得很慢，很精确，观点清楚、独特、新颖，以至大家都目不转睛地听着。他列举艺术史上每个时期的例子，一直追溯到最早的意大利的大师们，画家兼雕刻家，尼古拉和若

---

① Falguières（1831—1900），法国雕刻家。

望·比萨诺[1]、多纳泰洛[2]，洛伦佐·吉贝尔蒂[3]。他指出狄德罗在这方面的独特见解，最后谈到佛罗伦萨圣约翰洗堂浅浮雕的大门，它出自吉贝尔蒂之手，栩栩如生，富有戏剧性，仿佛是绘画。

他在胸前晃动着那双大手，仿佛正握着雕塑的原料；手的动作柔和轻巧，令人惊叹。在他兴致勃勃地比划下，他所讲述的作品都从杯盘上方一一显现了出来。

接着，仆人上了一道他喜欢的菜，他不再说话，吃了起来。直到晚餐结束，他没有再多说话，仅仅听着别人东拉西扯地议论，从戏剧新闻到政治谣言，从舞会到婚礼，从《两世界杂志》的一篇文章到新开设的赛马。他吃得很多，喝得不少，但神态冷静，保持清晰、健康的思想，美酒似乎也不能使他忘乎所以。

回到客厅以后，拉马尔特意犹未尽，便将雕刻家拉到一个玻璃橱前，那里有一个无价之宝，是本韦努托·切利尼[4] 雕镂的一个银墨水瓶，这个作品已经归入艺术史档案之中。

雕刻家欣喜欲狂。他凝神端详，仿佛在端详情人的面孔。感动之余，他发表了对切利尼的作品的高见。这番精细与高雅的见解不愧于切利尼巧夺天工的艺术。他看到大家屏息静听，决定畅谈一番。他坐在大安乐椅上，拿着那件珍宝仔细端详，讲述他对所见过的一切艺术珍品的印象；他充满了艺术敏感性；形式美借助他的眼睛使他的心灵沉入多么奇异的陶醉中。他周游

① Nicolas et Jean de Pise，即比萨诺父子（1220—1287，1254—1314）均为雕刻家曾参加比萨教堂的建筑。

② Donatello（1386—1466），意大利雕刻家。

③ Lorenzo Ghiberti（1378—1455），意建筑师，雕刻家兼画家。

④ Benvenuto Cellini（1500—1571），意大利雕刻家。

世界达十年之久，追求的只是天才的石雕、青铜雕和木雕，以及在能工巧匠的手中变成艺术杰作的金银雕、象牙雕和铜雕。

他说话也仿佛在进行雕刻，从精确恰当的话语中浮现出令人惊异的浮雕，及美妙有趣的凸起线条。

男人们围着他站着，津津有味地听他讲，女人们坐在火炉旁，似乎对这话题兴趣不大，有时小声交谈几句。男人们对物体的简单形状居然产生这么大的兴趣，她们觉得不可思议。

普雷多莱说完以后，拉马尔特兴高采烈地握住他的手，用充满友情的激动的声音说：

“真的，我真想吻抱您。您真心爱您的艺术，乐在其中，您永不感到厌倦，因此您是唯一的艺术家，唯一的多情人，是今天唯一的大人物。在您的手中，永恒的艺术具有了最纯净、朴实、高贵、最难以达到的形式，您用曲线造就了美，而且这是您唯一的追求。我为您的健康干一杯。”

接着，大家又交谈起来，但是无精打采；刚才在这间摆满珍品的漂亮客厅里驰骋的思想似乎使他们窒息。

普雷多莱早早便告辞了，说他每天天一亮就要工作。

等他走后，拉马尔特兴奋地问德·比尔内夫人：

“怎么样！您觉得他怎么样？”

她犹豫不决地用不太满意、不太起劲的声调说：

“还算有趣，可是叫人厌烦。”

小说家微微一笑，心里想：“当然啰！他没有赞美您的打扮。在这么多摆设中，您是他唯一没有欣赏的摆设。”

他说了几句客气话以后，就走去坐在德·马尔滕公主身旁，向她献殷勤。德·贝尔豪兹伯爵走近女主人，坐在一张小凳上，仿佛扑倒在她脚前。马里奥尔、马西瓦尔、马特里和德·普拉东先生继续谈论着雕刻家，因为他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德·马特里先生将他与古代大师相比，说他们在灿烂的一生中孜孜以求的是表现美，接着他便高谈阔论，语言巧妙，准确，但使人厌烦。

马西瓦尔不想再听下去了，何况谈的并不是他的专业，因此他走近德·马尔滕公主，在拉马尔特身边坐下，拉马尔特随即向那一堆男人走过去。

“我们走吧?”他问马里奥尔。

“好，走吧。”

小说家在晚上陪人回家时总爱喋喋不休。他那短促、尖细、锋利的声音似乎攀上了路边的围墙。在这种单独相处的夜里，他自觉很有口才，目光敏锐，既有风趣又有独到的见解，因此滔滔不绝；这不是对白而是独白。他从中获得一种成功感，满足感，何况这种肺部和腿部的轻度疲劳使他可以好好睡上一觉。

马里奥尔此刻已精疲力竭。自从他跨进这扇门，他的一切苦恼、不幸、悲伤及无可挽回的失望都在心中翻腾。

他忍受不了，也不愿再忍受下去。他要永远离开这里。

当他向德·比尔内夫人告辞时，她漫不经心地对他说再见。

现在这两个男人单独来到街上。风向已经转了，白天的寒冷已经过去，天气变得暖和；这是在春天，在冰雹以后两小时的温和气候。满天星斗，夏天的气息仿佛使浩瀚宇宙中的天体更明亮。

人行道干了，现出原来的灰色，而在马路中间，一个个水洼在煤气灯下闪着光。

拉马尔特说道：

“这位普雷多莱真是有福之人！……他只喜欢一件事——他的艺术，只想一件事——他的艺术，他活着是为了艺术；艺术

使他得到满足、安慰、愉快，使他过得幸福。这的确是一位老式的大艺术家。啊！他这个人对女人毫无兴趣，对我们那些珠光宝气、乔装打扮的女人毫无兴趣。他对我们那两位美丽迷人的夫人竟然无动于衷，您注意到了吗？他需要的是纯真的、而不是虚假的造型。我们美妙的女主人认为他愚蠢、讨厌，在她眼中，乌东的半身雕像，塔纳格拉城的小塑像，本韦努托的墨水瓶不过是小小的装饰品，不过是自然而丰富的陪衬品，以衬托一幅杰作，而这杰作就是她：她和她的服装。因为服装是她的一部分；服装是她每天为自己的美貌选定的新曲调。女人是多么轻浮，多么喜欢自我突出呀。”

他停下来，用手杖敲了一下人行道，清脆的声音在街上回荡。他又接着说：

“她们知道和懂得怎样突出他们的价值，并且十分欣赏，那就是每十年一变的服装和珠宝款式，但是，有些恒久不变、精致稀有的东西，它们要求具有精深的艺术理解力，要求具有非功利性的、纯粹美学的敏感性，而对此她们一窍不通。她们的感官非常原始、迟钝，是女人的感官；凡是不直接触及她们的女人自负感的一切，她们都感觉不到。她们的敏感属于野人型，印地安人型，战争型和诡计型。她们甚至无法体会一种比较低级的物质乐趣，比方说贪吃，因为这种乐趣要求体力活动以及某一器官的特殊能力。即便她们之中有谁喜欢美食，也品味不了美酒，因为美酒是会说话的，它只对男人的味觉器官说话。”

说最后这个字时，他又用手杖敲了一下人行道，这给话语来了一个句号。

接着他又说：

“不过，不要对她们要求过高。她们缺乏鉴赏力和理解力，因此雅俗不分，对男人往往就更好坏不分了。从前的女人喜欢

有才华，有勇气的男人，可是今天，忠诚、勇气、智慧、种种出众的优点在女人眼中竟毫无价值。现代女人是一些蹩脚的演员，她们即兴地重复传统的爱情戏，而事实上她们根本不相信这场戏，她们需要蹩脚的男演员来帮腔，来像她们那样胡编。我说的蹩脚男演员是指社交界以及别处的小丑。”

他们并肩走着，不再说话。马里奥尔刚才专心致志地听着拉马尔特，暗暗重复他的话，同意这一番痛苦的肺腑之言。他知道有一位意大利冒险家最近闯荡巴黎，他是一位善于击剑的贵族，艾皮拉蒂亲王。巴黎有许多人谈论他，赞美他的优美及柔软的体魄，因为他穿着黑丝绸的紧身衣出现在上流社会及轻佻的女人前。此人目前正受到小巧的德·弗雷明男爵夫人的青睐。

拉马尔特仍然默默无语，马里奥尔说：

“这是我们的错，是我们挑错了人，不是还有别的女人吗？”

小说家反驳说：

“用情专一的女人只有商店的小姐或是小市民，她们多愁善感，贫穷，婚姻也不如意。我曾经援助过这种忧伤的女人。她们感情充沛，但十分粗俗，因此以她们的感情来换取我们的感情，等于我们在施舍。所以我看在我们这个富裕而年轻的社会里，女人们什么也不期望，什么也不需要，只想在不担风险的情况下解解闷；而男人呢，他们把寻欢作乐当作工作。看来，从前使男女两性相互吸引的那种古老的、迷人的自然魅力已经不存在了。”

马里奥尔低声说：

“是这样。”

逃走的愿望在他身上更为强烈；他想远远躲开这些人，躲开这些傀儡，它们为了消磨时间而伪装出温柔美丽的古式爱情，

其实对那已荡然无存的韵味没有丝毫体会。

"再见吧，"他说："我要去睡觉了。"

他回到家里，坐到桌前，提笔写道：

再见了，夫人。您还记得我第一封信吗？当时我也向您说再见，可是我没有走。我错了！当您接到这封信时我已离开了巴黎。还需要向您解释为什么吗？像我这样的男人不该遇见您这样的女人。如果我是艺术家，如果我能在表达激情以后就感到轻松，那么您也许会认为我有天才。可我只是一个可怜的男人，我心中只有对您的爱，以及无法忍受的忧伤。当我与您相识时，我决没有想到会如此强烈地感受爱和痛苦。另一个女人，处在您的位置，也许会使我心中充满美妙的喜悦，使我的心继续活下去。可是您却使它备受折磨。我知道，这由不得您，我不责怪您，我不怨恨您。我甚至无权给您写这封信。请宽恕我。您生来就是这样，您不可能和我有同样的感受；每次我去您家，每当您对我说话，每当我看着您时，我心中的感受您是万万猜不到的。是的，您答应我，您接受我，甚至给了我一种平和适度的幸福，为此，我该终身跪着感谢您。可是我不愿意这样。啊，不断地请求对方施舍炽热的话语或动情的亲抚，而永远也得不到，这种爱情多么可怕，多么折磨人！我的心空空的，像乞丐一样，他一直追在您后面伸着手，但始终腹中空空。您扔给了他一些美好的东西，但是没有面包。而我需要的是面包，是爱情。我走了，可怜而穷困地走了，穷在缺少您的爱情，哪怕少许的爱情也能救我。如今我在世上只有唯一一个残酷的思念，它与我紧密相连，但我却必须扼杀它。这正是我要努力去做的。

再见了，夫人。对不起，谢谢，对不起。今天晚上，我仍然全心地爱着您。再见了，夫人。

安德烈·马里奥尔

第三卷

第一章

这是巴黎阳光灿烂的清晨。马里奥尔登上等在大门的马车，旅行袋和两只箱子被装在车顶上。他昨晚连夜叫仆人准备行装，要长期外出，只留下临时通讯地址："枫丹白露，留局待领。"他随身不带任何人，不愿看到使他想起巴黎的面孔，不愿听到他在思念她时所听到的声音。

他对车夫喊道："里昂车站！"马车起动了。他想起去年春天去圣米歇尔山的情景。再过三个月就是一年了。他不愿想这件事，瞧着街道。

马车驶上香榭丽舍大街，那里一片春光。前几个星期的炎热已经使绿叶绽开，最近两天的冰雹和寒冷似乎对绿叶没有多大影响，绿叶很快长了出来，在这个明媚的早上散发出一种新叶和树液的气味，从树液中将抽出新的枝条。

这是一个抽芽开花的清晨。在一天之内，无论是在公园里还是在大街上，全巴黎的圆圆的栗树都在开花，就像是点燃的彩灯一样。地球上的生命为了迎接夏季而复苏了，就连沥青人行道似乎也受到树根的侵扰而微微颤动。

在颠簸的马车里，马里奥尔想道：

“我总算能够稍稍安宁了。我要去到此刻还很清静的森林，看看春天是怎样来到的。”

路程显得很长。头天晚上他好几个小时睡不着，为自己哭泣，所以现在腰酸背疼，仿佛是守灵守了十个夜晚似的。到达枫丹白露以后，他去找一位公证人，看能否在森林边上租到一所带家具的别墅。公证人给他看了几所房屋的照片。他看上的那所房子刚刚被两个年轻的一男一女住过，他们整个冬天几乎都呆在洛安河上的蒙蒂尼这个小镇。神情严肃的公证人微微一笑。他大概嗅出这是一段爱情轶事。他问道：

“您是一个人吗，先生？”

“一个人。”

“连仆人也没有？”

“连仆人也没有。我的仆人留在巴黎了。我想雇用本地人。我来是为了闭门工作。”

“啊！在这个季节，毫无问题。”

几分钟后，一辆敞蓬马车载着马里奥尔和他的行李驶向蒙蒂尼。

森林正在苏醒。大树顶端的树叶还很稀疏，但树脚下的矮林却长得十分茂盛。银白色的桦树最为匆忙，已经为夏季打扮就绪，而庞大的橡树只在枝头露出微微颤动的浅缘点。山毛榉已经长出尖尖的嫩芽，去年的最后一批枯叶正落下来。

一路上，还没有被树荫遮住的小草长得茁壮、发亮，闪着一种新汁的光泽。马里奥尔在香榭丽舍大街已经闻过这种新芽的气味，如今又被这种芬香所包围；四周的植物在初春的阳光下充满了生机，令他陶醉。他大口地呼吸，像刚从牢房救出来的人；他刚刚挣脱了羁绊，懒洋洋地将两臂搭在马车两侧，让

两手垂在车轮上方。

能吸进这自由而纯净的空气多么好！他要畅饮这空气，一饮再饮，久久地，久久地，让全身都充满这空气，以此减少痛苦，让新鲜空气抚慰心中鲜红的创伤，使它止痛！

他穿过马尔洛特镇，马车夫指给他看科罗旅店，它刚开张，很有特色。接着，公路左面是森林，右面是树丛星罗棋布的大平原，平原尽头是山坡。马车驶上一条村镇的长街，它是白色的，令人眩目，两旁是望不到头的小瓦房，间或可以看见一株开花的大丁香树伸出墙外。

这条街顺着一个窄窄的山谷的下坡路，下面是一条小河。马里奥尔看见小河时，高兴极了。河面不宽，水流湍急汹涌，形成漩涡，在岸这边，水冲刷着房屋的墙基和花园围墙，在河对面有一片草地，细小的树木展露出一串串刚刚长出的嫩叶。

马里奥尔立刻找到了那所房子，并且极为满意。这是一所老房子，后来被一位画家重新装修；画家在那里住了五年，住腻了便将房子出租。房子就在水边，与河只隔着一个漂亮的花园，花园顶头是一个种着椴树的平台。洛安河流经一个水坝，落差约 1—2 法尺①，水汹涌地沿着平台流去。从房屋正面的窗子望出去，可以看见对面的草地。

“我会在这里痊愈的。”马里奥尔心想。

马里奥尔在来以前就和公证人谈妥了一切条件，现在既然他喜欢这所房子，便让人带去回话。下一步是安顿下来，这件事很快便解决了，因为镇政府的秘书提供了两个女人，一个管做饭，一个管收拾屋子和洗衣服。

楼下有一间客厅、餐厅、厨房和两间小房。楼上有一间漂

① 法国古长度单位，约为 325 毫米。

亮的卧室和一间大工作室，那位房主画家把它改作了画室。这一切都经过精心安排，说明主人爱这个地方，爱这所住宅，不过，它现在稍显陈旧，稍显紊乱，像被主人抛弃的住宅一样显得孤寂。

然而，显然这所小房子不久前还有人住过。屋子里有一股淡淡的马鞭草香水味。马里奥尔想道："噫，马鞭草香水，这是普通的香水，这个女人肯定不挑剔……有福气的男人！"

白天就这样很快地过去，黄昏来临。马里奥尔在开着的窗前坐下，吮饮着湿草散发出的淡淡的清新气息，瞧着落日在草地上投下浓重的阴影。

两位女仆一面做饭一面说话，她们那乡下人的嗓音隐隐约约从楼下传上来。窗外传来母牛的哞声、狗的吠声以及放牧归来的男人隔岸与同伴交谈的声音。

这里的确宁静，使人感到舒适。

从清晨以来，马里奥尔问了一千遍："她收到我的信是怎么想的？……她会怎么做？……"

接着又问："她此刻在做什么？"

他看看表：六点半。"她回家了，正在接待客人。"

他脑中出现了那间客厅和那位年轻女人，她正在和德·马尔滕公主、德·弗雷明夫人、马西瓦尔和德·贝尔豪兹伯爵谈话。

他的心突然愤怒得颤抖。他原来也该去那里。差不多每天他正是在这个钟点去她家的。他感到不舒服——不是后悔，因为他的意志很坚定——感到一种生理痛苦，就像按时打吗啡针的病人没有了吗啡一样。

他再看不见草地了，再看不见正在远处山坡后面落下的夕阳了。他只看见她，看见她在朋友群中忙于应酬和周旋，正是

这些社交活动使他失去了她。“别想了!”他自言自语说。

他站起身，下楼去花园，一直走到平台上。被水坝激奋的河水散发出清凉的雾气，他那颗已经十分忧郁的心更感到寒冷，他只好回到屋里。饭桌已经摆好，他很快吃完晚饭。他无事可做，刚才感到的不适又袭上来，使身体和心灵更为沉重，他上床躺下，闭上眼睛，但睡不着。他的思想在观看，他的思想在痛苦，他的思想一刻也没有离开那个女人。

她现在和谁在一起？多半是和德·贝尔豪兹伯爵！他风度翩翩，引人注目、受人欢迎，他正是这位爱讲排场的女人所需要的男人。她很喜欢他，采用了一切手段来征服他。虽然她是另一个男人的情妇。

这些令他苦恼的念头纠缠着他，但他的心灵逐渐麻木，陷入半醒半睡的状态，而在紊乱的思绪中，贝尔豪兹和她一再出现。真正的睡眠没有来。他整夜看见他们在周围转悠，在向他挑逗，在刺激他；他们隐退下去，他昏昏欲睡，可是等他把这一切抛到脑后时，他们再次出现，唤醒他，使他的心产生强烈的痉挛：这是嫉妒。

天刚破晓，他便起床，拿起手杖去森林，这是一根很粗的手杖，是原先那位房客忘在这里的。

升起的太阳透过几乎光秃的橡树尖，将光线洒在地上。这里是一片片葱绿的青草，再过去是遍地落叶，再过去是冬天留下的橙黄色的欧石楠；黄蝴蝶在路上飞舞，像跳动的火花。

在小路右边出现了一个小坡，几乎是一座小山，上面尽是松树和青色岩石。马里奥尔慢慢爬上去，到了山顶便在一块大石上坐下来。他气喘吁吁，两腿发软，站立不住，心怦怦直跳，全身酸痛难忍。

他明白，这酸痛不是来自疲累，而是来自她，来自他难以

忍受的沉甸甸的爱情。他低声说："多么不幸呀！她为什么不放过我呢？我在生活中从来只取快乐，不取痛苦。"

他害怕这场也许难以克服的疾病，神经紧张而敏感。他反省自已，探测自己的内心深处，想弄清这种疾病，更深地了解它，而且对无法解释的病因剖析一番。

他想道："我从未有过冲动。我不是一个狂热的人，不是一个容易动情的人。在我身上，判断多于直觉，好奇心多于欲望，心血来潮多于恒心。其实我只是个细致、聪明、挑剔的追求享乐者。我喜欢物质生活，但从来不过分依恋，我的感官可谓训练有素，它们只品尝，但从不醉倒；它们洞察一切，所以决不会忘乎所以。我对一切都要思考，对我的爱好也作精细地分析，所以从不盲目从事。这也许是我最大的缺点，也是我弱点的唯一根源。而这个女人突然将她自己强加于我，不管我愿意与否，不管我多么怕她，多么不了解她，而且她占有了我，仿佛将我心中原有的种种憧憬一一摘去。也许就是这样。我的憧憬本来是献给没有生命的东西的：献给大自然，它使我心醉神迷；献给音乐，它是理想的亲抚；献给思想，它是精神美食；献给世上一切令人愉快的、美的东西。

"可我后来遇见一个女人，她把我所有的憧憬——犹豫和多变的憧憬——捆在一起，变成了对她的爱情。她优雅美丽，使我悦目，聪明机智，使我赏心；她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人去接触她，接近她，她全身散发出一种不可抗拒的神秘芬香，使我心醉，就仿佛鲜花令人心醉一样。

"她在我心中取代了一切，我什么也不再追求，什么也不想要，什么也不需要，对什么也不在乎。

"过去，看到森林刚刚苏醒，我是多么激动！可是现在，我看不见它，感觉不到它，我的心不在这里，它一直在那个女人

身边，而我不愿意再爱她。

“算了！我得用疲劳来驱散这些念头，不然我是不会痊愈的。”

他站起来，走下多石的山坡，大步走着，然而顽念像沉甸甸的重负压着他。

他越走越快，有时看见枝叶之间的斑驳阳光，有时闻见冷杉树散发的树脂气味，顿时觉得精神一爽，仿佛预感到日后的安慰。

突然，他停了下来，“我这不是在散步，我是在逃跑。”他想道。的确如此，他在逃跑，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破碎的爱情的忧伤在追赶他，他在逃跑。

后来他的步子比较平稳了。森林改变了面貌，草木更为茂密，浓荫更深，这是林中最暖和的地区，漂亮的山毛榉区域。这里没有一丝冬天的痕迹，而是美妙的春天；春天那么年轻而清新，仿佛昨夜刚刚诞生。

马里奥尔钻进灌木丛，头上是越来越高的参天大树，他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穿过枝条、穿过无数油亮的、闪着树液光泽的小叶丛。整个天空被树顶形成的巨大圆穹遮住了，支撑圆穹的是长长的树干，它们或笔直或倾斜，有时近乎白色有时由于表皮的黑色苔藓而呈深色。它们高高地矗立着，一株接着一株，俯临脚下的杂木幼林，给幼林蒙上一层厚厚的雾气，然而阳光仍然像倾盆大雨似地浇灌下来。这场阳光雨流进茂密的叶丛中，叶丛不再是树林，而是被阳光照射的、明亮青翠的雾气。

马里奥尔停住了，感到意外地惊喜。他这是在哪里？在森林还是在海底？这是充满树叶和光的海，闪着绿光的金黄色的海？

他觉得好多了，远离不幸，更隐蔽，也更平静。他在落叶铺成的橙黄色地毯上躺下。树木只有在长出新叶时才让枯叶落地。

与清新的土地及纯净柔和的空气接触，他感到心旷神怡。他突然有一种欲望，最初是朦胧的后来变得明确的愿望：不再孤独面对美景。他自言自语说："啊，要是她在这里，和我在一起，那有多好！"

他脑中突然出现了圣米歇尔山。在金黄色的沙丘前，在海风中，她的感情苏醒了，与在巴黎的她判若两人。他想只有在那一天，在那几小时里，她真正稍微爱过他。在潮水退去的那条路上，在她曾经轻轻呼唤他的名字："安德烈"——以表示"我属于您"——的隐修院里，在他几乎抱着她在高空行走的狂徒之路上，她对他有过爱情冲动，但自从她这位卖弄风情的女人回到巴黎以后这种冲动便无影无踪了。

可是，在这里，在这一片翠绿中，在新生的树液汇成的大潮之中，曾在诺曼底海边出现的转瞬即逝的柔情难道不会再次涌上她的心头吗？

他仰面躺在地上，瞧着充满阳光、起伏不定的树尖，沉入痛苦的遐想之中。他在森林的一片寂静中慢慢麻木了，闭上眼睛，终于睡着了。当他醒来时，发现已过了下午两点钟。

他站起来，觉得不那么忧愁，不那么难受了。他继续往前走，终于走出了密林，来到一个大路口，那里有六条很宽的大路成辐射状散开，逐渐消失在树叶茂盛的透明的远处，消失在绿宝石般的空气中。一个路牌标明了地名："皇家树丛。"这确实是山毛榉王国的首府。

一辆马车驶过，车上是空的。马里奥尔坐上车去马尔洛特，打算吃过饭后再步行回蒙蒂尼，因为他饿了。

他记得头天见过这家开张不久的科罗旅店。这是一个中世纪式样的小咖啡馆，很像巴黎的黑猫咖啡馆。他在旅站门口下车，走了进去，里面有一个大厅，摆着旧式餐桌和不舒服的木凳，它们似乎在等待上一个世纪的酒客。在大厅最里边，有一个女人，大概是位年轻的金发女人吧，她正站在一个人字形的小梯上，将老式盘子往很高的钉子上挂。她一手扶墙，一手举着盘子往上够，有时颠起两只脚，有时颠起一只脚，她身材苗条，动作灵活优美，每作一次努力，从手腕到脚踝的优美线条就变换一次。她背朝着门，没有听见马里奥尔进来，马里奥尔站住，看着她，想起了普雷多莱。"噫，真美！这小姑娘多么柔美。"

他咳了一声。那女人一惊，几乎摔倒。她站稳以后，从梯子上跳下来，像走钢丝的演员一样轻巧。她笑吟吟地朝客人走来，问道：

"先生要点什么？"

"吃午饭，小姐。"

她大胆纠正说：

"该算是晚饭吧，已经三点半钟了。"

他说：

"好，就算是晚饭吧。我在森林里迷了路。"

她报了今天的菜单，他挑了几样便坐了下来。

她让厨房做菜，然后走回来摆餐具。

他的眼光一直跟着她，觉得她干干净净、充满活力、很可爱，她穿着工作服，裙子撩着，袖子卷着，脖子露在外面，显得灵敏好看。她的胸衣紧紧裹着苗条的身材，她一定为此十分自豪。

户外的空气使她的脸微微发红，脸颊胖胖的，似乎有点臃

肿，但像盛开的鲜花一样鲜艳，一双漂亮的棕色眼睛炯炯发亮，张得大大的嘴露出洁白的牙齿，浓密的褐色的头发表明这个年轻健壮的身体充满了勃勃的生机。

她端来小萝卜和黄油，他便吃了起来，不再看她。他想排遣忧愁，便要了一瓶香槟酒，一饮而尽，咖啡以后又喝了两杯茴香酒。他早上出门时只吃了一点冷肉和面包，几乎腹中空空，因此此刻昏沉沉地感到麻木、轻松，仿佛忘记了一切。他的种种念头，忧愁、焦虑似乎都在清亮的酒中稀释了，沉没了，刹那间，他那颗受折磨的心变得近乎迟钝。

他慢慢地走回蒙蒂尼的家，十分疲乏和困倦。一到傍晚他倒头就睡了。

他醒来时正是黑夜，他感到很不舒服，仿佛被赶走了几个小时的恶梦又偷偷地卷土重来，打断了他的睡眠。她，德·比尔内夫人，又在这里，又回来了，在他周围转来转去，而且总是和德·贝尔豪兹先生在一起。"噫，"他想道，"我现在也嫉妒了，为什么？"

为什么嫉妒呢？他很快就明白了。从前尽管他有种种恐惧和焦虑，但他感到她忠实于他这个情人，虽然这种忠实缺乏冲动和柔情，仅仅出于以诚相待的决心。可是他刚刚破坏了这一切，他使她自由了。一切都结束了。她现在大概还没有情人吧？没有，也许在一段时期内……然后呢？到现在为止她忠实于他，这点他毫不怀疑，但是这种忠实的原因在哪里呢？她可能朦胧地预感到，如果她出于厌烦而离开马里奥尔的话，那么，在一段或长或短的休息以后，她会找一个马里奥尔的替身，不是出于冲动，而是由于厌倦了孤独，正好比她可能由于厌倦而抛弃马里奥尔一样。有些女人不是由于害怕下一个情人而无可奈何地保留原来的情人吗？何况，更换情人对这样一位女士来说未

免不太合适，当然她很聪明，不会理睬关于过失和羞耻的偏见，但她具有敏感的廉耻之心，绝不会玷污自己。她是热衷于社交生活的哲学家，而不是有产阶级的假正经女人，她不害怕有秘密情人，但是一想到有一连串的情人，她那冷漠的肉体便厌恶不已。

他让她自由了……那么现在呢？……现在她当然会另找一位！可能是德·贝尔豪兹伯爵。肯定是他。马里奥尔此刻如坐针毡。

他为什么要与她决裂呢？他离开她时，她还是忠实、友好、可爱的女人！为什么决裂？因为他是崇尚肉欲的野人，无法理解没有生理冲动的爱情？

真是这样吗？是的……不过还有别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他害怕痛苦。他害怕付出十分的爱情却只得到八分的回报，害怕双方因爱情的深浅不同而产生残酷的分歧，害怕自己的心在受到重伤以后永远无法痊愈。这些害怕使他痛苦，所以他逃避。他逃避痛苦。他只在几个星期里忍受了痛苦，但他在几个月里预感到将来几年的痛苦。他和往常一样软弱，在痛苦面前退缩，就像他在一生中，在奋斗面前退缩一样。

因此他做什么事都不能坚持到底，他不能全心全意投入爱情，正如从前不能全心全意投入科学或艺术一样，因为爱而不痛苦大概是不可能的。

这些念头像狗一样地咬他，直到清晨。他起床，来到河边。

一位渔夫正在小水坝附近撒网 。河水在晨光下打着漩涡。不一会渔夫拉上那张圆圆的大网，将它摊在小船的甲板上，小鱼在网里跳动，闪着银光。

清晨的空气温和宜人。小瀑布上有一层水蒸气，中间闪烁着隐隐的彩虹，马里奥尔平静下来。脚下的河水不停地快速流

去，似乎也带去了他的忧郁。

他心里想："我做得对，不然就太痛苦了。"

他回到屋里，取出曾在门厅里见到的吊床，将它吊在两株椴树间，躺了下来，瞧着河水流去，尽量什么也不想。

他就这样迷迷糊糊地呆着，从身体到心灵都感到舒适，直到午饭时刻。他这顿饭吃了很久，好消磨时间。但他在紧张地等待，等待信件。他给巴黎拍过电报，也给枫丹白露写过信，让把他的信件转来，可他什么也没有收到，他开始有一种遭人遗弃的沉重感觉。这又为什么？邮差背的那个小黑盒不可能给他带来任何愉快、安慰和平静，只可能带来毫无意义的邀请和一般的信息。那又为什么期待这些陌生的信件，仿佛它们能救命呢？

他内心深处是否还存在一种虚荣心，盼望她来信呢？

他问一位老女仆：

"邮件什么时候来？"

"中午，先生。"

这正是时候。他屏息静听外面的声音，越来越不安。有人敲了一下大门，使他一惊。邮差送来的果然只是报纸和三封可有可无的信。马里奥尔将报纸翻阅了一遍，又翻阅一遍，烦闷之极，走出室外。

他要干什么呢？他回到吊床上躺了下来，可是半小时以后，他迫不急待地想换个地方。去森林？森林的确美，可是似乎太孤寂了；在家里，在村里有时能听见人声，而寂静无声的树木和枝叶只会使他充满忧郁和悔恨，更感痛苦。他回想头一天的长距离散步，又想到科罗旅店的那位灵敏的女招待："对！我去那儿，在那儿吃饭。"这个主意不错：有事可做，还可以打发几个小时。他立刻上路。

村里的那条长街笔直地延伸到山谷。街两旁是两排白色的、矮矮的瓦房，一些房子紧挨着路，另一些房子前面有一个小院。在小院里，丁香树繁花满枝，母鸡在冒着热气的肥料堆上转悠，木扶手的露天楼梯通向墙上的门。农民们在屋前不慌不忙地做家务活。一位弓着背的老妇人从他身边走过。尽管她年岁很大，但头发呈灰白色和黄色，因为乡下人的头发很少完全变白。她穿着一件破旧的短上衣，毛裙子下面露出瘦骨嶙峋的两条腿，臀部鼓起来。她那无神的眼睛茫然地看着前方；在她可怜的一生中，这双眼睛只见过简单的生活实用品。

另一个女人，比较年轻，正在门前晾衣服。她抬手臂时裙子翘了起来，露出裹着蓝袜的突出的脚踝和嶙峋的骨头，胸脯和腰部都是平平的、宽宽的，像男人的胸；这是一个毫无体型的身体，一定十分难看。

马里奥尔心想："女人！这也是女人！这也是女人！"德·比尔内夫人的形象又出现在他眼前。她是那么优雅，那么美丽，是人体的杰作，为了男人的目光而精心修饰的杰作。他为这无可弥补的损失而苦恼。

于是他加快脚步，以摆脱这种心情和这个念头。

他走进马尔洛特的旅店，那位姑娘立刻认出了他，用近乎亲热的口气对他说：

"您好，先生。"

"您好，小姐。"

"您想喝点什么？"

"是的，先喝点东西然后吃饭。"

他们讨论先喝什么，后吃什么。他征求她的意见，好多听她讲话，因为她很会讲话，带着清脆的巴黎口音，语言流利，与敏捷的动作一样，令人高兴。

他一面听一面想："这姑娘很讨人喜欢，看来将来是个轻佻的女人。"

他问她：

"您是巴黎人吗？"

"是的，先生。"

"来这里很久了吗？"

"两个星期，先生。"

"喜欢这里吗？"

"到现在为止不大喜欢，不过不能太早下结论。再说，当初我决定来是因为在巴黎感到疲乏，乡下的空气治好了我。我给您端苦艾酒来吧，先生？"

"好的，小姐。请告诉厨师或厨娘把我的菜做得好一点。"

"这您放心，先生。"

她走了，留下他单独一个人。

他走进旅店的花园，坐在棚架下，在那里喝送来的苦艾酒。他在那里一直呆到傍晚，听着鸟笼里的乌鸫叫，看着那位女招待来来往往，她努力讨他喜欢，因为她知道他对她有好感。

他和头天晚上一样，喝了一瓶香槟酒才回家。晚上的黑路和凉气很快使他从飘忽感中清醒过来，他心中重新充满了无法排遣的忧愁。他想道："我该怎么办？留在这里？长期过这种叫人发愁的日子？"他很晚才入睡。

第二天，他又躺在吊床上。他看见每天撒网的渔夫，灵机一动也想钓鱼。一个杂货商卖给他钓鱼杆，给他讲这项安静的运动是怎么回事，甚至自告奋勇来指导他作初次尝试。马里奥尔同意了，从九点到十二点，他专心致志地努力垂钓，钓上了三条小鱼。

午饭以后，他又去马尔洛特。为什么？为了消磨时间。

旅店的女侍者一见他就笑了起来。

他也笑，很高兴她一眼就认出了自己。他尽力逗她说话。

她比头一天更随便了，便讲起自己的身世来。她叫伊丽莎白·勒德律。

她母亲原先在家里做裁缝活，是在头一年去世的。父亲原是会计，但终日酗酒，没有工作，靠妻子和女儿养活。后来他就失踪了，因为小姑娘虽然整日独坐在顶楼缝衣服但也养活不了两个人。不久，她厌烦了这种孤单的工作，便进了一家小饭店当侍者，在那里干了一年，觉得很累，碰巧她接待了马尔洛特这家科罗旅店的老板，老板聘请她夏天来工作，还有两位姑娘也受了聘，但稍晚一点来。显然这位老板善于招揽主顾。

马里奥尔听得津津有味，他像对一位小姐一样，好奇而巧妙地打听这个被醉汉毁掉的穷苦人家的悲惨遭遇。她是一个迷途的人，四处流浪，孑然一身，但她年轻，所以仍然快快活活。她觉察到这位陌生人确实关心她，对她很感兴趣，因此她也就信任他。她本能地举止敏捷，也本能地将内心的想法和盘托出。

她讲完以后，他问道：

“那么……您一辈子当招待？”

“我也不知道，先生。谁知道明天我会遇上什么事？”

“可是总得考虑将来吧。”

她露出沉思的神态，但很快就过去了。她回答说：

“遇上什么算什么吧。活该了。”

他们分手时已成了好朋友。

几天以后他再次去，接着又去了一次，后来便经常去，这位举目无亲的姑娘的天真而轻松的谈吐暗暗吸引他，使他稍稍忘却自己的忧愁。

可是，当他在傍晚步行回蒙蒂尼时，他想到了德·比尔内

夫人，便又陷入可怕的绝望之中。每到天亮，他的心情稍稍轻松，而一到夜晚，他便万分悔恨与嫉妒。他没有任何消息。他没给任何人写信，任何人也没给他写信。他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当他独自走黑路时，便想象他从前的情妇和德·贝尔豪兹伯爵之间的关系会如何发展。这个固定的念头在他身上越来越顽固。他想，这位伯爵正是她所需要的情人：高雅、殷勤、顺从，为得到这位美丽机智、卖弄风情的夫人的喜爱而心满意足、洋洋得意。

他将德·贝尔豪兹伯爵与自己作比较。这位先生不会像自己那样神经紧张，纠缠不休，也不会强求对方表露同样的爱情，而正是这些破坏了他自己和德·比尔内夫人的融洽。德·贝尔豪兹伯爵是一位灵活、谨慎、很有分寸的社交绅士，他也不是那种容易激动的人，所以不会有太多的要求。

有一天，马里奥尔来到马尔洛特时，看见在科罗旅店的另一个棚架下坐着两个年轻人。他们蓄着胡须，戴着贝雷帽，正在抽烟斗。

老板是一位胖子，他满面春风地走过来向马里奥尔打招呼：出于利害关系，他对这位忠实的主顾怀有好感，他说：

“我有两位新主顾，两位画家。昨天来的。”

“就是那两位先生？”

“是的，他们已经有点名气了。那位小个子去年得了第二枚奖章哩。”

于是他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这两位年轻画家的事讲了一番，接着问道：

“您今天喝什么，马里奥尔先生？”

“和往常一样，苦艾酒。”

老板走开了。

伊丽莎白端着托盘来了，上面有酒杯、大肚玻璃瓶和一瓶酒。

“喂！姑娘，还在生气呀？”

她不回答。当她走近时，马里奥尔发现她的眼圈是红的。

“您哭过了？”他问道。

她简单回答说：

“是的。哭过。”

“出了什么事？”

“那两位先生对我很不尊重。”

“他们干了什么？”

“他们拿我取乐。”

“您告诉老板了吗？”

她忧愁地耸耸肩。

“啊，先生……老板……老板……我现在才知道他是怎么一个人……老板！……”

马里奥尔激动起来，气恼地说：

“您都讲给我听。”

她讲述那两个画画的昨天刚一来就试图对她无礼。她又哭了起来，不知将来怎么办，她在这里孤苦伶仃，举目无亲，又身无分文。

马里奥尔突然提出建议：

“您愿意来我家帮忙吗？我会好好待您的，等我回巴黎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她用疑问的目光瞧着他。

接着，她突然说：

“我愿意，先生。”

“您在这里挣多少钱？”

“每月六十法郎。”

她不安地又补充说：

“再加上一部分小费，大概七十法郎吧。”

“我给您一百法郎。”

她吃惊地问：

“每月一百法郎？”

“是的。行吗？”

“当然行啦！”

“您只要服侍我，照管衣服，收拾卧室。”

“好的，先生。”

“您什么时候来？”

“要是可以的话，明天吧。这儿发生了这些事，我要去找镇长，然后就非离开不可了。”

马里奥尔从口袋里掏出两个金路易[①]，递给她：

“这是定金。”

她满面喜色，用坚决的语调说：

“明天中午以前，我去您那儿，先生。”

第　二　章

第二天，伊丽莎白来到蒙蒂尼，一位乡下人在后面用小车推着她的箱子。马里奥尔辞退了一位老女仆，慷慨地付给她赔偿费。新来的人住在三楼一个小房间里，隔壁住的是厨娘。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使用的二十法郎金币。

当她出现在主人面前时，似乎与在马尔洛特略有不同，神态拘谨、谦卑，因为那位在旅店棚架下几乎成为她的朋友的先生现在是她的主人。

他简单地告诉她该做什么。她仔细听着，安顿下来，开始工作。

一个星期过去了，马里奥尔的心情没有多大的变化。

他只注意到自己出门的次数减少了，因为他再没有借口去马尔洛特散步，也许这座房子不像头些天那么阴沉。他那灼人的悲伤逐渐缓解，正好比一切都会缓解一样；然而，在这灼热的伤口，诞生了一种无法克服的抑郁，它像慢性病一样，可能致人于死地。他过去的一切活动，一切思考，一切兴趣都已死去，他现在厌恶一切，没精打采，甚至打不起精神出门。他整天在家里转，从客厅走到吊床，又从吊床走到客厅。他最大的消遣是看着洛安河流过，看着渔夫撒网。

伊丽莎白在最初的几天里谨慎持重，但逐渐大胆起来。她凭女人的嗅觉看出主人整日闷闷不乐，所以，趁另一位女仆不在场时，她便问道：

“先生感到无聊？”

他无可奈何地说：

“是的，很无聊。”

“先生应该出去走走。”

“那也无济于事。”

她对主人忠心耿耿，关怀备至。每天早上他去客厅时，客厅里满是鲜花，像暖房一样芬香。这里有孩子们从树林采回的报春花、蝴蝶花、金色染料木花，还有村姑们每晚浇水的小花园里的植物。他呢，沉溺于懒散、忧伤、麻木之中。衷心感激她的照料，猜到她是以这种巧妙的方式来回报他的，猜到她愿

意处处使他高兴。

他觉得她更漂亮，也更注意打扮了。她的面孔变得白皙，也可以说更清秀了。有一天，她送上茶来，他发现她那双手不再是佣人的手，而是夫人的手，指甲干干净净，无可挑剔，修剪得很漂亮。另一次，他注意到她穿了一双相当讲究的鞋。有一天下午，她先去楼上她的卧室，下来时穿着一件漂亮的、简单而大方的灰色裙衣。他一见便惊呼起来：

“噫，你现在爱打扮了，伊丽莎白！”

她的脸一直红到耳根，结结巴巴地说：

“我吗？哪里，先生。我现在的钱稍微多一点，所以穿得好一点。”

“这件衣服你是在哪里买的？”

“我自己做的，先生。”

“你自己做的？什么时候？我见你每天忙着做家务事。”

“晚上做的，先生。”

“哪里买的料子呢？谁给你裁的？”

她说蒙蒂尼的针线商给她带来了几件枫丹白露的样品，她挑了一件，用马里奥尔给的定金买下了。至于剪裁和式样，这难不倒她，因为她和她母亲为一个服装店干过四年缝纫活。

他情不自禁地说：

“你穿这衣服很好，很可爱。”

她的脸一直红到头发根。

等她走后，他心里想：“莫非她爱上我了？”他再三思索、犹豫、怀疑、最后相信这是可能的事。他对她很好，同情她，帮助她，几乎成为她的朋友。一位小姑娘爱上为她出过力的主人，这有什么奇怪呢？他也并不为此不快，因为那姑娘确实很好看，根本不像是女仆。另一个女人曾经触犯、伤害、压制了他的男

人的虚荣心，而现在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抚慰、几乎又恢复了活力。这是一种很轻微的，难以觉察的补偿，但总算是补偿，因为当有人爱上你时，不论这人是谁，都说明你有能力引发别人的爱。马里奥尔的无意识的自私心得到了满足。他要观察这位小姑娘的心如何为他兴奋，为他跳动。这对他有好处，免得他胡思乱想。他根本没想到叫小姑娘躲开危险，避免重蹈他自己的覆辙，没想到对她发善心，正如别人当初没有对他发善心一样，因为在爱情中是根本谈不到善心的。

他开始观察，很快便发现自己没有猜错。每天都有一些小事向他证明这一点。有天早上，她侍候他早饭，从他身边擦过时，他闻到一股香水味，这是针线百货店和药店卖的那种普通香水。于是他送了她一瓶塞浦路斯花露水，他很久以来就用这种花露水，身边带着不少。他还送给她香皂、刷牙水和香粉。他暗暗地促她转变，这转变日益明显，日益全面，他用好奇而欣慰的目光注视她。

她仍然是他忠实而谨慎的仆人。但同时她已成为一个动情的、钟情的女人；爱打扮的天性正在她身上自然地发展。

他也逐渐喜爱她，他觉得高兴，被她感动，并且感激她。他与她初生的恋情逗乐，正好比人在忧愁时，随手取点什么来消遣。他对她只有一种朦胧的欲望，也就是任何男人对任何可爱的女人的欲望，不管她是漂亮的仆人，还是美如天仙的乡下人，农村的美人。她吸引他是因为他在她身上发现了女人的特点。他需要这个，这是他所爱的女人所引发的朦胧而不可抑止的需要，它唤醒他对自然天性、对女人的神秘渴望。世上的女人，不论是民间妇女还是上流社会的贵妇，不论是不够开化的、大黑眼睛的东方女人还是颇有心计的、蓝眼睛的北方女人，她们对男人都散发出一种沁人心脾的、想象的或肉体的香气，且自古以

来，它吸引男人。

伊丽莎白一直不动声色地对他温柔体贴，这种可感而不可见的关怀仿佛是一块绝缘棉纱贴在他的伤口上，使它对再次袭来的痛苦不那么敏感。痛苦仍然存在，像苍蝇一样在伤口四周飞来飞去。只要有一只落在伤口上，他的痛苦便会复发。他曾经不让仆人把他的地址告诉朋友们，所以朋友们音信杳无，他没有任何消息。有时，他在报上看见拉马尔特或者马西瓦尔的名字，他们或是参加了某个盛宴或是出席了某项庆典。有一天，他看到德·比尔内夫人的名字，报上说她是奥地利使馆舞会上最优雅、最美丽、穿着最漂亮的女王。马里奥尔从头到脚全身一阵战栗。在那篇报导里，后来又出现了德·贝尔豪兹伯爵的名字。马里奥尔炉火中烧，心如刀割，这种心情一直持续到晚上。他们之间的关系，他早有预测，现在他认为几乎确凿无疑了。这种臆想的信念比确切的事实更为恼人，因为你无法摆脱它，永远也不会痊愈。

马里奥尔处于这种隔绝状态，不知自己的揣测是否正确，终于按捺不住，给拉马尔特写了一封信。拉马尔特比较了解他，能猜到他心中的痛苦，不用他问会主动解答他的揣测的。

因此，有天晚上，他在灯下写了一封措词巧妙的长信，信中充满淡淡的哀怨和隐晦的疑问，并对乡下的春光抒发了一番感叹。

四天以后，他收到回信，一眼便认出小说家那直挺坚定的笔迹。

拉马尔特告诉他许多令他懊恼的消息，使他更为不快，他也谈到一些人，包括德·比尔内夫人和贝尔豪兹，但并没有提供更多的详情。他仿佛在使用惯用的写作技巧，将你的注意力吸引到某个程度，然后便卖关子。

总之，从这封信来看，马里奥尔的猜测不是毫无根据的。如果说他害怕的事昨天还没有成为事实的话，那么明天它会成为事实。

他的情妇在社交界仍然大出风头，引人注目。在他销声匿迹以后，人们谈起过他，但仅仅是出于冷漠的好奇心而已，就像谈论任何失踪者一样。人们以为他厌烦了巴黎，所以去到很远的地方。

收到信后，他在吊床上一直躺到傍晚。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夜里发烧。第二天他感到精疲力竭，心灰意懒；他不想在这个如今是一片浓荫的静寂的密林里，在这条从窗前流过的恼人的小河边来打发单调的日子，便索性不起床。

伊丽莎白一听见铃声便进来了，可是看到他仍然躺着，不免吃惊。她站在开着的门边，突然脸色发白，问道：

"先生病了？"

"是的，有点不舒服。"

"要请医生吗？"

"不用，我常常这样。"

"先生需要什么？"

他要她准备每日的洗澡水，午饭只吃几个鸡蛋，只喝茶。可是到了下午一点钟，他烦闷之极，想起床。伊丽莎白不停地围着这位古怪的假病人转，担心受怕，忧心忡忡，一门心思要帮他、照料他，让他痊愈，因此，见他烦燥不安，她便壮起胆子，红着脸说她可以念书给他听。

"您念得好吗？"

"是的，先生。我在学校时，每次朗读都得奖，我还念过许多小说给妈妈听，现在连书名都记不起了。"

他感到好奇，让她去画室取一本从书店邮购的书，这是他

最喜欢的一本小说：《曼侬·莱斯科》①。

她扶他在床上坐起来，往他身后垫两个枕头，她自己拿来一把椅子，开始朗读起来。她确实念得好，甚至很好，她有一种特殊的才能，停顿和发音都恰到好处。

从一开始，她就对故事感兴趣，并且随着故事的进展情绪激动，他有时打断她，和她聊一聊。

充满树叶芳香的、暖暖的微风从开着的窗子吹进室内，带来夜莺的歌声；在这个爱情的季节，在所有的树上，公夜莺都在向母夜莺炫示歌喉。

安德烈瞧着这位姑娘，她一页一页地念着故事，两眼闪着光，显然很激动。

她回答他的提问，她对柔情爱情之类的事有一种先天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是合乎情理的，但由于卑微出身所造成的无知而显得含糊。他心里想："这小姑娘要是受教育的话，一定会很聪明，很有鉴赏力。"

在这个暖和宁静的下午，她身上的女性魅力使他高兴，而且这种魅力与小说女主人公曼侬的强烈而神秘的魅力奇异地交织在一起；曼侬可说是人类艺术中最奇特的女性。

她的声音在抚慰他，这个既古老又新鲜的故事使他入迷，他想象自己像德·格里耶一样有一位美丽迷人、水性杨花的情妇，她对情人既忠实又不忠实；连她最可耻的缺点也显得合乎人情，能吸引男人；这种女人生来是为了揭示男人身上的一切情感：爱情、愤怒、依恋、疯狂的仇恨、嫉妒与欲望。

啊！如果他刚刚离弃的那个女人也像这位恼人的妓女一样，

① 法国作家普雷沃（Abbé prévost，1697—1763）的爱情小说。曼侬和德·格里耶分别是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

虽然背信弃义，却充满热情与肉欲，那么，他也许永远不会离开她！曼侬骗了她的情人，但她爱他，她撒谎，但她将身体奉献给他！

马里奥尔懒懒散散地过了一天。天黑时他睡了，但似睡非睡，所有这些女人都在梦中溶为一体。

他从前一天起就没有活动过，所以丝毫不疲乏，睡得不熟。他听见房子里有一种反常的声音。

以前有一两次，他也在夜间隐约听见有人走动，声音很轻，它来自楼下，不是他卧室的正下方，而是厨房旁边的小房间：洗衣间和洗澡间，但他没有在意。

可是今晚，他在床上躺腻了，又睡不着，便侧耳细听，听出一种难以解释的窸窸声和汩汩声。他决定去看一看，点着了蜡烛、看看钟：刚十点钟。他穿上衣服，将左轮手枪塞进口袋，然后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地下楼。

他走进厨房，惊奇地看见炉子里烧着火，听不见任何声音。接着，洗澡间里仿佛有动静，那是一间只刷过石灰水的小房，里面只有一个浴盆。

他走过去，悄悄转动钥匙，突然将门推开，便看见在水中躺着一个他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人的身体，它的两臂漂浮着，乳房在水面下隐隐可见。

她惊恐地叫了一声，无法逃走。

他在浴池边上跪下，狂热的眼睛死死盯住她，将嘴唇向她凑过去。

她明白了，突然抬起湿漉漉的双臂，抱住主人的头。

第 三 章

第二天早上她送茶来，他们的视线相遇，她颤抖起来，茶杯和糖罐相撞了好几次。

马里奥尔朝她走过去，接过托盘，放在桌上，见她低下头，便说：

“你瞧着我，小姑娘。”

她抬起头，睫毛上挂满泪珠。

他又说：

“我不愿意你哭。”

他紧紧抱着她，感到她从头到脚都在颤抖。她在低声说：“啊！天啊！”他明白这几个字表达的不是痛苦，不是遗憾，不是悔恨，而是幸福，真正的幸福。这个爱他的小姑娘紧紧靠在他胸前，他感到一种奇异的、自私的、肉体多于精神的满足。他感谢她，像路边一个受伤的人感谢搭救他的过路女人一样。他用那颗受伤的心感谢她，他的心曾充满激情而得不到回报，曾受到另一个女人的冷遇而渴望爱情。他内心深处有点怜悯伊丽莎白。她变得苍白，满面泪痕，眼睛里燃烧着爱情。他瞧着她，突然想道：“她多美呀！女人按照心灵的愿望或生活的需要变得真快。”

他对她说：“你坐下。”

她坐了下来。他握着她的两只手，劳动妇女的可怜的手，这双手现在在他眼中变白变细了，他轻声细语，巧妙地对她讲他们彼此应该如何相待。她不再是他的仆人，但表面上还得装一

装，免得在村里引起非议。她将作为女管家与他生活在一起，常常给他朗读书报，这将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再过些时，等这种朗读员的身份确定以后，她就和他同桌吃饭。

他说完以后，她简单地说：

“不，先生。我现在和将来都是您的仆人。我不愿意别人知道这件事，说闲话。”

尽管他一再强调，她仍坚持己见。等他喝完了茶，她把托盘端走，他温柔地瞧着她。

等她走后，他想道：“这是女人。只要我们喜欢她们，她们之间并无高低贵贱之分。我的女仆成了我的情妇。她很漂亮，将来也许会十分迷人。无论如何她比那些社交女士和轻佻的女人都年轻、都纯真。总之，这有什么关系呢！许多有名的女演员不也是看门人的女儿吗？可是，她们像贵妇人一般受到款待，像小说女主人公一般受到崇拜，王公们把她们捧为女王。这是因为她们的才貌吗？不是，她们的才能和美貌往往值得怀疑。但是女人总善于使男人产生幻觉，而她借助幻觉获得某种地位。”

这天他作了一次长长的散步。虽然他心里始终有这块伤痛，虽然他的两腿沉甸甸的，仿佛悲伤使他全身的弹簧都松弛了，但他心中有只小鸟在啾鸣。他感到不那么孤单，不那么无所依托，被人遗弃。森林也不像原先那么荒凉沉寂、空荡荡的了。他回家时，高兴地看到伊丽莎白向他迎来，她满脸微笑，眼光中充满了柔情。

在将近一个月里，他在小河边享受着田园诗般的爱情。很少有男人像马里奥尔这样被女人爱着，这是一种生理的、疯狂的爱，就好比母亲爱孩子，猎狗爱猎人。

在她眼中，他是一切：世界和天堂，乐趣和幸福。他满足她作为女人的天真热烈的期待，他亲吻她，使她心醉神迷。在

她眼中、灵魂中、心中、肉体中，除他以外，一切都不存在。她像初次饮酒的少年一样感到陶醉。他在她怀中入睡，在她的亲吻下醒来；她毫无保留地完全奉献自己。他享受这种彻底的奉献，既惊奇又入迷，感到他是在爱情的源头上，在大自然的唇边品尝爱情。

然而他仍然忧愁，经常陷入深深的忧愁和失望之中。他喜欢这位小情妇，但是他想念另一个女人。当他在洛安河边的草地上散步时，他常常自问："为什么总摆不脱这件心事呢？"只要一想到巴黎，他就紧张得难以忍受，只好赶紧回家以避免孤单。

于是，他躺在吊床上摇晃，伊丽莎白坐在一张折椅上，给他朗读。他一面听着她，看着她，一面回想以前他在晚上单独去看德·比尔内夫人时，在客厅里与她闲谈的情景。可恨的眼泪涌上了眼睛，一种辛辣的悔恨使他断肠，他迫切需要马上离开这里，回巴黎去，或者走得远远的，永不回来。

伊丽莎白见他郁郁寡欢，问道：

"您很痛苦吗？我感到您眼中含着泪。"

他回答说：

"吻吻我，小姑娘；你不懂。"

她不安地亲吻他，预感到有什么不幸，但她不知道是什么。而他呢，在她的亲吻下稍稍忘记了忧愁。他想道："啊！这两个女人要是合而为一，该有多好，既有这一位的深情又有那一位的魅力！为什么梦想的东西永远找不到，而遇上的只是近似的东西呢？"

他无心听她朗读，单调的声音使他沉入遐想，他想到在那位被抛弃的情妇身上曾经迷惑他、征服他、战胜他的东西。他摆脱不了对她的回忆，时时想象她就在身边，正好比幻觉者眼

前时时有幽灵一样："难道我命中注定永远摆脱不了她吗？"

他又开始作长途散步，到灌木丛中转悠，暗暗希望把她扔掉，扔到沟底，扔到岩石后面或者矮林中，就像一个人想摆脱忠心的动物，又不愿意杀它，便跑得远远地好让它迷路。

有一天，他散步快结束时，来到山毛榉地区。现在这里是一片深色的、几乎黑色的大森林了，枝叶茂密。他来到那个高大的、潮湿的拱穹下，怀念嫩叶刚绽开时的那种薄雾，它是多么葱绿，充满了阳光。他走在一条窄路上，突然吃惊地站住了，面前是合抱在一起的两株树。

这是他的爱情的形象，最强烈最动人的形象；它使他触目惊心：一株茁壮的山毛榉在拥抱一株细长的橡树。

山毛榉像一位身体强健的绝望的恋人，他将两个巨大的枝条扭曲成两只手臂，紧紧抱住橡树树干，而橡树呢，被这位侵犯者抱住，只能向空中发展，它那挺直、光滑、纤细的树干大大高出侵犯者，似乎在藐视它。然而，尽管橡树像被侮辱者一样高傲地向空间发展，身上却留着两个深深的切口，这是无法抵御的山毛榉在橡树皮上刻的切口，它们早已愈合。愈合的伤口将这两株树永远连在一起，使它们的液汁流在一起，一同长大。因此，山毛榉这位胜利者的血液流在橡树这位被侵犯者的血管中，一直流往枝头。

马里奥尔坐下来好多看一看。在他那痛苦的心中，这两株树具有象征意义，既令人生畏又美妙无比，这是两位伫立不动的斗士，它们对过路人讲述关于他的爱情的永恒故事。

他继续往前走，心情更沉重，他低头瞧着地，走得很慢，突然他看见在一株树下有一张满是泥泞和雨渍的旧电报，不知是被哪位过路人扔掉或丢失的。在他脚下的这张蓝纸片曾给某颗心带来了甜密还是痛苦？

他情不自禁地拾起纸片，既好奇又厌恶地将它打开，隐约可以认出："来……我……四点钟。"小路的潮气已经使名字模糊不清了。

回忆向他袭来，残酷而美好的回忆，他想起曾收过她许多电报，有的是订约会时间，有的是说她来不了。它们曾是令他热血沸腾或灰心失望的信使，它们使他体验过种种激情，使他那可怜的心强烈颤抖又突然停止，接着又怦怦跳动。

他想到将永远再收不到这种电报，他悲痛欲绝。

他又在揣测：自他走后，她有什么反应。她是不是感到难过，想念这位遭她冷遇而出走的朋友，或者她处之泰然，只是虚荣心稍稍不快？

他很想知道这一切，这个愿望强烈地折磨他，以至他产生了一个大胆而古怪的，但仍然犹豫不决的念头。他去到枫丹白露，并且马上去电报局。他心中犹豫不安，但似乎有一种力量，一种来自内心的无法抗拒的力量，在催促他。

他用颤抖的手从桌上拿起一份表格，在米歇尔·德·比尔内夫人的姓名及地址后面，写道：

> 我很想知道您对我的看法！我什么也忘不了。
>
> 安德烈·马里奥尔于
>
> 蒙蒂尼

接着他走出电报局，叫了一辆车，回到蒙蒂尼，对刚才做的事感到局促不安，并且已经开始后悔了。

他计算过，如果她肯回信的话，那么两天以后他就会收到信，但是第二天他也不愿意出门，唯恐会收到电报。

下午三点钟，他正躺在平台椴树下的吊床上，伊丽莎白来

说有一位夫人要见他。

他激动得透不过气来，心怦怦直跳，两腿无力地向房子走去，他不敢期望这是她。

他推开客厅门，坐在长靠背椅上的德·比尔内夫人站了起来，露出稍稍克制的微笑，表情和姿态有一点拘束。她向他伸出手，说道：

“我来看看您，电报没有把您的情况说清楚。”

她见他脸色苍白，眼中便露出一丝喜悦。他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将嘴贴在她的手上。

“天啊！您真好！”他终于开口了。

“啊不，只是我忘不了我的朋友，我关心他们。”

她直直地瞧着他，这是女人深邃的目光，它一眼就能洞察一切，搜索到思想的根源，揭穿一切伪装。她大概很满意，满面笑容。

她说：

“您这个隐居所真不错。您在这里一定很快活。”

“不，夫人。”

“这怎么可能呢？这地方多美，多漂亮的森林，多漂亮的小河！您在这里一定很安宁，很满意吧??

“不，夫人。”

“那为什么？”

“因为我忘不了。”

“您必须忘记什么事才能快活吗？”

“是的，夫人。”

“您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您是知道的。”

“那么……”

“所以我很痛苦。”

她既得意又同情地说：

“我接到您的电报就猜到了，所以我才来，心想要是我弄错了，我就马上回去。”

稍稍停顿以后，她又说：

“既然我不马上回去，那么参观一下您的房子吧。那边有一条椴树小路，看样子很漂亮。那里一定比这客厅凉快。”

他们走出室外。她穿的是一种淡紫色的衣服，与绿树蓝天十分和谐，像天使显灵一样令他吃惊，并使他感到一种意外的、新颖的魅力与美丽。她的身材苗条而柔软，面孔清秀而鲜艳，闪闪发亮的黄发上戴着一顶淡紫色的大帽子，上面简单地插着一根长长的鸵鸟羽毛；她的两臂很纤细，两手将一把没有打开的阳伞抱在胸前；她的步态挺直、高傲而自负；她的到来给这个乡村小花园增添了某种不寻常的、意外的异国情调，使人耳目一新，仿佛她是童话和梦幻中的人物，瓦托[①] 式的雕塑与绘画中的人物；她异想天开地从诗人或画家的想象力中走出来，来到乡间展示自己的美貌。

马里奥尔瞧着她，爱情重新在内心沸腾。他突然想起在蒙蒂尼路上见到的那两个女人。

她对他说：

“刚才给我开门的小姑娘是谁？”

“我的仆人。”

“她可不像……仆人。”

“是的，她确实很可爱。”

“您是在哪里找到她的？”

① Watteau（1684—1721），法国画家及雕刻家。

"就在附近一家旅店，住在那里的画家想霸占她。"

"您救了她？"

他脸红了，回答说：

"我救了她。"

"也许为了您自己？"

"那是当然的。我愿意身边有一张漂亮的，而不是丑陋的面孔。"

"仅此而已？"

"也许她还使我迫不及待地想再见到您，因为，任何女人，一旦引起我的注意，哪怕只一秒钟，便立刻使我想到您。"

"您这话很巧妙！那么，她爱她的救命恩人吗？"

他的脸更红了。他灵机一动，既然嫉妒能刺激女人的爱情，他便决定撒半个谎。

他迟疑地说：

"这我可不知道。也有可能。她对我很照顾，很关心。"

德·比尔内夫人感到轻微的不快，低声说：

"那您呢？"

他用那双充满炽热爱情的眼睛盯着她，说道：

"什么也不能使我不想念您。"

这话也很巧妙，但她没有注意，因为它表达的是无可争辩的真情。像她这样的女人怎能怀疑这一点呢？她果然毫不怀疑，而且十分满意，不再提起伊丽莎白。"

他们坐在椴树树荫下的两张帆布椅上，面对着淙淙流水。

于是他问道：

"您当时对我是怎么想的？"

"我想您很痛苦。"

"这是我的错还是您的错？"

“是我们的错。”

“还有呢?”

“还有，我感到您很激动、狂热，所以，我想最好是等您冷静下来。于是我就等着。”

“等什么?”

“等您的消息。我接到消息便来了。我们现在认真地谈一谈。这么说，您仍然爱着我……我这么问您，不是作为好卖弄的女人……而是作为朋友。”

“我一直爱着您。”

“您想要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在您的手心里。”

“啊！我的想法很明确，不过在告诉您以前，我得先知道您的想法。您给我讲讲，出走以后，感情上和思想上都有些什么事。”

“我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想您。”

“是吗，怎么想？您指的是什么？得到了什么结论?”

他讲述自己怎样决心忘记她，怎样逃跑，怎样来到大森林，可这里仍然只有她；他在白天如何回忆往事，在夜晚如何嫉妒，难以入眠；他老老实实地将一切都告诉她，只有伊丽莎白的爱情除外，他根本不提她的名字。

她听他讲，知道他没有撒谎，他的声音很诚恳，但她更相信自己的预感，她预感到他仍在她的控制之中，她很高兴征服了他，重新夺回了他，因为她毕竟很喜欢他。

接着，他对这种没有出路的处境感到懊恼，谈起他思考很久并为之痛苦的事，越谈越兴奋，他再次责备她缺乏爱的能力；他的话语充满了激情，但没有气愤，没有悲伤；他现在是一个对命运忿忿不平，但又被命运征服的人。

“别的女人没有本领使人爱，而您，您却没有能力去爱……”

她激动地打断他，举出许多理由和论点：

“我至少能做到忠贞。如果我爱您十个月，然后再爱另一个男人，您会好受一些吗？”

他惊叫起来：

“难道女人不可能只爱一个男人吗？”

她立刻说：

“不可能一直爱下去，只能作到忠贞。您以为感官的狂热能持续好几年吗？不，不。有些女人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可能爱得发狂，但她们大都只是把生活当作小说罢了：主人公各不相同，情景及情节出人意料，变化不定，结局也各式各样；对她们来说，这很有趣，很解闷，因为每来一次，开始、中间、结尾的种种激情都在更新。不过，等到结束时，一切就真正地结束了……对男人来说……您明白吗？”

“明白，您的话有道理，但我不知道您想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任何爱情都不可能持续长久，我指的是您感受的那种灼热的、折磨人的爱情。这是一种急性病，它使您很痛苦，很痛苦，我知道，我能感觉出来，因为……我的爱情很单调，我没有能力表达感情。可是，这种急性病会过去的，它不可能持久。”

她停下来。他焦急地问道：

“那又怎么样呢？”

“我认为对我这种明智的、安静的女人来说，您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很可爱的情人，因为您很有分寸。可是，相反，您会成为一个很残酷的丈夫。当然，好丈夫是不存在的，不可能存在。”

他很吃惊，稍稍不快地问道：

“那为什么保留一个不爱的，或者不再爱的情人呢？”

她迅速反驳说：

“我以我的方式去爱，朋友。我的爱是冷淡的，但确实是爱。”

他无可奈何地说：

“可是您要求别人爱您，而且有所表示。”

她说：

“不错。我喜欢这个。但是我的心需要一个隐秘的伴侣。我好虚荣，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中受人赞扬，但这并不是说我不会对一个男人忠贞不渝，我完全可以把别人得不到的最珍贵的东西献给他：忠诚的感情、衷心的依恋、绝对的、出自心灵深处的信任，而从他那里得到情人的爱，特别是那种罕见的、甜密的感觉：不感到孤单。这不是您所理解的爱情，但是它有它的价值。”

他向她俯过身去，激动得结结巴巴地说：

“您愿意我成为这个人吗？”

“是的，但是得等一等，等您的痛苦过去以后。目前您只好暂时为我受一点痛苦了。这会过去的。既然您总是痛苦，那么，在我身边总比远离我要好吧？”

她的笑容仿佛在说：“您得有信心。”面对他的热情，她整个身体感到舒服，感到满足，她很快活，就像一只鹰扑到了被迷惑的猎物上。

“您什么时候回来？”她问道。

他回答说：

“嗯…明天。”

“明天，好吧。您来我家吃晚饭。”

“好的，夫人。”

“我现在得走了。”她瞧瞧藏在阳伞柄里的表说。

“啊！这么快就走？”

“我得乘五点钟的火车。今晚还有好几位客人来吃饭，德·马尔滕公主、贝尔豪兹、拉马尔特、马西瓦尔、马特里，还有一位新客人，德·夏尔兰先生，他是位探险家，去柬埔寨作了一次美妙的旅行，刚刚回来。人人都在谈论他。”

马里奥尔心中不快，但很快就过去了。所有这些名字像黄蜂一样叮他，使他疼痛。它们含有毒液。

“这么说，您马上就要走，”他说，“我们从树林里走吧？”

“很乐意。请先给我一杯茶和几片烤面包。”

该上茶时，却不见伊丽莎白的影子。

“她买东西去了。”厨娘说。

德·比尔内夫人毫不惊讶。她现在对这位女仆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他们坐上停在门前的马车。马里奥尔让车夫走一条比较远的路，从狼峡旁边经过。

他们从高高的树下驶过，树叶投下宁静的绿荫、宜人的凉气及夜莺的歌声。她的肉体通过眼睛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它是那么无所不能，那么神秘莫测，难以用语言表达。她说：

“天啊！多好呀！多么美，多么好，使人感到多么舒服！”

她像罪人在领圣体时一样，幸福而激动地吸气，感动得全身无力。她把手放在安德烈的手上。

而他在想：“对了！大自然，这又是圣米歇尔山。”他眼前闪过幻影：一列火车驶向巴黎。他把她送到火车站。

分手时，她说：

“明天见，八点钟。”

“明天见，八点钟，夫人。”

她容光焕发地离开了他。他坐着马车回来，心满意足，十分高兴，但稍稍不安，因为事情并没有完。

又何必去斗争呢？他再没有能力去斗争了。她对他有一种他无以名之的魅力，这魅力超过一切。远离她并没有使他得到解脱，并没有将他与她隔开，反而使他由于见不到她而痛苦不堪，而如果他稍稍迁就，至少他会得到她所允诺的东西，因为她不是在撒谎。

马匹在树下小步跑着，他想到在这次会见中，自始至终她就没有将嘴唇伸过来，没有这个愿望或冲动。她仍然是老样子，将来永远也不会变，而他大概也会像从前一样为她痛苦，永远如此。他回忆起曾经度过的痛苦时光，他明知永远无法打动她却总是痴痴地等待，他再次感到痛苦，恐惧地预感到未来的斗争及明天会出现的同样的不幸。但他甘心忍受一切，而不愿再失去她，甘心让肉体忍受那永恒的欲望的煎熬，这欲望在他的血管中已经变成一种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极度的渴求。

从前他单独从奥特伊归来时常常恼怒不已，现在这种恼怒又卷土重来，使他全身战栗；马车正在清新的大树林中小跑，他突然想起伊丽莎白，她像大树一样清新，而且年轻美丽，她在等他，心中充满爱情，唇上充满亲吻。一想到她，他便平静下来。等一会儿，他将把她抱在怀中，闭上眼睛，像欺骗别人一样欺骗自己，试图在令人陶醉的拥抱中将他所爱的女人与爱他的女人融合在一起，从而拥有她们两个人。当然，即使在此刻，他还是喜欢她的，这是肉体与心灵对她的依恋与感激，而这种被唤醒的柔情与彼此分享的欢悦是人这个动物所固有的本能。在他那干枯的爱情中，这个爱上他的小姑娘，莫非会成为他在夜路上找到的小泉水，成为他穿越沙漠时所期待的、借以维持生命的清泉？

可是，当他到家时，年轻的姑娘却始终不见踪影，他害怕起来，不安地问另一位女仆：

“你的确知道她上街了？”

“是的，先生。”

他走了几步，要拐进沿山坡而上的那条街，这时他看见前面有一个带矮钟楼的、宽大低矮的老教堂，教堂蹲在一个圆丘上，像母鸡孵小鸡一样，孵着这个小村庄的房屋。

一丝怀疑，一丝预感催促着他。女人的心中会产生多么奇怪的预见。她想到了什么？明白了什么？如果真相的影子曾在她眼前闪过的话，那么她除了这里还会藏到什么地方去呢？

教堂里很暗，因为已是黄昏，只有悬着的那盏灯照着圣体龛里作为理想伴侣的基督。马里奥尔轻轻地走过一排排椅子，来到祭坛前，看见有个女人双手捧着脸跪在那里。他走近她，认出她来，碰碰她的肩。教堂里只有他们两人。

她转过头来，无比震惊。她正在哭泣。

他说：

“你怎么了？”

她喃喃说：

“我都明白了。您来这里是因为她使您痛苦。她是来找您的。”

他现在也使别人痛苦，这使他惶惶不安。他结结巴巴地说：

“你弄错了，小姑娘。不错，我要回巴黎，但我要带你一同去。”

她不相信：

“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我向你发誓。”

“什么时候？”

“明天。”

她又抽咽起来，呻吟地说：

"天啊！天啊！"

于是他抱住她的腰，将她半抱半拖地拉出教堂。他们在浓重的夜色中走下山坡，来到小河边，他让她坐在草地上，自己坐在她旁边。他听见她的心在怦怦跳，她在急促地呼吸，他十分悔恨，紧紧抱着她，在她耳边说一些甜蜜温柔的话，这是他从未对她说过的。他充满了怜悯，也充满了炽热的欲望，他不是在撒谎，不是在欺骗她。他对自己的话语，自己的感觉都感到吃惊，不明白自己既然为另一个女人动情，永远当她的奴隶，怎么又能如此激动和贪婪地抚慰这一个女人的爱情痛苦呢？

他答应好好爱她——他没有用简单的"爱"这个字。他答应在他的住宅附近给她找一套贵妇人的住所，买一些漂亮家具，雇一位女仆来服侍她。

她听着，逐渐平静下来，他不可能欺骗她，而且，他的声音表明他是真心诚意的。终于她完全信服了，并且兴高采烈，因为她也将成为一位贵妇人，因为她这个穷人家的姑娘，旅店的招待，一夜之间就将成为一位善良的有钱人的情妇。她感到飘飘然：在对安德烈的依恋中夹杂着贪婪、感激和骄傲。

她抱住他的头，不断地亲吻他的脸，含糊不清地说：

"我多么爱您。我心中只有您。"

他十分感动，也亲吻她：

"亲爱的，亲爱的小姑娘。"

她把刚才给她带来那么多悲伤的陌生女人几乎完全抛在脑后了，然而她在下意识里仍有一丝疑虑，用撒娇的声音问道：

"真的，您会像在这里一样爱我？"

他大胆地回答：

"我会像在这里一样爱你。"

三 钟 经*

第 一 章

挂钟敲了六点，德·布雷蒙塔尔伯爵夫人从正在阅读的书上抬起眼睛，瞧着挂在墙上的路易十六式漂亮的挂钟，然后眼光又缓缓巡视这个大客厅，客厅相当阴暗，虽然点着好几盏灯，在胡乱堆着许多书籍的桌子上有两盏灯，在壁炉搁板上也有两盏灯。壁炉里烧着柴火，这是乡村和城堡取暖的那种大火，闪

* 莫泊桑从1890年起便构思这部小说，并拟定于1891年初完成，后因病情恶化未能完稿。莫泊桑曾向友人讲过小说的梗概：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诺曼底一个城堡的年轻女领主受到普军的迫害，生下的第二个儿子双腿残废，但天资极高，他在一位无神论的医生和一位思想开明的神父的影响下下，智力超群。他后来爱上了哥哥的未婚妻，母亲为此十分不安，带他外出旅行以避免感情纠葛，但他对那姑娘无法忘怀。

三钟经是每日早、中、晚三次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祈祷。从这部初稿的片断来看，小说赞美圣母玛利亚和她受苦受难的儿子耶稣基督，而对天主则持怀疑和质疑的态度。天上和人间的母子之爱应该是小说的主题之一。译文根据 Albin Michel 出版社 1975 年版。

烁的火光投射在墙壁上，照亮了绣着人物的壁毯帷幔，金色的镜框，家族的肖像以及遮在窗上的深红色长窗帘。尽管有这些亮光，这间宽敞的客厅仍然显得阴沉凄惨，散发出冬天的寒意。这里可以感觉到屋外凛冽的严寒，从一片雪地上吹过的冰冷的风使花园的树木格格作响。

伯爵夫人站起身来，用年轻孕妇那种稍稍迟钝、稍稍拖沓的步子走到壁炉前坐下来，将两脚伸向炉膛。燃烧的木柴将炽烈的热气吹到她脸上，仿佛是炽热的、甚至有点粗暴的亲抚，与此同时，她的后背、肩头、后颈都在战栗，在席卷法国的严冬的死寂气氛下战栗。这种寒冷感觉钻到她身上，既钻进她的肉体也钻进她的心，在这种身体的战栗之外再加上对祖国蒙难的精神焦虑。

德·布雷蒙塔尔夫人紧张不安，心事重重，预感有什么不测，又站起身来。他，她丈夫，此刻在哪里？她有五个月没有他的消息了。是被普鲁士人俘虏了？还是被打死了？是在敌人的囚牢里受苦，还是被埋在战场上一个洞里？那些尸体都已腐烂，尸骨交混在一起，难以分辨。

啊！多么可怕！多么可怕！

她在寂静的大客厅里来回走着，厚厚的地毯吞食了她轻微的脚步声。她从未感到过如此沉重、如此可怕的忧伤。还会发生什么事呢？啊！可憎的冬天，它是世界的末日，它毁灭了整个国家，使可怜的母亲们失去成年的儿子——她们心中的希望与最后的支持，使孤苦无靠的儿童失去父亲，使少妇失去丈夫。她看见这些男人们遭受刀枪、大炮、从身上踩过去的马蹄的蹂躏，奄奄一息，在这样的夜晚被埋在沾着血迹的白雪的裹尸布下。

她为吉凶未卜的明天惶恐不安，感到快要哭出来，快要喊

叫了，她又看看挂钟。她父亲、本村的神父和医生要来吃晚饭，但她不能独自等待他们，不能。何况，他们能走出家门来到城堡吗？父亲尤其令她担心。他的双座轿式马车必须在沿着塞纳河的纤道上行驶好几公里。车夫是个很稳当的老头，像他的马一样熟悉这条路，但是这样的夜晚似乎很不吉利。另外两位客人几乎是每晚的常客，他们得乘船过河，这就更糟。在这个地方，冰冻从来不阻止河水流动，而所向无敌的海水随着涨潮而升高，从上流冲下来的巨大的冰块可能撞翻摆渡的小船。

伯爵夫人又走到壁炉边，抓住铃绳拉了一下。

一位老仆人进来了。她说：

“孩子还没有睡？”

“大概没有，伯爵夫人。”

“叫安奈特领他来，我想吻吻他。”

“是的，伯爵夫人。”

仆人准备走，又被她叫住：

“彼埃尔！”

“伯爵夫人？”

“这种天气，布特马尔先生顺着河乘马车来，有危险吧？”

老诺曼底人回答：

“没危险，伯爵夫人。车夫菲利普和他的马巴尔布沉着冷静，又熟悉这条路。”

她不再为父亲担心了，又问道：

“那么从布伊来的神父先生和帕蒂雷尔大夫呢？他们能安全渡过飘着浮冰的河吗？”

“能，能，伯爵夫人，皮夏尔老爹可机灵了，他能对付大浮冰的，再说他有一条冬天用的大船，时不时地还摆渡一头牛或一匹马呢。”

"好，"她说，"让人把我的小亨利领下来吧。"

她又回到桌边坐下，打开一本书。

这是《静观集》，[①] 她偶然翻到《戴蕾兹家的宴会》最后几句：

黑夜降临，一片沉寂，灯火熄灭，
树林阴暗下来，泉水潺潺，
夜莺藏在黑暗的巢里，
像诗人和恋人一般歌唱，
人们隐没在叶底深处，
发狂的女人微笑着引诱智者，
情妇与情夫相伴钻入黑暗，
如在梦中慌乱不安，
他们的灵魂、私语和火焰般的目光，
他们的心，感官和衰弱的理智，
逐渐溶入
笼罩大地的蓝色月光。

伯爵夫人想到在今晚以外还有这样美妙的夜晚，不觉心中痛苦。大自然时而温柔迷人，时而残酷无情，为什么有这种天壤之别呢？

门开了，她站起来，年轻的女佣，一位皮肤鲜嫩的诺曼底漂亮女人牵着一个四岁的小男孩进来了，男孩披着金黄色卷发，金发在灯光的映射下像闪着光的王冠。

"等先生们来以后你再领他走。"伯爵夫人说。

---

① 法国诗人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发表于1856年。

随身女仆走后，伯爵夫人将孩子抱在膝上，直直地盯着他。他们互相微笑，这是独一无二的，难以描述的微笑，是母子之间爱的交流，只有这种爱是坚不可摧，无与伦比，无可匹敌的。

随后，她伸开双臂抱住孩子的头亲吻他，亲吻他的头发、眼睛、嘴巴；她从后颈直到指尖都在快乐地颤抖，这是使真正的母亲动情的那种无比美妙的喜悦。

然后他勾着她的脖子，她摇晃他。他用细嫩的声音问道：

“妈妈，爸爸很快会回来吗？”

她抱住他，紧紧地搂住，仿佛在保护他，不让他遭受战争那遥远而可怕可憎的危险——有一天他也可能被战争召去。

她一面亲吻他，一面低声说：

“啊，亲爱的，再过些时候。啊，我的心肝，好在你现在还小！那些坏蛋们还不能把你夺走。”

她指的是哪些坏蛋呢？她自己也说不出来。

这时，耳朵灵敏的孩子听到在黑夜里远远传来轻微的铃铛声。

“外公来了！”他说。

“你在哪里看见外公了？”妈妈问道。

“这是他的马的铃铛。”

她也听见了，心头去了一块石头，便伸长了腿，仿佛松了一口气，突然平静下来。

他们两人都竖起耳朵听，现在铃声和车夫的马鞭声更加清楚，它们回响在雪地上，预示着马车即将到来。

一分钟后，门开了，进来一位老先生，他衣着优雅讲究，两颊明净，白色的颊髯闪着银光，全身散发出一种清凉的气息。

他个子很高，稍胖，一副富态相。人们至今还称他美男子布特马尔。他是发了大财的诺曼底人兼工业家的典型。什么事

也破坏不了他的好脾气、他那永恒不变的冷静和绝对的自信。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只有一件事使他深感悲伤，那就是替他赚钱的那两个大化工厂的四个烟囱不再向空中吐黑烟了。最初他坚信胜利；在致命的1870年以前，法国的有产者都牢牢抱有这种沙文主义的不可一世的自信心。现在，面对惨重的失利、溃败、撤退，他这个凡事得心应手的人仍保持不可动摇的信心，喃喃说："唔，这是严峻的考验，但法国总会重新站起来的。"

女儿张开双臂朝他跑过去，小亨利抓住他的一只手。他们相互久久地亲吻。

她问道：

"有什么新闻吗？"

"有的。据说普鲁士人今天占领了鲁昂。布里安将军的军队沿左岸向勒阿弗尔撤退，现在应该到达奥德梅桥了。有一支驳船和汽船组成的船队，等在翁弗勒尔准备将他的人马渡到勒阿弗尔去。"

伯爵夫人打了一个寒战。怎么！普鲁士人已经这么近了，就在这个地区，在几里以外，在鲁昂！

她嗫嚅地说：

"我们的处境十分危险，父亲。"

他回答说：

"当然，我们并不绝对安全。但是普鲁士人奉命尊重无害的居民和没有被遗弃的房屋。他们一直遵守这个命令，否则我就会住到你这里来了。不过，像我这样的老头帮不了你什么忙，而我现在还能拯救我的工厂。不管我在你身边还是不在你身边，都不要抵抗，不要反抗，对我来说，抛下迪埃普塔尔比是很危险的，来这里倒无所谓。"

她惊恐不安，不知所措地说：

“可是我一个人呆在城堡里，在这些野蛮人中间我会发疯的。”

他明白不能让女儿独自面对这即将来临的可怕危险，这问题他以前没有想过，现在头一次令他十分不安，他回答说：

“你说得对。今天晚上没有危险，他们刚到，不会冒险在夜里来到陌生地方的。我回迪埃普塔尔去安排一下，明天就来这里往下，一直呆到占领期结束。”

她亲吻他，凭着女人精细的观察力，她理解他，知道他为她放弃工厂是多么大的牺牲，她说：

“谢谢爸爸。”

小女仆安奈特进来领孩子。布特马尔先生看着她，而这位狡猾的诺曼底女仆也报之以偷偷的、几乎无法察觉的一瞥；伯爵夫人苍白的脸上升起了一点红晕，因为她开始猜到父亲对这位女仆有意，而女仆也表示允诺。

自从九年前丧妻以来，从不离开迪埃普塔尔和化工厂的布特马尔先生在当地有过一些女人，这些交往被偶然揭露，证明了布特马尔先生品味不高，甚至趣味庸俗，德·布雷蒙塔尔夫人为此十分难受，女儿的自尊心和贵族的虚荣心都受到伤害，这轻微的虚荣心是在她成为伯爵夫人和城堡女主人时产生的。

小亨利亲吻了母亲和外公便走出去了，一面还向他们抛着飞吻。

他走出去时，大门门铃响了，表示最后两位客人已到。他们出现在门口。马尔沃神父走在前面，他又高又瘦，直挺挺的，前额和两颊都有深深的皱纹。可以看出，可以猜到此人受过许多痛苦；他那个忧心忡忡的思想家的心灵肯定在折磨他，使他早早戴上疲惫的面具。

神父出身贵族，因为他姓德·马尔沃，与德·布雷蒙塔尔

家沾点亲。他最初曾任军职，一方面免得无所事事，另一方面为了满足他身上那种激烈好斗和泛泛的英雄主义的欲望。他很有见识，颇富哲理，很快便对闲散的军营生活极为厌恶，因此1859年他兴高采烈地开赴意大利战场①。他勇敢地参加了几场战役，然而，出于一种奇异的思想变化，一种有时使人产生极端对立、极端矛盾的想法的反常现象，他面对屠杀，面对在枪林弹雨中化为齑粉的成堆的尸体，开始仇恨和厌恶战争。但是他在战场上受到表扬，获得勋章，晋升为上尉。而战争一结束，他便辞了职。

他过了几年自由自在的生活，潜心研读各种书籍和小册子，因为他喜欢思考问题。在这以后，他遇见一位年轻姑娘，他喜欢她，与她结婚，并且得了一个女儿，但是后来在一个星期内，母女二人患伤寒相继去世。

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死亡在他脑中唤醒了怎样奇异的神秘主义？他进入修会，成为神父。自从穿上黑袍以后，他不再佩戴在战争中获得的红色勋带了，并称它是血迹。

在这个新的职务中，他本可以得到高升的，但他愿意留在家乡当乡村神父。他独立不羁，言语无忌，也许因此受到主教的怀疑，因为有好几次在讨论神学及教义时，他不同意主教的看法；由于他十分博学又颇有口才，他在这些论战中总是取胜。

他没有野心，超然于世，决定——或者说甘心——生活在他热爱的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他有不少财产，因此在这里行许多善事。人们热爱他，尊敬他。他成为当地绝无仅有的慷慨无私、乐于助人的神父，民众对他的拥戴保护他免受上级日益增

---

① 1859年，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拿破仑第三次出兵意大利，与占领意大利的奥地利宣战。战争为时两个月（1859年4月到6月），法军伤亡极大。

长的敌意和怀疑。

走在他后面的帕蒂雷尔大夫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小矮个子，在他脑袋边沿的两鬓处有两撮像香粉扑一样的卷曲的白发，如果不是这样，他就是个完完全全的秃头了。

他们一进来，仆人便禀告晚餐准备好了。于是德·布雷蒙塔尔伯爵夫人挽着医生的手臂，走进餐厅。

神父刚坐下，便问道：

“你们知道他们到鲁昂了吗？”

几声低低的“知道”回答了他。接着布特马尔问道：

“您有最新的详情吗？”

“有一点。入侵军的三个军团在同一时刻来到鲁昂的三个城门，几乎在同时，先头部队也在市政府广场上会合了。”

大夫说：

“我昨天在阿夏镇看见法军在撤退。”

于是他们讨论起许多细节来，他们压低声音，仿佛感到可怕的战胜者就在周围什么地方。

“自从离开军队以来，”神父说，“今天我头一次为不当兵而感到遗憾。”

少妇焦虑地问道：

“您认为他们会来这里吗？”

马尔沃神父作了肯定回答，又说：

“您仍然没有丈夫的消息吗，伯爵夫人？”

她绝望地说：

“没有，神父先生。”

布特马尔始终坚信与他有关的事都会化险为夷，便接着说：

“没事。他当了俘虏。战争结束就会回来的。”

伯爵夫人结结巴巴地说：

"俘虏……或者死了。"

父亲对悲观的想法很恼火，烦燥地说：

"你为什么总是胡思乱想呢？你总在等待不幸，仿佛世上只有不幸。"

马尔沃神父低声说：

"可是，先生，如果仔细看看，世上也没有多少别的东西。您想想此时此刻的法兰西吧。"

布特马尔不同意：

"哦不，不。瞧瞧我，我从来没有感到不幸。"

女儿忧愁地说：

"那是因为你期望的，你寻找的只是财富。你得到了。"

布特马尔笑了起来：

"见鬼！有钱就有一切，其余的统统是瞎扯。好，说到我们谈的这件事，毫无疑问，各处都列好了阵亡者的名单并且已经通知了家属。而俘虏的姓名，人们无从知道。"

她呻吟道：

"还有失踪者呢。"

布特马尔顺势反驳说：

"他们明天会再次出现的！"

大夫参加了进来，说：

"我算是运气不错了，知道儿子在哪里。他在费代尔布[1]的部队，我们相互通信，此外，幸运的是他在战前就当上了医生，而部队里的医生没有多大危险。不过，不管我说什么，我妻子仍然提心吊胆，她十分喜欢儿子，她亲爱的于勒。"

他称赞儿子，儿子在巴黎学医时成绩优秀，因此在拿到博

① Faidherbe（1818—1889），法国将军。

士头衔后，老师们一致鼓励他继续深造，以取得大学教师头衔："啊！这孩子不愿在外省庸庸碌碌。他会成为名医，首都的名医。"

他们有一搭无一搭地随便谈着，侵略军萦回在他们脑际，使谈话瘫痪。

男人们喝过咖啡，抽过雪茄以后，又回到客厅伯爵夫人身边，伯爵夫人正在烤脚，她很冷，全身发冷，内心和身体都冷。

布特马尔最先告辞。他挂念着工厂，九点半钟便叫套车，借口说这种天气不能太晚回家。另外那两个人也跟着他告辞，套上大靴子好穿过雪地去到塞纳河边乘渡船；于是伯爵夫人又独自一人。

她心不在焉地翻着几本书，几乎不知所云。她在诗人中挑几首她经常读的诗剧，但它们都显得平庸、无聊、毫无文采，她又在火前坐下。上床睡觉？不，不能立刻上床，她睡不着。她体验过没有止境的失眠；挂钟有规律的滴答声仿佛在衡量失眠的长度，使失眠者十分痛苦，身心在黑夜中濒临死亡。

于是她遐想起来。她回想起往事，她自己昔日的往事；这些在悲伤时刻回忆起的隐秘往事涉及自己，也只能对自己诉说。

她记起在这个地区度过的童年，父母在迪埃普塔尔有一栋房子，房子盖在工厂前面；她记起她的母亲，慈祥的母亲，亲爱的母亲，她曾看到母亲死去。她捂着眼睛哭着。

她父亲原本是小商人，继承了塞纳河畔一大片土地以及一家生产人造酸和醋的工厂，后来他在化学制品上赚了一大笔钱。他的妻子是第一帝国时期一位军官的女儿，年轻姑娘很漂亮，很有主见，又不乏诗兴，这是当时的风尚。这门婚姻并不完全符合她青春的幻想，她有几分忧郁，便以另一种爱来自慰：她爱当时称作的"大自然"，她赋予了这个词以今天几乎被遗忘的含义。她爱这片有树有水的美妙土地，爱这片山坡；山脚下，丈

夫的工厂在冒烟，山顶上有奇妙的鲁马尔森林，它从鲁昂一直延伸到朱米埃日。她还为自己设置了一个书库，有小说、哲学、诗歌，她每日就看书遐想。傍晚，在暮色中，她沿着塞纳河散步，瞧着河中长着高大杨树的郁郁葱葱的岛屿，低声为自己——仅仅为自己——背诵谢尼埃[1]和拉马丁的诗。后来她热衷于维克多·雨果，崇拜缪塞。有了女儿以后，她怀着炽热的爱来抚养她，这种爱由于她得到的文学熏陶而更为炽热。

女儿渐渐长大，很像母亲，既可爱又聪明。鲁昂的人都羡慕这对母女，在谈到布特马尔夫人时说："这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母亲极富爱心地对女儿进行教育，还请了一位教师来帮忙。小姑娘长到十六岁时，已经出落得像个小妇人了，淡褐色头发，淡紫色眼睛，正好是长春花的颜色，这是很少见的。

母亲允许女儿阅读许多书，因此孩子快成年时，已经以这种方式培养了自己年轻的心灵和初生的敏感性。她有时偷偷翻看别的书，有的甚至是禁书，她已经背熟了其中的一些诗句，觉得它们像香水、音乐、风声一样轻柔。

这家人十分快乐或者几乎十分快乐，然而，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布特马尔夫人在满是白雪的树林里散步太久，得了肺炎，卧床不起，一个星期以后便与世长辞了。

布特马尔先生只剩下女儿了，他考虑是否该让女儿留在身边，因为在乡村，在他的工人和机器中间，他会十分孤独，孤苦伶仃。

他的妹妹是桥梁公路工程师的遗孀，她没有孩子，相当富有，答应从巴黎来他这里住几个月，以宽慰他最初的悲伤与孤

---

[1] Chénier（1762—1794），法国诗人。

独。

这个女人和她哥哥一样沉着冷静，老成持重，她总是从事物中得到最大的益处。她年过四十，性格温和，安于命运，对生活再无所求。

她很快便喜欢上这位外甥女。当布特马尔说想把姑娘留在身边时，她极力反对，说等热尔梅娜到了结婚的年龄将会有许多人求上门来，因此首先得尽可能完美地完成对她的教育和教养，而这只能在巴黎进行。她将是完美的婚姻对象，她要学习一切应该知道的事，首先是严肃的知识，其次是音乐、舞蹈等消遣活动，还有其他许多东西，作为富家女儿嫁妆中的一部分。他应该送她进一所著名的学校，姑母负责常常去看望她，每星期接她出来，有时甚至让她在姑母家住几天。

这个女人的丈夫曾经在公共工程部担任要职，因此丈夫死后，她仍然有许多重要关系，而且很惹人注目。她哥哥明白她的建议有许多好处，便接受了，于是在开春时，姑母就带着外甥女走了。

她把少女送进了一家高雅时髦的寄宿学校，那里的学生或是出身高贵的孤女或是父母在外旅行的富有的外国姑娘。在那里热尔梅娜有一个漂亮的住所，有一个随身女仆，还有优秀的老师。她还去别处听课，巴黎的少女中有一半人都去听那些专门为小姐们开设的课。她们在这里相遇，为了将来而相识；这些少女中有有产者也有贵族，有不大富有、富有和十分富有的人。

姑母常带她出来散步，让她开心，领她参观城市、纪念性建筑和博物馆。母亲死后热尔梅娜一直郁郁寡欢，这种忧郁终于有所缓解。她曾因为思念敬爱的母亲而常常哭得眼皮红肿，而现在，她那漂亮的紫色眼睛又恢复了清纯的紫色。

然而她很想念迪埃普塔尔的家，想念孤独的父亲，怀念空旷和自由的乡村。

她已经产生了一种淡淡的乡愁，这是离乡背井者难以避免的愁怅：他们出于责任或职业羁留在城市，而他们的两肺、眼睛和皮肤最初的营养却是广阔的天空和田野上纯净的空气，他们的两脚最初跑过的是林中路、原野小径和河边草坪。

同样，当巴黎的儿女们由于职业或职务而被放逐外省时，他们也都怀念巴黎的人行道和拥挤的大街，这种无法抑制的需求像生理需求一样使他们痛苦一生。

假期到来，热尔梅娜兴高采烈地回到诺曼底。当她秋天返回巴黎时，她心中十分难受。从十六岁到十九岁，她在巴黎度过了三个冬天，后来布特马尔先生又将她留在身边以抚慰鳏夫的寂寞。

接着，他为女儿筹划婚事。他知道她很喜欢乡村，因为她是在乡村长大的。如果他有办法让她在乡村定居，与她为邻，那么这对他本人来说也大有好处：安静舒适、感情有寄托、被人爱、被人疼，自私心也得到满足。

而一般来说，他需要什么，便总能从四面八方找到办法。

他在省议会里早就认识了德·布雷蒙塔尔伯爵。他们俩人都是省议会议员，住得很近，又在打猎时相识。伯爵在布伊镇对面的萨于尔有一座城堡——贝克城堡，离迪埃普塔尔仅几公里远。伯爵二十八岁，无父无母，拥有大量地产，人也长得漂亮，骑马打猎无不擅长。他一生的志向和乐趣在于管理好大量产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他对这些十分内行，因为他有一颗诺曼底人的心——热爱乡土。他像当地人一样说话风趣，稍稍笨拙但却很欢快，他看上去俨然是乡绅，举止得体，甚至高雅，在任何场合都显得神采奕奕。

布特马尔奉承他，讨好他，诱惑他，成为他的朋友、狩猎和游玩的伙伴。两人经常在对方家里吃饭，因此，当热尔梅娜完全回到父亲身边时，发现这位令人喜爱的邻居在她家中几乎如在自己家里一样。

她觉得他很不错，他也觉得她很迷人。他们两人常常骑马在鲁马尔树林里作长途漫游，后面总跟着一位青年马夫，避免引起议论。

于是他们和当地所有体面的家庭一道组织了游览、郊游和乡村节庆活动。他终于爱上了她，追求她，很快便在这位少女心中唤醒了沉睡的欲望：取悦于男人，诱惑他、征服他。她讨人喜欢，后来又爱打扮，于是他这个朴实的人便热切地爱上了她。他追求了六个月后向她求婚。父亲问热尔梅娜，她同意，于是父亲诚心地说“行”。

这对夫妇和和睦睦，五年以后才有一个儿子。

伯爵夫人怀着极大的母爱疼爱这个孩子。她身上这种强烈的本能一直潜伏着，此时才显露出来，她还想要孩子。

她尤其想要一个女儿，好按自己的天性、趣味及女人的理想来培养她。

由于这个愿望没有很快实现，她开始发愁、担心，为这个难以把握的梦想忐忑不安，向上天倾诉作为人妻的怨懑。她对母亲们的保护主圣玛利亚怀有一种特殊的、神秘的虔诚。她不是像宗教狂那样用言语和仪式来祈求她，而是从心底深处发出持续的、温柔的祈祷。

她不笃信宗教，甚至也不是热心的信徒，因为她是在不信鬼神的父亲和基本持怀疑态度的母亲中间长大的。的确，布特马尔夫人出生时，大革命在伦理、哲学、宗教方面的巨大斗争已将许多家庭的虔诚信仰涤荡一空，因此她一生都保持着由父

亲灌输的独立见解。

女儿热尔梅娜受过洗礼，行过初领圣体仪式，但从那以后，她没有从母亲那里得到任何宗教信念和热忱。

当热尔梅娜失去母亲，去巴黎那所高贵的寄宿学校度过三年，以完成全面教育时，人们对她谈论基督教信仰就像谈论历史和音乐一样。负责引导小姐们的心灵归顺天主的神父是一个很精明的人，善于投人所好，有说服力，长于支配别人。他发现热尔梅娜在信仰上漫不经心，很不坚定，便像坚韧不拔的传道士一样努力使她皈依天主。但他仅仅使她成为一个半虔诚的教徒，她开始用全部心灵和想象力来相信感人的基督教传奇。

她对救世主和圣母怀有深沉的爱的冲动和温和的虔诚激情，但她从来不受制于信仰的仪式，她认为仪式是为平民准备的。但她也自愿地参加仪式，出席星期日弥撒，履行必不可少的义务——出于良心也出于礼貌。

因此，她向基督之母、圣母玛利亚祈求一个孩子、一个女儿。她未能如愿，而1870年的战争突然爆发。战争比她对上天的祈求更有效，使她的愿望得以满足。

德·布雷蒙塔尔先生并不承担服兵役的义务，但他是热烈的爱国者，因此，一听到法兰西在危险中，他就想参军上前线。热尔梅娜对他虽无冲动的激情，但作为忠诚不渝的伴侣爱着他，尽管在她身上，母爱超过了夫妻之爱；她很害怕失去他，因为她别无所求，只希望与他白头偕老，在她喜欢的这座城堡里，在她热爱的这片土地上，在环膝的儿女中间，与他作伴。

一想到他将面临危险，可能死去，一想到在这段危险期间她将为他担心受怕，她便决定尝试一切办法，做一切努力，想一切主意来使他打消从军的念头。

她做了什么呢？任何年轻美丽的女人都会做的事。她又变

得脉脉含情，万般温柔、百般体贴，使他陶醉于仿佛崭新的爱情中。她在促使丈夫尽重要的责任，她出人意料地对他施展了妻子的魅力，像迷恋中的情妇一样依恋他，委身与他。

在这以前，她对他从未如此，他从未感到她有这种扰人的魅力，这种迷人的魔力：她的亲吻使他忘却一切，答应一切。于是他突然发现妻子百依百顺，他又惊又喜。他被征服了，接受了她用来缚住他、系住他的一切亲吻，一切爱抚，一切爱情的巧计。

可是当法军一败涂地，巨大的灾难传遍全国，国家面临灭亡时，他那颗爱国绅士的心跳动得十分剧烈，胜过了情人的心。他是诺曼底古老贵族的后代，继承了他们的英勇和大胆无畏，他感觉到，他明白自己应为周围的人做出勇敢的榜样，于是在一天早上，他突然离去，眼中含着热泪，心中充满了绝望。

在好几个星期里，她收到丈夫的信，知道他找到了仍在战斗的尚齐将军[①]的部队。后来便音信杳无。她病倒了。有一天，被请来治病的帕蒂雷尔医生告诉她一个如果在别的时候会成为天大的喜讯：她要做母亲了。

啊！她度过了多么可怕的、焦虑不安的五个月，她没有收到他只言片语！

他是死了还是当了俘虏？

这句话一直萦绕在她脑际，使她昼夜不得安宁。

就在此刻，她在客厅里一面踱着步一面念叨着这句话。

挂钟先后敲响了整点和半点，但伯爵夫人仍不想上楼。一种比其他傍晚更凄厉的忧伤，一种不祥的预感沉沉地压在心头。她坐下又站起，开始沉思，后来，身心都感到疲惫，便把长沙

① Chanzy（1823—1883），法国将军，在1870—1871战争中功勋卓著。

发上的椅垫拿来放在大扶手椅上，做成一张床，好在炉火前再打一会儿盹，因为她害怕回到卧室。

终于，她的眼皮逐渐沉重，思想逐渐麻木，人昏昏沉沉，渐渐入睡，在睡眠中失去知觉，这时一种奇怪的、陌生的声音使她吓了一跳，她站起身来。

她气喘吁吁地听着。人声鼎沸，是男人，而且越来越近。于是她跑到窗前，稍稍推开窗子，躲在挡雨披檐后面倾听。她听出雪地上的马蹄声、军刀相撞声、还有说话声，它们越来越近，说着外国话。

这是他们！是普鲁士人！

她扑向铃绳，拉铃，使劲拉铃，仿佛在紧迫的危险中敲警钟。接着，她想到孩子，她的小亨利，仿佛当胸挨了一枪，急忙奔向楼梯，去孩子的卧室。

仆人们都被惊醒，来不及穿好衣服便跑了出来，手里举着蜡烛：跟班、马车夫、女仆、厨娘、孩子的保姆。

伯爵夫人喊道：

“普鲁士人！普鲁士人！”

与此同时，大门上响起强烈的撞击声，仿佛是撞锤在撞门，从外面传来一个宏亮的声音，是用德语喊出的命令，屋里谁也听不懂。

德·布雷蒙塔尔夫人对两个老男仆下令说：

“不要抵抗，避免发生暴力。快去给他们开门，他们要什么都给他们。我和儿子呆在房里。如果他们谈到我，你们就说我病了，不能下楼。”

又是一下撞击，大门晃动了，整座城堡都在震动，接着又是一下，又是一下，又是一下。撞击声在走廊里像炮声轰鸣。墙外有人在吼叫，真像是围城。

伯爵夫人和安奈特一起走进孩子的卧室，这时那两个男仆快步下楼去给侵略者开门，而厨娘和女仆怕得要命，仍然站在楼梯上想看看动静，准备从任何开着的门窗逃跑。

德·布雷蒙塔尔夫人拉开亨利的床帐时，他还安然睡着，在睡梦中什么也没有听见。母亲叫醒他，想告诉他楼下有带武器的坏人，但她不知怎样说，唯恐他受到惊吓。

等他在她的亲吻下睁开眼睛后，她告诉他有些路过这里的士兵来到了城堡。孩子经常听人谈到战争，便问道：

“是敌人的士兵吗，妈妈？”

“是的，孩子，是敌人的士兵。”

“他们看见过爸爸吗？”

她心头猛然一震，回答说：

“我不知道，亲爱的。”

她和安奈特一同赶紧给孩子穿衣，穿上最暖和的衣服，因为不知会出什么事。

撞门声停止了。现在在城堡内只听见嘈杂的人声和军刀撞击声。这是占领，是对住宅的侵犯，对神圣的私宅的侵犯。

伯爵夫人听见他们的声音不觉颤栗，一种恼怒和愤慨的强烈反感涌上心头。这是她的家。这些可恨的普鲁士人占领了她的家，作威作福，甚至会杀人。

突然房门上响起了敲门声。

她问道：

“是谁？”

是跟班的声音：

“是我，伯爵夫人。”

她打开门。仆人出现了。她结结巴巴地问：

“怎么样？”

“他们要夫人下楼。”

“我不下楼。”

“他们说夫人要是不下楼，他们就上楼来。”

她不害怕。她此时镇定自若，因愤怒而勇气百倍。这是战争，好吧，她将像男人一样行事。

“你去对他们讲他们无权对我发号施令，我就呆在楼上。”

彼埃尔犹犹豫豫，因为他知道司令官蛮横无理。

但是伯爵夫人用坚定的口吻说：“去吧！”他便服从了。在他走后，她并不锁门，免得别人以为她在躲藏。她等待着，心突突地跳。

楼梯上很快便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这是好几个男人的脚步声，接着又是撞门声。

她问道：

“谁？”

一个外国嗓音回答：

“普鲁士军官。”

“进来。”她说。

一个高个子青年进来了，向她打招呼，用几乎不带外国口音的流利法语说：

“请原谅我执行上司的命令，夫人，上司叫我带您去见他。您能痛痛快快地下楼吗？能这样做就最好了，对您，对我们都好。”

她犹豫片刻，说道：

“好的，先生，我跟您去。”

她将站在军官身后的仆人唤过来说：

“你抱起孩子跟我走。我不愿意和孩子分开。”

仆人照她的吩咐，抱起孩子跟着她。于是她走在普鲁士军

官前面；由于怀孕，她扶着栏杆慢慢下楼。安奈特惊恐万状，独自留在房间里动弹不了。

伯爵夫人来到客厅门口，看见七八位军官端坐在那里，像在自己家中一样，因为他们的部队已经占领了村子。他们半躺半坐在扶手椅里抽烟，军刀被扔在桌子上、书籍上、诗集上。两个卫兵守着门口。

她一眼就认出了长官，他正背对着壁炉，举起一条腿烤火。他戴着军帽，毛茸茸的蓄着红棕色胡子的脸上似乎闪着胜利的欢乐和取暖的愉快。

他见伯爵夫人进来，没有脱帽，只是举手轻轻行了一个军礼，一个不得体的、短促的军礼，然后开口了，他的德国腔像酸菜红肠这道菜一样油腻：

"你是城堡的主人吗"

她站在他面前，对他傲慢的军礼并未理睬；她说："是的。"声音十分冷淡，以至所有的目光都从她身上转移到那位普鲁士军官身上。

他无动于衷，接着问：

"你们这里有多少人？"

"我有两个老男仆，三个女仆，三个农场工。"

"你丈夫是干什么的？他在哪里？"

她大胆回答说：

"和你们一样，他是军人，他在打仗。"

军官傲慢地说：

"那么，他挨打了。"

他抖动着胡子粗鲁地笑起来。见他在笑，另外两三个人也同样粗俗地笑起来，不同的嗓音表露出德国佬的兴奋。其他人默不作声，仔细瞧着这个勇敢的法国女人。

她向那个长官投去一瞥无畏的眼光，说道：

“先生，您这样来到一个女人家中侮辱她，不算是绅士。”

一阵沉默，长长的、可怕的沉默。日耳曼军官无动于衷，仍然在笑，俨然以为所欲为的主人自居。他说：

“不，这不是你的家。你是在我们家里。法国人都没有家了。”

他还在笑，得意自己说出了一个无可辨驳的、令人惊讶的真理。

她愤怒地回答说：

“暴力并不是权利。它是罪行。你们在我们这里就好比是窃贼走进遭抢劫的房子。”

那位普鲁士军官眼中露出怒火：

“我要向你证明这不是你的家，我命令你离开这座房子，不然我就把你赶出去。”

他的声音恶狠狠的、冷酷、响亮，使原先对这些人只感到惊奇的小亨利吓坏了，尖声哭叫起来。

伯爵夫人听见孩子哭叫，手足无措，她想到这个大兵可能采取野蛮行动，想到孩子面临种种危险，心中突然升起一种不可抗拒的疯狂念头，她要走，随便逃到哪里去，躲进一间乡村茅屋。他们把她赶出去，再好不过了！……

第二章

[小帕蒂雷尔医生的肖像]

他的脸有点像伏尔泰和波拿巴瘦削的面孔，尖尖的鼻子成钩形，颌骨极大，骨头突出，下巴很尖，眼睛呈浅灰色，瞳孔

中央有一个黑点；不论是说话还是进行业务操作他都很有威信，使大家肃然起敬。他治愈了一些长期以来被认为无法医治的疾病，其中有风湿病、农村的关节强硬症、由潮湿引起的疾病；他采用的是卫生、食品、运动等疗法，还有一种可以增进食欲的药粉。他还采用新的灭菌法治疗老伤口，用最新的办法消灭微生物。病人经他治愈，从此便讲究清洁卫生。他的事业兴旺，人们从很远的地方找他来。他财源滚滚，因为他对这十分认真，按照距离远近和病家的财力索取出诊费。

[小帕蒂雷尔医生、马尔沃神父和德·布雷蒙塔尔夫人的第二个残疾儿子安德烈的谈话]

"您是本省最有名的医生……财富，一切。"

"但我住在这里，我在这里很苦恼，我在这里浪费生命。所有我喜欢的，我希望的东西，我都没有。啊！巴黎！巴黎！……我在这里能为自己、能为科学工作吗？我这里有实验室、医院、少见的病例、全世界已知的和未知的疾病吗？我能做实验，作报告，成为医学学院的院士吗？在这里，我什么也没有，没有前途，没有消遣，没有乐趣，没有值得娶、值得爱的女人，没有荣誉，什么也没有，只有地区的名气。我治病，是的，我医治的是平民，是吝啬的有产者，他们付我现金，有时是金币，但从不付我支票。我医治的是穷苦的普通老百姓，而不是王公贵族，大使部长，大艺术家们，他们的痊愈会引起轰动，一直传到外国宫庭里去。一句话，我是在偏远的外省，为人类的渣滓行医治病。"

神父听他说，神色渐渐显得厌烦不快。

他低声说：

“也许这更高贵，更伟大，更美吧。”

医生很恼怒，又说：

“我不是为别人活着，神父先生，我为自己活着。”

神父那信徒般的心灵颤动了一下，他说：

“基督是为小人物殉难的。”

大夫埋怨说：

“可我不是基督呀，真见鬼。我是帕蒂雷尔医生，我有巴黎医学院的大学教师头衔。”

神父十分平静，在几秒钟内，他产生了一连串的思想，几乎触及人类思想的极限，因为他看到了理想的伟大和渺小。

他最后说：

“您也许说得对。从您的角度看，您是对的。对您来说，这是唯一的价值。”

大夫用清亮的声音喊道：“当然啰！”声音在干燥的空气中回响。

神父又说：

“但是您有一颗伟大的心，因为您为您母亲留在这里。”

大夫颤抖了一下，神父的话触动了他内心的伤痛和情感。

“是的，我永远不会离开她。”

他们的眼光都落在那个残疾青年身上，他正竖着耳朵听，明白他们在讲什么。”

然后，这两个人相视片刻、目光中流露出对这个孩子的命运和前途——与他们本人相比——的隐秘想法。这孩子才是不幸的人。

然而神父一直在想基督，他又接着说：

“我热爱基督。”

大夫反驳说：

“神父先生，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人类思想所臆造的神都是魔鬼。伏尔泰不是说过吗？‘圣经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可是人也按自己的形象造上帝。’”

他列举了许多证明，来说明上天的不公正、残暴和恶行。

“我是穷人的医生，我看见这些恶行，每天都能见到。您医治穷人的灵魂，您也能见到。如果我要写一本书，一本有关恶行的资料汇编，我会取名为《上帝的案卷》，它会很吓人的，神父先生。”

马尔沃神父叹了一口气：

“我们的思维能力有限，无法理解这些问题和奥秘。我并不认为我理解天主。天主广阔无边，包罗万象，我们难以理解。天主这个词表达的是某种概念和解释，是抵御怀疑的庇护所、抵御恐惧的避难所、抵御死亡的慰藉、克服自私的良药。这是宗教的程式化语言，天主，并不只是一个天主……我们人类，我们爱的只能是一个摸得着、看得见的天主。而另一个是我们不认识的、无法认识的、辽阔无边的天主；它没有赋予我们理解的能力，便派来了基督以宽慰我们的心灵。”

神父神思恍惚，沉默片刻，然后又接着这个唯一的思路，喃喃说：

“谁知道呢？也许天主也欺骗了履行使命的基督，正如欺骗了我们。但是基督成了世间的天主，成了这个可怜的地球、充满苦难和粗暴的小小地球上的天主。基督就是天主，我们的天主，我的天主，我以人的全部心灵，神父的全部感情爱他。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我主，我全心侍奉你，我是你的儿子和仆人！”

大夫很吃惊，低声说：

“您这话可真是奇谈怪论！”

"是的，"神父继续说，"基督大概也是天主的受害者。他接受了天主赋予的虚幻的使命——用一种新宗教来使我们产生幻觉。然而这位神圣的使者却如此完美地完成了使命，他是如此出色，如此忠诚，如此受尽痛苦，如此难以想象地伟大动人，以致在我们眼中他取代了他的启示者。在基督以前，天主不过是一个泛泛的词。我们这些人只能通过我们可怜的器官来知晓、来爱；我们不理解天主一词的意义能热爱天主吗？对这位神秘的天主，我们一无所知，不理解他的存在，不理解他的意图，不理解他的权力，只知道他创造世界的尝试，而地球就是这个笨拙的、可卑的尝试的结果；对于为知识而苦恼的心灵来说，对于不健康的身体来说，地球是座苦役犯监狱。不，我们不能爱这个监狱。但是基督却不一样，他不知从哪里聚集了全部慈悲、全部崇高、全部哲理、对人类的全部知识；他比最穷苦的人更不幸，他生在马槽里，被钉死在木柱上，给我们大家留下唯一的真理话语，这睿智的安慰的话语使我们能生活在这个悲惨的世界上，基督就是我的天主，他就是我的天主。"

他身旁传来一声叹息，他沉默了。安德烈正在轮椅上哭泣。

神父亲吻这个年轻人的额头，年轻人结结巴巴地说：

"我多喜欢听您讲！我完全理解您。"

神父回答说：

"可怜的孩子，你也一样，无情的命运使你处境不佳，但是我想，作为生理痛苦的补偿，你拥有人所可能得到的唯一美好的东西：梦想，才智和思想。……"

[诅咒天主的沉思]

他是永恒的凶手，他之所以喜欢创造，无非是为了品尝永

不满足的疯狂欲望：杀人；一面创造人一面又毁灭人。他制造死尸和坟场，乐于撒种，播撒生命的种子以满足永无止境的毁灭欲望。他是散布死亡的凶手，躲藏在宇宙中来创造人和毁灭人，毁伤人的肢体，使人承受种种痛苦，种种疾病，恰似一个不断行恶的、永不疲倦的毁灭者。他创造了霍乱、瘟疫、伤寒、腐蚀人体的一切微生物，吞食弱小者的一切残忍动物；只有鸟兽对这种残忍一无所知，因为鸟兽不知道这种既威胁我们又威胁它们的死亡法则。马迎着阳光在草上蹦跳，母山羊轻松灵巧地攀登岩石，公山羊在后面追赶，鸽子在屋顶上咕咕叫，白鸽在绿树丛中嘴对嘴像情人一样喁喁私语，夜莺在月光下对着孵卵的母夜莺歌唱，它们都不知道创造它们的天主在进行永恒的屠杀。绵羊……

桂裕芳 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莫泊桑小说全集　　第３卷
作者＝桂裕芳主编
页数＝４０７
ＳＳ号＝１１４５４０１５
出版日期＝１９９６年０６月第１版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